德麦国际 · SDE 应用哲学

何谓公平？

从静态天平到同一性谱系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何谓公平？——从静态天平到同一性谱系》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二十路并行执笔、五路独立质检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508 号
ISBN	979-8-90690-508-6
定价	US$23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1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书名、判词与承重命题（公平是同一性谱系而非统一性、意义可达、公平是谱系而非天平、以意义投入比代替基尼系数、对剥削与罗尔斯正义论的新解释、意义即 D1 三律）由王德生于 2026 年 10 月 24 日口述给出，原话登记于附录五；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分二十路并行执笔，经五路独立质检与统稿成书，并经其审定。书中引用前人著作，凡未逐字核对原书之处一律转述大意、不加引号，标〔待核〕者汇总于附录六。书中周家人物、老马及各章场景均为说明道理而构想，不作证据；书中意义投入比只给定性框架与可观察标志，任何读数不进考核排名；涉及法律、考试与劳动的场景只讲道理，不构成专业意见或政策主张。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六编二十六章；结语、参考书目（二百余种）、附录六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董事长。他在湖南农村长大，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在中国科学院获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做博士后研究，曾任职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在新加坡工作。

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2021），321 智慧系统（2021—2025），SIO 本体论（2025—2026），SDE 本体论（2026 年至今）。这四站的方向，是从“我们怎么知道”走到“世界上的东西是怎样发生的”。这一本回答一个日常里人人都问过的问题：什么才算公平。

前 言

七句话和一杆秤

◆ 一、一个下午的七句话

这本书起头于七句话。

2026 年 10 月 24 日下午，王德生谈公平，前后说了七句话。话都不长，也没有一句是从书本里抄来的。本书把它们登记为 K1 到 K7，全书二十六章，都是顺着这七句话一层一层写开的。先把它们原样摆出来：

K1："公平是什么呢？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K2："一个商品的物价，现在都是市场统一价，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购买者完成这个消费后，实现的意义——创造、自由、幸福的获得不一样，造成了投入和收入的比例严重的不平等。"

K3："公平也应该是一个同一性谱系，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天平。"

K4："今天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不行，要用'意义获得和投入之比'来代替。"

K5："这个公平理论真正解释了资本家的'剥削'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K6："意义不是主观的，是 D1：特征律（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K7："剥削的新诊断单独成章。"

七句话里，有一句定义（K1），一句比喻（K3），一句对物价的指控（K2），一句对贫富尺子的替换（K4），一句给"意义"立的规矩（K6），还有两句交代了本书最硬的两块骨头：剥削和罗尔斯（K5、K7）。

这七句话听上去口气都不小。说统一价不公平，说基尼系数不行，说能解释剥削和罗尔斯，每一句都碰着一堵老墙。所以本书的活，不是把这几句话抄成口号，而是一句一句落到日子里去：落到饭桌上，落到书店的收银台上，落到教室、单位和外卖骑手的电动车上，看它们站不站得住。

◆ 二、判词三句

七句话收拢起来，就是本书的三句判词。全书从导论到结语，翻来覆去讲的就是这三句：

> 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第一句回答"公平统一的是什么"。第二句回答"公平在哪里看"。第三句是一道底线，防的是有人拿前两句当借口。

三句话里有几个词，平时不常这么用：同一性、谱系、意义可达、铁门。下面几节，先用大白话把它们的来路说一遍。

◆ 三、我们为什么总想到一杆秤

一说公平，人脑子里浮出来的，多半是一杆秤。菜市场上，两个秤盘一样重，就是公平。同事聚餐 AA 制，一分不差，当场两清，就是公平。考场上卷子封住名字，不看是谁，就是公平。

这杆秤有三样东西：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两个盘子，是说公平就是两边一样重。一个时刻，是说公平当场称完就算数。蒙眼布，是说不看人是谁，谁也别搞特殊。本书管这杆秤叫"天平"。

天平立过大功，这一点要先认。陌生人之间做买卖，没有交情可讲，没有下回可等，只能靠一杆当场称清的秤，挡住欺负和私心。法庭、考场、菜市场，都离不开它。本书没有要砸掉它。

可天平有一个毛病：它称的是放进去的东西，不称拿到东西的人。导论里有一顿家宴：奶奶给每人一模一样的一碗饭，块数都数过，挑不出一点毛病。结果四岁的外孙啃不动排骨，七十四岁的爷爷嚼不动硬米，打完两小时篮球的小孙子没吃饱。碗碗一样，人人没吃好。放进碗里的叫"输入"，吃完之后得到了什么叫"到达"。天平把输入统一得一丝不差，到达却散了一地。

更磨人的是，这种不公平说不出口。碗碗都一样，你指着哪一碗说不公？一样的东西有一种本事：让不公平找不到名字。

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都是这杆秤落到日子里的样子。一本五十元的书，甲读了三个月写出一本专著，乙拿去垫了桌脚。收银台前两人都付五十元，公平得无可挑剔。可书在两人身上发生的事，差得没法比。K2 说的就是这件事：价格结算了物，没结算意义。

◆ 四、从天平换成谱系

那反过来，各取所需、因人而异，行不行？导论第二顿饭就是这样：奶奶不做了，一家人各点各的外卖。没人吃不动，也没人吃不饱，可一家人散了。爷爷喝着凉了的粥，说了一句"这叫什么吃饭"。只讲差异，把人连成一家的那根线就断了。

统一和多样，两头来回拉。拉紧了有人喊疼，放松了有人喊乱。中间找个刻度，能缓一阵，解决不了。本书第 4 章说，这种拉锯有尽头：矛盾积到一个坎儿上，旧的"人人一样才公平"就站不住了。站不住之后，先乱一阵，再慢慢自己理出次序，最后长出一个新东西。

新东西是什么？还是那张饭桌。第三顿饭，奶奶只做一锅：给爷爷的排骨炖到一抿就化，给豆豆的肉剁碎了拌饭，给小川换了大海碗，给还在送外卖的舅舅留一碗温在锅里、位置空着。碗碗不同，人人吃好，同坐一桌。这就是第三种东西。打

个比方：齐唱是统一，各唱各的是多样，和声是同一性。和声里每个声部都不一样，却是同一支歌。

再说"谱系"。这锅饭不是一顿定死的。明年豆豆要自己啃骨头，爷爷的牙更差，小川要高考，锅里的东西会跟着变。今天偏这个，下回偏那个，单看哪一顿都偏，连起来看是通的。这样一串随着人的变化不断显出新样子、又始终是同一家人的形态，就叫谱系。

本书用三个字母说这件事。人和事一个接一个的不一样，连成一串，叫差异序列（D）。把不一样的人连成一家、一班、一个社会的那股牵连，叫特征纠缠（E）。随着差异不断冒出来，公平一回回显出新的样子，这一串样子叫显露谱系（S）。

这三样分不开。握手就是一例：两只手的形状和松紧（S），对方手劲一会儿轻一会儿重（D），两只手连成一个握（E），缺一样就不叫握手。听合唱、看全家福，也都是这样，每一种感觉里都是三样齐全。第 13 章会把触觉、听觉、视觉这三大感觉细细讲一遍。

那天平是什么？天平就是把这一串硬切成一刻一刻去称。切开讲，是脑子里为了看清楚做的一刀，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把这一刀当了真，就会在本来公平的地方称出不公，在本来不公的地方称出公平。所以 K3 说，公平应该是一个同一性谱系，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天平。

天平也不扔。第 17 章说，它降为谱系上的一个横截面。在景点买一瓶水，谱系短到只剩一个点，那就该当场称清。

◆ 五、意义不是心里的一团雾

"意义可达"四个字，最容易招来一句反问：意义不就是各人的感觉吗？你说有就有，我说没有就没有，拿它当尺子，岂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

K6 就是为挡这一问立的。意义不是主观的。它是三条发生的路，每条都有三步，可以对照检查走没走完：

创造律：从一团乱（混沌），到慢慢自己理出头绪（自组织），到冒出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涌现）。

自由律：从被各种牵扯缠住（纠缠），到能自己挑（选择），到这个选择带动出新的劲头（激发）。

幸福律：从心里绷着（张力），到找到出口（转换），到落了地、松下来（释放）。

第 12 章讲奶奶刘桂兰退休学画：从乱涂到成形，从跟着老师画到自己选题，从怕画不好到放下。三条都走完了，才叫"到达意义"。一个人嘴上说"挺好"，不算数；三条路他走到了哪一步，看得见。

有了这把对照的尺子，第一句判词里的"统一"才有了着落。公平当然要统一，不统一就成了各点各的外卖。只是统一的不是碗里的东西，而是每个人的三条路都走得通。路各不相同，有人坐高铁、有人开车、有人走慢路，都到了外婆家，这才叫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 六、剥削和罗尔斯：两处新解释

K5 说，这个公平理论真正解释了资本家的剥削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是全书最容易被挑刺的地方，所以本书把对方说对的话都先说足。

先说罗尔斯。他请大家设想，定规矩时蒙上眼，谁也不知道自己会生在哪家，大家就会替最差的那个位置着想。他的差异原则说：不平等可以有，但要让最底下的人也得益。第 8 章认为，这句话正好击中了谱系公平的那道铁门：不能有人被关在门外。罗尔斯对在这里。他的缝隙在两处：他量的是一套人人一样的"基本物品"，问的是手里有什么；他用的仍是一刻的天平，问的是此刻这样分最好不最好。本书的补法是：把"手里有什么"换成"到达了什么"，把"这一刻最好"换成"这一串能不能回流"。

再说剥削。马克思用劳动时间算账：干十个小时，工资只抵四个小时，多出来的被拿走了。这把尺子看穿了"公平买卖之后照样有人吃亏"，本书全认。它的缝隙在于，劳动时间量的仍是物。那十个小时里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它量不到。

第 23 章给的新诊断是：剥削，是劳动者的三条路被截断在第一步，劳动中发生的意义单向流向资本、不回流。流水线上十年拧同一颗螺丝，创造卡在混沌；被平台和债务缠住，自由卡在纠缠；压力天天攒着不落地，幸福卡在张力。爷爷周德厚年轻时做木匠，从摸索到成形，自己挑料，交货那天睡了个好觉，三条路都走完了；舅舅林强送外卖，路线由算法定，超时扣钱，三条路都停在头一步。

这样看，会翻出几件老尺子看不见的事：工资不低，也可能被剥削；自愿加班，也可能被剥削；老板不必是坏人，让意义可达并回流的老板就不是剥削者；空转的富人，自己也是意义上的穷人。

◆ 七、新尺子：意义投入比

K4 说，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不行。基尼系数是一把好尺子，它把一条街的收入排成一排，看分得匀不匀。第 24 章说它有两处看不见：同挣一万，一个朝九晚五，一个打两份工，它看不见投入；很有钱却每天空转的老板，清贫却天天在创造的乡村老师，它只认得钱，看不见意义。

本书的新尺子叫意义投入比：意义获得除以投入。投入看四样：时间、体力、心力、金钱。意义获得看三条路走没走完。投入极大、比值近零的人，就是今天真正的穷人，本书叫他意义贫困者。

这里有一道关口必须守住：新尺子看的是比值的分布和底部，不要求人人比值相等。要求人人相等，就又回到了"统一份"，只是把统一的东西从钱换成了意义。它要找的，是那个在整串日子里始终待在底部的人。基尼系数也不扔，它降为一个横截面，和天平降为横截面是一个道理。

还要说清一件事：本书只给这把尺子一个定性的框架，加上每一步可以看得见的标志，不给打分公式。第 26 章讲平台和 AI 第一次让意义可以被事后记下来，也

讲这件事的风险：监控、操纵、虚报。所以本书立了六条守门原则，头一条就是：读数不进任何考核排名。

◆ 八、它怎样可能是错的

一个说法怎么说都对，就没法检验，只能信或不信。本书不想做这样的书，所以先把话说死：出现什么大局面，本书就错了。

推翻条件一共五条，对着全书的五处承重：价格那一章、新尺子那两章、谱系那一编、统一性之死那一章、剥削那一章。比如：要是推行了可达底价和意义回流，长期看到达意义的人反倒更少了，第 19 章就错；要是三条路走完的劳动者和三条路被截断的劳动者，在倦怠、离职、不公感上看不出差别，第 23 章就错。

这些条件只到很粗的层级。用什么数据、看多少年、在哪里看，本书不定，那是以后的事。本书只负责一件事：说清楚大局面要是这样，就认错。而且任何一条成立，都不等于全书作废，一章一章检验，一章一章认账。

◆ 九、这本书不做什么、写给谁

这本书有三件事不做。

不做诊断。书里说一个人的三条路"卡住了"，说的是一段日子的形状，不是给谁下心理或医学的结论。

不做政策表态。书里讲价格、学校、职场、贫富，提出的都是看问题的办法和几条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政党和现行政策说是说非。讲马克思、罗尔斯、诺齐克、功利主义，都是先把对方最强的话说足，再说缝隙，也给出对方可能的回应。

不拿意义给人排队。书里凡是举例算一算意义投入比的地方，都只作说明；它的读数不进任何考核、评级和排名。

书里的周家一家人，爷爷、奶奶、调度员父亲、当班主任的母亲、做设计的大女儿、四岁的外孙、打篮球的高二儿子、送外卖的舅舅，都是构想的人物。他们的日子却不是构想的，你多半在自己家、自己单位里见过影子。

这本书写给普通人：为"一碗水端平"操心的家长，想让每个学生都被看见的老师，在同一张工资单下越做越空或越做越有劲的职场人，要排班、要考核、要分东西的管理者，还有一切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出哪里不对"的年轻人。读它不需要任何哲学底子，只需要带着自己的日子来。

读完以后，坐到饭桌前，不妨先别数碗里的块数。看看每个人吃好了没有，再看看谁还没坐上来。

导 读

这本书怎么用

◆ 一、先记住三句话

全书只有三句判词。读到哪一章，都可以回到这里对一对：

> 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第一句管"统一什么"：不统一输入，统一到达。第二句管"在哪里看"：不在一刻，在一串。第三句管"底线在哪"：可以一时偏，不能有人永远在门外。

◆ 二、四条承重命题

一本书说了很多话，真正撑着它的，往往只有几根柱子。本书有四根。下面这张表把每根柱子和它的主场章节对上，想检查哪一根，就直接去哪一章。

命题	主场章节
公平的统一，不在输入相同，而在意义可达：每个人的 D1 三律（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都能走完全程。	第 12 章（第 11、13 章为它铺路，第三编通篇展开）
公平不是一个时刻的平衡，而是一串时刻的谱系：单看一刻可以偏，连起来要通。	第四编第 15–18 章（第 13 章讲清"切开就成了天平"）
意义投入比（意义获得 ÷ 投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主尺；基尼系数降为一个横截面。看的是比值的分布与底部，不是要求人人比值相等，要求相等就退回了统一性。	第 25 章（第 24 章讲基尼的盲区，第 26 章讲计量的可能与风险）
剥削＝劳动者的 D1 三律被截断在第一步，且劳动中发生的意义单向流向资本、不回流。	第 23 章（第 8 章接罗尔斯，与它合成 K5 的两半）

四根柱子是连着的。第一根说公平统一在"到达"；第二根说"到达"要放在一串里看；第三根把这两条做成一把量贫富的尺子；第四根拿同一把尺子去看劳动，给剥削一个新诊断。抽掉第一根，后三根都没了根；抽掉第二根，"意义可达"就会被拿去一刻一刻地称，又成了天平。

◆ 三、四条读法

这本书可以从头读，也可以挑着读。四条路线，按你手头的事来选。

从头读。导论那顿家宴，是全书的种子。然后按破、立、动、用、验五步走：第一、二编"破"，看天平怎样统治了我们的公平观，再请亚里士多德、孔子与墨子、功利主义、罗尔斯、诺齐克、森与努斯鲍姆、马克思一一出场，先说他们对在哪里，再说缝隙；第三编"立"，给公平一个新的定义；第四编"动"，讲公平为什么在一串里；第五编"用"，进四个生活场；第六编"验"，讲剥削、贫富和 AI，最后把推翻条件摆出来。这是最稳的读法。

急用，先读第五编。家里分家产、为"一碗水端平"闹别扭，看第 21 章；班上要评奖、要照顾转学生，看第 20 章；单位要考核、要排班，看第 22 章；做买卖、定价钱，看第 19 章。读完手头那一章，再回头读导论和第四编，就知道那些办法是从哪里来的。

只想看理论，读第三编。第 11 章分清统一性、多样性、同一性三个词；第 12 章讲意义可达和三条律；第 13 章用三大感觉讲公平的 S·D·E；第 14 章讲公平的三原理、六路径和三种伪公平。读第三编前，最好先读第 4 章，那里讲统一性公平怎样走到死亡，是第三编的入口。

关心贫富与剥削，读第六编。第 23 章是剥削的新诊断，第 24 章是基尼系数的盲区，第 25 章是意义投入比，第 26 章是 AI 时代的计量与本书的推翻条件。读这一编，建议同时翻第 8 章罗尔斯和第 10 章马克思，那是第六编的前因。

不管走哪条路，导论都值得先读。那顿家宴里的三碗饭、一桌外卖、一锅家味，后面各章会反复回指。

◆ 四、怎样推翻这本书

本书押了五个可以被现实打脸的注。每一条都只到粗的层级：只说出现什么大局面就算错，不规定现在就用什么数据去测。

第一条：推行可达底价和意义回流之后，长期看到达意义的人更少、发生的意义更少，第 19 章错。

第二条：意义投入比和基尼系数在各地几乎完全同向，找不出新的贫困人群，它就代替不了基尼，最多是补充。

第三条：一个家庭、班级或单位长期按"偏斜轮转"运行，成员的不公感反而高于按天平运行的同类，第四编错。

第四条：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可以被无限调和、永不跨过阈值，第 4 章错。

第五条：三律走完全程的劳动者与三律被截断的劳动者，在倦怠、离职、不公感上看不出差别，第 23 章错。

这五条，第 26 章逐条展开、附录四报账。读的时候也请记住反方向的一句：一个人一时的一句话，推不翻这五条；本书讲几个好听的故事，也证明不了自己对。证伪和证实用的是同一个口径，都看一群人、看长期、看一串，不看一刻。

◆ 五、随身三问

这三个问题，是从奶奶的饭桌上来的。每一章都会至少回扣其中一问。你可以把它们揣在兜里，读书时用，过日子时也用。

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一样的碗、一样的价、一样的卷，统一的都是放进去的东西。要接着问一句：每个人拿到之后，到了没有？

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AA 制把公平放在一顿饭里，轮流请客把公平放在十年饭局里。单看一刻偏了，先别急着下结论，连起来看看通不通。

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一串连起来看都很体贴，偏偏有一个人一直坐在桌子最边上、一直吃剩饭、一直听人说"以后补给你"，那就过不了铁门。第 18 章给了三条检验：轮得到吗？看得见吗？能回流吗？

三问不必每次都全问。碰上一件事，先问最扎心的那一问。

◆ 六、四个容易读歪的地方

读这本书，有四处最容易读歪，先提个醒。

同一性不是"相同"。和声里每个声部都不一样，却是同一支歌。说公平要同一，不是要人人一样，而是人人不同、却连在一起、都到得了。

谱系不是"以后补给你"的托词。说公平在一串里看，不等于今天怎么偏都行。偏斜要挪窝，要说得出为什么，要看得见什么时候轮到别人。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撞上了铁门。

天平不扔。一次性的买卖、只见一面的交往、离婚时那笔必须当场分清的账，仍然要一杆称得清的秤。天平只是从公平的全部，退成了谱系上的一个横截面。

意义投入比不是要人人相等。它盯的是分布和底部，找的是投入很大、却在整串日子里始终比值近零的人。拿它去排队、去考核，就把一面镜子又做成了一杆新天平。

◆ 七、每章怎么写

为了好读，全书每章用同一个样子写，认熟了，翻到哪一章都不迷路。

开头是"这一章的问题"。一两句话，用日常口吻提出本章要回答的事，比如："同事聚餐 AA 制，一分钱都不差；两个老同学轮流请客十年，单拿哪顿都不平。到底哪一种才是公平？"先看问题，再往下读，心里有个靶子。

中间是各节。每节大多从一个生活场景开头：一顿饭、一本书、一张卷子、一次排班、一个骑手的一天。场景之后讲道理，讲完回扣判词或随身三问。场景多半

是构想的，书里会写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或"设想一下"。同一个例子只在一章里当主例，别章提到，只说"第几章那本五十元的书"，不重讲。

章末是"带走的话"。一段话，不超过一百五十字，是这一章最该记住的一句。赶时间的读者，可以先把各章的"带走的话"连起来读一遍，就能看到全书的骨架。

最后是"小账两行"。第一行叫"SDE 账"：这一章的事，落在显露谱系（S）、差异序列（D）、特征纠缠（E）的哪里，用一句话交代。第二行叫"天平→谱系账"：这一章把哪一杆天平，换成了哪一条谱系，也用一句话交代。比如第 15 章的第二行是：把"每顿饭当场两清"的那杆天平，换成了"偏斜在十年饭局里来回流动"的那条谱系。导论和结语不记小账。

书里的术语，都是先说白话，再在括号里注上名字，比如"差异一个接一个连起来（D，差异序列）"。碰到不熟的词，往前翻到它第一次出现的地方，那里一定有白话的说法。

一本讲公平的书，最好的读法，是读完一章，回到自己的饭桌、教室、单位，拿那三问问一遍。问出来的答案，比书里写的更要紧。要是你问出来的，和书里写的对不上，也请记下来：那可能正是本书该被检验、该认账的地方。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七句话和一杆秤 · · · · · i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 · · · xii

导论　一碗米饭的难题 · · · · · 1

第一编　天平的困境 · · · · · 13
第 1 章　正义女神手里的那杆秤 · · · · · 14
第 2 章　同价、同卷、同份：统一性的三副面孔 · · · · · 25
第 3 章　只讲多样性也不行 · · · · · 35
第 4 章　统一性公平的死亡 · · · · · 46

第二编　两千年公平观的缝隙 · · · · · 57
第 5 章　亚里士多德：按比例的公平 · · · · · 58
第 6 章　孔子与墨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兼爱 · · · · · 66
第 7 章　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 · · · · 74
第 8 章　罗尔斯：无知之幕与差异原则 · · · · · 83
第 9 章　诺齐克与市场：来路正当就公平 · · · · · 92
第 10 章　森与努斯鲍姆：能力进路；马克思：按需分配 · · · · · 100

第三编　同一性谱系：公平的 SDE 定义 · · · · · 109
第 11 章　统一性、多样性、同一性 · · · · · 110
第 12 章　意义可达：公平的统一在哪里 · · · · · 123
第 13 章　公平的 S・D・E · · · · · 136
第 14 章　公平的三原理与六路径 · · · · · 150

第四编　谱系不是天平：动态的公平 · · · · · 164
第 15 章　AA制与轮流请客 · · · · · 165
第 16 章　老大生病那年 · · · · · 176
第 17 章　天平降为横截面 · · · · · 187
第 18 章　"以后补给你"：谱系公平的铁门 · · · · · 198

第五编　公平落地：四个生活场 · · · · · 208
第 19 章　价格的公平：从统一价到意义回流 · · · · · 209

第 20 章　学校的公平：考试之美与评估之美 · · · · · 223
第 21 章　家庭的公平 · · · · · 238
第 22 章　职场的公平 · · · · · 253

第六编　剥削、贫富差距的新尺子与 AI 时代 · · · · · 267
第 23 章　剥削的新诊断：三律的截断 · · · · · 268
第 24 章　基尼系数的盲区 · · · · · 283
第 25 章　意义投入比：贫富差距的新尺子 · · · · · 293
第 26 章　AI 时代：意义第一次可计量 · · · · · 303

结语　公平是一起发生出来的 · · · · · 313

参考书目 · · · · · 319

附录 · · · · · 332
附录一　判词与承重命题速查卡 · · · · · 332
附录二　D1 三律九步：可观察标志总表 · · · · · 334
附录三　术语白话对照 · · · · · 337
附录四　推翻条件、判负卡与本书自认最弱处 · · · · · 339
附录五　口述命题登记与裁定记录 · · · · · 342
附录六　引文核验总表 · · · · · 344

导 论

一碗米饭的难题

这一章的问题：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每人端一碗一模一样的饭，这算不算公平？如果不算，那什么才算？

◆ 一、家宴上的三碗饭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周日的中午。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可你多半在自己家里见过它的影子。

中部一座省会城市的老小区里，周家要给爷爷周德厚过七十四岁生日。爷爷年轻时是木匠，手上全是老茧，如今牙口不好，硬一点的东西就嚼不动。奶奶刘桂兰是退休的纺织女工，家里的锅铲一直握在她手里。一大早，她就去菜市场挑了排骨、青椒和藕。

这顿饭，奶奶憋着一口气。去年过年，大女儿周晓半开玩笑地说："奶奶给小川盛的饭总是冒尖。"孙子周小川不服气，回了一句："奶奶给豆豆夹的肉才最多呢。"一桌人哈哈一笑，奶奶却记在了心里。她忙了一整天，落下的是"偏心"两个字。

所以这一回，她立了个规矩：谁也别想再说她偏心。她翻出一套一样大的白瓷碗，每碗米饭压得一样满。红烧排骨、青椒炒肉、清炒藕片，每人面前一个小碟，块数都数过。新换的电饭锅火力猛，米饭煮得偏硬，粒粒分明。奶奶站在桌边看了一圈，很满意：一样的碗，一样的饭，一样的菜，一根筷子都挑不出毛病。

饭吃到一半，事情开始走样。

外孙豆豆才四岁，那只碗比他的脸还大。排骨他啃不动，青椒有点辣，咬了一口就吐出来。扒拉了几口白饭，他就要下桌去玩。妈妈周晓按住他："奶奶给你盛的，吃完。"豆豆一撇嘴，哭了。

爷爷是今天的寿星。他夹起一块排骨，在嘴里转了半天，还是放回了碟子。硬米饭他也嚼得吃力，最后只喝了半碗汤。有人问他怎么不吃，他摆摆手说："不饿，你们吃。"

周小川十七岁，高二，校篮球队的。他上午刚打完两个小时的训练，一碗饭三口就见了底。他看了看电饭锅，又看了看奶奶，想添，没好意思开口。奶奶说好了每人一碗，他一添，就"不一样"了。下午回到房间，他偷偷泡了一包方便面。

这顿饭散了。没有人吵架，也没有人说不公平。确实没法说，因为每一碗都一样。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点别扭。豆豆没吃几口，爷爷没吃进去，小川没吃饱。最憋屈的是奶奶：她把能做的"公平"都做到了，一桌人却没有一个吃好。

当然，桌上也有吃得好的人。周建国、林慧、周晓，三个大人碗里的饭不多不少，排骨也咬得动，青椒那点辣也不在话下。奶奶看着他们，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可是细想一下，他们吃得好，不是因为这套碗公平，而是因为他们恰好长成了这套碗预想的样子。一样大的碗、一样多的饭、一样硬的米，是照着一个想象中的"标准大人"定的：牙口正常，饭量中等，不怕辣，也不太饿。谁正好像这个标准人，谁就吃得舒服；谁离这个标准人远，谁就吃得别扭。豆豆太小，爷爷太老，小川太饿，三个人都不"标准"。

这是统一性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它看上去对谁都一样，其实偷偷偏向了那个"标准人"。离标准越远的人，在一样的安排里吃的亏越大。而离标准最远的，常常是一个家里最小的、最老的，和正长身体、最需要多吃一口的。

人人相同，人人没吃好。这就是一碗米饭的难题。

这个难题还有一个更磨人的地方：它没法说出口。要是奶奶给小川盛得多，豆豆盛得少，谁都可以指着碗说"不公平"。可是碗碗一样，你指着哪一碗说呢？爷爷要是抱怨，像是寿星挑剔。小川要是添饭，像是坏了规矩。豆豆哭了，大人只当他是闹脾气。不舒服的人有三个，能拿出来讲的理由一个也没有。统一性有一种本事：它让不公平找不到名字。

难题出在哪里？奶奶并没有做错什么。她守的是一条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道理：一碗水端平。可她端平的是碗，不是人。

而且，奶奶选择一样的碗，是有道理的。一家人里，最伤和气的就是"偏心"两个字。兄弟姐妹之间，为了谁多吃了一块、谁多拿了一件，可以记上好多年。一样的碗是一面挡箭牌：我谁也没偏，你们自己看。它还省心。不用琢磨谁该多、谁该少，不用一个个去问，盛饭的人心里踏实。这些好处都是真的，本书第 1 章会把它们讲足。正因为好处是真的，这个难题才难。

我们把这顿饭拆开来看。放进碗里的东西，叫"输入"：多少米，几块肉，什么火候。每个人吃完以后得到了什么，叫"到达"：吃饱了没有，吃得动没有，吃得开不开心，有没有被一家人照顾到。奶奶把输入统一得一丝不差，到达却散得七零八落。

一个一个看。豆豆缺的不是饭，是一口他咬得动、不辣、装在小碗里的饭。爷爷缺的也不是饭，是软一点的饭，还有一份"不给大家添麻烦"的体面。小川缺的是分量，还有一句"不够就添"。三个人缺的东西各不相同，可都不是"再多一样的一碗"能补上的。给豆豆再加一碗，他更吃不完；给爷爷再加一块排骨，他还是嚼不动。输入越统一，离每个人的到达反而越远。

还有一点容易漏看：这顿饭吃坏了，后面还有账。豆豆没吃饱，下午就要零食，晚饭更吃不下。爷爷饿着肚子，傍晚胃又不舒服，奶奶又得去熬粥。小川那包方便面，奶奶收拾房间时看见了包装袋，心里一酸，觉得自己一桌子菜还比不上一包面。一顿饭的别扭，不会停在这一顿饭上，它会一点一点流进下一顿、下一天。

再往深里说一层。如果有一杆秤，把三碗饭一碗一碗放上去，每一碗都一样重。秤会告诉你：公平。可秤只称碗里的东西，不称吃饭的人。它也只称这一刻，不管这顿饭之前小川打了多久的球，不管爷爷的牙是从哪年开始松的，不管豆豆下个月是不是就能啃骨头了。

这杆秤，就是本书要反复谈到的"天平"。几千年来，人们一想到公平，脑子里就是它：两个盘子，一样重；当场称完，两清；蒙上眼睛，不看是谁。它在菜市

场、在法庭、在考场都立过大功，这一点本书会先说足。但在奶奶的饭桌上，它失灵了。

把"每个人得到相同的东西"当作公平，这种想法有一个名字，叫统一性。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都是它的面孔，第 2 章会一一认出来。统一性最大的好处是好算、好查、不容易被人说闲话。它最大的毛病，就藏在那三碗饭里：它统一的是输入，不是到达。

饭桌只是最小的一张桌子。走出家门，一样的碗到处都是。商店里同一本书标同一个价，不管买回去的人是拿它写出了东西，还是拿它垫了桌脚。教室里同一张卷子发给全班，不管谁早就会了、谁根本没听懂。单位里过节发一样的钱，不管谁这一年熬了多少夜。这些安排都和奶奶的碗一样：挑不出毛病，也说不出好在哪里。

所以本书随身带着的第一个问题，就从这张饭桌上来：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

◆ 二、各点外卖的散席

一个月后，又到了周末聚餐的日子。奶奶这回说什么也不下厨了。"我不做了，省得出力不讨好。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

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可它在今天的城市里，恐怕比上一顿饭还常见。

父亲周建国是物流公司的调度员，手机就是他的饭碗。他打开外卖软件，挨个问。爷爷要一份小米粥。豆豆要一份带玩具的儿童套餐。小川要两份盖浇饭，外加一盒炸鸡。周晓在减脂，点了一份轻食沙拉。母亲林慧点了一碗米线。问到奶奶，她说："随便，我吃什么都行。"最后，周建国替她点了一份最便宜的炒饭。

每个人都点到了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一回，谁也挑不出"偏心"的毛病了。

外卖陆续到了，时间却各不相同。小川的盖浇饭先到，他端着盒子回了房间，一边打游戏一边吃。豆豆的儿童套餐到了，周晓把平板支在他面前，动画片一开，

他倒是安安静静吃完了。周建国刚扒了两口米线，公司来电话，一辆车堵在高速上，他端着手机去了阳台。

爷爷的粥最后才到。路远，粥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大桌边，慢慢喝。桌上摆着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外卖盒，盖子敞着，没有一个盒子是给两个人吃的。

奶奶那份炒饭，她只吃了一半，剩下的拿保鲜膜一包，放进了冰箱。她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着灶台发呆。今天的灶台干干净净，一点油烟都没有。

一顿饭下来，外卖软件上显示，这家人一共点了七单，送餐的骑手来了五个。其中有一单，是舅舅林强接的。他在楼下把餐递给周建国，两人对视了一眼，都有点尴尬。周建国让他上楼吃口饭，他摆摆手，说后面还压着三单，超时要扣钱，扭头就骑走了。自家人的饭桌，他是作为送餐员到的，也是作为送餐员走的。

饭后，爷爷说了一句话："这叫什么吃饭。"

这句话说得很重。按理说，这顿饭比上一顿"好"得多。没人吃不动，没人吃不饱，没人哭。每个人的差异都被照顾到了：牙不好的喝粥，孩子吃套餐，减肥的吃沙拉，饿的人吃两份。这种做法也有个名字，叫多样性：承认每个人不一样，让每个人各取所需。

可是一家人散了。不是吵散的，是被各自的餐盒隔开的。上一顿饭，至少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等着同一锅饭出锅。这一顿，桌子还在，"一起吃饭"这件事却不在了。豆豆吃饭的时候，看的是动画片里的人，不是外公外婆。小川吃完了，也没人知道他吃饱没有。

再细看每个人的"选"。爷爷点粥，是因为别的他嚼不动，这算不上挑，只是剩下的唯一一条路。豆豆点套餐，冲的是里面那个塑料玩具，饭倒是其次。小川点两份，是因为一份不够，也没人会提醒他别吃炸鸡。各取所需，取到的常常不是"需"，而是软件页面上恰好摆着的那几样。多样性给了每个人一张菜单，却没有人站在旁边看一眼：你这样吃，真的吃好了吗？

还有一样东西丢了，就是一桌人共同的话头。以前一锅菜端上来，总有人说一句"今年的藕真粉"，有人接一句"是哪个摊上买的"，话就这么聊开了。这一顿，每人面前是自己的盒子，你吃的我没尝过，我吃的你不感兴趣，桌上除了手机声，没人开口。一家人之所以是一家人，不光靠住在一个屋檐下，也靠有一些一起经历的东西。一锅饭就是最小的一件。

这里的"没有人看一眼"，正是丢掉的东西。第一顿饭，奶奶至少站在桌边看了一圈，虽然她看的是碗。第二顿饭，没有人看任何人。周建国在阳台上调度一辆堵在高速上的车，他能说出那辆车此刻在哪个路口，却说不出父亲的粥到了没有。

还有一件更不容易看见的事。奶奶那句"随便"，让她得到的是全桌最便宜、最不合口的一份。各取所需，听起来人人平等。可总有人不好意思"取"，总有人习惯了说"我无所谓"。只讲多样性，最先被忘掉的，常常就是那个最不出声的人。第 3 章会专门说说这种"因人而异"的陷阱。

把两顿饭放在一起看，就看出了一个两难。第一顿，统一了碗，丢了人。第二顿，照顾了人，丢了家。统一性太硬，硌着每一个不一样的人。多样性太散，散到最后，连"我们是一家人"都说不出来了。

把人连成一家的那根线，本书叫它特征纠缠（E）。说白了，就是让人和人彼此牵挂、彼此影响、少了谁都不完整的那股劲。第一顿饭里，这根线还在，只是被一样的碗勒得太紧。第二顿饭里，线断了，每个人都很自在，自在得像一桌拼桌的陌生人。

我们社会上关于公平的争吵，很多就在这两头之间来回拉锯。一边说：一刀切最公平，谁也别搞特殊。另一边说：人人不同，各管各的最公平。这边拉紧了，那边就喊疼；那边放松了，这边就喊乱。两头调和，可以缓一缓，却解决不了。

周家也试过调和。那天晚上，家里人在群里商量下回怎么吃。周晓说，还是奶奶做吧，大家一起吃才像个家。小川说，那就每人一碗，不够的自己再点外卖。林慧说，干脆一半家里做、一半外面点。这些主意都比前两顿好一点，可每个主意都是在"一样的碗"和"各点各的"之间找一个中间刻度。刻度往哪边挪，都有人吃亏。

调和能让矛盾小一点，不能让矛盾消失。第 4 章会讲到，这种在旧框框里来回挪的办法，有它的用处，也有它的尽头。

奶奶的饭桌，到这里就卡住了。回到一样的碗，她不甘心。继续各点外卖，爷爷不答应。难道公平只能在"人人相同"和"人人各异"之间二选一吗？

◆ 三、一锅家味

又过了一个月。奶奶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又系上了围裙。

那几个晚上，她心里其实很乱。一样的碗不行，各吃各的也不行，群里那些折中的主意，她听着都不对劲。她翻来覆去，把这些年家里吃过的饭一顿顿想过去：小川小时候发烧，她熬过一个星期的白粥；周晓怀豆豆那年，她每天变着法子炖汤；老伴的牙刚开始松，她偷偷把米多泡了半个钟头。想着想着，她发现自己早就会做那锅饭了，只是被"别说我偏心"这几个字捆住了手。

这一回，她只做一锅。还是排骨，可她把排骨炖了足足两个小时，炖到骨头一碰就脱，爷爷不用牙，拿牙床一抿就化。给豆豆的那几块，她把肉剔下来剁碎，拌进米饭里，配一只带小熊的小碗、一把小勺。青椒炒肉分成两盘，一盘放辣，一盘不放。小川的碗，她换成了大海碗，盛得满满的，锅里还留着一大半，谁吃完谁自己添。

舅舅林强是外卖骑手，周末中午正是他最忙的时候。奶奶给他留了一碗，放在锅里温着，等他送完午高峰再来。一家人先吃，但碗筷给他摆好了，位置也空着。

我们再看一遍，这顿饭有多"不一样"。爷爷的肉是炖烂的，豆豆的肉是剁碎的，小川的饭是加量的，林强的饭是留着的。要是放到天平上一碗一碗地称，这顿饭简直"偏"得一塌糊涂。

可是这一回，谁也没说偏心。爷爷吃了两碗饭，说今年的排骨最香。豆豆用小勺把碗刮得干干净净，还要了一勺汤。小川添了三回饭，吃完主动去洗了碗。林强两点多才进门，揭开锅盖，热气扑了一脸。他低头吃饭，一句话也没说，吃得很快。

这锅饭到底做对了什么?

第一，它没有统一输入。每个人碗里的东西都不一样，软硬不同，粗细不同，多少不同。

第二，它统一了到达。每个人都吃好了，都吃到了这家的味道，都坐在了这张桌子上，都被家里人照顾到了。不一样的路，走到了同一个地方。

第三，它没有让家散掉。一锅出来的饭，一张桌上的人。各人的差异不是被抹平，也不是被放任，而是被这锅饭、这张桌子收拢在一起。

也许有人会皱眉：这不就是换了个好听说法的偏心吗？不是。偏心有两个特点：偏的总是同一个人，而且偏得见不得光，要藏着掖着。这锅饭正好相反。爷爷为什么吃炖烂的，豆豆为什么吃剁碎的，小川为什么用大海碗，桌上每个人都看得见，也都说得出道理。今天被照顾的是这几个人，下回轮到的是另外几个人。不同，摆在明处；照顾，轮得到人人。

还要留意一件事：这顿饭里，好处不是只朝一个方向流。奶奶费了心，可她也得到了东西：一家人吃得干干净净，她心里那口"出力不讨好"的气，第一次顺了。小川多吃了三碗，饭后去洗碗；周晓吃好了，记得把奶奶拉到桌上。一顿饭里发生的好，在桌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做饭的人身上。拿天平去称，这些都称不出来，可正是这些，让一顿饭成了一家人的饭。后面讲价格、讲工作时，本书管这个叫"意义回流"。

这三条合起来，就是本书想说的公平。齐刷刷一样，是统一性。各吃各的，是多样性。一锅饭、各有各的吃法、却是同一家人在吃同一顿饭，这是第三种东西，本书叫它同一性。同一性不是"相同"。一家人的样子各不相同，却是同一家人；一锅饭盛进不同的碗，仍是同一锅饭。第 11 章会把这三个词放到更多场景里分开讲清楚。

这里先把全书的第一句判词摆出来：

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注意，这句话没有扔掉"统一"。公平当然要统一，否则就成了各点外卖。问题是统一什么。奶奶第一顿统一的是碗里的东西，第三顿统一的是每个人都能到达这顿饭的意义：吃饱、吃好、被照顾、在一起。这叫"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意义"这两个字，很容易被听成各人心里的感觉，你觉得好就好，我觉得不好就不好。本书不这么用。意义有它自己的路数，可以对照着查走没走完：从一团乱到慢慢成形，最后出来一个新东西；从被各种牵扯缠住，到能自己挑、自己定，劲儿被调动起来；从心里绷着一股劲，到转过弯来，最后放下。这三条路，本书分别叫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第 12 章会细说。爷爷那句"今年的排骨最香"，不只是他嘴上高兴，而是一顿饭在他身上真的走完了：吃得进，吃得香，心里的那点"自己老了、给人添麻烦"的别扭，也放下了。

再说"谱系"。这锅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奶奶的炖法，是她年轻时从自己母亲那里学的。那时候家里穷，一锅肉要喂七八张嘴，炖烂了、切碎了，才能匀给老老小小。如今条件好了，锅里的东西变了，这个"看人下锅"的心思却一代代传了下来。

而且这锅饭还会接着变。明年豆豆五岁，也许就嚷着要啃骨头了，奶奶就不用剁了。爷爷的牙可能更差，汤要炖得更浓。小川后年考上外地的大学，回家那几天，锅里会专门多一道他爱吃的菜。今天偏向小川，下回偏向爷爷，再下回偏向刚学会自己吃饭的豆豆。单看哪一顿都是偏的，连起来看却是通的。

这样一串随着人的变化不断显露、又始终是同一家的形态，就叫谱系。

借这锅饭，可以先把本书用的三个字母说白。家里人一个个不一样，又一年年在变：牙松了，个子长了，口味换了。这些差异一个接一个连起来，叫差异序列（D）。把这些不一样的人收成一家、让他们彼此牵挂的那股劲，叫特征纠缠（E）。随着差异不断冒出来，这家的饭桌一回回显出新的样子，这一串样子，叫显露谱系（S）。三者是一回事的三个侧面，分不开：没有差异，饭桌就不会变；没有一家人，变了也只是各点各的外卖；没有一回回显露出来的饭桌，前两样也无

从看见。本书说的"天平"，恰恰是把这一串硬切成一刻一刻去称，那只是脑子里的一种切法，第 13 章会细讲。

奶奶那几个晚上的乱，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一样的碗和各吃各的，两头相争，争到她再也调和不下去，旧的"一碗水端平"在她心里就站不住了。站不住之后，先是一团乱；乱中，那些年攒下的一顿顿照顾自己找到了次序；最后，一锅新的家味冒了出来。从混沌，到自组织，到涌现，这正是统一性公平死亡、同一性谱系发生的路，第 4 章与第 14 章会把它当作全书的主线。所以全书的第二句判词是：

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天平只看一刻。谱系看的是一串。天平问"这一顿称平了没有"，谱系问"这一家人一顿一顿吃下来，每个人都到了没有"。本书随身的第二个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

可是"谱系"也有一个危险。一说"今天偏你，明天偏他"，就很容易被人拿去当借口："先委屈你，以后补给你。"补着补着，"以后"就再也不来了。

还是看这张饭桌。如果每一顿饭，都是奶奶最后一个上桌，吃的都是大家剩下的、凉了的，那么无论这锅饭对别人多么体贴、多么"因人而异"，对奶奶来说，这张桌子的门一直是关着的。这样的家宴，不能叫公平。

所以全书的第三句判词，是一道铁门：

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第三顿饭的末尾，有一个小细节。周晓发现奶奶又端着碗往厨房走，就一把把她拉回来，按在了爷爷旁边。周建国说："今天的碗我和小川洗。"林强那只留着的碗也是一样。要是每次家宴，他都在楼下送餐，从来没坐上过这张桌子，那么锅里的饭再香，对他来说也只是别人家的饭。奶奶把他的碗留着、温着、位置空着，等的不是一碗饭，是一个人。这一拉，一按，一留，就是在把一扇快要关上的门推开。母亲和奶奶那些没人记账的照料，第 21 章还会认真算一算。

于是有了本书随身的第三个问题：谁的门还关着?

四、本书怎么走

一碗米饭的难题，放大了，就是价格、考试、工资、分家产、贫富差距里的难题。本书分五步走：破、立、动、用、验。

第一步是"破"，就是第一、二编。先看清天平是怎样统治我们的公平观念的，它的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各自好在哪里、盲在哪里；再看统一性的三副面孔，看只讲多样性为什么也不行，看统一性公平怎样一步步走到死亡。然后请两千年来的大思想家逐一出场：亚里士多德、孔子与墨子、功利主义、罗尔斯、诺齐克、森与努斯鲍姆、马克思。每一位都先把他说对的说足，再找他的缝隙，然后看同一性谱系能不能接着补上。这叫"接着判，不改判"：不是推翻前人，而是在他们停下的地方往前走一步。比如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已经碰到了"不能有人被关在门外"这道铁门，本书只是问：门外的人缺的，到底是一份东西，还是一条走得通的路？

第二步是"立"，就是第三编。把统一性、多样性、同一性分开，把"意义可达"讲实，用触觉、听觉、视觉三大感觉讲清公平的 S·D·E，再讲公平的三原理、六路径和三种伪公平。

第三步是"动"，就是第四编。从 AA 制与轮流请客、老大生病那年讲起，说明公平为什么在一串里，不在一刻里；也说明天平在什么时候仍然管用，以及"以后补给你"为什么必须过铁门。

第四步是"用"，就是第五编。把这套看法带进四个生活场：价格、学校、家庭、职场。

第五步是"验"，就是第六编。给剥削一个新诊断，指出基尼系数的盲区，提出一把新尺子"意义投入比"，再看 AI 时代能做什么、有什么风险。最后把本书怎样可能被推翻，一条条摆出来。

这五步，在奶奶的饭桌上已经走过一遍了。第一顿饭，看出天平的困境，这是破。第三顿饭，一锅家味，这是立。一顿接一顿地偏向不同的人，这是动。从饭桌

走到商店、教室、家里、单位，这是用。最后问一句：这样做，真的让更多人吃好了吗？要是没有，就得认错，这是验。

关于"验"，我想先把话说在前面。这本书提出的看法，不是一句怎么说都对的口号。它押了几个可以被现实打脸的注：比如，若是照这个思路去做，长期下来到达意义的人反而更少了，那它就错了。这样的推翻条件一共五条，第 26 章会逐条用大白话摆出来。还有三件事本书不做：不给任何人做心理或医学诊断，不对任何现实政策表态，书里举例算出的任何"意义投入比"都只作说明，不进任何考核和排名。

读法很简单。急着解决眼前问题的读者，可以先读第五编，再回头看前面。每章开头有"这一章的问题"，结尾有"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读的时候，把三个问题揣在兜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谁的门还关着？

> **带走的话**
>
> 奶奶第一顿端平了碗，没端平人；第二顿照顾了人，散了家；第三顿一锅家味、各有吃法、同坐一桌，人人都吃好了。公平不在碗里的东西一样，而在每个人都能到达这顿饭的意义，而且一顿接一顿，没有谁永远被关在门外。

第 一 编

天平的困境

编 序

这一编四章，先把那杆秤看清楚。它为什么好用，又为什么在一张饭桌、一张考卷、一张工资单面前失灵。

第 1 章拆开正义女神手里的天平：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各自给了公平什么，又拿走了什么。第 2 章看统一性的三副面孔，同价、同卷、同份，那本五十元的书在这里第一次出场。第 3 章转到另一头：把模子砸了、只讲多样，人也不会自动过得好。第 4 章讲统一与多样的矛盾怎样一天天积起来，旧的统一性公平怎样死去，新的东西又从哪里长出来。

这一编是全书的"破"。它不砸秤，只说明秤称不出的那部分公平在哪里，为第三编立"同一性谱系"腾出地方。

第 1 章

正义女神手里的那杆秤

这一章的问题：我们一说公平，脑子里浮出来的，为什么总是一杆秤？这杆秤替我们做对了什么，又悄悄替我们省掉了什么？

◆ 一、两个盘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六早上，奶奶刘桂兰提着布袋去小区后门的菜市场。她要买一斤排骨，回家炖上三个钟头，炖到骨头一碰就脱，爷爷周德厚那口不好的牙才咬得动。

摊主把排骨往电子秤上一放，跳出"一斤二两"。奶奶没说什么，付了钱，却拎着袋子绕到市场门口。那里立着一杆"公平秤"，红漆写着四个字。她把排骨放上去复称，数字和摊主的一样。奶奶点点头，心里那点不放心，跟着秤上的数一起平了。

这个小动作，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见过。它背后是一幅很老的画面：两个盘子，一边放货，一边放砝码，两边一样重，秤杆就平。公平，就是两边一样重。

爷爷周德厚年轻时用过老式杆秤。他说，老秤一斤是十六两，所以才有"半斤八两"这句话：半斤就是八两，两边一样，谁也别笑谁。秤杆上那一排小铜点叫"秤星"，民间传说一斤十六颗星，对着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福、禄、寿三星；短人一两，就折自己的福，短人二两，就折自己的禄。老人讲这个，不是讲天文，是讲人心：秤上有天，亏心的秤会报应到自己身上。

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学会公平的。兄弟俩分一个苹果，切成两半，比一比谁那半大。同学借了你两块钱，还你两块，就"扯平"了。家里吵架，长辈出来"摆平"。我们嘴上说的"端平""扯平""摆平"，用的都是同一个画面。中文里"权衡"两个字，本来就是秤锤和秤杆。

西方也是这样。许多法院门口立着正义女神的像，一手举剑，一手提着天平。这位女神在古罗马叫尤斯提提亚（Justitia）。再往前，古埃及的画卷里，人死后要把心放在天平一端，另一端放一根代表真理与秩序的羽毛，称一称这一生。东西方隔得那么远，却不约而同，把公平画成了一杆秤。

这杆秤有它了不起的地方。排骨短了二两，就是真的不公平，公平秤一称就露馅。秤给了普通人一个能拿在手里的办法：不必会说理，不必认识谁，放上去看就行。

秤还有一个好处：它让公平变得看得见。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各说各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秤一放，秤杆翘起来还是平下去，旁边的人都看得到。看得见的公平，才让人服气。奶奶复称之后点的那一下头，就是服气。

再细看，秤的两个盘子是对等的。买的人和卖的人，一边一个，谁也不比谁高。盘子不认得谁是老主顾、谁是外地人，只认重量。这份对等，是天平最动人的地方。

可是这份对等，也藏着一个小小的设定：天平上只有两个盘子。它天生是给"两方"用的：买和卖，借和还，原告和被告。一家人吃饭，桌边坐着八口人；一个班，教室里坐着四十多个学生。八个人的事、四十个人的事，硬放到两个盘子上，只能拆成一对一对去称。称完了每一对，那一桌、那一班还在不在，秤是不管的。

可是，请再看一眼奶奶的布袋。同一个早上，邻居家一位年轻人也买了一斤排骨，拿回去十分钟就煎好吃了。两斤排骨，一样重，一样价，秤说：公平。至于奶奶的那一斤要炖三个钟头、要剁小、要守在灶边，才能变成爷爷嘴里一口吃得下的饭，这些都不归秤管。

爷爷在一旁听奶奶讲复称的事，笑了一句："秤是准的，我这口牙可不准。"一家人都笑了。可这句玩笑话说到了点子上：秤准不准，是一回事；东西到了人身上合不合用，是另一回事。前一件事，几千年来人们造了无数的秤去管；后一件事，好像从来没有一杆秤管过。

设想奶奶那天要是没买到排骨，只买到一斤连着硬筋的牛肉。秤照样准，价照样公道，可那一斤肉在爷爷嘴里，就是嚼不动的一团。秤对此只能沉默。它的公平，到收银为止。

秤只问一件事：给出去的和拿回来的，一样不一样重。它不问：拿回去以后，能变成什么。

再往大处看，天平还管着比买菜大得多的事。"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一碗水端平"，这些话从菜市场一路说到学校、单位和法庭。不管面对的是谁，规则只有一套，标准只有一把。这份"只有一套"的硬气，挡住了无数的特权和人情，是很多代人争来的。本书后面每一处讲"天平不够"，都不是要拿掉这份硬气，而是要问：只有这份硬气，够不够。

本书随身带着三个问题，这一章先用第一个：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秤统一的，永远是输入那一头。货和钱、钱和货，在交到手的那一刻对上了，它的活就干完了。

再回到奶奶那一斤排骨。在秤上，它是一斤二两；在奶奶心里，它是爷爷这一个星期能好好吃上的一顿肉。买的那一刻，前一个数字就定了；后一件事，要等到三个钟头的小火、一把剁骨刀、一双守在灶边的手，才算完成。我们说一样东西"值"，常常说的是后面这一件。秤只能管前面那一件。

这不是说秤错了。短斤少两的摊主该罚，公平秤该立。问题在于，我们太习惯这个画面，以为公平就是它的全部。一件东西放上秤之前是什么、拿下秤之后去了哪里，被两个盘子轻轻关在了门外。

◆ 二、一个时刻

周小川和校篮球队打完一场友谊赛，五个人去街口喝奶茶。一共一百零五元，队长在群里发起收款：每人二十一元。转账提示音响了五下，一分不差。喝完，各回各家。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AA 制（第 15 章会把它和轮流请客放在一起细讲）。它干净、利落、不欠人情。陌生人能这样，朋友也能这样。很多年轻人喜欢它，正是因为它"当场两清"。

AA 制背后，有一种很真实的疲惫。过去吃一顿饭，谁请谁、下回该谁请，心里都得记着；请少了怕人说小气，请多了又怕对方有负担。人情账记多了，像背着一只看不见的口袋。AA 制把口袋卸了：今天的事今天了，谁也不用惦记谁。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解放。

"两清"这个词很妙。它说出了天平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设定：秤只称这一刻。奶奶和摊主之间，是一笔买卖；称完、付完，账就清了，谁也不欠谁。下一次来，是另一笔买卖，另称一次。

"清"字还有另一层意思：清了，就可以散了。账一清，这段关系在账上也就到头了。下一次见面，是从零开始，不带上一次的任何东西。对菜市场来说，这正合适；对一支要一起打满一个赛季的球队来说，就未必了。

于是，公平被切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瞬间。每个瞬间单独称平，每个瞬间都干干净净。时间这条线，被秤拿掉了。

拿掉时间，会错过什么？设想一下，小川队里有个替补队员，家里不宽裕，每次凑钱都犹豫一下。前几次他也去了，二十一元转得有点慢。后来他说要回家写作业，再后来，干脆训练一结束就先走了。

每一次奶茶账，都是公平的。没有一个人多付一分，也没有一个人少付一分。可是一个赛季过去，这个替补从球队的饭桌上消失了。他不是被谁赶走的，是被一次又一次"公平"的小账，慢慢挤出去的。

后来有队员在群里说：那个替补怎么老不来，是不是不合群？没有人想到奶茶。因为每一笔奶茶账都是平的，平的账不会让人起疑。毛病不在任何一笔账上，而在一笔一笔连起来的那条线上。

这里有一件反直觉的事：每一刻都公平，加起来不一定公平。就像一条路，每一块砖都铺得平平整整，可是砖与砖之间留了一道缝，有人的脚总卡在那道缝里。量砖的人一块一块去量，块块合格，那道缝却量不出来。

单看一刻，挑不出毛病；连起来看，有一个人一直在门外。再细一点看，二十一元对五个人，也不是一样重。对家境好的队员，那是一杯奶茶钱；对那个替补，那是他一个星期的零花钱的一大半。数字一样，压在各人身上的分量不一样。天平只认数字，不认分量。这一点下一章讲"统一价"时还会碰到。

秤还有一个特点：它没有记忆。称完这一笔，它就忘了上一笔。人不一样。替补自己记得每次转账时那一下犹豫，队友们也隐约记得他越来越少出现。人记得的东西，秤一样也不记。一个团体的公平，恰恰活在这些被记住的事情里。

这正是本书判词的第三句要说的：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也是随身三问的后两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谁的门还关着？

反过来的情形也有。导论里周晓开过一句玩笑：奶奶给小川盛的饭总是冒尖。单称那几顿，小川占了便宜。可是十年下来，奶奶也给豆豆单蒸过鸡蛋羹，给爷爷单炖过排骨。哪一顿都不平，一串连起来，每个人都在这张桌上吃好了。

每一刻都不公平，连起来却可能是公平的；每一刻都公平，连起来却可能把人挤出门。这两种情形，天平一种也看不见，因为它一次只称一顿。所以本书要说一句话：公平也应该是一个同一性谱系，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天平。

家里其实一直是这样过的。周建国这一代人，结婚、生孩子、买房，谁家没被亲戚帮过一把？今天你家借我两万，三年后我家帮你搬一次家；这回你出钱，下回我出力。这些账从来没有当场两清过，也很难换算成同一种东西。可是几十年下来，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一家子是互相托着的。要是哪一天，有一家人忽然要把所有的旧账一笔笔折成钱、当场结清，大家反倒会觉得：这一家，要散了。

"谱系"这个词，后面第 11 章会讲透。这里先用大白话说：谱系就是一串连着的样子，一代一代、一次一次地往下显露，每次都不一样，却又彼此相连，认得出是

同一个。家里的公平，球队的公平，单位的公平，都长在这样一串里，不在某一顿、某一笔里。

把一串硬切成一刻一刻去称，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切法。它在想象里很方便，在日子里却常常把人切丢。第 13 章会说明，这种切法在 SDE 的话里叫作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

◆ 三、一块蒙眼布

林慧是初中数学老师。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某年中考，她被抽去阅卷。考生的姓名、考号都封在密封线里，扫描进电脑后，屏幕上只剩一道道题的作答。她不知道这份卷子是谁的，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是校长的孩子还是菜贩的孩子。

林慧很看重这块"蒙眼布"。不知道是谁，就没法照顾，也没法刁难。她批了二十年作业，知道人心里那点偏爱有多难管住。密封线替她管住了。

今天许多正义女神像，眼睛上都蒙着一条布。有意思的是，一般认为古罗马的女神像大多并不蒙眼。蒙眼的形象，据说是到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才流行开的；早期的木刻里，甚至有一个傻子在给正义女神蒙眼的画面，原本带着讽刺的意思。后来人们渐渐把它反过来读：蒙上眼，是为了不看身份，不受贿赂，不怕权贵。这块布，从笑话变成了美德。

中国人对这块布并不陌生。宋代的科举就有"糊名"：把考生的姓名糊住；后来又有"誊录"：请人把卷子重抄一遍，连笔迹也认不出。考官看到的，只是一篇文章。一个偏远地方的读书人，靠着这层纸，才有机会和京城的世家子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是天平最了不起的一面。它保护的是那些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的人。一个菜贩的孩子，能和校长的孩子在同一张卷面上比，这在很长的历史里，是普通人能拿到的最硬的公平。

可是，蒙眼布挡住的，不只是身份。

林慧自己班上，有两个学生。学生丁的母亲那一年住院，他每天放学去医院陪护，趴在病床边的小桌上写作业，常常写到十一点。学生戊家里请了家教，周末还上两个补习班。期末两个人都考了九十二分。

卷子上是一样的九十二分。蒙眼布说：一样。可是，走到这个分的路差了多少？丁在病房的灯下，一道题一道题自己啃下来，那是他自己发生出来的本事；戊的九十二分里，有多少是被一层层铺好的台阶托上去的？蒙着眼的人，看不见这些。

也许有人会说：卷面上一样就是一样，起点不同是家里的事，学校管不了。这话有一半是对的。考场确实不该因为谁家困难就多给分，那样又把人情放了进来。可另一半是：如果一个公平的办法只能看见终点的一个数字，它就没法告诉我们，这个数字背后，有人是从哪里一路爬上来的，有人是在哪里差一点就掉下去了。

更要紧的是，蒙眼布看不见门。如果丁那一年撑不住，成绩一落千丈，密封线后面的阅卷老师只会看到一个低分。她不会知道，是一扇门在这个孩子面前关上了。

天平其实也知道自己有这个盲区，有时会悄悄掀开布的一角。举重比赛按体重分级，五十公斤的选手不和一百公斤的选手比；拳击也是这样。这是承认：有些差异不看，比赛本身就没法公平。可是掀开一角之后，每一级里又是一杆新的天平，级内照样蒙眼，照样只称一刻。差异被看见了一点，只是为了更好地统一起来。第 5 章讲亚里士多德"按比例的公平"时，会看到这条路能走多远、又在哪里停住。

所以，这块布有两面。一面挡住了不该看的差异：谁家有钱，谁家有人。一面也挡住了该看的差异：起点在哪，投入了多少，最后到没到。天平没有办法分辨这两种差异，只好一起蒙上。

这不是天平的懒，是它的构造。两个盘子要称得准，就得把盘子外面的事一概不问。一问，秤就不平了，人情就进来了。

林慧自己也夹在这两面中间。阅卷时，她感谢那条密封线；回到班上，她又必须知道丁的母亲住院了，否则她就当不好这个班主任。同一个人，在考场上要蒙

眼，在教室里要睁眼。她从没觉得这是矛盾，因为她心里明白，蒙眼是为了不偏私，睁眼是为了不落下人。

麻烦在于，我们常常只学会了前一半。一说公平，就想到不看、不问、一视同仁；一看差异，就担心是偏心、是走后门。久而久之，"看见差异"本身成了可疑的事。那个在病房灯下写作业的孩子，就这样被公平地看不见了。

下一章（第 2 章）会看到，同一张卷子把这份"看不见"推到了更远的地方。第 8 章讲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时，我们还会再遇到这块布：那是另一种更深的蒙眼。

把这件事放到时间里看，就更清楚了。如果只称期末那一次，丁和戊是一样的。如果从学期初一直看到学期末，丁是在母亲住院、天天陪护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九十二分的；而戊，是在一层层铺好的台阶上走到的。两段路连起来，才看得出谁在哪一段差一点就掉了下去，谁的门曾经差一点关上。蒙眼布和单刻的称量是一对搭档：一个不看人，一个不看时间。

同一性谱系要回答的，正是天平答不了的那个难题：哪些差异该看，怎样看才不偏私。这本书不打算撕掉蒙眼布，而是要问：除了蒙眼不看，还有没有一种看法，看得见每个人走到哪里，却不偏向任何一个人？后面几编，就是在找这种看法。

◆ 四、天平为什么能统治两千年

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做调度。他每天要对接几百个司机和货主，绝大多数他这辈子只打一次交道。可是从来没有人因为不认识他而不放心，因为公司有一张运价表：多少公斤，多少公里，多少钱。表贴在墙上，谁来都一样。

这张表就是一杆秤。它说明了天平为什么能统治我们的公平观这么久。说"两千年"，是个约数，意思是很久很久，久到我们忘了它也有过开头。它站得这么稳，至少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陌生人社会。熟人之间，账可以记一辈子：你家盖房我来帮工，我家办事你来出力，谁也不急着算清。陌生人只碰一面，没有"以后"可指望，只好当场

称平。城市越大，商路越长，陌生人越多，天平就越不可少。周建国的几百个司机，要是都靠交情，公司一天也转不下去。

第二条，可计量。重量、价钱、分数、工时，都能变成数字。数字不吵架，也不看人脸色。中国古代秦朝统一度量衡，一样的尺、一样的斗、一样的秤，走到哪里都认。今天的菜市场有公平秤，考场有标准答案，单位有工资表，靠的是同一个道理：能数的东西，才好对账。

第三条，可执行。用天平办事，不需要大智慧。一个摊主、一个阅卷老师、一个调度员，照着做就行。结果还可以复核：不放心，就拿到另一杆秤上再称一次。奶奶绕到市场门口复称，就是天平"可执行"的最好写照。一个公平的办法，如果只有圣人才用得了，它就管不了天下；天平人人用得了。

还可以添上一条：天平让人不必信任人。奶奶不必相信摊主的良心，只需相信那杆公平秤；考生不必相信阅卷老师的人品，只需相信密封线。人心难测，秤不难测。在一个人人都可能看走眼、都可能有私心的世界里，把公平交给一样不动心的东西，是最稳妥的办法。

天平也早就住进了我们心里。"不能吃亏"是很多人做人的底线：别人请我一顿，我得还一顿；同事帮我一次，我得记着帮回去。一笔笔对上，心里才踏实。反过来，老人又常说"吃亏是福"，那是在提醒：日子不止这一笔。两句话打了几辈子的架，一句站在天平这边，一句隐约指着天平外面。

这些理由加在一起，天平的统治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项成就。它让彼此陌生的人能做买卖，让没有门路的人能考试，让一个大单位能按规矩发钱。本书不砸秤。第 17 章还会专门说明：在一次性的买卖里，在很短的关系里，天平仍然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这三条理由，恰好也是天平的三道边界。

它擅长陌生人，就不擅长长关系。一个家、一个班、一个单位、一个社会，都不是一面之交，而是很长很长的一串。在长关系里硬要当场两清，就会出现小川球队里那个慢慢消失的替补。周建国自己也知道：运价表管得了几百个一次性的司

机，却管不了他组里那几个一起干了十年的老同事。老同事之间谁替谁扛过事，表上没有一栏。

它擅长能数的，就只量能数的。排骨的斤两能数，爷爷能不能咬得动不好数；卷面的分数能数，那个孩子在病房灯下长出来的本事不好数。数不了的，就被放在秤外。放在秤外久了，人们就以为它不重要，甚至以为它不存在。

它擅长简单，就偏爱简单。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越简单越好执行，也越容易把复杂的人切成扁平的数。一个人在秤上，只剩下一个重量、一个价钱、一个分数。

这三道边界，正好对着本书判词的三句话。只管能数的输入，看不见意义能不能到达，所以要说"公平不是统一性"；只称一刻，所以要说"公平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蒙着眼，就看不见有没有人一直在门外，所以要守那道铁门。

还要看到，天平的三道边界，过去不太显眼，是因为那时的日子大多够用了天平。一个人一生里的大事，很多在家里、村里、族里由熟人慢慢消化，进到天平上的，只是赶集、纳粮、打官司那几件。天平管得少，盲区也就小。如今不同了。一个人从小到老，上学、求职、看病、买房、养老，几乎每一件大事都要过一道统一的秤：统一的分数线、统一的价格、统一的标准。秤管得越来越多，它看不见的那一块，也就越来越大。

今天，情形正在起变化。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多地活在长关系里；我们也越来越清楚，人拿到一样东西之后发生了什么，并不是"各人自己的事"、只能听天由命。本书后面会说明，意义不是主观感受，它有自己的发生律，可以对照检查走没走完（第 12 章）；而在 AI 时代，这种发生第一次有可能被记下来（第 26 章）。

所以，现在是时候把那杆秤从神坛上请下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然后问：在秤之外，公平还可能是什么样子？

带走的话

天平用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把公平做成了人人会用的工具。它统一的是输入，只称这一刻，看不见到达。秤不必砸，但公平不止是秤：公平也应该是一个同一性谱系，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天平。

小账　SDE 账——天平只从一串差异（D）里切下一个时刻来称，把随差异不断显露的公平（S）冻成一格，又用蒙眼布把人与人之间的纠缠（E）挡在盘子外面。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当场两清"的天平，换成"一串连起来看通不通、有没有人一直在门外"的谱系（初见，第四编展开）。

第 2 章

同价、同卷、同份：统一性的三副面孔

这一章的问题：天平落到日子里，变成了三样我们天天碰到的东西：同一个价钱，同一张卷子，同一份福利。它们看起来最公平，为什么又常常让人心里不平？

◆ 一、统一价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区门口有家书店，架上摆着一本讲思想方法的书，定价五十元。同一个星期，两个人各买走了一本。

甲是一位在中学教了多年书的老师。他把书带回家，读了三个月。书页上写满批注，有的地方画了问号，有的地方画了好几道杠。书里的几个问题，正好撞上他教书多年攒下的困惑。一年以后，他写出了一本自己的专著。

乙把书拎回家，翻了两页，嫌字小、嫌厚。家里餐桌有一条腿短，吃饭老晃，他顺手把书塞到桌腿底下。桌子从此不晃了。

两个人在收银台前付的都是五十元，一样的书，一样的价，扫码、开票、找零，公平得无可挑剔。如果有人拿第 1 章那杆秤来称，秤会说：两边一样重。

本书要在这里说一句听起来有点刺耳的话：一个商品的物价，现在都是市场统一价，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购买者完成这个消费后，实现的意义——创造、自由、幸福的获得不一样，造成了投入和收入的比例严重的不平等。

这句话要一层一层拆开看。

先看统一价结算了什么。五十元里，有纸张、印刷、运输、作者稿酬、书店的房租和店员的工资。这些都是"物"那一头的成本，在书上架之前就算好了。价格是在消费之前定死的。

再看意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意义发生在消费之后：书拿回家，打开，读，或者不读。甲身上发生了一整串事。刚读时，书里的说法和他自己的经验搅成一团，

理不出头绪；读着读着，批注一条条连成了线；有一天，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想法冒了出来。这是创造的全过程：先乱，再自己理出条理，最后长出新东西（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

自由也走了全程。他先是被书里的问题缠住，放不下；然后在几种读法、几条路里自己挑一条；最后被激发着动笔去写（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也走了全程：困惑压在心上的那股劲，慢慢转成了写作的劲，书稿写完那天，一口气才算吐出来（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乙身上呢？三条都没有启动。书在桌腿下，桌子不晃了，这也算一点用处，但创造、自由、幸福这三条，一步也没有走。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本书说的"意义"，不是"甲觉得有收获、乙觉得没收获"那种个人感受。意义是一个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过程：创造有没有从混乱走到长出新东西，自由有没有从被缠住走到被激发，幸福有没有从紧绷走到释放。走没走完，看得见，说得清（第 12 章会专门展开这三条律）。

最后看"投入和收入之比"。两人在收银台前的投入都是五十元。甲后来还投进了三个月的夜晚和许多心力，可他收回的，是一本专著，是创造、自由、幸福三条律走完全程。乙投入五十元，收回的是一张不晃的桌子。两个人的投入差不太多，收入差了不知多少倍。投入和收入的比例，严重地不平等。

而统一价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它只称了物那一头，就宣布：公平。

有人会说：乙自己不读，怪谁？这个反驳有道理，本书也不打算替乙退钱。我们要指出的是另一件事：统一价自称公平，只是因为它只称了一头。它对意义那一头是盲的，所以它说的"公平"，只是物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

我们不妨做一个粗略的对照，只作说明，不作任何计算或考核的依据。甲投进去的，是五十元，加上三个月的许多个夜晚和满满的心力；他换回的，是创造、自由、幸福三条律都走到了头，还多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专著。乙投进去的，是五十元和走一趟书店的工夫；换回的，三条律一条也没启动。把"换回的意义"放在上

面、"投进去的东西"放在下面，两个人的比值，一个很高，一个接近零。第 25 章会把这种比值正式叫作"意义投入比"。

从卖书的人那边看，这笔买卖确实公平。纸、印刷、运费、房租、稿酬都收回来了，再多一点是合理的利润。书店老板没有骗任何人。作者那边呢？他拿到了一份按册数算的稿酬，从此和这本书在甲身上长出的专著再无关系。甲身上发生的那一大串意义，没有一丝流回写书的人那里。价格是一锤子买卖，意义却在锤子落下以后才开始长。

这件事一旦看见，就到处都是。两个人办了同一家健身房的年卡，价钱一样。一个人一年去了两百次，跑步从三公里跑到十公里，身体和心情都换了样子；另一个人去了三次，卡在钱包里放到过期。同一张网课会员，有人学完写出了自己的作品，有人连第一课都没点开。统一价对这些人，都一视同仁地"公平"。

有人会追问：意义这东西，说到底还是各人自己的感觉吧？乙也许觉得桌子不晃了，心里挺满足。这一问很要紧。本书的回答还是那句：意义不是主观的，它是上面那三条发生律。乙的"满足"是真的，但它没有走过三条路中的任何一条；满足是一时的感受，三条律是一串能查的发生，两样不是一回事。甲的专著也不是"他觉得有收获"，而是可以对照着三条律一步一步查出来的：他从乱里理出了条理吗？他是自己选的路吗？压在心上的那股劲释放了吗？

把这本书放回本书的判词里看。第一句说，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意义可达的统一性。统一价统一的，是收银台前那五十元；同一性谱系要的统一，是每个买书的人，只要他愿意，都有路走完那三条律。前一种统一，在交钱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后一种统一，要在消费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里才见分晓。所以，问一个价钱公不公平，不能只问"大家是不是付得一样"，还要问"付完之后，谁走到了，谁被卡住了，卡住的是不是总是同一种人"。

还有人会说：那就让甲多付钱、乙少付钱？这恰恰走反了方向。按"你多想要、你能得多少好处"来收费，好处就被卖家先收走了，对甲这样的创造者最不公

平（第 19 章会细说价格歧视为什么方向反了）。本书也不主张让每个人的比例一模一样；要求一模一样，就又退回了统一性。

设想第三个人丙，一个在工地打工的年轻人，在书店里把这本书翻了很久，最后放了回去。五十元对他来说是两天的饭钱。统一价对他也"公平"，可这扇门他根本没进去。随身三问的第三问在这里最扎人：谁的门还关着?

说统一价"不公平"，要防一个误会。这里不是在指控谁。书店没有骗人，作者没有骗人，甲和乙也都是自愿买的。不公平不在哪一个人的心里，而在这个安排的构造里：它只结算了一头，却把这一头当成了全部。就像第 1 章那杆秤，秤本身是诚实的，它只是天生看不见盘子外面的事。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接受统一价？因为过去没有别的办法。意义发生在消费之后，发生在各人家里、各人心里，卖书的人看不见，也记不下。能看见、能记下的，只有钱和货。于是，能量的就成了全部。第 26 章会讲，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第一次有了改变的可能，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这本五十元的书，是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例子之一。它说明：价格结算了物，没有结算意义。至于怎样让谁都进得了门、怎样让意义在消费之后流回去，第 19 章再讲。

◆ 二、统一卷

期中考试那天，林慧把一摞卷子发下去。全年级同一张数学卷，同一时间开考，同一时间收卷，同一份评分标准。四十五个学生，四十五支笔，教室里只剩沙沙声。

改卷时，她在两份卷子前停了很久。

学生丁，就是第 1 章那个在病房灯下写作业的孩子。他最后一道大题，用了一个课本上没教过的办法。他画了一张自己琢磨出来的图，绕了一个弯，结果是对的。可是评分标准上的步骤他没写全，按规定只能给一半的分。

学生戊，就是家里请了家教的那个孩子，那道题拿了满分。他的每一步都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连用词都一样。林慧知道，戊把这类题的模板背得很熟，题型一出来，手就自动写下去了。

林慧心里清楚，那天真正在考场上"学会了"的，是丁。他从一团乱麻里自己理出了路，长出了一个自己的办法。戊做的，是一次熟练的复写。可是卷面上，丁比戊少了六分。

用上一节那三条律来看这两个孩子，差别就更清楚。丁看到题目，先是懵了，课上学的那几个办法都套不上；他在草稿纸上乱画了一阵，画着画着，线和线之间理出了关系；最后，那张图冒了出来。这是创造律走完了全程。他没有照着谁的步骤，而是在好几条路里自己选了一条，越做越来劲，这是自由律。交卷前那十分钟，他心里绷着一根弦，等到结果算对，那根弦松了下来，这是幸福律。

戊呢？他的手比脑子快，题型一认出来，模板就写下去了。没有乱，也就不需要理；没有选，也就谈不上激发；没有绷紧，也就没有释放。他拿了满分，可三条律在那道题上，几乎没有启动。

这不是说戊不用功。背熟模板要花大功夫，戊的满分是他辛苦挣来的。问题不在戊，而在那张卷子：它给"复写"打满分，给"发生"打半分，因为它只认得前一种。

同卷有它的好。题目一样，就能比；能比，就能排；能排，大家就知道自己大概在哪儿。同一张卷子还防作弊、防人情，和第 1 章那块蒙眼布是一回事。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和任何人在同一张卷面上见高低，这份硬气不该被轻看。

但是要看清楚，同卷统一的是什么。它统一的是输入：同样的题，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准。它最后拿出来的那个分数，量的是一份答卷离标准答案有多近。说白了，同卷测的是"像不像标准"，不测"到没到意义"。

这又是一杆天平。一个盘子里放着学生的答卷，另一个盘子里放着标准答案，越接近，秤越平，分越高。丁那张自己画的图，在秤上没有位置，因为标准答案的盘子里没有它。

同卷也只称一刻。那一场考试的九十分钟，被当成这个孩子数学的样子。可是林慧还记得，去年有个学生，期中考得一塌糊涂，三个星期后在课堂上忽然开了窍，从此一路往上走。那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期中卷永远看不见。

同卷还有一个更隐蔽的作用：它不只是在量，还在造。既然分数看的是像不像标准，老师就会教学生怎样像，学生就会练怎样像。林慧自己也这样做过：考前两周，她把历年题型归成十几类，每类配一套模板，让学生背熟。那一届的平均分果然上去了。她高兴了几天，又有点说不出的不安：她教会了学生怎么拿分，可是那个琢磨出一张自己的图的丁，在这样的复习里，会不会越来越少?

林慧后来试过一件小事。期中之后，她把丁那张自己画的图投到屏幕上，让全班看看还有这样一条路。底下有学生小声说：可这个考试不给分啊。全班都笑了，林慧也笑了，笑完却有点心酸。孩子们已经很清楚，什么是值得做的：不是想出新路，而是写对步骤。

一把尺子用久了，大家就照着尺子长。量的人原本只想知道孩子长成什么样，结果孩子都长成了尺子的样子。这时候分数越来越整齐，能自己从乱里理出路来的孩子，却可能越来越少。统一卷最深的不公平，不在某一次少给了丁六分，而在于它一年又一年地教所有的孩子：像标准，比到达更要紧。

更要紧的是，这一刻的分数不会只停在这一刻。它会被抄进成绩单，排进年级名次，决定下学期坐哪一排、进不进提高班、老师多看谁两眼。一个只称了九十分钟的天平，被拿去管一个孩子往后好几个学期的日子。一刻的称量，冒充成了一串的判决。

林慧有时也想替丁多给几分，又不敢。评分标准是全年级统一定的，她一个人改了，对别的班的孩子就不公平。这份顾虑是对的。同卷的毛病，不是哪一位老师手松手紧能补上的。它出在"同卷"这件事本身：一把尺子，只能量出离它有多近。

把随身三问拿来问同卷：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是输入。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是一刻。谁的门还关着？那些走了另一条路、却走到了的孩子，常常被关在分数的门外。

家长那一头也一样。家长会上，林慧发下成绩单，家长们先看的是排名。丁的母亲出院后来开会，看见儿子数学没进前十，叹了口气。林慧把那道最后大题的卷子找出来给她看，指着那张图说：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母亲看了很久，眼圈红了。那一刻，一个分数背后的一段发生，才被一个人看见。可是这种看见，靠的是一位老师多走的一步，不是卷子本身的本事。四十五个学生，一个学期，老师能多走几步？

这也说明了同卷和"到达"之间那道缝隙的样子。到达，是一个孩子身上一串事情的发生：从不会到会，从跟着走到自己选，从紧张到放下。这一串，要连着看好几天、好几个星期，有时要好几年。同卷只截下其中九十分钟，再拿一个统一的标准去比。截下来的那一段，恰好可能是孩子正在"乱"的那一段，也可能是他早就背熟、根本没在发生的那一段。卷子分不出来。

这不是说要取消考试。考试有它的美，第 20 章会专门讲：怎样的考试，能让每个学生都走到"我学会了、我被看见了"。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一张统一的卷子，是统一性公平的第二副面孔。它最公平的地方，也正是它看不见的地方。

◆ 三、统一份

腊月二十，周建国的物流公司发过节费。每人一千元，外加一桶油、一袋米。行政在工作群里发通知，后面跟着一长串"谢谢公司""老板大气"。

这份"同份"有它的温情。新来三个月的仓管和干了二十年的老调度，拿的一样。不分高低，不排先后，大家过年都是"自家人"。没人攀比，没人眼红，办公室里一团和气。

这种温情不是假的。在很多单位，一样的过节费是一种朴素的心意：不管你这一年怎样，年总要过好。它也省事，不用评，不用吵，发下去就完了。

站在管事的人那边想，同份几乎是唯一不惹麻烦的办法。只要一分高低，就有人不服：凭什么他多我少？谁来评，怎么评？评出来的人，又会被背后说闲话。一样发，堵住了所有的嘴。这份周全，是平均主义能一代代传下来的原因。

可是周建国心里有点别扭。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他组里有位同事甲，那一年连着三个月顶夜班。因为另一位同事乙的父亲住院，乙白天跑医院、晚上撑不住，甲就把乙的夜班接了过去。到了年底，两个人各拿一千元、一桶油、一袋米。还有一位同事，那年请了大半年假，同样一千元、一桶油、一袋米。

发钱的那一刻，公司没有问谁这一年走了什么路。同份，也是一块蒙眼布。它不看投入，也不看到达。一样的数目，在无声地说：你们这一年在这个单位里发生的事，都不算数。这就是平均主义的冷漠。它和温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甲倒没有抱怨。他说，帮乙是情分，不图公司什么。这话是真的，也正因为是真的，才更让人心里发酸：他的投入，在单位的账上没有一个字的位置。情分是他自己的，可那三个月夜班，是给这个单位干的。一个只会同份的单位，等于在说：多干的那一份，你自己消化吧。时间长了，愿意多扛一点的人会越来越少，不是因为人变坏了，而是因为账上从来不记。

更细的一层，同份还抹掉了人与人之间连着的那根线。甲替乙扛了三个月夜班，乙心里一直记着这份情。这是两个人在单位里结成的一段纠缠，是这个单位之所以像个整体的那一部分。可是在过节费的名单上，甲和乙只是两个并排的名字，各领一份，彼此无关。单位这个整体，在发钱的那一刻，被拆成了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人头。

还有一层更日常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一桶油一袋米正好用上；一个人住、常年吃食堂的年轻人，油和米放在出租屋角落里，过了期还没开封。一样的东西到了不同的人手里，变成的东西完全不同。这和那本五十元的书是同一个道理，这里不再展开。

家里过年发一样厚的红包，也是同份，第 21 章讲"一碗水端平"时再细说。这里只记住同份的一个难处：它的冷，常常是为了躲开另一种更伤人的东西，偏心。宁可谁也不看，也不能让哪个人觉得自己被比下去。

有人会说：那就别平均了，按绩效发。这一步看起来走出去了，其实只走了半步。按绩效发，是换了一把更细的尺子，大家仍在同一把尺子上排队。第 5 章讲亚

里士多德"按比例的公平"时会说明：比例公平是统一性升了一级，不是离开了统一性。

冷的还不只是多干的那一头。那位请了大半年假的同事，是因为自己生了一场病。他回来上班时，身体还没缓过来，家里还欠着一笔医药费。一千元、一桶油、一袋米，对他是雪中的一点炭，可他心里清楚，这份钱和他这一年的难处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的名字还在名单上。他没有被亏待，也没有被看见。

过去有个说法叫"吃大锅饭"，说的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这个说法流传很广，说明人们对同份的冷漠早有体会。可是它常常被拿来只说一面：多干的人吃亏了。其实同份对两头都冷：多投入的人，投入没被记下；更需要的人，需要没被看见。中间那一大群人，倒是被照顾得最周全。

周建国能做的不多，可他做了一件小事。年底组里开总结会，他当着大家说了一句："这一年三个月的夜班，是甲替乙扛下来的。"会上静了几秒，有人带头鼓了掌。这句话不值一分钱，却让那三个月第一次在这个单位里有了一个字的位置。它也说明，同份缺的那一块，不全是钱，还有"被看见"。

那该怎么办？本书这里先不给方子。第 18 章会讲"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三条检验，第 22 章会讲职场里怎样让偏斜轮得到。这里只把病看清。

所以，同份的毛病，不在于它太平均，而在于它和同价、同卷一样，统一的是输入那一头。拿到手的一千元一样，到达的却不一样，有的人在这一年里一直站在门外，同份也照样不看。

同份还只称一刻。腊月二十那天，名单上的每个人都一样；可是这一年的三百多天里，有人在扛，有人在熬，有人在病床上。发钱那一刻把这一年压成了一个点。如果年年都这样，甲年年多扛、病后回来的人年年无人过问，那么一年一年连起来，就是一条有人始终站在门外的线。同份最温和，它的不公平也最不容易被说出口。拿随身三问的第三问来问它：谁的门还关着？多扛的甲，账上没有他的位置；病后回来的那位同事，难处没人过问。门不是被谁关上的，是一样的数目替大家把门掩上了。

到这里，统一性的三副面孔都露了脸。同价，大家付的一样；同卷，大家答的题一样；同份，大家拿的一样。三副面孔有一个共同的骨架：统一在输入，只称一刻，蒙着眼不看到达。

面孔	统一了什么	没有结算什么	它的好处
同价	买的人付的钱	消费后创造、自由、幸福发生了多少	陌生人之间好交易，不问身份
同卷	题目、时间、标准	学生到没到"我学会了"	可比、可排，防作弊防人情
同份	每个人拿到的数目	这一年谁投入了什么、谁在门外	省事、和气，有温情

三副面孔都不是坏东西，它们是天平落进日子里的三种样子，各自守着一份实打实的公平。本书要说的只是：把它们当成公平的全部，人就会被切丢。

那么，反过来行不行？不统一了，各给各的，各取所需？下一章会说明，只讲多样性，同样走不通。

> **带走的话**
>
> 同价、同卷、同份，是统一性公平的三副面孔，统一的都是输入，不是到达。那本五十元的书最清楚：价格结算了物，没结算意义；同样的投入，换回的创造、自由、幸福天差地别。

小账　SDE 账——三副面孔都只抓住了收银台、考场、发钱那一刻的差异（D），没看到消费、学习、工作之后显露出来的一串意义（S），还把甲替乙扛夜班那样的纠缠（E）拆成了互不相干的人头。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同价、同卷、同份"三杆统一输入的天平，换成"消费后、考试后、发钱后意义到没到"的谱系（价格一路见第 19 章，学校一路见第 20 章）。

第 3 章

只讲多样性也不行

这一章的问题：既然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都有毛病，那干脆各取所需、因人而异，是不是就公平了？

◆ 一、各取所需的散沙

周家有个微信群，叫"周家一锅饭"。群名是奶奶刘桂兰起的，她说一家人就是一锅饭。

这个群热闹过一阵。头两年，谁家做了好菜都要拍一张发上来，豆豆会走路了，全家轮着点赞。后来渐渐变了。下面是我构想的一个平常晚上，大家看看眼熟不眼熟。

晚上七点，父亲周建国转发了一条物流行业的新闻，说某条线路要涨价。没人回。七点半，大女儿周晓发了一张她刚做完的客厅效果图，配了一句"终于交稿"。没人回。八点，周小川发了一段球队训练的短视频，配了三个火苗表情。没人回。八点二十，舅舅林强发了一张路边的晚霞，那是他送单路上拍的。还是没人回。九点，奶奶发了一张她新画的牵牛花，问："你们看，这片叶子是不是画歪了？"

群里静了一整晚。

第二天早上，爷爷周德厚用语音问了一句："昨天谁说要回来吃饭的？"大家这才发现，周晓前天在群里说过周末带豆豆回家，夹在一堆链接里，谁都没看见。奶奶也就没多买菜。

先要把多样性的好处说足。这个群之所以变成这样，有一个很好的来由。

早几年，群里是另一种样子。奶奶每天早上发一张"早安"图，大家得跟着回"早安"；谁过生日，全家得排队发一样的祝福语；周小川有一回没回，被爷爷在群里

点了名。那时候群里很整齐，人人说一样的话。可是周晓后来说，那几年她一看到群消息就头疼，像是在交作业。

后来大家慢慢不守这套了，各发各的。说实话，这是一种解放。周小川可以发他的篮球，林强可以发他的晚霞，没人再逼谁说早安。上一章讲的统一性三副面孔，在家里也有一副：人人说一样的话。从这副面孔里走出来，是一件好事。

所以本章不是要怀念那个整齐的群。整齐的群是第 2 章的毛病，散了的群是这一章的毛病。两种毛病，都不是好日子。

这个群里，没有谁被压着。每个人都在说自己想说的，发自己想发的。论"多样"，它十足多样：有行业新闻，有设计图，有篮球，有晚霞，有画。论"自由"，它也十足自由：没人规定发什么，没人管谁回不回。

可是这个群在散。它还叫"一锅饭"，其实已经是一桌各吃各的外卖了。导论里那场各点外卖的散席，搬到了手机上。

问题出在哪？不是哪个人做错了什么。周建国关心行业，没错；周晓高兴交了稿，没错；奶奶想听听大家对那片叶子的看法，更没错。错在每一条消息都只是"我的"，没有一条接到了"别人的"。

奶奶那张画，其实是在找人。她学画学到一个坎上，自己看不准那片叶子歪没歪，需要有一双眼睛帮她看一下。她要的不是赞美，是接应。可是群里每个人都在等别人接应自己，没有人去接应别人。

这里要先说一个词。把人和人、事和事连成一个整体的那股牵连，本书叫"特征纠缠"（E）。一家人吃一锅饭，饭是纠缠；你问一句、我答一句，话是纠缠；你画歪了、我指给你看，眼睛也是纠缠。有了纠缠，一个人的事才会变成大家的事，一个人的差异才会被别人接住。

那个群里差异很多。一个人一个样，一条消息一个样，这是一串连起来的差异（D，差异序列）。可是这些差异各自落在地上，没有被纠缠接住，于是什么也没长出来。差异没有纠缠，就像一把豆子撒在水泥地上，颗颗都是好豆子，就是不发芽。

再设想一下，如果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接了奶奶一句，会怎么样。

比如周晓回一句："妈，那片叶子不歪，是太平了，你让它卷一点试试。"奶奶第二天改了，又发上来。周小川看到了，说："奶奶，你这个叶子有点像我们篮球队的队徽。"豆豆抢过妈妈的手机，按了一段语音："奶奶画的花！"林强送完单，回了一个大拇指，顺手把他那张晚霞也接上一句："奶奶，下回画这个。"

你看，话还是各人说各人的。周晓说的是她的设计眼光，周小川说的是他的球队，豆豆说的是他认得的花，林强说的是他路上的天。差异一点没少。可是这一回，每一个差异都接在了奶奶那张画上，又从那张画接到了下一张画上。一件事有了前后，有了你来我往。

这就是有纠缠的多样，和没有纠缠的多样的区别。前一种，差异越多，长出来的东西越丰富；后一种，差异越多，散得越快。

所以只讲多样性，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结果：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样子，可是"我们"不见了。整体不是被谁拆掉的，是悄悄地蒸发掉的。

有人会说：这不叫不公平，这只是冷淡。真的只是冷淡吗？

回头看那一晚，吃亏的不是平均的。周建国那条新闻没人回，他不在意，他本来就是转给自己存着的。周小川的视频没人回，他也不在意，他的球友在另一个群里早就点爆了。真正落空的是奶奶。她七十岁了，退休后才学画，她的整个画画生活里，能接应她的人本来就少，家里这个群几乎是全部。

散沙对每个人都是散沙，但散沙压在每个人身上的分量不一样。有外面别的纠缠可依靠的人，散了也无所谓；只有这一根纠缠的人，散了就是断了。这就是只讲多样性藏着的第一层不公平：它表面上一视同仁地放任，实际上把最缺牵连的那个人，放到了最远。

拿随身三问来照一照。这里统一的是什么？什么都没统一。没有统一的输入，也没有统一的到达。谁的门还关着？奶奶那扇门。她想走进"有人帮我看画"那一步，门没开。

上一章我们说，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是把所有人塞进同一个模子。这一章开头这个群说明，把模子砸了，人并不会自动过得好。模子砸了之后，如果没有新的纠缠把人接住，剩下的就是一盘散沙。

◆ 二、因人而异的陷阱

散沙是只讲多样性的一种坏结果，还有一种更难察觉的坏结果：用"因人而异"做包装，把不公平说成照顾。

还是设想一个场景。周晓有个大学同学，下面叫她甲，也做室内设计，在一家公司做了五年。孩子出生以后，她回来上班，部门主管找她谈话。主管语气很和气："你现在有孩子，我们特意给你安排轻松一点的活儿。以后大项目的方案你就不用跟了，专门做软装搭配，按时下班，好好带孩子。这是公司对你的照顾。"

甲当时挺感激。软装确实不累，也确实能准时去幼儿园接孩子。

可是两年过去，她慢慢发现不对。公司几个大项目，主创都是比她晚进来的同事。年底评优，评的是"主导了哪个项目"，她一个也没主导。有一次她主动说想参加一个酒店大堂的方案，主管笑着说："你那么忙，就别给自己加担子了，软装这块离不开你。"

这句话没有一个字是坏话。可是它的意思是：这条小路就是你的，你就配走这条小路。

这样的话，我们在生活里听得太多了。

奶奶刘桂兰退休后去了小区老年活动中心的国画班。头一个月，有个邻居跟她说："这把年纪了，画着玩玩就行，别学那些难的，那是给年轻人学的。"邻居也是好意，怕她累着、怕她受挫。可是这句话一出来，奶奶就被放在了"画着玩玩"那条小路上。她后来能从乱涂走到自己选题，恰恰是因为她没听这句话（这段学画的路，第 12 章细讲）。

学校里也有。一个成绩靠后的学生，常会听到："你就不是读书的料，别跟他们挤了。"有时候这话是对的，这个孩子确实在别处更有天地。有时候这话是错的，他只是开窍晚。说这话的人当下分不清，却已经替他把路定了。

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的样子：先认出你身上的一个差异——年纪大、有孩子、成绩差——然后把这个差异说成你的命。

细想一下，这种因人而异，其实是统一性换了一身衣服。

统一性是一个模子装所有人。因人而异的陷阱，是先把人分成几堆，再给每一堆一个模子。有孩子的妈妈一个模子，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模子，成绩靠后的学生一个模子。堆和堆之间不一样，堆里面却又是一刀切：凡是有孩子的，都去做软装；凡是七十岁的，都画着玩玩。

所以它看上去是多样，骨子里还是统一，只是统一得更小块、更隐蔽。一个大模子人人都看得见，大家还会骂一句"一刀切"；几个小模子分散在各处，每一个都套着"照顾"的名字，就很少有人去骂了。

这就是"因人而异"的陷阱。它跟统一性正好相反：统一性说"人人一样"，它说"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待遇也该不一样"。听上去这才是尊重差异。问题在于，是谁在定"你是什么样的人"，又是谁在定"你这样的人该走什么路"。

在甲这件事里，定的都是主管。他看到了一个差异（她有了孩子），然后替她把这个差异翻译成了一条路（软装、不跟大项目）。甲自己的差异——她做了五年方案，她想做大空间，她有自己的设计想法——全被这一个差异盖住了。

所以，因人而异常常并不真的"因人"。它只挑了人身上的一个差异，把它当成了这个人的全部。挑哪一个，往往由手里有权分配的人说了算。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照顾，本来是好事。一个刚做了妈妈的人，确实需要准时下班，需要少出差，这是真实的差异，公司看见了、接住了，这一步没有错。错在接住之后，这扇门就再也不开了。照顾成了一条终身的轨道，而不是一段时间的偏斜。

这一点很要紧。我们后面第四编会细讲：好的公平里，偏斜是正常的，有人这一阵多得一些照顾，有人那一阵多出一些力，都不碍事。要紧的是偏斜会不会轮转，会不会有一天把门重新打开。甲的软装岗位，一开始是一次合理的偏斜，后来变成了一道关死的门。

再往深一层看。甲走软装这条小路，她到达了什么？她每天准时下班，这一点是到达了。可是一个设计师最核心的那串意义——从一堆杂乱的想法里慢慢摸出一个方案、到自己拿主意选方向、到看着空间落成心里一松——这一串，她走不到了。后面第 12 章会把这一串说清楚，那就是意义发生的三条律：创造、自由、幸福。这里只先记住一点：因人而异给了她"轻松"，拿走了她"到达"。

更麻烦的是，因人而异的不公平很难说出口。统一性的不公平，人还能喊一声"凭什么一刀切"。因人而异的不公平，你一喊，对方会说："我们是照顾你啊，你怎么不领情？"受害的人还要背上不识好歹的名声。甲后来跟周晓说起这件事，第一句话就是："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生气。"周晓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她们俩同一年毕业、同一年入行，五年后一个在谈整套房子的方案，一个在挑窗帘的颜色。差别不在谁更有本事，而在谁被放上了哪条路、那条路后来有没有人回头看过。

这种不知道该不该生气的感觉，就是因人而异的陷阱最典型的样子。

当然，也要替那位主管说句公道话。他可能真心觉得这是为甲好。很多"你就配走这条小路"，出发点是体贴，不是算计。所以本书不是要说"因人而异都是坏心眼"，而是要给一条能检查的线：不看说的人心好不好，看那条小路通不通。

怎么看通不通？日常里有两个很朴素的办法。

一是问本人。主管当初如果问一句："你这两年想怎么安排？哪些事你还想做？"甲也许会说："这两年我想准时下班，但大项目我想留一个口子，哪怕先做副手。"差异是她的，她最清楚自己的差异有几层。替人认差异，常常只认出最显眼的一层。

二是看门会不会再开。一段照顾，如果说清楚了"先这样一年，明年再看"，到时候真的回头看了，那就是一次正常的偏斜。如果从来没人说过期限，也从来没人回头看，那它就已经从照顾变成了分等。

这两个办法都不难。难的是，"因人而异"这个名头太好听，好听到大家都不想再去查它。

这条线，就是本书判词的第三句：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拿这道铁门去看甲：她的照顾安排，单看一时，是体贴；连起来看两年、五年，她始终被关在"主导一个方案"的门外。那就是不公平，哪怕每一步都说得通、每一句都很和气。

再回到随身三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什么也没统一，只是各给各的。可正因为什么都不统一，才找不到一个能让大家都对照的东西。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主管看的是那一刻：她刚有孩子，这一刻她需要轻松。他没去看一串：两年后、五年后，她还想不想、能不能回到大项目上来。谁的门还关着？甲的。

只讲多样性，到这里露出了第二层毛病。第一层是散沙，整体蒸发；第二层是包装，差异被拿来给人分等。前一种是没人管，后一种是管得太"贴心"。两种都缺了同一样东西：一个人人都要到达的地方。

◆ 三、统一与多样的拔河

讲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经有点着急了：统一不行，多样也不行，那折中一下不就好了？一半统一，一半多样。

这正是大多数家庭、单位、学校每天在做的事。我们设想周家一个最普通的难题：周末全家干什么。

周家人多，口味杂。爷爷想去公园下棋，奶奶想去美术馆看画展，周建国累了一周只想在家躺着，周小川要打球，周晓想带豆豆去游乐场，豆豆只要有滑梯就行。

有一阵子，周家走统一的路：每个周末全家一起出门，去一个地方。由谁定？一般是奶奶。于是有好几个周末大家都去了美术馆。奶奶高兴，豆豆在展厅里哭闹，周小川全程看手机，爷爷在门口长椅上睡着了。一家人确实在一起，可是除了奶奶，谁都没到达什么。

然后周家又走多样的路：周末各干各的，爱去哪去哪。这下谁都不委屈了。可是一个月下来，奶奶说了一句："咱们一个月没一起吃过饭了。"这就又回到了第一节那个散了的群。

于是周家开始折中。林慧当了一回"和事佬"，定了个规矩：单周全家一起出门，双周各自安排。一起出门的那周，地点轮着选，这周奶奶选，下周豆豆选。

这个办法好不好？好。家里的抱怨确实少了。被拉去美术馆的人知道下次轮到自己，各干各的那一周也知道下周还要见面。拔河的两头，统一和多样，都被照顾到了一点。

可是过了半年，新的抱怨又冒出来了。

周小川说，单周常常和球队比赛撞车，他已经缺了三次全家出门，奶奶话里话外说他"不顾家"。周建国说，轮到他选的时候他只想在家躺着，可"在家躺着"不算一个出门的地方，他的那一轮等于作废。奶奶说，轮到她选美术馆，大家人是来了，心没来，她一个人看画看得没意思。豆豆最简单，凡是轮到别人选的那一周他都闹。

林慧还试过更细的办法：大家给每个去处打分，加起来最高的就去。结果连着两次都去了谁都不讨厌、也谁都不太想去的公园。把各人的喜好加成一个总数，会把谁冲淡、把谁吞没，第 7 章讲功利主义"加总的幸福"时再细说，这里只点一下：加得再周到，也还是在同一根绳子上找位置。奶奶在公园里惦记着画展，周小川惦记着球场，谁的那一份都被冲淡了。

这里要替折中说句公道话。它比一刀切好，也比各管各好。它承认了两头都有道理：一家人确实需要一起，各人确实也有各人的喜好。能想到折中，说明这家人是讲理的、是愿意互相让的。很多家庭连这一步都走不到。

折中有用，但它像一块止痛贴。贴上去，疼轻了；时间一长，贴不住，疼又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折中的两头，其实是在同一根绳子上拔。统一说"大家一样"，多样说"各人不同"，折中说"一半一样、一半不同"。三个说法看似不同，有一个地方完全一样：它们都只盯着输入。去哪儿、哪周、谁来定，这些都是输入。没有一个人问：每个人在这个周末，到达了什么？

如果去问到达，事情就换了个样子。奶奶要的，其实不是"全家都去美术馆"，而是"有人陪我看画、跟我聊聊画"——这个，一个人陪她认真看一个小时，比全家心不在焉地逛一下午更能到达。周小川要的，不是"不出门"，而是"我的比赛有人在乎"——全家去看他一场比赛，这本身就可以是一次全家出门。周建国要的，是"一周里有一段不用调度别人的时间"——这跟"在家躺着"不一样，换个地方也能做到。

你看，一换成问"到达"，原来那根绳子就松了。不是谁赢了，而是拔河本身变得没那么必要了。

到达不一定要大家走同一条路。全家去看周小川的比赛，是一条路；周晓陪奶奶看一小时画，是另一条路；周建国去楼下老马的小馆子坐一下午，是第三条路。路各不一样，有的路大家一起走，有的路两三个人走。只要每个人到了，这个周末就是一家人的周末。这层意思，第 12 章会用全家去外婆家的例子讲透，这里先点一下。

不过，这一章先不往下解答。这一节要说清的只有一件事：统一和多样之间的拔河，用调和的办法，只能缓解，不能解决。

调和的办法很多。轮流、分时、加权、各让一步，周家都试过。每一种都能让矛盾小一点，可是矛盾的根还在：大家仍然以为公平就是在"统一"和"多样"这两头

之间找个合适的位置。只要还在这根绳子上找位置，找得再巧，下一次拉扯还会来。

更要提防的是，调和的时间长了，矛盾不一定变小，有时候是被压住了。周小川缺了三次全家出门，他嘴上不说，心里记着；周建国那一轮作废了好几次，他也不说，心里也记着。每一次调和都把一点没解决的东西压到了下面。压到下面的东西不会消失，它们会一层一层积起来。

还有一个人，这半年里从没出现在周家的拔河里，就是舅舅林强。

他是林慧的弟弟，常来周家吃饭，算半个家里人。可他是外卖骑手，周末恰恰是单子最多的时候。单周全家出门，他从来去不了；双周各自安排，对他也没有意义，他的"各自安排"就是在路上跑。轮到谁选地方，排的名单里也没有他。

周家的折中，调和的是绳子两头的人。林强不在绳子上。他既没有被统一进去，也没有被当成"多样"的一种算进来。他只是不在场，而不在场的人，在任何调和里都不会被想起。

这一点很要紧。调和只能在已经吵起来的人之间找平衡。没有力气吵、没有时间吵、根本不在桌边的人，调和照不到他。所以，拔河拉得再匀，也可能有人一直在场外。判词第三句那道铁门，要查的往往正是这样的人。

把这一章三节连起来看，会看出一个形状。最左边是统一：人人一样，有整体，没有个人。最右边是多样：各人各样，有个人，没有整体，或者被人拿差异来分等。中间是调和：在两头之间来回挪，挪到一个暂时都能忍的位置。

这三处，看起来是三种公平观，其实站在同一块地上。这块地就是：公平是一种分法，问题只在怎么分——分一样、分不一样、还是一半一样一半不一样。只要站在这块地上，就只有这根绳子可拉。

要离开这块地，光换一个分法不够，得换一个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随身三问的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

积到什么时候会怎么样？下一章就讲这个。

这里先用随身三问收个尾。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折中统一的是输入的比例：一半一样、一半不同。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折中仍然是一刻一刻地称：这周公平不公平，下周公平不公平。谁的门还关着？轮了半年，周小川和周建国，各有一扇门一直没开。

> **带走的话**
>
> 模子砸了，人不会自动过得好。没有纠缠的多样是散沙，被人代定的多样是包装；统一与多样怎么调和，都只是在同一根绳子上换位置。要问的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而是"每个人到达了没有"。

小账 SDE 账——只讲多样性，有一串差异（D），却没有把人连成整体的纠缠（E），差异落地不发芽，显露谱系（S）便长不出来。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一样对待还是不一样对待"这杆天平，换成了"每个人在一串时间里到达了没有"这条谱系的问法。

第 4 章

统一性公平的死亡

这一章的问题：统一与多样的拔河，能不能一直调和下去？如果不能，那杆旧天平倒下之后，会发生什么？

◆ 一、矛盾在积累

周建国的老同学老马，开一家小餐馆。老马兄妹三个：他是老二，上面一个哥哥在外省工作，下面一个妹妹嫁在本市，离老母亲住得最近。

下面是我构想的一个家庭，它的事你可能在自己家、亲戚家都见过。

十年前，老马的父亲走了，母亲一个人住。兄妹三个开了一次家庭会，定了一条规矩，叫"一碗水端平"：每人每月出一样多的生活费，母亲一年在三家轮着住，每家四个月。哥哥在外省也不例外，母亲那四个月就坐火车去他那里。

那天散会时，三个人都觉得这个办法再公平不过了。钱一样，时间一样，谁也不比谁多，谁也不比谁少。这就是第 1 章那杆天平：两边一样重，当场两清。

要先替这条规矩说句话。它不是糊涂人定的，它有很硬的好处。

第一，它简单。三个人各有各的难处，要是一件一件去比，比到天亮也比不清。一样的钱、一样的天数，谁都算得明白。

第二，它防着人。兄妹之间最怕的就是"你占了便宜"。规矩定死了，谁也没法多拿少出，这就堵住了很多猜疑。

第三，它不偏向任何人。哥哥在外省，有出息；妹妹在本地，挣得少。规矩不管这些，一视同仁。对挣得少的妹妹来说，这甚至是一种保护：她不用因为穷而多出力，也不用因为近而多担责。

这三条好处，就是第 1 章那杆天平能统治两千年的理由，搬进了一个家。所以老马家定这条规矩，一点也不奇怪。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定的。

头两年还算顺。到了第三年，事情开始起毛边。

母亲到哥哥家住，人生地不熟，四个月里有三个月是一个人在楼上待着，哥哥嫂子上班，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到老马家住，老马的餐馆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点打烊，他能给母亲端上热饭，却陪不了她。只有在妹妹家，母亲有老街坊，能下楼和老姐妹聊天，能去她熟悉的菜市场。

于是母亲开始在别人家的月份里，隔三岔五往妹妹家跑。妹妹嘴上不说，心里有了账：明明是哥哥的月份，人却在我这里，饭是我做的，病是我陪着看的。

第四年，哥哥提出，他在外地，母亲来回坐火车太累，要不他多出点钱，母亲就不来他那儿了。这本来是体谅。可是老马不干了："多出钱就能不尽孝？那我也多出钱，我也不接了。"妹妹更不干："你们都出钱，人都在我这儿，我是保姆吗？"

第五年到第八年，这个家的每一个节日都在吵同一件事。吵的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说好了一碗水端平的。""端平？我比你们多干了多少？""我钱一分没少出。""钱能顶陪床吗？"

每次吵完，总有人出来调和。今年中秋妹妹多辛苦了，过年就让老马家多出一点；哥哥这次没回来，下次多住几天。调和一次，安静几个月。然后又吵。

到了第十年，母亲过七十八岁生日。寿宴就摆在老马的餐馆里。酒过三巡，哥哥随口说了一句"这些年大家都辛苦，咱们家还算端得平的"。妹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把十年的账一笔一笔说出来：哪年母亲住院她陪了多少夜，哪个春节本该是哥哥家她却一个人包了饺子。老马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让人难受的，是老太太自己。她坐在寿宴正中间，听着儿女为她吵，最后说了一句："早知道这样，我不如自己一个人住。"

那天以后，"一碗水端平"这条规矩，在这个家里再也没人提了。不是谁宣布废除了它，而是谁再提，大家都觉得说不出口。

这就是本章要讲的事：一条旧的公平观，是怎么"死"的。

它不是一夜之间死的。十年里，它其实一直在受伤。每一次母亲往妹妹家跑，都是一道小口子；每一次哥哥用钱换时间，都是一道小口子；每一次调和，都是给口子贴上一块胶布。胶布能止血，却不能长肉。口子一道一道积起来，积到某一个时刻，一件小事——哥哥那一句"还算端得平"——就让整条规矩撑不住了。

如果把这十年拉开来看，会看到矛盾积累的几个样子。

最早是说出口的抱怨。第三年、第四年，妹妹会直接说"妈这个月又在我这儿"，哥哥会直接说"火车太远了"。抱怨说出口，至少还有人能接。

然后是不说出口的账。第五年以后，吵架的话越来越重复，可是真正的委屈反而说得越来越少。妹妹不再提哪天陪了床，她记在心里。老马不再提餐馆走不开，他也记在心里。账从嘴上搬到了心里，表面看反而安静了。

再往后是躲。第八年、第九年，过节前大家开始找理由：哥哥说单位要值班，老马说店里忙。一家人能不碰面就不碰面，因为一碰面就得算账。

外人看老马家，可能会觉得寿宴那一场来得很突然：好好的一顿饭，怎么就哭成了那样？其实一点都不突然。说出口的抱怨、不说出口的账、躲，一层一层压了十年。哥哥那一句话，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没有那句话，也会有别的话。

这个"撑不住的时刻"，本书叫阈值。水烧到一百度会开，在九十九度以前，它看上去只是越来越烫。矛盾也一样，在阈值以前，它看上去只是越来越难调和；跨过阈值，旧的那一套就不再成立了。

那么，这十年里积起来的到底是什么？

是一串偏差（D，差异序列）。母亲在哥哥家孤单，这是一个差异；老马陪不了，这是一个差异；妹妹离得近、事情就往她身上落，这又是一个差异。这些差异是真实的，不是谁故意的。可是"一碗水端平"这条规矩，只认钱和天数两样东西，别的差异它一概不认。规矩不认的差异，不会消失，只会往下沉，一层一层积在妹妹身上，积在母亲身上。

所以要看清：那场寿宴上爆发的，不是妹妹的脾气，是十年里被天平拒收的那些差异。

拿随身三问照一下。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统一的是输入：钱一样，天数一样。母亲到达了什么，没人问过。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每个月都称得平，十年连起来却是一条歪到底的线。谁的门还关着？妹妹的门，她十年没有喘息过；母亲的门，她想要的"在熟人堆里安安稳稳地老"，在这条规矩下永远只能有四个月。

这里也要提一句：本书给自己立了五条推翻条件，第 26 章会逐条摆出来，其中一条正对着本章——如果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可以被无限调和、永不跨过阈值，那本章就错了。读者可以拿自己家、自己单位的事去对一对：那些"一碗水端平"的规矩，是一直平平安安地用下去了，还是像老马家这样，在某一天突然没人再提了？

◆ 二、三视角只能调和

老马家这十年，其实不缺明白人。每次吵架，总有人拿出几种很有道理的说法来劝。我们把这些劝法归一归，会发现它们大致是三种看法。

第一种叫对比。比如老马的媳妇劝妹妹："你看看楼下那家，三个儿子没一个管老人的，咱们家好歹钱都按时给，人也都接，已经算很好了。"把自家和别家放在一起比，比出一个"还不错"，火气就下去一些。

第二种叫变化。比如哥哥劝大家："现在难，是因为孩子们都小，等过几年我退休了，我回来多照顾。"把眼光从这一刻拉到以后，让人相信事情会变，眼下的不平就忍得住了。

第三种叫分布。比如老马劝妹妹："你离得近，出力多；哥哥离得远，出钱多；我开饭馆，管吃。咱们三个是分工，不是不平。"把一件事拆成几块，各人分到不同的块，看上去就各得其所了。

对比、变化、分布，合起来是一套看事情的老办法，本书叫"三视角"。它是好东西。很多家庭、很多单位能熬过一个个难关，靠的就是有人会这样换个角度去劝。老马家十年没散，三视角功不可没。

可是，劝了十年，寿宴上还是爆了。问题出在哪?

我们一个一个看。

对比，把妹妹的委屈放到"别人家更差"的背景下，让她觉得还能忍。可是妹妹陪床的那些夜晚，并不因为楼下那家更差而少熬一夜。对比改变的是心里的那杆秤，不改变秤上的东西。

变化，把希望放到"以后"。可是"以后"有没有来?哥哥说退休回来，五年过去，他的退休推迟了。这个"以后补给你"，后面第 18 章会专门讲，它是谱系公平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里只说一点：变化的视角能让人等，却不保证等得到。

分布，最像是解决了问题，因为它承认了三个人的差异：远的、近的、开饭馆的，各有各的块。可是它分的块，仍然是按"一碗水端平"那把尺子量的。它在说："你们三块加起来是平的。"至于妹妹那一块里，有没有一个能喘口气的时候;母亲在三块之间被搬来搬去，到达了什么——分布的视角没有去问。它只是把天平上的砝码换了个摆法。

于是你会发现，三种看法都很聪明，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站在旧规矩里面换角度。对比在旧规矩里比高低，变化在旧规矩里等时间，分布在旧规矩里重新切块。旧规矩本身——公平就是钱和天数一样多——一直没人碰。

这就是本节的要点：三视角能减少矛盾，不能解决矛盾，也不能让一条旧的公平观死亡并新生。

打个日常的比方。一双鞋小了，脚疼。对比是说："你看别人还光着脚呢。"变化是说："再穿几天，鞋会撑大的。"分布是说："左脚疼一点，右脚还好，平均下来不算太疼。"每一句都能让人多穿几天。可是鞋小了就是小了。脚在长，鞋不长，迟早有一天穿不进去。

统一性公平就是那双鞋。它是按"人人一样"做的。人的差异在长：母亲越来越老，妹妹越来越累，哥哥离得越来越远。三视角帮人把这双鞋多穿了十年，可是它没法把鞋换掉。

为什么三视角换不掉鞋？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用来换鞋的。看事情的角度，管的是"怎么看"；而矛盾要真正解决，需要的是"发生"——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长出来。角度再多，只能把已有的东西看得更全；它不能凭空让新的东西冒出来。

拿老马家再试一次就清楚了。假如十年里，有人把三视角用到极致：天天和别家比，比得妹妹心服；年年描画以后，描画得人人有盼头；把分工切得再细一点，细到谁买菜、谁挂号、谁出路费都写明白。结果会怎样？吵架也许会少一些，寿宴也许会晚几年。可是母亲还是被搬来搬去，妹妹还是一年到头没有一天能歇。该卡住的地方，照样卡着。三视角把日子劝得好过了一点，却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多到达一点。

这一点，对熟悉三视角的读者也许有点刺耳。所以要把话说准：三视角没有错，它在调和这一步是好用的，而且常常必不可少。没有它，老马家可能第三年就散了，等不到后面的事情发生。本书要说的只是，调和是一层，发生是另一层。调和让矛盾不至于一下子撕破，发生才让矛盾有了出路。把调和当成解决，就会以为再劝一劝、再换个角度，就能永远维持下去。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用三视角，用了十年还不换？

因为三视角不要求任何东西死掉。对比、变化、分布，都是在保住旧规矩的前提下想办法。旧规矩是大家当初一起定的，是"说好了的"。说好了的东西，谁也不愿第一个说它不行，那像是在说当初那个决定错了，像是在指责谁。三视角给了大家一个台阶：规矩没错，只是你看的角度不对。

这个台阶很体面，也很舒服。可是它让一条已经不合身的规矩，靠着一次次劝说活了下来。像一个病人靠着仪器维持呼吸，人人都看得出不行了，却没人愿意去拔那根管子。

旧公平观要让位，它得先死。死，在这里不是坏词，是指大家心里那个"公平就该这样"的标准真的松开了。只有它松开了，那些被它挡在外面的差异，才有机会进来，长出新的样子。三视角做不到这一步，因为它的全部本事，就是让那个标准不必松开。

而上一节已经看到了：维持不下去。差异在积累，调和在给它贴胶布，胶布越贴越厚，底下的东西越压越多。到了阈值，三视角也就劝不动了。寿宴上，老马的媳妇张了张嘴，想说"咱们家已经比别人强了"，终于没有说出口。她自己也知道，这句话这时候说出来，只会让妹妹更难受。

三视角劝不动的那一刻，就是统一性公平死亡的那一刻。

拿随身三问再照一照三视角。对比、变化、分布，统一的都还是输入，只是换着法子说"输入其实差不多"。它们都在一刻一刻地称：这一年和别人家比、这几年和以后比、这一块和那一块比。至于谁的门还关着，三视角常常是绕过去的——它劝关在门外的人"想开点"，而不是去开那扇门。

◆ 三、死亡之后发生什么

寿宴之后，老马家经历了一段谁也说不清的日子。

那条"轮流住、出一样多"的规矩没人再提了，可是新的规矩也没有。母亲先是住回了自己的老房子，说谁家也不去。哥哥打电话来问，妹妹不接。老马每天从餐馆给母亲送一顿饭，送到门口，说两句话就走，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这段日子，本书叫混沌。旧的那一套死了，新的还没长出来，什么都是乱的、悬着的。很多人害怕这一段，觉得一家人就要这样散了。说实话，有的家庭确实就在这里散了。旧公平观死了，不保证新的一定会来。这一点要老老实实说清楚。

但是混沌不全是坏事。旧规矩在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只盯着钱和天数；旧规矩一死，那些被它拒收了十年的差异，第一次露出了水面。

几个月以后，事情开始有了动静。

先动的是母亲。她一个人在老房子住了一阵，发现自己其实挺喜欢这样：楼下有老姐妹，菜市场是熟的，想几点起就几点起。她跟妹妹说："我不想再搬来搬去了。"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人问她想要什么，而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自己。

接着动的是妹妹。她不用再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可她离得近，还是天天过去看看。不一样的是，这一回不是因为"轮到我"，而是因为她就在旁边。她也第一次跟哥哥说了实话："我不怕出力，我怕的是出了力没人知道，一年到头没有一天能歇。"

然后动的是哥哥。他听懂了妹妹那句话。他没有再提多出钱，而是说："那每年暑假，我接妈出去住一个月，找个她能遛弯的地方。那一个月，你什么都别管，带孩子出去玩。"

老马也动了。他的餐馆离老房子两站路，他每周固定两天，中午关门前留一份母亲爱吃的菜，让外卖顺路送过去。逢年过节，全家就在他的餐馆里聚。他说："我陪不了妈说话，可是我能让她吃上热的，能让一家人有个地方坐下。"

没有人开会，没有人订新规矩。可是一两年下来，一个新的样子慢慢显出来了。母亲住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妹妹天天照看但每年有一整个月能歇，哥哥每年陪母亲一段，老马管吃、管全家聚的那张桌子。

这一段，本书叫自组织。没有谁从上面排好，是每个人从自己真实的位置出发，一点一点地接住了别人。

为什么老马家的混沌走向了自组织，而第 3 章那个微信群却一路散下去？

差别在于，老马家在最乱的那几个月里，还有一根线没断。老马每天送去的那一顿饭，就是那根线。饭送到门口，说两句话就走，看起来什么都没解决。可是母亲每天中午都知道，有人记着她；妹妹也知道，二哥每天都去了。这根线细得很，却让这个家没有变成一盘散沙。

把人连成整体的那股牵连（E，特征纠缠），在旧规矩死掉的时候，不能跟着一起死。旧规矩可以死，纠缠要留着。纠缠留着，差异才有地方落下、生根；纠缠

断了，旧规矩一死，家也就散了。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说，统一性公平死了，不保证同一性谱系一定来。

再过一阵，这个家里出现了一个以前没有过的东西。它不是"一碗水端平"，因为钱和时间一点都不平：哥哥出的钱多，妹妹出的力多，老马出的饭多。它也不是"各管各的"，因为每个人做的事都接着别人做的事：妹妹能歇，是因为哥哥接走了母亲；全家能聚，是因为老马留着那张桌子。

这个新东西，就是涌现。原来那套规矩里找不到它，现在它长出来了。

那么，这个涌现出来的东西叫什么？本书给它的名字是：同一性谱系。

先说"同一性"。老马家现在三个人做的事各不相同，可他们是同一家人，在照顾同一个母亲，这一点比十年前更实在了。统一性要的是大家一样，同一性要的是大家不一样、却连成一个整体。后面第 11 章会用一支合唱团把这层区别讲透，这里先记住：同一不是相同。

再说"谱系"。这个家的照料方式不是一次定死的。母亲再老几岁，可能还得变；妹妹的孩子大了，她的位置也会变。它是一串随着差异不断显露出来、又彼此牵连的形态。每一年的样子都不一样，连起来却是同一家人照顾母亲的一条线。

最后说它凭什么叫公平。本书的判词第一句是：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老马家现在的安排里，统一的东西其实还在，只是换了位置。以前统一的是输入：钱一样、天数一样。现在统一的是到达：每个人都能走到自己那一份意义上去。母亲到达了"在熟人堆里自己做主地老"；妹妹到达了"出的力被看见，而且能歇"；哥哥到达了"不只是寄钱，而是真的陪了母亲"；老马到达了"用自己的手艺撑住这个家"。

"到达意义"不是一句好听的话。它有一套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过程，本书叫 D1 意义三律：创造律（从混沌、到自组织、到涌现）、自由律（从纠缠、到选择、到激发）、幸福律（从张力、到转换、到释放）。拿母亲来看，她从被搬来搬去的纠缠里，走到了"我不想再搬了"的选择；妹妹十年的张力，第一次有了转换和

释放的出口。这三条律怎么一步步检查，第 12 章会细讲。这里只要看出一点：意义不是谁心里觉得好就好，而是看这一串发生在谁身上走完了、在谁身上卡住了。

回头看整件事，它的骨架其实很简单。统一和多样两头相争——"一碗水端平"和"各人情况不同"拉扯了十年。相争积累到阈值，旧的统一性公平死了。死后经过混沌、自组织、涌现，第三样东西发生了：同一性谱系。

两样东西相争，逼出第三样东西来，本书叫三原理。统一性之死，就是三原理在公平上的一次运行。它怎么运行、能走哪几条路、哪些看着像公平其实是伪公平，第 14 章会展开。

还有一件事容易做错。新样子长出来以后，有人会想：好，那就把它写下来，定成新规矩——母亲住老房子，妹妹每天去，哥哥暑假接一个月，老马每周送两天饭，从此不改。

写下来作个约定，不是坏事，大家心里有数。可是如果把它写成一张一成不变的表，它就又变成了一杆新的天平。只不过这回秤盘上放的不是钱和天数，而是"每人管哪一块"。等母亲再老几岁、走不动了，等妹妹的孩子上了大学，这张表又会不合身，十年后又会有一场寿宴。

同一性谱系之所以叫谱系，就是因为它不停地变，又一直连着。它不是一张定死的表，而是一家人一直在问"现在谁需要什么、谁还能做什么"的那个过程。约定可以有，但要留着改的口子，要每过一阵大家坐下来再看一看。

最后要守住一道门。新的样子长出来，不等于它一定公平。拿判词第三句的铁门去检查：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如果几年以后，妹妹又回到了没有一天能歇的样子，暑假那一个月名存实亡，那这条谱系就又断了，哪怕它看上去多么"因人而异"。同一性谱系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它要一直被这三问照着走下去。

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是到达。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是一串，单看哪一年都不平，连起来才通。谁的门还关着？这个问题，老马家每年都得再问一次。

带走的话

统一与多样的矛盾，调和得了一时，调和不了一世。差异积到阈值，旧的统一性公平就会死。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为三视角能永远劝下去。死后经混沌、自组织、涌现，长出来的是同一性谱系：大家不一样，却都能到达。

小账　SDE 账——被天平拒收的差异（D）积到阈值，旧的纠缠（E）在混沌中松开又重新接上，公平显露为一条新的同一性谱系（S）。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钱和天数一样多"这杆一碗水端平的天平，换成了"每个人都能到达自己那份意义"的照料谱系。

第 二 编

两千年公平观的缝隙

编 序

这一编六章，请六路前人上桌。亚里士多德、孔子与墨子、功利主义、罗尔斯、诺齐克，以及森、努斯鲍姆和马克思，每个人都看到了公平的一块真东西。

每章同一个走法：先把他看到的说足，再指出那道缝，最后说同一性谱系怎样接着补上。亚里士多德把公平从"一样多"抬到"按比例"，尺子却还是一把；孔子与墨子看见了差异，没回答差异凭什么还是一个整体；功利主义把幸福加总，少数人被吞进总数；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守住了最弱者，量的却是物品、用的是一刻的天平；诺齐克只问来路正当，不问交换之后意义到没到；能力进路离"可达"最近，却没有谱系。

这一编是"接着判"，不是推倒重来。缝隙找准了，第三编的新定义才有地方落脚。

第 5 章

亚里士多德：按比例的公平

这一章的问题：出力多的多拿，出力少的少拿，这听上去天经地义。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把它说成了公平的正宗道理。它对在哪里？它又漏掉了什么？

◆ 一、相等者相等对待

设想一下这个场景，这是我构想的。周小川的校篮球队打进了市里的中学生联赛决赛，拿了冠军。一家赞助商除了奖杯，还给了一笔奖金，再加一个三层的大蛋糕，说好由队里自己分。

蛋糕好分，一人一块，切得一样大，没人有意见。奖金就难了。队长先开口：“谁得分多谁多拿，这是最公平的。”主力中锋马上点头，他一个人拿了全场三分之一的分。替补席上的几个人不说话。有人小声嘀咕：“那我们一年到头陪练，算什么？”

教练出来打圆场：“按上场时间分吧，上场越久，出力越多。”家长群里又有人说：“该按训练出勤，比赛只是一天，训练是一整年。”三个方案，每一个都说“谁出力多谁多拿”，每一个算出来的数都不一样。

这场小小的争吵，亚里士多德早就看见了。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讲分配的公正，意思大致是：公正是一种比例；相等的人应当得到相等的份额，不相等的人应当得到不相等的份额；争吵和抱怨，正是从“相等的人分到不相等的、不相等的人分到相等的”那里冒出来的。

这句话的分量，要先说足。它一下子打掉了最省事的那种公平：人人一样多。全队一人一份同样的奖金，看起来干净，可那个拼到抽筋的中锋会觉得委屈，那个整场没上的替补自己也会不好意思。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一样多”恰恰是不公平的一种——把不相等的人当成相等的人对待。

他给的办法是比例。甲出了两分力，拿两份；乙出了一分力，拿一份。两个人拿的不一样，但“拿的与出的”这个比是一样的。公平不在份额相等，而在比例相等。这比第 2 章讲的“统一份”高了一大截：它承认人和人不同，承认差异要被看见。

再看一个更日常的例子。一个开面馆的老板和朋友合伙，老板出了三十万，朋友出了十万。年底分红，大家都觉得按三比一分才对。亚里士多德也讲过这种情形：从共同的钱财里分东西，该按各人投进去的比例来分。没有人会说两人对半分才公平；对半分，出了三十万的那位第二年就不干了。

亚里士多德还把公正分成两种。一种是上面说的“分配的公正”，按比例，看人。另一种是“矫正的公正”，管的是买卖、借贷、损害赔偿这些两人之间的事。矫正的时候不看人：好人骗了坏人，坏人骗了好人，都一样，只看一方多拿了多少、另一方少了多少，法官把多出来的拿走，补给少的一方，让两边回到原来那么多。后一种，正是第 1 章那杆秤的原型；前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比秤多看出来的东西。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正还是一种“中道”：一边是多拿，一边是少拿，公正在两者之间。这和他讲勇敢在鲁莽与怯懦之间、慷慨在挥霍与吝啬之间，是一个思路。所以，比例公平不只是算账，它还连着一个人的品性：一个公正的人，是不愿多占、也不肯让别人吃亏的人。

这个区分很聪明。它说明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一切公平都该用一个办法：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蒙上眼、只看数，是对的；一个团体里分共同的东西，就要睁开眼，看每个人的不同。他已经知道，公平有不止一种样子。

比例公平的好处，还在它顺乎人心。出力多的人多拿，他会更愿意出力；出力少的人少拿，他也说不出什么。它压住了两种怨气：能干的人嫌吃亏，不能干的人嫌被看不起。两千多年来，从合伙分红到计件工资，从按成绩发奖学金到按贡献分股份，几乎处处都有这把比例尺的影子。说它是天平统治两千年的一大功臣，不算夸张。

他还看得更深一层。按什么来比?他在同一卷里说,大家都同意分配要“按价值”来,可对“价值”是什么,各派说法不同:主张平民政体的人说是自由人的身份,主张寡头政体的人说是财富,也有人说是出身,主张贵族政体的人说是德性。换成篮球队的话,就是队长、教练和家长的三套算法。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点破了:比例好算,难的是那把量“出力”的尺子由谁来定。

在《政治学》第三卷,他举过一个很家常的例子:如果有一批好笛子要分,不该先给出身高贵的人,也不该先给长得好看的人,而该给吹得最好的人,因为笛子就是拿来吹的。东西该按它的用处去分,这个想法非常要紧。它离本书说的“意义”只差一步:笛子到了会吹的人手里,才发生出音乐。

所以,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死守秤杆的人。他看见了差异,看见了比例,看见了尺子之争,还看见了东西要去到能用好它的人手里。这四样,每一样都比“人人一样”更接近公平。我们接着他往下判,不改他的判。

◆ 二、缝隙:比例仍用同一把尺子量

回到篮球队。假定最后大家投票,选了“按得分分奖金”。这把尺子很清楚,记分表上白纸黑字,谁也赖不掉。

可是一用起来,毛病就出来了。有一个后卫,全场只拿了四分,可是他抢断了对方三次快攻,最后一分钟那个关键传球也是他送出去的。按得分算,他排在倒数。还有一个替补,一年里每次训练都扮演对手的头号球星,让主力天天对着练。决赛他一分钟没上,按得分算,他是零。

问题不在比例算错了,比例算得一丝不差。问题在:所有人都被放在同一把尺子上量。这把尺子量得到得分,量不到抢断、传球和陪练。比例越精确,量不到的那部分越被精确地抹掉。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缝隙。按比例的公平,看起来是给差异让了路,其实是把统一性往上抬了一级。第 2 章讲的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统一的是“每人拿的

一样”；比例公平统一的是“每人拿的与出的之比一样”，而“出的”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统一性没有走，只是从份额搬到了尺子上。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那家面馆里。老板出了三十万，朋友出了十万，按三比一分红。可是开张以后，天天站灶台的是那位朋友。汤底是他一锅一锅试出来的，回头客是冲着他的手艺来的。第一年年底，账本上照旧三比一。第二年，面馆在这条街上有了名气，那份名气是从朋友的灶台上一碗碗长出来的，账本上没有一行写着它。

按比例分，一分钱都没算错。错在尺子只认钱，钱是开张那天投进去的，一投就定了。手艺、口碑、那锅越熬越香的汤，是开张以后一天天发生的。比例尺量的是起点，发生在路上的东西，它看不见。朋友干到第三年，心里那点不平终于说出口：“我出的力，就只值那十万？”

尺子还有一个更隐蔽的毛病：人会去追尺子。篮球队定了按得分分钱，下一场比赛，中锋就不太传球了，后卫也开始抢着投篮。大家没有变坏，只是聪明地对准了那把尺子。尺子本来是用来量出力的，现在倒过来，出力去讨好尺子。一把不动的尺子用得越久，人就越会被它削成同一个形状。这正是统一性的老脾气：它不只是量，它还在把人往一处赶。

亚里士多德自己看见了尺子之争——平民派、寡头派、贵族派各有各的尺子。但他的思路是：先争出一把对的尺子，再用这把尺子去比。在他那里，争论的终点是一把尺子。换句话说，差异是被尺子量出来的，不是让尺子自己跟着差异变的。

再往深一层。比例公平是在一个时刻里结账的。决赛结束，奖金到账，按记分表一分，账就清了。这正是第 1 章说的那杆天平：两个盘子，一个时刻。比例只是把天平的两个盘子换成了两个比值，仍旧是“此刻两边一样重”。至于那位后卫明年会不会更懂得读比赛，那位陪练的替补这一年里有没有长出点什么，这张账单上没有一格是留给它们的。

有人会替亚里士多德说话：总得有一把尺子吧？没有尺子，就只剩下谁嗓门大谁多拿。这个回应很有力。确实，一把公开、可查、谁也赖不掉的尺子，在陌生人

之间是一种保护，第 17 章还要专门讲，一次性的买卖仍然要靠天平。本书不是要扔掉尺子，而是要问：尺子能不能只有一把，而且永远不动?

比尺子量不到更要紧的，是有人压根不被放上尺子。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城邦里，奴隶、妇女、外邦人都不算完整的公民，分配公共的东西时，他们不在“相等者”和“不相等者”里面，而在整张账单之外。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政治学》第一卷还为“天生的奴隶”作过辩护。这不是拿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而是要看清一件事：比例算得再细，也只在“被算进来的人”里头细。谁被算进来，是在比例之前就定死的。

这恰好碰到了本书的铁门。比例公平最大的漏洞，不在多拿少拿，而在门外那些人连被称一称的资格都没有。替补席上那个陪练还算好，至少他的名字在记分表上，后面跟着一个零。城邦里的奴隶，连那个零都没有。

亚里士多德的辩护者会说：他那个时代的人都这么看，他自己也说比例要“按价值”，只要把价值改成人人皆有的东西，门就开了。这话对了一半。后来的思想家确实一次次扩大了“被算进来的人”。可只要公平还是“先定好谁算、再定好用什么尺子、最后一刻结账”，新的门外人就还会出现：今天的门外人，也许是那些出力的方式不在尺子上的人。

还有一层，亚里士多德其实碰到了，却没有接着走下去。笛子那个例子里，他说东西该去到能用好它的人手里。可“用好”是一件在拿到之后才发生的事。笛子分下去的那一刻，谁吹得出音乐还没发生。他用的仍是“过去吹得最好”这把旧尺子去预先判，而没有去看分下去以后，音乐在谁那里真的发生了。

拿随身三问来照一照：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比例公平统一的仍是输入，只不过是“输入之比”。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是一刻的天平。谁的门还关着？——那些被尺子量不到的人，那位后卫，那位陪练。他们不是分得少，而是在这把尺子上根本不存在。

三、补：尺子本身也要成谱系

说亚里士多德只认一把死尺子，对他也不公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的末尾，他讲到一种比法律条文更高一层的公正，叫“公道”，也有人译作“衡平”。他说，法律总是一般地说话，碰到一般规定照顾不到的个别情形，就要有人按立法者本意去纠正它。他打了个比方：莱斯沃斯岛的建筑师用一种铅做的软尺，量石头时，尺子顺着石头的形状弯过去，而不是硬邦邦地守着自己的直。

这把会弯的铅尺，是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他已经承认：尺子要跟着被量的东西变。我们只需接着他再走一步：尺子不只是在一块石头面前弯一下，它要在一整串石头面前一路弯下去，而且每一次弯，都会记住上一次弯成了什么样。这就是“尺子本身也要成谱系”。

还是那支篮球队。设想一下，教练换一种做法。他不在决赛后一锤子定账，而是把整个赛季连起来看。第一个月，他看谁得分；第二个月，他专门给防守记一张表；到了第三个月，他让替补轮流担任“对手球星”，记下主力因此提高了多少。每换一次尺子，前面的尺子并不作废，而是叠在一起，像一本越翻越厚的账簿。

这样一来，那位后卫在第二个月的表上露出来了，那位陪练在第三个月的表上露出来了。每一把尺子都只照见一部分人；但一串尺子连起来，就没有人始终照不见。尺子随着队里一个个新的差异——新的打法、新的伤病、新的对手——而不停换样子。这串不停换样子的尺子，就是一条显露谱系（S）：它不是先摆好的结构，而是随差异一个接一个出现（D，差异序列）而一层层显露出来的。

那么，这串尺子凭什么还是“一个队”的尺子，而不是各量各的、散了架？因为它们量的始终是同一支队伍里发生的事。全队一起训练、一起输球、一起拿冠军，彼此缠在一处（E，特征纠缠）。离开这支队伍，哪一把尺子都没有意义。所以尺子的谱系不是一堆随意的尺子，而是长在同一个整体上的一串尺子。

再进一步，这串尺子最后该对准什么？不是对准“出了多少”，而是对准“到了没有”。本书说的到达，指的是意义的到达：一个人身上的三条发生律有没有走

完全程——创造律从混沌、到自组织、到涌现；自由律从纠缠、到选择、到激发；幸福律从张力、到转换、到释放（第 12 章细讲）。那位陪练的替补，从一开始被分派去演对手时的茫然，到慢慢摸清对手的套路，到有一天主力说“你演得比真的还像”，这是他的创造律走到了头。比例公平给他记零分，谱系公平看见他到了。

这里要把话说清，免得滑回另一头。尺子成谱系，不是说人人最后拿一样多的奖金，也不是说谁都可以说“你们的尺子量不到我，所以我该多拿”。谱系有一道铁门：看一整个赛季，是不是有人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永远坐板凳，永远没有一把尺子照得见他，永远轮不到他上场。只要这样的人存在，不管奖金按什么比例分得多么精确，这个队都不公平。反过来，某一场比赛分得偏一点，下一场有别的尺子把它补回来，整串连起来是通的，就不必为那一场吵翻天。

那家面馆也一样。设想老板和朋友第三年坐下来，不吵架，只把三年连起来看。开张那天，钱是最要紧的，没有三十万，连门面都租不下，所以第一年按出钱的比例分，老板没有占谁便宜。第二年起，面馆的名气是从灶台上长出来的，那就再加一把尺子，量手艺带来的回头客。第三年，朋友想试一道新面，老板拿出一部分利润让他去试，试成了，算两人的；试砸了，也算两人的。

这样分下来，哪一年单拿出来看，都可能有一方觉得偏。可三年连起来，两个人都到了：老板的钱没有白投，朋友的手艺有了自己的名字，那锅汤也越熬越像这家店的味道。尺子从一把变成三把，从量钱变成量钱、量手艺、量新东西的发生。尺子成了谱系，合伙也就没散。

落到那笔奖金上，可以怎么分？下面只是一种设想，作说明用。一部分照旧按得分分，因为得分是真的出力，这把老尺子不扔。一部分按防守表和陪练表分，让第二把、第三把尺子照见的人也有一份。还留一部分不在今天分完，变成下个赛季的集训名额，优先给这一季上场最少的人。最后这一份最要紧：它把一刻的账接到了下一刻，让这一季照不见的人，下一季有机会被照见。第 18 章会讲谱系公平的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这里先看个样子。

有人会说：这也太麻烦了，一个球队分点奖金，搞得像一本账簿。这个质疑是实在的。答案是：看谱系有多长。一次性的路边买卖，一把尺子、一个时刻就够了，第 17 章专门讲。可一支球队要一起打好几年，一个家要一起过几十年，人和人缠得越久，一刻的秤就越不够用。其实很多好教练、好家长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没有把它说出来。

亚里士多德自己也留下了一条线索。他在讲友爱的时候说，公正里先讲比例、再讲数量相等；友爱里反过来，先讲数量相等、再讲比例。他还说，朋友之间要一起吃够了盐，才算真正认识。一起吃盐，要很多顿饭、很多年。他已经隐约看到：在长久相处的人之间，公平不是一刻称出来的，是一起过出来的。只是他把这一层放进了“友爱”，没有放回“公正”。我们做的，不过是把它放回来。

这样回头看亚里士多德那句老话，“相等者相等对待，不相等者不相等对待”，它没有错，只是被放进了更长的时间里。在一刻之内，它是一杆比例的秤；在一串之中，它变成了一条会弯、会记、会对准到达的尺子的谱系。笛子该给会吹的人——这个也没有错，只是要加一句：笛子分下去以后，音乐在谁那里发生了，下一回的笛子就该照着这个再分。

> **带走的话**
>
> 亚里士多德把公平从“一样多”抬到了“按比例”，还留下一把会弯的铅尺。我们接着他走一步：尺子不能只有一把、只弯一次，它要随着一个个差异，在同一个整体里连成一串，最后对准每个人的意义有没有到达。

小账 SDE 账——会弯的尺子连成一串，是随差异（D）而不断显露的谱系（S），长在同一支队伍的纠缠（E）上。　　天平→谱系账——把“决赛后按得分一次分账”的比例天平，换成“整个赛季一串尺子叠着看，谁都不能始终照不见”的尺子谱系。

第 6 章

孔子与墨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兼爱

这一章的问题：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说“兼爱”。一个讲差异，一个讲人人一样地爱。中国人谈公平，两千多年都绕不开这两位。他们各自对在哪里？又都缺了哪一块？

◆ 一、因材施教与“均”

《论语·先进》里有一段对话，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是不是马上就去做？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在，怎么能听到就做呢？过了些时候，冉有也来问同一个问题。孔子说：听到了就去做。

站在一旁的公西华糊涂了：同一个问题，怎么两个答案？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有（名求）做事畏缩，所以推他一把；子路（名由）勇猛过人，所以拉他一下。

这种同问异答，在《论语》里不止一次。《为政》篇里，四个人先后问什么是孝。对孟懿子，孔子说“无违”，不要违背礼；对孟武伯，他说父母最担心的是你生病；对子游，他说今天的人以为能养活父母就叫孝，可狗和马也都有人养着，不敬，拿什么区别呢；对子夏，他说“色难”，难的是对父母和颜悦色。同一个“孝”字，四种答法，各对着问话人身上缺的那一块。

孔子不是没有标准。孝就是孝，仁就是仁，他从没说过各人可以各有各的孝。可他知道，同一个标准，要从不同的地方走过去。有人缺的是规矩，有人缺的是关心，有人缺的是敬，有人缺的是好脸色。从哪里走，因人而异；走到哪里，是同一个地方。这一点，本书后面要郑重接过来：统一的是到达，不是输入。

把它放到今天，设想一位在社区里教毛笔字的老师，带三个学生。一个是急性子，一笔还没写稳就想写下一笔；一个胆子小，写错一笔就不敢往下写；一个心不

在焉，写着写着就去看手机。老师对急性子说“慢一点，先把这一横写透”；对胆小的说“错了没关系，接着写”；对心不在焉的说“今天只写三个字，写完了我们看谁的字最有精神”。三句话完全不同，可要他们去的地方是同一个：把字写出自己的样子来。

孔子的“因材施教”，后人用这四个字概括，它的分量要说足。

先说门。孔子讲“有教无类”：不论出身贵贱、贫富、远近，都可以来学。他还说，只要拿一束干肉作见面礼来求学的，他没有不教的。在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读书的年代，这是把一扇关了很久的门推开了。第一道公平，先是谁都进得来。

再说教。门开了，进来的人千差万别。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话今天听来有点刺耳，好像把人分了等。可放回课堂里，它说的是一件很朴素的事：话要说到对方接得住的地方。对一个刚学写字的孩子讲笔法里的气韵，他听不懂，也就学不会；先让他把一横写平，他就走得动。这是对差异的尊重，不是对人的轻看。它承认人不一样，并且不把不一样当成麻烦，而是当成教的入口。同一句话对子路是药，对冉有就是毒。给所有学生同一句话，看起来公平，其实是对不同的人不公平。这一点，和上一章亚里士多德说的“不相等的人不相等对待”遥相呼应。

再看《论语·季氏》里那句更有名的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治国治家的人，不怕东西少，怕的是分得不均；不怕穷，怕的是不安定。分得均，就无所谓穷；彼此和睦，就不显得人少；上下安定，就不会倾覆。

这里的“均”，很容易被读成“人人一样多”。可孔子讲的是“有国有家者”，国和家里本来就有长幼、亲疏、职分的不同，他没有要把这些抹平。宋代朱熹给这句作注，大意是：均，是各人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安，是上上下下相安无事。按这个读法，“均”不是同份，而是“各得其分”——这又和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公平站到了一处。

孔子还有一句话，几乎就要碰到本书的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不同的东西配在一起而相得益彰，“同”是把大家变成一个样。孔子明明白白地把“和”放在“同”的上面。第 11 章会细讲统一、多样和同一性三个词的区别；这里先记住，孔子早已分清了“一样”和“合得来”是两回事。

儒家后来把这种理想写得更完整。《礼记·礼运》描绘“大同”：人不只把自己的父母当父母，不只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老人能安度晚年，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孩子能好好长大，鳏寡孤独和残疾的人都有人供养。注意这份名单：它挑出的恰恰是最容易被关在门外的那几种人。儒家的公平理想里，早就有“一个也不能落下”的意思。

孔子也看重各人自己的路。他让学生们“各言其志”：子路说要治理一个处在大国夹缝里的小国，冉有说要让一个小地方的百姓富足，公西华说愿意在祭祀和会盟时做一个小司仪，曾皙却说，暮春三月，穿上春装，和几个大人、几个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孔子长叹一声：“吾与点也。”老师没有把四个人的志向排成一个名次，他听了每一个，最后被那个最不像“功业”的志向打动。

所以孔子看到的东西很多：门要对所有人开；人有差异，教要因人；分要“均”，均不是同份；整体要“和”，和不是一样。他已经站在了“统一性公平”的外面。

◆ 二、缝隙：有差异，没回答差异凭什么还是一个整体

那位教毛笔字的老师，带了三个学生一年。急性子写得越来越稳，胆小的越来越敢下笔。可心不在焉的那一个，写了一年，还是三个字三个字地交差。到了年底社区办书法展，老师挑了前两个人的字挂出去。第三个学生站在展板前面看了一会儿，第二周就不来了。

老师因材施教，没有做错什么。但这三个人凭什么是“一个班”？前两个走到了，第三个没走到，他离开了，这个班也照样办下去。因材施教回答了“差异怎么

对待”，却没有回答“差异这么大的几个人，凭什么还要待在一起，还算一个整体”。

孔子自己是有答案的。在他那里，把不同的人拴在一起的，是礼和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在一张早已画好的网格里有一个位置，“各得其分”的“分”，就是这个位置给的份。整体是先在那儿的，人只是被放进去。这正是孔子缝隙所在：把人连成一体的那股纠缠（E，特征纠缠），被当成了先摆好的格子，而不是在人和人之间一次次发生出来的东西。

替孔子说话的人会马上指出：礼不是死的。孔子自己就说过，殷朝沿用夏朝的礼，增减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用殷朝的礼，增减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礼有“损益”，会随时代增减。这个回应很重要，它说明孔子心里的格子也在慢慢变。

可礼的增减，是隔几百年、由圣人和朝廷从上往下改一次。它不是跟着书法班里某一个孩子写着写着走开了而变的，也不是跟着某一个家里老大生了一场病而变的。格子会变，可它变的节奏远远赶不上人和人之间一天天冒出来的差异。差异来得快，格子改得慢，中间那段落差里，就有人掉下去。

格子一旦先摆好，“均”就又回到了一把尺子上：按名分量。长子一份、次子一份、女儿一份，名分定了，份额也就定了。上一章说，亚里士多德的比例仍旧用同一把尺子量；孔子的“各得其分”，尺子是名分。名分不随着一个个具体的差异而变，它是静止的。“和”也就成了一种状态：大家各守其位、不起争执的那一刻。这仍然是一刻的天平，只不过天平的两边换成了上与下。

另一头站着墨子。墨子看见的，正是孔子网格里的冷处：只爱自己的家、自己的国，看别人家、别人国就隔了一层，天下的争夺和伤害都从这一层“别”里来。他主张“兼”：“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他还说，天下人彼此兼爱就会治，彼此交恶就会乱。

墨子的分量也要说足。他第一个把“整体”问题摆到了最前面：人和人之间本来就该连在一起，不该有人被隔在关系之外。他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一辈子奔走止

战，讲“兼相爱，交相利”，把爱和利连在一起说。用本书的话说，墨子看见了E，看见了“谁也不能被关在门外”。

可是墨子的缝隙恰好在孔子的反面。他要人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连看别人的父亲也要像看自己的父亲一样〔待核：此为意述，《墨子》中对应字句需核〕，这就要求对所有人投入同样的爱。这一下，整体是有了，差异却没了。爱变成了一种统一的输入：一样多、一样重。孟子骂得很重：“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这句话今天读来过于刻薄，可它点中了一个真实的难处：一个人对自己父亲的爱和对路人的善意，本来就不是一种东西，硬要它们一样，反倒两头都空。墨家后来也有人提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这样的折中：爱不分等级，只是施行要从亲人开始。孟子并不买账，可这句话说明，墨家自己也觉出了“一样多的爱”落不了地。

墨子统一的还不止是爱。他另有一篇主张叫“尚同”：一乡的人要以乡长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一国的人要以国君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一层一层往上同，最后同于天子、同于天。他的用意是止乱：各人各有一套是非，天下就吵成一团。可这一来，差异就不只是在爱上被抹平，连在想法上也被往一处收。墨子要的整体，最后靠的是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

他还有一篇“非乐”，反对王公大人花大钱铸钟、养乐队，理由是这些不能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站在饿肚子的百姓一边，这个理由很硬，墨子的悲悯就在这里。可它也透出一个盲点：在墨子的账上，能算的只有衣食这些物，音乐里发生的东西——那种从紧到松、从散到合的东西——不在账上。本书后面要讲，意义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过程。墨子把它当成了奢侈，于是他的“兼”只兼了物，没兼到意义。

墨家的人可以回应：我们不是要人人对路人和父亲一样亲，而是要人不因“别”而去害人。这个回应很公道，值得认真听。但即便这样，墨子给“整体”开出的药，仍是把爱的输入统一起来。他回答了“为什么要连成一体”，却没回答“连成一体以后，差异怎么不被吞掉”。

两位放在一起看，像一对拔河的人。孔子手里有差异（D），整体靠先摆好的格子；墨子手里有整体（E），差异被统一的爱抹平。第 3 章说过，统一与多样两头调和，只能缓解，不能解决。两千多年来，儒墨之间的调和从没断过，而那个问题——差异凭什么还是一个整体——一直悬着。

拿随身三问来照：孔子统一的是名分，墨子统一的是爱的输入，都是输入，不是到达。两人给的都是一刻的样子：孔子是各守其位的“和”，墨子是人人同爱的“兼”。至于谁的门还关着，书法班那个第三个学生就是答案——因材施教对了，名分也没错，他还是从门里走了出去。

◆ 三、补：同一性谱系给“均”一个发生学解释

我们不替孔子和墨子改话，而是接着他们的话往下问：“均”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是先在那儿、等人去守的，还是在人和人之间一点一点发生出来的？

回到那个书法班，设想老师第二年换了个做法。年底办展，他不再只挑写得最好的字，而是给每个学生挂一张“一年的字”：一月的一张、六月的一张、十二月的一张，并排挂。那个心不在焉的学生，一月的字歪歪扭扭，十二月的字其实也没多好看，可三张挂在一起，谁都看得出他的笔画从散到聚，最后那一张有一种他自己的、别人写不出的倔劲儿。展览那天，他在自己的三张字前面站了很久。第二年，他还来。

老师做的事，说起来很小：不再用一把尺子在一个时刻量谁写得好，而是让每个人一串字都被看见。三个学生走的路完全不同，快慢不同，到达的“好看程度”也不同。可每个人都到了：从乱写到成形，从照着帖写到自己选字，从怕写错到放手写——这正是创造律从混沌、自组织到涌现，自由律从纠缠、选择到激发，幸福律从张力、转换到释放，三条律在他们各自身上走完了全程（三律第 12 章细讲）。到达意义，就是这三条律走完全程。

这就是“意义可达的统一性”。统一的不是每个人的字一样好，也不是老师对每个人的话一样多，而是每个人都能走到意义那里。孔子的“均”，在这里得到一个发生学的解释：均不是先分好的份，也不是名分给的位置，而是一个群体里每个

人的意义都可达。用这个眼光再读“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也许可以这样接着说：意义人人可达，就没有谁是真正的穷人；差异彼此成全，就不显得人少；一串下来始终没有人被关在门外，这个家、这个国就不会倾覆。这是我们接着孔子往下的判，不是说孔子当年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差异凭什么还是一个整体？同一性谱系的回答是：整体不是先画好的格子，而是在差异一个接一个出现时，被一次次重新织出来的。书法班里，急性子学会了慢，胆小的学会了放，心不在焉的写出了自己的倔劲儿——这一个个变化连成一串（D，差异序列）。每一次变化，老师和同学都要重新调整彼此的位置：急性子开始给胆小的示范，胆小的开始劝心不在焉的别走。这样，三个人缠得越来越紧（E，特征纠缠）。这个班的样子也跟着一年一年变，变成一条随差异不断显露的谱系（S，显露谱系）。三者是一件事的三个面，分开讲只是为了说得清。

这样，孔子和墨子的拔河就有了第三条路。孔子要的差异，保住了：老师对三个人说的话照旧各不相同。墨子要的整体，也保住了：没有一个人被隔在外面。但整体不再靠名分预先拴住，也不再靠一样多的爱去抹平，而是靠差异本身一次次把人织在一起。孔子说“和而不同”，同一性谱系给“和”加了一个时间：和，不是某一刻大家相安无事，而是一整串里不同的人一直合得来、一直到得了。

孔子自己有一句话，离“可达”只隔一层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站得住，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走得通，也让别人走得通。这里的“达”，本来是通达、显达的意思，我们不硬把它读成本书的“意义到达”。但这句话的方向是对的：公平不是自己拿够了、再看别人；而是自己的到达和别人的到达连在一起。老师在书法班里让三个学生都到了，他自己作为老师，也才算到了。

墨子的“兼”，在这里也换了一个样子。兼爱不必是对每个人一样多的爱，而是没有人落在爱的谱系之外。设想那个书法班第二年来了一个说话结巴的孩子，老师不必对他和对别人一样，他也许要多一些耐心、少一些当众点名；可这个孩子要和其他人一样，在年底有一串自己的字挂出来。爱的多少可以偏，偏这一个、偏那

一个；但每个人都要在这张网里，都要能走到。这样，墨子担心的那层“别”被拆掉了，孟子担心的“无父”也不会发生。

还有人会问：这不还是因材施教吗，有什么新的？区别有两处。因材施教讲的是老师怎样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输入，眼睛看着老师的手；谱系看的是每个人一串下来到没到，眼睛看着学生的路。因材施教的整体是现成的班，谱系的整体是在差异里一次次重新织起来的班。前者问“我该怎么教他”，后者还要问“这一年下来，谁还没到，谁要走了”。

这里同样要守住那道铁门。因材施教可以对每个人不一样，可以这一学期多顾着这个、下一学期多顾着那个。但只要有一个学生，一年又一年，始终是那个“不必管他”“他就适合写三个字”的人，始终没有一张字被挂出来，那么老师的“因材”说得再好听，也成了第 3 章讲的那种包装：“你就配走这条小路”。谱系公平不怕因人而异，怕的是始终有人被关在意义门外。

最后说一句对两位先生的敬意。孔子让我们知道，公平不是一样多；墨子让我们知道，公平不能把谁隔在外面。两千多年后，我们把两句话接到一起：差异可以千差万别，到达不能少一个人；整体不是事先画好的格子，是大家在一串差异里一起织出来的。

> 带走的话
>
> 孔子看见了差异，墨子看见了整体，两人各执一端。同一性谱系把两端接上：“均”不是先分好的份，而是在一串差异里，每个人的意义都能到达；整体不是先画的格子，是差异一次次把人织在一起。

小账 SDE 账——孔子握住了差异（D），墨子握住了纠缠（E），“均”是两者在一串时间里不断显露出来的谱系（S）。 天平→谱系账——把“按名分各得其分”和“人人同爱”这两杆一刻的天平，换成“每个人一串的到达都被看见、没有人始终被关在门外”的教与爱的谱系。

第 7 章

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一章的问题：大家一起投票，多数人高兴的方案胜出，这难道不公平吗？如果加起来的幸福最多，那些被留在少数一边的人，又该怎么办？

◆ 一、加总的幸福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家住的老小区，六栋楼，都是六层，没有电梯。爷爷周德厚和奶奶刘桂兰住在3号楼五楼。爷爷七十四了，年纪大了腿脚慢，上一趟五楼要在半路歇两回。

这年小区攒下一笔公共维修的钱。钱不多，只够办一件事：要么给3号楼加装一部电梯，要么把小区中间那块荒了多年的空地修成花园，铺步道、摆长椅、装几样健身器材。业委会说，那就投票，一户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结果不难猜。全小区三百来户，花园人人走得到。带孩子的年轻父母想要，跳广场舞的阿姨想要，遛狗的、下棋的都想要。电梯只惠及3号楼，真正急着用的，是三楼以上的几十户，其中老人居多。花园以压倒多数胜出。

在多数人眼里，这件事办得很干净。规则事先说好，每户一票，谁也没有特权，楼长的票和一楼租户的票一样重。投票当晚，有人在业主群里发了一句：这就叫民主，这就叫公平。

这句话背后，站着两百多年来最有力量的一种公平观：功利主义。

它的开山人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他在1776年《政府片论》的序言里写下一句后来传遍世界的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对错的尺度。1789年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又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宰的统治之下，那就是痛苦与快乐。

边沁的意思很朴素。人都想要快乐、躲开痛苦，这是谁也绕不过去的事实。那么一条法律、一项安排好不好，就看它让世上的快乐多了还是少了。他甚至想把快乐算出来，列了强度、持续多久、有多确定、来得远近、能否引出更多快乐、是否夹杂痛苦、波及多少人这几条。后人管它叫"幸福计算"。

先把它说对的地方说足。

第一，它平等。密尔转述过边沁的一条信条："每个人算作一个，没有人算作多于一个。"在边沁的时代，贵族的快乐比平民的快乐值钱，这被看作天经地义。功利主义把每个人的苦乐放在同一张账上。一个扫街的和一个伯爵，一份痛苦就是一份痛苦。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第二，它看结果，不看名分。一条规矩再古老、再神圣，如果它只是让人受苦，功利主义就要问：凭什么留着它？边沁和他的追随者，正是拿这把尺子去批评当时严酷的刑罚和陈旧的法律。

第三，它务实。公共的钱就那么多，总得有个办法决定先办哪件。问一问"哪一种办法让更多人过得更好"，比问"哪一种办法更合老规矩"清楚得多。小区投票修花园，用的就是这个朴素的道理。

后来密尔（1806—1873）接过这面旗，又往前推了一步。他不愿意把快乐只看成一样东西。他在《功利主义》（1863）里说：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快乐有高下之分。读书、交友、创造带来的快乐，比吃饱睡足更高。

第四，它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在用的道理。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做调度员，每天早上排车。哪条线先走、哪辆车多绕一个点，他心里过的就是一道功利主义的算术：怎样排，能让最多的货按时送到、最多的客户满意。没有这道算术，一个调度员一天也干不下去。第 3 章周家为周末去哪儿各打各的分、加起来最高的去处胜出，用的也是这道加法；那里只看到它把各人的口味冲淡了，这一章把这道加法本身摊开来看。

第五，它不讲出发点，只讲后果，这让它很难被花言巧语糊弄。一项安排的说辞再动听，功利主义只问一句：实际上有多少人过得好了，有多少人过得差了。在许多人只会喊口号的地方，这一句很硬。

这就是功利主义最强的样子：人人平等计入，让结果说话，快乐还分质量，而且贴着日子过。

功利主义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长处：它把眼光放得很宽。边沁的计算里有一项叫"广度"，就是波及多少人。一件事不只看眼前这几个人，还要看它往外传多远。小区修花园，不只是三百户受益，来接孩子的外人、路过歇脚的快递员，也多了一个坐坐的地方。这种往外看的习惯，让功利主义天生不爱小圈子。

边沁甚至把痛苦和快乐的账，算到了人以外。他说，问题不在于动物能不能讲道理、能不能说话，而在于它们能不能受苦。在两百多年前，这句话超前得惊人。只要是能感到痛的，就该进账本。功利主义的胸怀之大，可见一斑。

回到小区。按功利主义的算法，花园让三百户都多了一点快乐，电梯让几十户多了很多快乐。哪个总量大，大家心里有数。多数人投了花园，这个结果，就是加总出来的幸福。

◆ 二、缝隙：总量统一、少数被吞没

花园修好的那个春天，很热闹。豆豆在步道上骑他的小三轮车，奶奶刘桂兰在长椅边支起画板。可是爷爷周德厚，一个月下不了几回楼。他从五楼的窗口往下看那片花园，看得见，走不到。

这里先要替功利主义说一句公道话。一个高明的功利主义者会说：你们算错了账。对一个上楼要歇两回的老人，一部电梯带来的不是"一点"方便，是能不能出门、能不能见人的大事。快乐还有边际递减：给已经有很多的人再加一点，他高兴得有限；给缺得厉害的人补一点，他高兴得多。认真算下来，电梯说不定会赢。

这个回应很有分量。它说明功利主义并不天然欺负弱者。可是问题还在。

缝隙在于：功利主义统一的是总量。它把每个人的苦乐倒进同一口大锅，只看锅里有多少。爷爷能不能出门，要看他那一份痛苦够不够重，重到能压过三百户的那一点快乐。够重，他赢；不够重，他就被吞没。他的处境，交给了一道加法。

这正是统一性又升了一级。第2章讲的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统一的是每个人拿到的东西。功利主义不要求人人拿到一样，它要求所有人的苦乐先换算成同一种单位，再加在一起。人与人的差异，在换算那一刻就被抹平了。

用随身三问来照一照。

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功利主义统一的是一种"幸福单位"。它关心总量到了多少，不关心每个人到了哪里。只要总量够大，有人一直没到，账面上也看不出来。

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小区投票是一次性的。投完了，账就结了。下一笔维修钱什么时候来，来了电梯排不排得上，投票不管。功利主义当然可以把将来的快乐也算进去，可它每一次算的，仍是"眼下这个方案的总和"。它是一杆特别大的秤，一次称三百户。

谁的门还关着？五楼、六楼的老人。花园越漂亮，这个问题越刺眼。

更麻烦的是下一次。设想两年后，小区又攒了一笔钱。这回的选项是：给3号楼加电梯，或者把全小区的路灯换成更亮的。路灯人人用得上，电梯还是只惠及那几十户。按同样的加法，路灯又赢。再过两年，是补外墙还是加电梯，外墙又赢。

每一次投票都干净，每一次加总都没算错。可是连起来看，输的总是同一群人。他们不是在某一次里吃了亏，而是被一道算术永远钉在了少数那一边。功利主义一次只算一次的账，它看不出"永远是同一群人"这件事，因为在它的账本上，每一次都是一张新的白纸。

这就是一刻的天平最容易出的毛病：每一刻都平，一串却是歪的。第16章会讲到，偏斜若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谱系就断了。小区的高层老人，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关在门外的，没有人存心，也没有一次违规。

后来的罗尔斯把这道缝说得最透。他说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一个人为了明天的快乐忍受今天的苦，这叫划算。可是让甲忍受苦，去换乙的快乐，就谈不上"划算"了，因为甲和乙不是同一个人。功利主义把一群人当成了一个大人。下一章会接着看罗尔斯怎样从这里出发。

功利主义的朋友还会回应：我们有规则功利主义。不是每件事都临时算账，而是定下一些长远看最有利的规矩，比如"不许为了多数牺牲少数的基本权利"。密尔本人在《功利主义》第五章里就说，正义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功用里最要紧的那一部分。他在《论自由》（1859）里还专门警惕"多数人的暴政"。

这个回应也是真的，功利主义里一直有一股保护少数的力量。但请注意它保护的路子：少数之所以该保护，是因为保护他们"总的来说更有利"。理由仍然落在总量上。哪天算出来不保护更有利，这道护栏就没了根。

还有一层缝隙，藏在"幸福"这个词里。边沁的幸福，是快乐减去痛苦，是一种感受。密尔给快乐分了高下，可他用的办法是：请两种快乐都尝过的人来评判，看他们更愿意要哪一种。说到底，幸福还是一种可以比大小的感受。

本书第12章会细讲：意义不是主观感受，而是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过程（K6）。其中幸福律说的是张力—转换—释放：心里有一股劲绷着，找到出口转过去，最后落了地。爷爷想下楼，这就是一股张力。这股劲在五楼的窗口转不过去，也落不了地。花园给多数人的那点高兴，再加多少份，也替他走不完这一串。

感受当尺子，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坑：人会习惯。设想业委会去五楼问爷爷，花园修了，你满不满意？爷爷摆摆手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下楼也行，窗口看看就挺好。这话听着豁达，记在幸福账上，他的"不满"几乎是零。

可这份"挺好"，是门关久了以后的挺好。一个人被关在门外太久，就会把门外当成家，把想要的东西改小，改到够得着为止。按感受去量，越是被关得久的人，抱怨越少，越容易在加总里消失。功利主义的计算器里，听不见这种安静。

功利主义的朋友在这里也有话说。后来不少功利主义者不再只算眼前的感受，而改算"知情的偏好"：不问爷爷此刻说什么，而问他要是清楚知道下楼以后能过上

什么样的日子，他会想要什么〔待核：知情偏好／理想偏好功利主义的提出者与出处，正文不点名〕。照这个算法，爷爷那句"挺好"就不作数了，电梯的分量会重新回到账上。

这个修补是认真的，也说明功利主义自己察觉到了感受靠不住。可它付出的代价不小：一旦要问"他要是知道了会想要什么"，算的就已经不是感受，而是一个人能走到哪里、走没走通。这一步，其实已经从感受总量迈向了本书说的过程。只是迈过去之后，它还是要把这些"知情的偏好"倒回同一口锅里加总，少数照样可能被压下去。

三律却看得见。爷爷那股想出门、想去长椅上坐坐的劲，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压下去了。张力没有转换，也没有释放，只是被搁着。他说"挺好"，不等于他走完了全程。意义要看过程走没走完，不看嘴上满不满意；这正是K6说意义不是主观的道理所在。这种"门关久了就说挺好"的事，第 10 章讲森时还会碰到。

所以功利主义的缝隙，可以说成一句话：它把公平想成一锅总汤，锅越满越好；可一锅汤再满，也可能有一个人始终没舀到。

◆ 三、补：谱系里每个节点都要可达

那么，小区该怎么办？难道少数服从多数错了，要改成多数服从少数？

不是。同一性谱系不推翻投票，它换一个问法。不问"这一次哪个方案总量最大"，而问"这一串安排下来，每一户、每一个人，能不能都到达"。

先说什么叫"节点"。公平随着差异一个个出现，一段段显露出来，连成一串形态（S，显露谱系）。小区今年修花园，明年换路灯，后年补外墙，这是一串。每户人家在这一串里的每一个时刻，就是一个节点。爷爷在花园修好那年春天的处境，是一个节点；他三年后的处境，是另一个节点。

功利主义看一锅的总量。谱系看每个节点：这一个人，在这一个时刻，门开着没有。

设想一下，业委会换一种做法。

这一次照样投票，花园照样胜出，多数人的心愿不必委屈。但投票之前，先把一条底线写进规则：凡是被这一次方案落在后面的人，要看得见他们的处境，要排进下一次。于是公告里多了几行字：下一笔维修钱优先用于高层加装电梯；电梯装好之前，3号楼楼道每层加扶手，二楼和四楼的平台各放一把折叠椅，让上楼的人能歇脚；花园留一条从3号楼门口到长椅区、不用上下台阶的平路。

还可以再做一件小事：在小区公告栏上贴一张"轮候表"。每一次公共的钱用在哪里，谁受益，谁这一次排在后面、下一次排到第几，都写在上面。表不复杂，一张纸就够。可有了它，"以后补给你"就不再是一句空话，大家都看得见欠着谁、欠了几回。第18章会讲那种永远不来的"以后"，一张贴出来的表，是它最便宜的解药。

这几行字花钱不多，意思却变了。它承认这一次是偏的，偏向了多数；它也承认，偏不能一直落在同一群人身上。这正是第18章要细讲的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这里只用前两条，就已经把爷爷从"被吞没"变成了"被排上"。

再看第三条，能回流。花园修好后，长椅区成了全小区最热闹的地方。假如有人提议：每周两个上午，由楼下的年轻人轮流去3号楼，帮高层老人把菜拎上去，或者扶他们下楼晒晒太阳。那么花园里发生的热闹，就有一部分流回了五楼。爷爷下楼坐在长椅上，看奶奶画画，看豆豆骑车。他想出门的那股劲，终于转过去，落了地。

这时候再问一遍随身三问。

统一的是什么？不再是"幸福单位"，而是到达：每一户都能到达"这个小区也是我的小区"。爷爷到达的路，和年轻父母不一样。他们推门就到；他要靠扶手、折叠椅、楼下年轻人的一只胳膊，慢一点，也到。这就是第12章要讲的"统一的是到达，不是输入"。

是天平还是谱系？这一次称下来，花园占了上风，没关系，这只是谱系里的一个横截面。把三年、五年连起来看，扶手装上了，人也扶下楼了，电梯也排上了，整串是通的。

谁的门还关着？要一直问下去。这一问，就是安在每个节点上的哨兵。功利主义的计算可以很精密，可它不在每个节点上安哨兵。谱系要安。

有人会提另一个办法：既然急的人急得多，不如给他们的票加权，高层老人一票顶三票。这个想法照顾到了强弱，可它仍在天平里打转。秤砣换了个重量，称的还是这一次。今年加了权，电梯赢了，那几百户想要花园的人又成了输家；明年怎么加，又要吵一回。加权只是把"谁被吞没"从一群人换成另一群人。谱系不靠调秤砣，而是靠把一次一次连起来：这次你先，下次我先，每一次的输家都写在表上，等着轮到。

还有一种做法看起来也在照顾少数，其实不算。设想业委会觉得过意不去，花园修好那天，给高层每户老人送去一桶油、一袋米，说是"补偿"。这很体贴，也很"因人而异"。可是米和油送到了五楼，爷爷仍然下不了楼。补偿给的是东西，门还是关着的。本书判词第三句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只要有人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

有一个容易误会的地方，要说清楚。"每个节点都可达"，不是"每个人每次都一样多"。那样就退回了统一性，又成了第2章的统一份。花园修了，有人用得多，有人用得少，这很正常。可达说的是：门得开着，路得通着，不能有人被焊死在门外。

还要替功利主义再说一句公道话。它对多数人幸福的看重，同一性谱系全盘接下。三百户的快乐是真的，不能随便牺牲。谱系公平并不比功利主义更看轻多数，它只是不肯让多数的快乐，成为少数长期被关在门外的理由。

功利主义的朋友也许会再问：照你这么说，每次都要顾到所有人，事情还办得成吗？公共的钱就那么多。

这个担心很实在。回答是：谱系公平恰恰不要求每一次都顾到所有人。它允许这一次偏向一方，因为它不在一次里结账。它只要求两件事。一是偏斜要轮转，不能永远落在同一群人身上。二是门要留缝，被偏下的人此刻也有一条够得着的路。这两件事，往往比"一次算准"更省钱，也更省心。

这一套做法，放到别处也一样。周建国排车，有一条线路偏远、单子少，按"最多的货按时送到"去排，那条线永远排在最后，那边的几家小店总是最晚收到货。一个只会加总的调度员会说，这是算出来的最优。一个懂谱系的调度员会让那条线隔几天就排一回早班，哪怕这一天总量略少一点。单看这一天，他的排法不是最优；连起一个月看，没有一家店一直被落下。

这样看，功利主义没有错在关心幸福。它错在两处：一是把幸福当成可以加总的感受，二是只在一刻里结账。把加总换成"每个节点都可达"，把一刻换成"一串都通"，功利主义的那份好心，才算真正落到了每一个人身上。

> **带走的话**
>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锅总汤。锅再满，也可能有一个人始终没舀到。同一性谱系不问锅有多满，只问这一串下来，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门开着没有。可以一次偏向多数，不能永远把同一群人留在门外。

小账 SDE 账——投票是一次差异（D），花园胜出只是谱系（S）里一刻的显露，全小区连成一个整体的纠缠（E）要求每个节点都连得上，功利主义却只把那一刻加总。 天平→谱系账——把"一次投票的幸福总量"这杆大秤，换成"每个节点都可达、偏斜能轮转"的小区谱系。

第 8 章

罗尔斯：无知之幕与差异原则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定规矩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个位置，大家会定出什么样的规矩？这样定出来的规矩，是不是就公平了？

◆ 一、假如你不知道自己会生在哪家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户人家，兄妹三个。老家的老房子要拆了，补偿下来三样东西：一套新房，一笔现钱，一间临街的小铺面。三样东西到底值多少，各说各的；谁拿哪一样，三兄妹争了大半年。

老大想要铺面，说自己会做生意。老二想要新房，说孩子要上学。老三想要现钱，他在外地打工，用钱最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理由最正当，而每个人提出的分法，碰巧都对自己最有利。

后来一位做调解的老人出了个主意。他说：你们先别争谁拿什么。先一起定一条分法，定好了，再抓阄决定谁拿哪一份。三份之间差多少，拿得多的补多少钱，都在抓阄之前讲定。

这一下，桌上的话全变了。谁也不知道自己会抓到哪一份，于是谁也不敢定一条"拿铺面的人白占便宜"或"拿现钱的人吃大亏"的规矩，因为吃亏的可能就是自己。三个人反倒开始认真替"抓到最差那一份的人"着想：要是我抓到最不值钱的那样，至少得补到多少，才过得下去？

这户人家撞上的，正是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一个政治哲学思想实验。

罗尔斯（1921—2002）在1971年出版《正义论》。开篇第一句就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他把自己的理论叫作"作为公平的正义"。

他设想了一个"原初状态"：一群人坐下来商定社会的基本规则，但他们都在一块"无知之幕"后面。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将来生在穷家还是富家、天资高还是平常、身体好还是坏，也不知道自己会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只知道一般的道理：人总需要一些东西，社会总要合作。

为什么要蒙这块布？因为公平最大的敌人，是每个人都替自己的位置说话。蒙上眼，你就只能替"任何一个人"说话。抓阄之前的三兄妹，就是一个小小的原初状态。

罗尔斯推出，幕后的人会选两条原则。第一条：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整套基本自由，这一条优先。第二条：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要同时满足两件事。一是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在公平的机会平等下竞争；二是这种不平等要让最不利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后面这一半，就是著名的"差异原则"。

幕后的人为什么会选它？罗尔斯的理由是：赌注太大了。你定的是一辈子、甚至子孙后代都要活在里面的规矩，而你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这时候稳妥的办法，是先看最坏的结局，在所有方案里挑那个"最坏也坏不到哪去"的。他把这叫作在极大的不确定下的"最大最小"选法。抓阄之前的三兄妹，凭直觉做的就是这件事。

也有人不服。经济学家海萨尼就认为，一个理性的人在幕后会按平均来算，选平均幸福最高的方案，那就又回到了功利主义。这场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但罗尔斯的回答很有力：这不是买一张彩票，输了可以再买；这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人生，没有人愿意拿它去赌平均数。

机会那一半，也要看清楚。罗尔斯说的"公平的机会平等"，不只是招聘时不许看出身，还要让天资相近、肯下同样功夫的人，不管生在哪家，都有大致相同的前途。穷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如果一样聪明、一样用功，就不该因为家里请不起老师而走不同的路。这比"大门敞开、各凭本事"又深了一层。

差异原则的意思是：不平等不是不可以有。老大确实更会经营铺面，让他拿铺面，全家的收益可能更大。可是这份更大的收益，要让抓到最差那一份的人也跟着

变好。一种安排让能干的人多得、同时让最差的人比在别的安排下更好，就可以接受；如果它让最差的人更差，就不行。

先把罗尔斯说对的地方说足。这一次要说得特别足，因为他离本书的结论最近。

第一，他接住了上一章的缝隙。罗尔斯批评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小区投票里那几十户高层老人，在功利主义的锅里可以被三百户的快乐压过去。到了罗尔斯这里，不行了：你得先看最底下那个人过得怎么样。一个人的苦，不能拿另一群人的乐去抵。

还要说一句：罗尔斯管的不是一桩桩买卖，而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就是那些决定谁从哪里起步、按什么规矩往上走的大制度。好比一场球赛，他不去裁每一次犯规，而是先问这套比赛规则本身公不公平。规则偏了，裁判再认真也没用。这个眼光比"一笔一笔算清楚"高出一大截。

第二，他把运气摆上了桌面。生在哪家、天生什么资质，都不是你挣来的。罗尔斯说，天赋和出身的分布，从道德上看是偶然的。所以靠运气得来的好处，不能理所当然全归自己，要拿出一部分来，让运气差的人也过得去。

第三，他给了一个能操作的办法。不要求人人一样，承认差别能带来效率；只加一道闸：看最差的那个位置。这比平均主义聪明，也比功利主义仁厚。

这就是罗尔斯最强的样子：蒙上眼定规矩，不平等必须对最不利者最有利。

◆ 二、缝隙：衡量的仍是同一套"基本物品"，且仍是一刻的天平

罗尔斯有个问题必须回答：怎么判断谁是"最不利者"？要比较，就得有一把尺子。

他的尺子叫"基本物品"：权利与自由，机会与权力，收入与财富，还有自尊的社会基础。理由是，不管你将来想过哪种生活，这些东西多一点总没坏处。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会追求什么，但知道这些东西用得上。谁手里的基本物品最少，谁就是最不利者。

缝隙就从这把尺子开始。

设想这样一个人：一栋写字楼里的保洁阿姨，在这栋楼干了十几年。按罗尔斯的尺子量，这些年她的处境确实在改善。工资涨过几回，单位给她上了保险，逢年过节有慰问，楼里还给保洁员腾了一间休息室。她的基本物品清单，年年都在变好。

可是十几年里，没有人问过她会什么、想做什么。她手巧，年轻时会剪纸，楼里办活动从来没人想到她。她提过一回，说大厅那几盆绿植养得不好，她能照看，主管说那不是你的活。她永远是"被照顾的那一位"。清单在长，门一直关着。

这里出现了两道缝隙。

第一道：基本物品是一套统一的清单。罗尔斯的本意是好的，他不想替任何人规定什么是好生活，所以只量"人人都用得上"的东西。可正因为人人一样地量，量出来的只是输入。东西到了阿姨手里，能不能变成她的创造、她的选择、她心里那股劲的落地，清单不管。这和第2章那本50元的书是同一个毛病：书价结算了物，没结算意义；基本物品结算了手里有什么，没结算人到了哪里。清单比单一的价格精细得多，可用的仍是同一把尺子。统一性又升了一级。

第二道：差异原则用的是一刻的天平。原初状态是一次商定，定下来就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判断一种安排合不合差异原则，是拿几种安排放在一起比：在这一种安排下，最不利者是不是比在别的安排下更好？这是在比几张静止的截面图。

清单的毛病，在家里也看得见。设想一户人家给两个孩子一样多的零花钱，一样多的课外班名额，一样大的房间。按清单量，兄妹俩一模一样。可是哥哥拿着零花钱买零件装模型，越装越有劲；妹妹想学的是跳舞，家里报的却是和哥哥一样的编程班，她一直坐在后排发呆。两份清单相等，两个孩子到达的地方天差地别。清单相等，正好把这个差别藏了起来。后来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批评罗尔斯：同样的物品，换到不同的人手里，能做成的事并不一样。第10章会专门讲他。

截面图看不见一件事：是不是一直是同一个人站在最底下。如果每一张截面里，那个位置上站的总是同一位保洁阿姨，而每一张截面又都"让她比别的安排更好"，那么天平每一次都通过了，谱系却从头到尾是断的。

这里要替罗尔斯说清楚，他并非没想到时间。罗尔斯派一定会这样回应。

第一种回应：罗尔斯比的不是某一天，而是一个代表性的人在一种基本结构下，一辈子可以期望得到的基本物品。他还专门讨论了代与代之间的"正义储蓄原则"。这不是一刻，这是一生，甚至是几代人。

这个回应要认真接住。一生确实比一天长得多。但请看它算的是什么：一辈子拿到的物品。它把一辈子压成一个数，再拿这个数去和别人的数比。这仍然是一杆秤，只是秤盘大了，一次称一辈子。谱系问的不是"一辈子一共拿到多少"，而是"这一串里，你有没有一回走进了门，门里发生的东西有没有流回来"。储蓄原则管的是这一代给下一代留多少物，也不管意义的回流。

第二种回应：罗尔斯派会说，只量基本物品是故意的。一个多元的社会，大家信的、要的各不相同。如果公共制度去量"你的生活有没有意义"，就等于拿一种人生观去压另一种人生观。罗尔斯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1993）里把这一点说得更重：公共的正义只能建立在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上，不能建立在某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上。

这是罗尔斯派最有力的一条，背后是对自由的珍惜，不能轻轻放过。回应留到下一节。

第三种回应：基本物品里不是有自尊的社会基础吗？罗尔斯甚至说，自尊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物品。保洁阿姨的问题，不正是自尊受了伤？

这个回应说到了要害，也正好照出缝隙。罗尔斯给的是自尊的"社会基础"，是条件，仍在输入一边。条件摆好了，人有没有真的到达"我被看见了、我做成了一件自己的事"，物品清单里看不出来。

第四种回应更技术一些：罗尔斯说的"最不利者"，本来就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位置，比如收入最低的那一群。差异原则管的是位

置，不追踪张三李四。所以"是不是同一个人一直站在底下"，本来就不在它要回答的问题里。

这个回应很诚实，也恰好把缝隙说破了。只看位置、不看人，就只能看见"底下总有一些人"，看不见"底下总是这些人"。一个位置上的人轮换着进进出出，和同一群人在里面一待一辈子，在位置的统计里可以一模一样，在人的一生里却是两回事。谱系公平要追的，恰恰是人：这一个人，在这一串里，门开过没有。

用随身三问收一收。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是输入，一套人人一样的清单。是天平还是谱系？是天平，哪怕秤盘大到一辈子。谁的门还关着？差异原则问对了这一句，可它拿来找人的那把尺子，找不到门。

◆ 三、补：差异原则击中了铁门，改为到达什么、能否回流

本书导师口述里有一句话："这个公平理论真正解释了资本家的'剥削'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K5）剥削那一半留给第 23 章，这里只接罗尔斯这一半。解释是什么意思？是说清罗尔斯为什么对，也说清他为什么还差一步。

先说为什么对。差异原则打动了半个世纪的读者，靠的不只是推理的严密，更是一个直觉：要看最底下那个人。这个直觉，正是谱系公平的铁门。本书判词第三句说：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罗尔斯在一张截面图上，摸到了这道门。他说不平等可以有，但不能让最底下的人更差。这就是在说：门可以窄，不能把人焊死在外面。

所以差异原则不是错的，它是铁门的一个横截面。罗尔斯的贡献，是第一次把"最底下那个人"放到了公平的正中间。

再说差在哪一步。他量的是基本物品，用的是一刻的天平。所以补法也是两处。

第一处，把"手里有什么"改为"到达什么"。不问保洁阿姨的清单长了多少，而问她的意义三律有没有一回走完全程。第12章会细讲这三条律（K6）。这里只用最粗的说法：她有没有一回，从一团乱麻里自己做成了一件事（创造律）；有没有

一回，在一堆牵扯中替自己选了一次（自由律）；心里绷着的那股劲，有没有一回转过去、落了地（幸福律）。

设想楼里换了一位主管。他把大厅的绿植交给阿姨照看。年底楼里办活动，他请阿姨教大家剪窗花。她的工资一分没多，清单上一样没添。可她第一次从"被照顾的人"变成了"有东西给别人的人"。按基本物品量，她没变；按到达量，她进门了。

第二处，把"一刻的比较"改为"一串的回流"。不只问这一种安排在此刻让最不利者最好，还要问三件事。在这一串里，最底下的位置是轮转的，还是永远站着同一个人？那个人的处境看不看得见？门里发生的东西，会不会流回到他身上？这正是第18章的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

回流是罗尔斯最缺的一环。差异原则允许能干的人多得，条件是最不利者也受益。可"受益"在他那里，是多分到一些基本物品，是从上往下的一次转移。谱系要的回流不一样。阿姨教会了全楼剪窗花，窗花贴满了大厅，楼里的人见了她会停下来打招呼，这份热闹又成了她下一回愿意做点什么的劲头。意义在一串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她身上。

罗尔斯派在这里也许会说：你说的回流，罗尔斯早就想到了。他说过，差异原则表达的正是"博爱"——不愿意自己多得，除非这也让境况差的人得益，就像一家人那样。这不就是一家人有好事要想着彼此吗？

这一句确实动人，也说明罗尔斯心里装着的，本来就是一个连在一起的整体。可是"博爱"在他那里，落到制度上，仍然只是一条分配的闸门：多得的那一方，要拿出物品来让底下的人也好一点。它是一道单向的、从上到下的手续，一次办完。谱系里的回流不是手续，是一个来回：阿姨做成的窗花，回到楼里的人身上；楼里的人的招呼，又回到阿姨身上。不是谁施给谁，而是大家连成一个整体，意义在里面转起来。罗尔斯用"一家人"打比方，这个比方本身，正指向了同一性谱系。

这样一改，有一件事要分清。谱系公平并不是说"给最底下的人更多东西"就错了。工资、保险、休息室，阿姨都该有，罗尔斯为她争来的这些，一样也不能少。只是东西够了，还不算完。东西是进门的台阶，不是门里的屋子。

反过来，也不能把"到达"变成新的平均。不是要每个人都教一回剪纸、都当一回主角，那又退回了统一性。有人愿意安安静静把活干好就心满意足，那也是她到达的地方。谱系只守一条：不能有人想进门而永远进不去，也不能有人进了门做成的东西，永远流不回自己身上。

现在回答罗尔斯派最有力的那一条：量意义，会不会拿一种人生观压另一种人生观?

本书的回答是：意义不是一种人生观。K6说，意义不是主观的，是D1的三条发生律。三律只问一个过程走没走完：从混沌到自组织到涌现，从纠缠到选择到激发，从张力到转换到释放。它不规定你走向哪里。阿姨可以剪纸，可以养花，也可以只是把孩子供上大学。走向哪一种好生活，仍由她自己定。三律只检查一件事：她有没有一条路，能把自己的劲走完。

这就和罗尔斯的担心错开了。罗尔斯怕公共制度替人选"什么是好生活"，这个怕是对的，本书也怕。可是检查"门开没开"，不是替人选"进门以后去哪"。

但也必须承认，罗尔斯派的担心有一半接不住：谁来检查？一旦有人拿着"三律走没走完"去量每一个人，就可能变成新的监控、新的排名。本书守着一条禁令：意义投入比的读数不进任何考核排名。这个风险，第26章要专门报账，这里先记下，不绕过去。

这样修过之后，再回头看罗尔斯，会发现他的两条原则大多保得住。基本自由优先，本书完全同意：一个人连说话、选择的自由都没有，三律里的自由律第一步就走不动。公平的机会平等，本书也同意，它正是"门向所有人开着"的一种说法。要改的只是差异原则的量法和看法：量的从物品换成到达，看的从一刻换成一串。这是接着判，不是改判。

最后，再看一眼抓阄的三兄妹。无知之幕让他们替"最差那一份"着想，这是很好的开头。谱系公平只是再往后看几年：抓到最差那一份的人，以后过年回家，是不是总坐在桌子最边上？家里有了好事，有没有人想起叫他？他在外面学到的手艺，回来有没有地方用？蒙眼布只蒙一次，谱系却一年一年往下走。公平不在那一次抓阄里定死，它在往后的每一年里，接着发生。

> **带走的话**
>
> 罗尔斯说，要看最底下那个人。这句话击中了谱系公平的铁门。可他拿来找人的，是一套人人一样的物品清单；拿来称的，是一杆秤盘再大也只称一次的天平。把"手里有什么"换成"到达了什么"，把"这一刻最好"换成"这一串能回流"，差异原则才真正守住那道门。

小账 SDE 账——无知之幕是对差异（D）的一次蒙眼，基本物品只量了谱系（S）某一刻的输入，差异原则对整体纠缠（E）的关切，要落到每个节点的到达与回流上才算完整。 天平→谱系账——把"基本物品的一刻比较"这杆天平，换成"最底下的位置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的谱系。

第 9 章

诺齐克与市场：来路正当就公平

这一章的问题：东西是我凭本事挣来的，是你情我愿换来的，这还能不公平吗?

◆ 一、自愿交换

周日上午，老小区门口的花鸟市场边上，常有几个集邮的人摆摊。设想一下：两位老集邮迷甲和乙蹲在那里换邮票。甲手里有一枚重复的生肖票，正是乙缺的；乙手里有一枚老纪念票，甲找了整整三年。两人各掏出来，对着太阳看齿孔，看背胶，看了又看，点头，换了。

谁也没逼谁，没有人骗人。换完以后，两个人都比换之前高兴。旁边会有人站出来说"这不公平"吗？不会。哪怕那枚纪念票在市面上值得更多，乙乐意，那就是乙自己的事。

这就是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要守住的直觉。他在 1974 年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上一章的罗尔斯问："蛋糕该怎么分？"诺齐克反过来问：蛋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摆在桌上等人分的。它是有人做的，有人买的，有人送的。问"怎么分"之前，先得问"它从哪里来"。

他把公平（他用的词是"正义"）放在三条上。第一，最初取得要正当，比如用自己的劳动造出一样原本没有的东西。第二，转让要正当，也就是自愿的买卖、赠送、交换，没有偷，没有抢，没有骗。第三，如果前两条被违反了，就要矫正，偷来的要还回去。三条都满足，一个人手里的东西就是他"有资格"拥有的，这套说法叫"资格理论"。谁要从他手里拿走，哪怕是为了分给更穷的人，都是在侵犯他。

他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位篮球明星。设想一个社会，财富已经按你心目中最公平的方式分好了。这时，一位篮球明星说：每张门票里多放二十五美分进我的箱子，

我就来打球。一个赛季下来，一百万人高高兴兴地投了钱，他多得了二十五万美元。现在分配不平均了。可是每一步都是自愿的，你凭什么说它不公平？要维持原来那个"最公平"的分配，就得不停地拦住人们花自己的钱。诺齐克的意思是：自由会打乱任何事先画好的模式。

这一招很厉害。不管你画的是平均图、按需图还是按贡献图，人一自由交换，图就乱；要保住这张图，就得不停干预人的生活。

家里也有这样的事。过年时，大人给几个孩子一样多的压岁钱，一碗水端平。可是过了正月十五，有个孩子拿压岁钱跟表哥换了一套旧漫画，有个孩子全存起来，有个孩子一口气买了零食分给同学。到了三月，几个孩子手里的钱早已不一样了。做父母的要保住"一样多"，就只能每个月把钱收上来重新分，或者干脆不许孩子花。没有哪个家长会这样做。诺齐克要说的正是：一个硬要保住某张分配图的社会，就是那个不许孩子花压岁钱的家长。诺齐克把这种公平叫作"模式化的"，把只看最后结果的叫作"终结状态的"，而他自己的叫作"历史的"：公平不看一张快照，要看东西一路是怎么来的。

诺齐克的底气，来自一个更深的看法：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人，各有各的一辈子。你不能为了别人的好处，随便拿我的时间、我的力气去用，就像不能拿我的一个肾去救别人，哪怕那人更需要。他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对劳动所得征税，与强迫劳动是一回事。意思是：拿走我几个小时干活挣来的钱，等于让我白给别人干了几个小时。这话很多人不同意，但它背后的担心是真的：一旦"为了公平"可以随意支配一个人，这个人就不再完全属于他自己。

请记住"历史的"这三个字。第二编前面几章里，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功利主义的加总、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大体都在看一张分配图。诺齐克把话挑明了：别只看那一刻，要看那一串。拿随身三问的第二问来量——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诺齐克的回答居然是：一串。这是他的大功劳，本书先把它认下来。

市场的道理与他相通。市场价格不问你是谁，只问你愿不愿意。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彼此不认识，靠一个个自愿交换，就把面包、药、手机送到了彼此手里。第 1

章说过，天平能统治两千年，靠的是陌生人社会、可计量、可执行；市场把这三样做到了极致。它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分配者。谁被人替自己做过主，谁就知道这一份尊重有多珍贵。

再看一个更近的例子。周建国每天调度几十辆货车，运价是货主和车主一单一单谈出来的。谁家货急，谁出得起价，哪条路空车多，价格自己会变。没有一个"运价局"坐在办公室里，替全城的货主和司机定好每一单。周建国常说，要是哪天真有人这么定，一半的车会空跑，一半的货会压仓。市场的长处，就在于它让无数人各自的差异，一笔一笔地找到彼此。

所以，诺齐克和市场站在一起说的那句话，本书完全认：来路正当，是公平不能少的一块。一样东西若是偷来、抢来、骗来的，不管后来分得多么"均"，它都不公平。

◆ 二、缝隙：来路正当，意义可能完全不可达

设想小区后街有一间修鞋铺，一位老师傅在那里修了三十年鞋。有一年，房东把铺面合法地卖给了一家连锁便利店。便利店出的租金是老师傅的三倍，合同签得清清楚楚。老师傅也没被骗，他自愿收拾工具，走了。每一步都有人签字，每一步都是自愿的。

可是从那天起，老师傅那双手里三十年的手艺，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显露出来。后街那些老人，也再没有一个可以坐下来等修鞋、顺便说说话的地方。

用诺齐克的尺子量这件事：没有偷，没有抢，没有骗。公平。

用本书的尺子量这件事，要问随身三问的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老师傅的门关了。不一定是钱的门，也许他拿了一笔补偿，也许他有退休金。关上的是意义的门。他的创造律在这门手艺上从摸索走到成形，已经走了三十年，今天被截在半路；他想继续"自己挑活、自己定做法"的那条路，也没有了。

有人会说：这只是一个修鞋铺，太小了。那就把它放大。第 2 章那本 50 元的书，甲买去写出了一部专著，乙买去垫了桌脚；买卖双方都自愿，来路一清二白。

资格理论对这本书无话可说，因为它的尺子到交易完成那一刻就收起来了。可是那本书在甲、乙身上各自发生的事，相差何止百倍。市场的统一价在这里，和诺齐克的手续，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都只结算到交易为止。

缝隙就在这里。诺齐克的"历史"，是东西的历史：这块地、这笔钱、这枚邮票，一手一手传到今天，每一手都合规，像一本物的家谱。它不问的是：这一串交换走完之后，在交换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在这一串合规的交换里，一步一步被挤到了所有的门外？

用本书的话说，资格理论统一的是输入的手续：每一步交换都要过同一道"自愿、无欺"的门槛。这是统一性，而且是很好的统一性。但它不统一到达。随身三问的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诺齐克的答案很清楚：输入。只是这一次，他把"输入"从数量换成了手续。

还有一层更细的缝隙。诺齐克看的是一串，可这一串是由一个个"当场两清"串起来的。每一次交换，他只问那一刻：自愿吗？有欺骗吗？过了，就翻页。这就像把第 15 章要讲的 AA 制首尾相接：每一顿都两清，一百顿也还是一百个两清。一串天平，仍然是天平，不是谱系。谱系要看前后之间有没有纠缠：前一步落下的偏，后一步有没有机会回过来？

设想同一个班里的两个孩子。一个家里，祖辈正当地攒下一套房、一屋子书，一代一代合法地传下来；另一个家里，祖辈一辈子正当地出力，什么也没剩下。两个家的每一手都干干净净，诺齐克找不出一处要矫正的地方。可是两个孩子站在同一个起点线上时，一个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能回流的谱系，一个身后几乎是空的。资格理论会说：这两段历史都正当，所以现在也正当。本书会说：两段历史都正当，这一点要认；可"正当"回答的是"东西该归谁"，没有回答"人还到不到得了"。

这不是说要把前一个孩子家的书搬到后一个孩子家里去，那又回到了"统一份"。要看的是：后一个孩子身后那条空着的谱系，在往后的一串日子里，有没有哪一处能接上？学校的图书室，社区的读书角，一位肯借书的邻居，都可能是那一处。若哪一处都没有，他的门就一直关着；而诺齐克的尺子，对这扇门一声不响。

用三维再看一遍，缝隙更清楚。一笔笔交换连起来，是一串差异（D，差异序列）：东西从这只手到那只手，价钱高一点低一点，这一串诺齐克看得仔细。可这串差异在每个人身上显露出怎样的形态（S，显露谱系），他不看；所有交换的人被缠成一条街、一座城（E，特征纠缠），他也不看。他把 D 单独抽出来，当成公平的全部。前面说过，S·D·E 分开讲，只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资格理论正是做了这样一刀，切下的那一块很结实，却不是活的整体。

诺齐克不是没看见危险。他会这样回应，而且这些回应都有分量。

第一，他保留了"洛克条款"：占有一样东西，不能让别人的处境因此变得比原来更糟。比如沙漠里只剩一处水源，你不能把它全占了再坐地起价。第二，他有矫正原则：历史上真被抢过、骗过的，要补回来。第三，他从不反对慈善：你可怜老师傅，你可以自愿帮他，只是不能用强制逼别人帮。

这些回应补上了一部分。洛克条款最接近本书的铁门，它不许把人推到比原来更糟的地方。但它比的是"有了这件东西之后"和"没有它之前"，比的仍是两个时刻；而且它看的是物质处境，不看意义还到不到得了。老师傅拿了补偿，物质上未必更糟，他的门照样关死了。矫正原则只管偷抢骗留下的伤，自愿交换留下的伤，它不管。慈善是美德，可是"可以有人帮"不等于"门一定开着"。

这里还要顺带说一句。诺齐克用"自愿"做关口，可"自愿"本身也有一串来历：一个人为什么只能接受这一份活？他是从哪几扇门里选的？这个问题牵出马克思以来关于剥削的老争论。本书把它留到第 23 章单独诊断，这里只点到为止。

◆ 三、补：交换之后的意义回流

周建国的老同学老马开着一家小餐馆。设想一下：每天晚上九点，总有一位上夜班的保安来吃一碗牛肉面，十二块，钱货两清。照诺齐克的尺子，这桩买卖完美无缺。

有一天，保安吃完说："老马，汤能不能做淡一点？我想打一份回去给我妈，她血压高。"老马琢磨了半个月，熬坏了好几锅，终于熬出一锅少盐也不寡淡的汤

底。从此，菜单上多了一个"淡口"。后来，来点淡口的老人越来越多。老马常说，这是他开店十几年最得意的一样东西。

这碗面里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交换：十二块换一碗面。第二件是交换之后的事：保安和他母亲从这碗面里得到的东西，通过一句话流回了老马；老马的创造律因此动了一次，从拿不准，到试出配方，到菜单上真的长出一样新东西；这样新东西又流向了更多的人。第一件，诺齐克的尺子看得见；第二件，他的尺子看不见。可是一个人、一家店、一条街的公平，恰恰活在第二件里。

这就是本书要补上的：意义回流。

先说成白话。一次交换不是终点，而是谱系上的一个节点。东西换过去以后，在接手的人身上会发生意义：有人靠这碗面撑过了夜班，有人用一张旧书桌教会了孩子写字。这份意义，能不能沿着来路，以某种方式回到出手的人身上，回到这条交换链上的其他人身上？回得来，链条就是一串活的谱系；回不来，链条就只是一根单向的管子。

拿本书的意义口径（K6）来看，这并不玄。意义不是心里一热，而是 D1 三条律走没走完。创造律：有没有从混沌走到自组织，再走到涌现。自由律：有没有从纠缠走到选择，再走到激发。幸福律：有没有从张力走到转换，再走到释放。老马那一次，三条都走完了。从拿不准，到配方成形，到"淡口"出世；从被一句话缠住，到自己决定改不改，到越做越有劲；从"这汤会不会没人要"的紧张，到试成那天心里一松。这些都可以对照检查，不靠谁说了算。

诺齐克的三问可以原样保留，后面再接上一问。取得正当吗？转让正当吗？有偷抢骗要矫正吗？然后是第四问：交换之后，谁的门还关着？意义回不回得来？

前三问看来路，第四问看去路。来路正当，是公平的入场券；去路通不通，才决定这是一串谱系，还是一串两清。

拿这四问回头量后街的修鞋铺。取得正当：房东的铺面是正当的。转让正当：租约、买卖都签了字。无须矫正：没有人被骗。第四问：交换之后，老师傅的门关了，后街老人的门也关了。四问里过了三问，卡在最后一问。

卡住了怎么办?不是把合同撕掉,也不是罚便利店的钱。设想另一种走法:便利店在门口留出一张桌子的位置,老师傅每周来三个下午修鞋,顺带帮店里招呼熟客;老人们照旧来坐,便利店多了人气。交易照样合法,照样自愿;不同的只是,交换之后,意义有一条路流回了老师傅和那些老人。这不是谁的施舍,而是这条交换链上的人,一起把谱系接上了。现实里未必次次接得上,可是"接上"是不是一个该问的问题,这就是本书和资格理论分开的地方。

这样补,会不会滑回诺齐克最怕的东西,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拿着一张图,到处拦人花钱?不会,原因有三。

第一,意义回流不是一张分配图。它不规定谁最后该有多少,只看链条上有没有人始终被关在门外,这正是判词第三句说的铁门。图规定"应该是什么样",铁门只规定"不能是什么样"。

第二,回流不必靠强制。老马的淡口,没有任何人逼他做。市场里本来就长着许多回流的办法:熟客的口碑,学徒学成后回来搭把手,作者拿到的版税(第 19 章细讲),用户回头赞助开源软件的作者。本书要做的,是给这些办法一个名分:它们不是市场的点缀,而是市场公平的一部分。

第三,它和诺齐克最好的那一部分是一伙的。诺齐克说公平是历史的。本书说:对,而且这段历史不该只写东西怎样易手,也该写人怎样到达。第 4 章说统一性公平终会死去;诺齐克的公平是统一性公平里最有骨气的一种,他统一的是手续,不是份额。手续的统一要保住,可是只有手续,公平就成了一本只记过户、不记活人的账。

为什么说这是同一性谱系,而不只是"多一点人情味"?借第 11 章合唱团的话:一笔笔各自了结的交换,像一群人各唱各的,声音很多,却连不成一支歌;意义能回流的交换链,像各声部互相听着唱,每个人唱的不一样,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市场里的自愿交换,是让每个声部都能开口;意义回流,是让这些声部彼此听得见。前者是诺齐克给的,后者是本书补的;少了前者,有人被堵住嘴,少了后者,开了口也唱不成歌。

还要防一个误会。意义回流，不是要求每一笔交换的双方得到一样多的意义。保安从那碗面里得到的，和老马从淡口里得到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也不必一样多。若要求"一样多"，就从诺齐克那里一步跳回了第 2 章的统一份。本书要的只是：链条上每个人的门都开着，三律都有机会走完；至于各人走到多远、得到多少，正是同一性谱系里的"各唱各的声部"。

诺齐克的支持者还会追问：意义回没回流，谁来认定？会不会有人借"你没回流"的名义伸手要钱？这个风险是真的。本书的回答是：意义的发生，看三律的可观察标志，不看谁的嗓门大；至于怎样记录、怎样防止被滥用，第 26 章专门报账。在那之前，本书只立一条最低的要求：一个市场若长期把同一群人留在所有的门外，不管每一笔交易多么干净，它都不能自称公平。

回到花鸟市场边上的集邮摊。设想若干年后，乙的眼睛不好了，看不清齿孔。甲隔三岔五把新邮票拍下来放大，拿给乙看，一枚一枚讲来历。当年换出去的那枚生肖票，就这样又回到了乙身上，回来的不是邮票本身，而是它的意义。到那时，那一次交换才算真正完成。

> **带走的话**
>
> 来路正当，是公平的入场券，不是公平的全部。诺齐克教我们看一串，不看一刻；本书再追一问：这一串走完，谁的门还关着，意义回不回得来。只记过户、不记到达的历史，仍然是一串天平。

小账 SDE 账——诺齐克看准了物的来路这一串 D（一笔笔交换的差异序列），没看这串 D 在人身上显露出怎样的 S，也没看 E 把交换双方缠成一体之后，意义能不能回流。 天平→谱系账——把"每笔交易当场两清"的一串天平，换成"交换之后意义能回流、无人始终被关在门外"的谱系。

第 10 章

森与努斯鲍姆：能力进路；马克思：按需分配

这一章的问题：给每个人一样的东西不行，那么，看每个人能做成什么，或者按每个人需要什么来给，算不算就到了公平?

◆ 一、能力进路最接近"可达"

设想一下：街道给老小区每户送了一辆自行车。周小川第二天就骑着去球场训练，省下半小时等公交。楼下一位腿脚不便的老邻居，把车推进楼道，一年没动过。舅舅林强天天骑电动车送外卖，这辆车对他几乎没有用处。

同一辆车。论东西，人人一样；论能做成什么，天差地别。

这个例子不是本书的发明。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就用自行车讲过同一个道理：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商品；人骑着它到想去的地方，是一种"功能"，也就是一种活成的状态；而一个人能在多少种这样的状态之间自由挑选，叫作他的"能力"。1979 年他做过一次讲座，题目就叫《什么的平等？》。他的回答是：不是收入的平等，不是"基本物品"的平等，也不是快乐感受的平等，而是能力的平等。

先把他最强的地方讲足。

打个家里的比方。奶奶刘桂兰和外孙豆豆，一人一碗同样的鸡汤。奶奶喝下去，是暖胃；豆豆喝两口就跑去玩了。碗一样，鸡汤一样，"吃好一顿饭"这件事在两人身上能不能做成，却全看各自的身体和年纪。森的眼睛，就盯在碗和人之间那段看不见的路上。

第一，他看见了人和东西之间的"转换"。同样的钱、同样的车、同样的米，落到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处境里，能转换成的生活完全不同。怀孕的人需要更多营养，腿脚不便的人出门需要更多帮助。只量东西，就看不见这一层。这一下子击中了第 2 章讲的"统一份"，也击中了上一章罗尔斯的那张基本物品清单。

第二，他看见了"满足"会骗人。一个长期被亏待的人，常常学会了不去想要，穷惯了，就说"这样挺好"。功利主义（第 7 章）若只算快乐的总量，这份被压低的"挺好"也会被算进去。森说，不能拿人被压下去的愿望当公平的尺子。

这一点，很多家庭里的母亲最熟悉。一桌菜，最好的那块总推给孩子，自己吃剩菜，还说"我就爱吃这个"。问她满不满意，她说满意。若拿"满意"去量，这个家公平得很。森的提醒是：她嘴上的满意，也许是几十年里一点一点学会的少要；尺子若只认这句"满意"，就会把最该看见的人漏掉。（母亲的照料怎样被当成本分，第 21 章细讲。）

第三，他看重选择本身。一个绝食的人和一个挨饿的人，都没吃饭；可一个是自己选的，一个是没得选。能力看的是"能不能"，不只是"有没有"。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把这条路又往前推了一步。她开出一张"核心能力"清单，一共十项：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感觉、想象与思考，情感，实践理性，归属，与其他物种共处，游戏，对自身环境的掌控。她还提出了"门槛"：一个体面的社会，要让每个人在每一项上都越过一道最低线；哪一项低于门槛，别的项再高也补不回来。

把这些和本书对照，你会吃一惊：这条路离"可达"只差半步。森不问你手里有什么，他问你能到哪里，这正对上随身三问的第一问——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能力进路答：到达。努斯鲍姆的门槛，又几乎就是判词第三句的铁门：不许有人被关在门外。在第二编所有的前人里，这是离同一性谱系最近的一位邻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受了这条思路的影响，"看人能活成什么"由此第一次进了各国的报表。

森和努斯鲍姆之间也有一处分歧，值得说一说。森一直不肯开清单。他的理由是：哪些能力最要紧，应当由每个社会的人自己讨论出来，不该由一位哲学家替所有人定死。努斯鲍姆则认为，没有清单，能力进路就落不了地，政府和法院不知道该保什么。一个怕清单把人框住，一个怕没有清单什么也保不住。这场分歧，本身就是第 3 章那场统一与多样的拔河：清单代表统一，各自讨论代表多样。

再拿周家试一试能力的眼光。舅舅林强和周晓，某一年的收入也许差不了太多。用收入一量，两人差不多"一样富"。用能力一量，就看出差别了：周晓能自己挑客户、定方案，能在周末带豆豆去公园；林强的路线由别人定，下雨天要多跑，能陪家人的时间少得可怜。同样的钱，转换成的生活可能完全不同。这正是森那句话的意思：钱是手段，不是目的。

所以批评它，要格外小心。本节先把这笔账记下：能力进路把公平的眼光，从东西移到了人，从"有没有"移到了"能不能"。这一步，本书全盘接受。

◆ 二、按需分配的理想

周家晚饭后有过一场小争论。周小川说球鞋磨穿了，要一双八百块的新鞋。奶奶刘桂兰说旧的补一补还能穿。父亲周建国说，打校队的孩子，鞋是真需要。母亲林慧问了一句："你是需要一双八百的，还是需要一双能好好打球的？"一家人都愣住了。

家，大概是世上最接近"按需分配"的地方。豆豆要喝奶，爷爷周德厚牙不好要吃软的，小川正长个子要多吃肉。没有人按出力领饭，也没有人按交了多少钱上桌。可是一说到"需要"，问题就来了：谁的需要？多大的需要？谁说了算？

把"按需分配"写成一句旗帜上的话的，是马克思。1875 年，他写了一份批评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的笔记，后来叫《哥达纲领批判》，由恩格斯在 1891 年公开发表。他在那里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句口号在此之前已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流传〔待核〕。）

先讲足他的道理，它比这句口号深得多。

马克思在同一份笔记里，先讨论了"第一阶段"：每个人按自己提供的劳动领取。听起来很公平，干多少，拿多少。马克思却说，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为它用同一把尺子，也就是劳动，去量不一样的人。有人身强力壮，有人体弱；有人结了婚、孩子多，有人单身一人。用同一把尺子量他们，结果

就是不平等。他的大意是：要避免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放回周家看，一下就明白了。设想全家定个规矩：家务按出力记分，干多少活，月底分多少零花钱。周小川个子高，搬米扛水一趟顶别人三趟；豆豆四岁，只能帮着摆筷子；爷爷周德厚七十四了，想干也干不太动。按这把尺子，小川拿最多，爷爷拿最少。尺子对谁都一样，干得清清楚楚，可谁都觉得哪里不对。马克思说的"平等的权利"，就是这样一把对谁都一样、却量不出人的差别的尺子。

请在这里停一停。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就看穿了本书第 2 章说的事：拿统一的尺子量不同的人，统一本身就会生出不公。同卷、同价、同份，都在他这句话的射程之内。

他还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也就是说，按需分配不是今天就能下达的一道命令。它要等到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等到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财富充分涌流以后。

"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一句值得画线。马克思想的不是"多发点东西给穷人"。他想的是：总有一天，人劳动本身就是在活出自己。这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意义可达"了。

还要替马克思说一句公道话。他没有把"第一阶段"的毛病推给哪个坏人。他说，这些弊病在刚从旧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他知道按劳分配是一段路，不是终点；知道统一的尺子会伤人，又知道在某一段路上暂时只能用它。这份清醒，比后来许多拿着这句口号的人都高明。

很多人一听"按需分配"，就想到"想要什么拿什么"，于是摇头说：人心无底，哪有那么多东西。这是把马克思读浅了。他说的需要，不是一时的欲望，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真正的需要；他也明说要等到财富充分涌流。批评按需分配，不能拿"人都贪"来批，那是在批一个稻草人。

但那场球鞋之争提醒我们一件事："需要"不是摆在那里等人去量的。周小川说的需要，有一半是真需要，打球的脚要护着；还有一半是正在长出来的，他想被队友看得起，想有一双自己挑的鞋。奶奶的"还能穿"也不是小气，那是她那一代人在纺织厂里活出来的分寸。母亲那一问最要紧：她没有替儿子定需要，也没有照单全收，而是把"需要"重新打开，让它在一家人的话里重新长一遍。

所以本节的标题背后有一个问题：需要是谁定的？如果由分配的人来定，按需分配就变成了"我说你需要什么"，这是第 3 章那句"你就配走这条小路"的另一种说法。如果由每个人自己定，又没有一个整体能接得住，第 3 章那盘散沙又回来了。马克思把这个难题交给了"高级阶段"的物质丰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他给的是方向，没有给一路上怎样检查。

◆ 三、缝隙：有可达、无谱系；有需要、无发生

还是那辆自行车。设想三年以后。周小川去外地上了大学，他那辆车在楼道里落灰。楼下那位腿脚不便的老邻居，经过一年多的康复，开始能慢慢骑一小段了。他第一次自己骑到菜场，在门口跟人讲了半天。车还是那辆车，"能骑行"这项能力也还是那项能力；可是它落在谁身上、什么时候落、落下以后发生了什么，三年里完全换了一副样子。

能力进路站在第一节那个"能不能"上，量的是某一时刻，一个人"能活成什么"的那一组可能。努斯鲍姆的门槛，也是某一时刻的一道线：现在，这十项，过没过？这两样都不错，可它们问的都是一个横截面。

本书说的第一个缝隙就在这里：有可达，无谱系。它有三层。

第一层，能力是"能够"，意义是"走完"。一个人能骑车，不等于他在骑车这件事上走完了什么。按 K6，到达意义是 D1 三律走完全程。老邻居那次骑到菜场：从康复期身体的乱，到慢慢重新找回平衡，到"我又能自己出门了"涌现出来，这是创造律走完；从被病缠住，到自己决定今天骑不骑，到越骑越想骑，这是自由律走完；从怕摔的紧张，到慢慢放松，到菜场门口那一大通话，这是幸福律走完。能力进路给了门，本书还要看人有没有走过门，走完了没有。

森会回应：能力本来就包含"实际做成"的功能，也包含过程中的自由，他从没说只看纸面上的可能。这个回应是对的。所以本书不是说他"只看可能"，而是说：他把功能与能力当作一个时刻的一组状态来比较，没有当作一串随差异不断显露的形态来追踪。

第二层，门槛是一道线，铁门看一整串。努斯鲍姆说：谁在某一项上低于门槛，就是不正义。本书说：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门外，就是不公平。两者差在"始终"二字。一个人今年低于某道线，明年因为家里、班里、单位里的偏斜轮到了他，他就走了过去；在门槛看来，这是今年不正义、明年正义；在谱系看来，这恰恰可能是一串公平的偏斜，第 16 章"老大生病那年"讲的就是这样的事。反过来，一个人每一年都刚好在门槛上方一点点，却从来没有一次三律走完；门槛说他合格，谱系说他的门一直关着。

努斯鲍姆会回应：门槛只是最低保障，不是全部的善；门槛以上，她本来就留给每个人自由去活。这也对。本书不否认门槛，就像第 17 章不否认天平：门槛降为谱系的一个横截面，在一次性的、来不及看长串的场合，它依然有用。

第三层，能力进路较少追问 E 的事，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意义的流向。它看每个人各自能做成什么，却不大问：一个人的能力用出去以后，发生的意义流向了谁？会不会有人能力样样齐全，干的却全是替别人涌现意义，自己永远停在第一步？这一层，本书在第 23 章讲剥削时正面展开，这里只点到。

三层之外，还有一处小的差别，和第 25 章相关。能力进路看一个人能活成什么，却很少把它和这个人为此投进去的东西放在一起看。同样能骑车到菜场，一个人是买了车就会骑，一个人是熬了一年多康复才骑得动；在能力的表上，两人这一项都"有"。森当然知道代价要紧，他讲转换时说的正是这件事；但能力清单本身不记账，不问到达这一步花掉了一个人多少时间、体力和心力。本书第 25 章的意义投入比，就是把这一问补进去：不只看到没到，还看为到达付出了多少。

再看马克思。第二个缝隙是：有需要，无发生。

按需分配把"需要"当作分配的依据：先有需要，再按需要去给。可是周家那场球鞋之争说明，需要不是先放在那里的东西。它是在差异一个接一个连起来（D，差异序列）的过程中长出来、变过去的。小川的需要在长，奶奶的分寸在传，林慧那一问让需要重新发生了一遍。一个只管"满足需要"的公平，迟早会撞上两头之一：要么有人替别人定需要，要么需要没有边。

再看豆豆。他四岁，要的东西一天一个样：今天要恐龙，明天要挖掘机。若按他嘴上说的需要去给，家里很快堆满玩具，他却越玩越没劲。周晓后来换了个办法：不急着买，先陪他用纸箱搭一台"挖掘机"。搭了一下午，豆豆再也没提买的事。他要的不是那件东西，而是那一下午从乱糟糟到搭成、从跟着妈妈做到自己出主意、从急得跺脚到哈哈大笑的过程。需要没有被"满足"，而是被"发生"掉了，发生成了一段走完的意义。

这件小事说明了按需分配的一个盲点：它站在"给"的这一头，问的是给什么、给多少。本书站在"发生"的这一头，问的是给出去以后，三律在这个人身上走没走完。给得再准，三律若卡在第一步，门还是关着；有时候给得少一点，三律反而走完了。这里统一的不是"需要都被满足"，而是"意义都能到达"。

马克思派会回应：马克思从不认为需要是固定的，他明说要等到人的全面发展、劳动成为第一需要，这本身就是需要的历史发生。这个回应有力，本书承认马克思在方向上看见了"发生"。但他把发生交给了一个远方的阶段；而在走向那个阶段的路上，他手里的尺子仍是劳动时间。第 23 章会说明，这把尺子量的仍然是物。本书要做的，是把"发生"从远方拉回到每一天：今天，这个人的三律走到哪一步了？他的门开着吗？

两个缝隙其实是一个缝隙的两面。能力进路把公平切成一刻一刻的能力截面，按需分配把公平切成一项一项的需要清单。前者切掉了时间，后者切掉了发生。切掉时间，就看不见偏斜轮不轮得到；切掉发生，就看不见需要和意义原本是一起长出来的。两刀都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切下的东西各自都对，合起来却不是那串活的谱系。

拿随身三问再过一遍。第一问，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能力进路答"到达"，答对了一半，它统一的是"能到达"，还不是"走完了"。按需分配答"需要"，它统一的是"需要都被照顾"，仍站在给的一头。第二问，一刻还是一串？两家都更像一刻：一张能力表，一份需要单。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努斯鲍姆的门槛能看见今天谁在门外，看不见谁"一直"在门外；马克思能看见劳动者被关在门外，却把开门交给了远方的那个阶段。

把三家放在一起看：

	他看到了什么	缝隙	同一性谱系怎样补
森	统一的应是能做成什么，不是手里有什么	比较一刻的能力组合，不追一串的显露	追整串谱系里三律走没走完
努斯鲍姆	人人都要越过的门槛	门槛是一刻的一道线	铁门看"始终"：谁一直被关在外面
马克思	统一的尺子量不同的人，本身不公；劳动终将成为第一需要	需要被当作待分配的依据，发生被推到远方	需要与意义在每天的谱系里发生，并且能回流

补上之后，能力的眼光在日常里怎么用？不用新造一套表格，只要在"能不能"后面多问两句。一问：过一段日子再看，他真的走过这扇门了吗，走完了没有？二问：这一串日子里，有没有哪一扇门对他一直关着？拿老小区那辆车说，"每户一辆"之后，社区若隔一年回头看看谁家的车落了灰、谁家的人正用得上，把车挪一挪，这就是从一刻的能力，接成了一串的谱系。这样的回头看只为开门，不为给哪一户打分排名。

这张表不是排名次。三位前人各自点亮了谱系公平的一块：森点亮了"到达"，努斯鲍姆点亮了"门"，马克思点亮了"统一的尺子会生出不公"和"劳动本身该是活出自己"。本书接着他们判，不改判：把能力从一刻接成一串，把门槛从一道线升为一道看"始终"的铁门，把需要从分配的依据还原为发生的过程。

回到楼道里那辆车。"每户一辆"，统一的是输入。"谁能骑"，问的是可达的一刻。同一性谱系要问的是：三年、十年下来，这辆车在这栋楼里，有没有让某个人一直进不了门？它落灰的时候，下一个用得上它的人，找不找得到它？

> **带走的话**
>
> 森把公平的眼光从东西移到了人，努斯鲍姆给了人人都要越过的门槛，马克思看穿了统一尺子的不公。本书再往前半步：能做成，还要走完；过门槛，还要看始终；按需要，还要看需要怎样发生。

小账　SDE 账——能力进路看准了一刻的 S（人能活成什么），按需分配看准了 D 里的差异（人人需要不同）；二者都没把 S 当作随 D 不停显露、又被 E 缠在一起的整串谱系。 天平→谱系账——把"按能力清单或需要清单一刻对齐"的天平，换成"整串里三律走得完、需要在发生、无人始终被关在门外"的谱系。

第 三 编

同一性谱系：公平的 SDE 定义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全书的"立"，回答一句话：公平到底是什么。

第 11 章用一支合唱团分清三个词：齐唱是统一，各唱各的是多样，和声是同一性。第 12 章说公平的统一落在哪里：不在输入相同，而在意义可达；而意义不是心里的一团雾，是创造、自由、幸福三条发生律走没走完。第 13 章从触觉、听觉、视觉三种感觉讲 S、D、E 三维怎样分不开，天平正是把公平切成一刻一刻去称的那种切割。第 14 章讲三原理与六路径，以及三种常见的伪公平。

判词第一句"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在这一编落地。

第 11 章

统一性、多样性、同一性

这一章的问题：前面十章一直在说"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可"统一"和"同一"听起来差不多，"多样"又好像是好词。这三个词到底差在哪里？"谱系"又是个什么东西?

◆ 一、一支合唱团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家住的老小区里有一支业余合唱团，二十来个人，大多是退休的老人，也有几个下了班赶来的年轻人。奶奶刘桂兰是其中一员。每周三晚上，大家在居委会楼上那间旧活动室里排练。指挥是一位退休的音乐老师，嗓子早就不如从前，耳朵却还灵。

合唱团刚组起来那几个月，只会一种唱法：齐唱。大家唱同一条旋律，同一个音高，同一个节拍。指挥最常说的话是"跟上""别抢""往一块儿唱"。齐唱有它的好处。新人一进来就能张嘴，谁都不怕跑得太远；声音一大片，听起来很有气势。

可是齐唱唱久了，毛病就出来了。有个嗓音低沉的退休老电工，那条旋律对他来说太高，每次唱到高处就憋得满脸通红，后来干脆只张嘴不出声。有位年轻姑娘嗓子又高又亮，旋律对她来说太低，她唱得没精打采，像在念课文。奶奶刘桂兰的声音不高不低，正好在中间，她唱得最舒服。同一条旋律，落在二十个人身上，有人舒服，有人憋屈，有人无聊。看上去人人一样，其实人人得到的东西很不一样。

这就是统一性：给所有人同一份东西，要所有人做同一件事，并且以为这样就公平了。齐唱统一的是输入——同一条旋律、同一个调。它没有问：这条旋律到了每个人嗓子里，变成了什么?

后来团里有人提意见：既然大家嗓子不一样，干脆各唱各的，谁唱着舒服就唱什么。指挥拗不过，试了一回。结果可想而知。老电工往低里唱，姑娘往高里唱，

有人干脆换了一首自己熟的歌，有人按自己的快慢来。二十个人，每个人都唱得挺舒服，可活动室里一片嘈杂，谁也听不清谁。唱完一遍，大家面面相觑：这还叫合唱吗？

这就是多样性：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样子来，彼此不再约束。它尊重了差异，却把"一起"丢了。各唱各的时候，每个声音都在，合唱团却没了。二十个人的嗓子还在，那个让二十个人成为"一个团"的东西不见了。

真正让这支合唱团活过来的，是第三种唱法：和声。指挥把大家按嗓音分成几个声部。嗓音低的唱低声部，嗓音高的唱高声部，中间的唱中声部。每个声部唱的音不一样，有时节奏也错开，有的声部在前面走旋律，有的声部在后面垫着。可它们合在一起，是同一首歌，而且比齐唱时更饱满、更好听。

那位老电工终于能放开嗓子了，他的低音成了整首歌的底座。那位年轻姑娘的高音浮在最上面，像一层亮光。奶奶刘桂兰在中间，把上下两头接起来。每个人唱的不同，却唱的是同一首歌；每个人都在，团也在。

这就是本书说的同一性：不是大家一样，而是大家不一样，却合成一个整体；每个人的差异不是被抹掉，而是被安放进去，成为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把三种唱法放在一张表里对照一下：

	齐唱	各唱各的	和声
对应的词	统一性	多样性	同一性
每个人唱的	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还是不是一个团	是	不是	是
每个人到没到"唱出来"	有人到、有人憋着	人人唱了，却没唱成一首歌	人人唱出来，也一起唱成一首歌

看最后一行。齐唱时，有人到达了，有人被憋在门外，那位老电工就是被关在门外的人。各唱各的时候，每个人好像都到了，可他们来合唱团，本是想"一起唱

成一首歌"，这个意义谁也没到。只有和声，让每个人既唱出了自己，也唱成了大家。

这里要特别小心一个误会：和声不是"齐唱"和"各唱各"的折中。不是一半人齐唱、一半人随便唱，也不是"有时候统一，有时候放开"。折中只是在两头之间找个中间位置，第 3 章已经说过，那叫调和，只能缓解，不能解决。和声是另外一种东西。它不是把统一和多样各拿一点，而是发生出了一种两头都没有的新形态：差异本身成了整体的材料。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和声里就没有统一了吗？有，而且少不了。排练开始前，指挥先用钢琴弹一个音，全团照着它把音定准；整首歌用同一个调，同一个拍子，大家看同一个指挥的手。要是有人自己另起一个调，或者按自己的快慢走，和声马上就乱成各唱各的。

可这时候的统一，和齐唱时的统一不是一回事。齐唱时，统一就是目的本身：大家唱得越一样越好。和声里，统一退到了底下，成了垫脚的东西：定同一个音、守同一个拍子，是为了让高的、低的、中间的声音都能落进同一首歌里去。统一没有死，它换了位置，从"要大家一样"变成"帮大家都到"。后面讲意义可达时，我们会一再碰到这种换了位置的统一。

和声刚开始排的那几个星期，也并不顺。有个唱低声部的阿姨私下嘀咕：高声部唱的是主旋律，台下的人记得住；我们低声部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音，像在后面"嗡嗡"，唱了跟没唱一样。她的话有道理。和声如果一直让同一拨人在前面唱旋律，另一拨人永远在后面垫着，那它只是把齐唱时的"有人憋屈"换了个样子：嗓子是放开了，被听见、被记住的机会却始终落在别人身上。

指挥后来想了个办法：换不同的歌，让不同的声部轮流走旋律。这一首高声部在前，下一首低声部先起，再下一首中声部唱主歌、别的声部和着。那位阿姨第一次带着全团唱出开头那句时，脸都红了。单看哪一首歌，都有声部在前、有声部在后，不是"平"的；连着一个季度的歌看下来，每个声部都在前面走过。这种"轮得

到"的道理，第四编会专门讲，这里只先记下一句：和声要真成为同一性，光分声部还不够，还要让每个声部在一串歌里都有机会被听见。

还有一种人，也要说一说。团里新来了一位老大爷，五音不全，跟不上任何一个声部，唱哪儿都跑调。齐唱的时候，大家嫌他拖后腿；各唱各的时候，没人管他；和声排起来以后，他一度被劝"先听着"。听着听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来了。

这就是那道门。一个团的和声再好听，如果有人每次来都只能坐在边上听，一直进不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对他就是关着门的。后来指挥让他先去敲一面小鼓，给全团打拍子。他的嗓子仍旧跑调，可他的鼓点进了这首歌，成了这首歌的一部分。几个月后，他在低声部里也能跟上一两句了。同一性的整体，不是挑那些"合得来"的人凑在一起，而是要给每个人找到一条进来的路。

那年春节，合唱团在小区的联欢会上第一次登台，唱的是一首大家都熟的老歌。台下坐着的街坊，听不出哪一句是谁唱的，只听到一首完整的歌，比电视里放的还让人心里发热。台上的人却各有各的感受：老电工听见自己的低音托着全场，姑娘听见自己的高音飘在最上面，那位敲鼓的老大爷敲得满头大汗，生怕错一拍。

这一幕里藏着同一性的两面。从外面听，它是一个整体，一首歌；从里面听，它是二十个各不相同的人，每个人都在，每个人都听得见自己。齐唱时，从外面听也是一首歌，从里面听却有人只是张着嘴；各唱各的时候，从里面听人人都在，从外面听却不成歌。只有和声，里外都对得上。

也许有读者会皱眉：分声部，不就是"因人而异"吗？第 3 章刚说过，因人而异可以包装不公，"你就配走这条小路"。这个担心是对的，也正好帮我们把和声和"因人而异"分开。因人而异，常常是给你安排一条不同的路，然后就不管了：你唱低声部，至于你的声音进没进这首歌、有没有被听见，没人过问。和声要求的多得多：分给你的那个声部，必须真的接进同一首歌；一串歌下来，你也要轮得到在前面；你要是哪个声部都跟不上，就得有人替你找一条进来的路。分开不是目的，接进来才是。差异化如果停在"分开"，它就是第 3 章的陷阱；走到"接进来"，它才是同一性。

还有一点。和声不是指挥一拍脑袋分出来的。团里先吃了齐唱的苦，又吃了各唱各的苦，两种苦撞在一起，大家才逼出了分声部的办法。这正是第 4 章讲过的那条路：统一与多样相争，矛盾积累到撑不住，旧的唱法死了，新的唱法才发生出来。

至于合唱团里每个声部怎样一边唱、一边听别的声部，怎样随着别人起伏而调整自己，那是听觉里的一整套 S·D·E，我们留到第 13 章再细讲。这一章只用合唱团做一件事：把三个词分开。

现在把合唱团放回公平这件事上，回到随身三问里的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

齐唱统一的是输入：同一条旋律给所有人。和声统一的是到达：每个人都唱出了声，每个人都成了这首歌的一部分。输入可以完全不一样——有人唱高音，有人唱低音——到达却是同一个：大家都进了这首歌。这就是判词第一句里那半句话的意思：同一性谱系，是"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统一没有被扔掉，它从输入搬到了到达。

◆ 二、同一性不是相同

小区花园里有一棵老槐树，比这栋楼还老。夏天傍晚，爷爷周德厚常常搬个小马扎坐在树底下乘凉，豆豆在旁边捡落下来的叶子玩。

有一天豆豆举着两片叶子跑过来问："太爷爷，这两片叶子不一样，它们是一棵树上的吗？"

爷爷接过来看了看。一片大，一片小；一片深绿，一片发黄；一片是从朝阳那边的高枝上落下的，一片是从背阴的矮枝上落下的。爷爷说："是一棵树上的。你看这树，哪两片叶子一模一样？没有。可它们都是这棵树的。"

四岁的孩子问出了这一章最要紧的一个问题：不一样的东西，凭什么还是"一个"?

我们平时说"同一个"，常常以为意思是"一模一样"。双胞胎长得一样，我们说"像是同一个人"；两件衣服款式颜色全相同，我们说"同一款"。久而久之，"同"就和"相同"粘在了一起。可是那棵槐树告诉我们另一种"同"：叶子全都不相同，树却是同一棵。

那么，让千万片叶子成为同一棵树的，是什么？

不是它们长得像。叶子与叶子之间差别很大，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嫩有的老，有的被虫咬过，有的被风刮破。真正让它们成为一棵树的，是它们连在一起：都长在同一根主干分出来的枝上，喝的是同一套根从同一块地里吸上来的水，同一年春天发芽，同一个秋天变黄。一片叶子晒到的太阳，变成养分，会顺着枝干送到别的地方去；根吸上来的水，也会一路送到最高那片叶子。

所以，同一性不在"长得一样"，而在差异各自是真的、又连成一体。用本书的话说，让人和事连成一个整体的那种牵连（E，特征纠缠），才是同一性的根。叶子们的差异是真的，叶子们的纠缠也是真的。差异让每片叶子成为它自己，纠缠让所有叶子成为一棵树。

我们不妨再设想两棵"树"做对比。

第一棵是商场门口摆的塑料树。每片叶子都是同一个模子压出来的，大小一样，颜色一样，角度都调得整整齐齐。它看起来非常统一，可它是死的。它不长，不变，不落叶，也不发芽。它的"一样"，是因为它没有在活。这就像齐唱唱到最后，统一得只剩一个声音，有人张着嘴却已不出声。

第二种"树"是秋天扫到墙角的一堆落叶。每片叶子都不一样，大的小的、黄的红的，多样极了。可它已经不是树了。落叶之间不再连着，各自躺在那里，风一吹就散。这就像各唱各的合唱团，差异都在，整体没了。

活的槐树既不是塑料树，也不是落叶堆。它的叶子各不相同，又始终连在一起；它年年在变，又始终是这一棵。同一性就活在这两头之间，但不是两头的中点，而是另一种活法。

把这个道理拿回到人身上。周家七八口人，没有一个人和别人一样。爷爷牙口不好，豆豆还在长牙；周小川一顿能吃三碗，奶奶刘桂兰吃半碗就够；舅舅林强一天在外面跑十几个小时，母亲林慧天天站讲台。导论里那顿家宴已经说过：给这家人盛同样的三碗饭，人人相同，却人人没吃好。

那这一家人凭什么是"一家"？不是因为他们相同，而是因为他们连在一起。爷爷牙口不好，奶奶就把肉炖得烂一些；周小川打完球饿得快，家里就给他多留一碗；豆豆吃饭慢，大人就陪他多坐一会儿。每个人的差异，都在别人那里引起一点回应；每一点回应，又把这家人连得更紧一点。一家人的同一性，就长在这一来一往的回应里。

一个人身上，也是这个道理。爷爷周德厚二十岁时在木工房里扛木料，一口气能扛两根；如今七十四岁，走路慢了，牙也掉了好几颗，吃饭要等奶奶把肉炖烂。他身上几乎没有哪一样还和五十年前相同：力气不同了，口味不同了，连脾气也软了许多。可谁都不会说，二十岁那个木匠和今天树下乘凉的老人是两个人。他是同一个周德厚。让他成为"同一个"的，不是五十年不变，而是这五十年一天接一天地连着：昨天的他长成今天的他，今天的他又会长成明天的他。

这就引出一个疑问：既然同一性不靠相同，那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成"同一"了？一盘散沙，也可以硬说它们是"同一堆沙"吗？不能。检验办法其实很朴素，就看两件事。第一，差异进来的时候，整体有没有回应它？爷爷牙口坏了，家里的饭有没有跟着变？老电工嗓子低，合唱团有没有给他安排低声部？第二，这种回应能不能一路送到每个人那里？槐树根吸上来的水，能不能送到每一根枝条？如果差异进来没有人理，或者回应总是只送到一部分人那里，那么嘴上再说"我们是一体的"，也只是一句空话。

周小川的篮球队，是另一个现成的例子。场上五个人，位置各不相同：个子最高的守在篮下抢篮板，个子小、脚步快的在外线运球组织，投篮准的专门找空位出手。五个人身高不同，打法不同，连一场下来跑的路线都完全不同。教练从来不要求五个人打得一样。要是五个人都去抢篮板，或者都站在外线投三分，这支队一场也赢不了。

可这五个人又必须是一支队。一个人传球时，要知道另一个人此刻会跑到哪里；一个人防守漏了位，旁边的人得马上补上去。周小川说，他们队打得最顺的那几场，场上谁也没有喊话，球却一个传一个，像长了眼睛。这种"像长了眼睛"，就是五个人的差异被彼此接住了：你的长处我来用，你的空档我来补。

反过来，周小川也说过他们队打得最难看的一场。那天有个队员手感特别好，拿到球就自己投，投进了好几个，自己很痛快。可别的队员慢慢就不跑位了，反正球也不会传过来。下半场他手感一凉，全队就垮了。那一场，场上五个人仍旧各不相同，仍旧穿同一身球衣，同一性却已经散了：一个人的差异不再被别人接住，别人的差异也不再进得了这场球。一支队是不是"同一支"，不看球衣，要看球有没有在五个人之间流起来。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滑过去的地方，要停下来说清楚：同一性不等于"差不多"，也不等于"求同存异"。

"差不多"是说大家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可以忽略。这其实还是统一性的想法：差别越小越好，最好没有。同一性恰恰相反，它不要求差别小。老槐树最高的叶子和最低的叶子差别很大，一点不妨碍它们是同一棵树。和声里低音和高音隔得很远，反而正是这个距离，让和声饱满起来。

"求同存异"是说先找出大家相同的部分作为基础，不同的部分先放一边。这也还是把"同"理解为"相同"，把"异"当作需要搁置的麻烦。同一性不把差异搁置，它让差异直接进来，成为整体的材料。老电工的低音不是被"存"起来的"异"，它就是和声的底座。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里的"同"，指的正是相同、附和、一个调子；"和"是不同的东西配在一起而相成。用本书的三个词来对照：孔子说的"同"接近我们说的统一性，他说的"和"接近我们说的同一性。这句话第 6 章已经引过，孔子对这个"和"怎样落到"均"上去、又留下了什么缝隙，那一章也讲过了，这里只借这一句，把"同一"从"相同"里拉出来。

现在回到公平。人们一说公平，常常首先想到"一样"：一样的价钱，一样的卷子，一样的份额。第 2 章讲的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全都是"相同"的公平。这种公平就像塑料树，整整齐齐，却不长、不活，而且总有人被憋在门外。另一些人反过来说"每个人不一样，就该各走各的"，结果像落叶堆，差异都被承认了，一家人、一个班、一个社会却散了，第 3 章已经说过这种散沙。

同一性公平要的是活的槐树：每个人不同，每个人都被连进来，每个人都能从这棵树上得到他那一份养分。判词第三句的那道铁门，也可以用这棵树来看：如果有一根枝条，水永远送不上去，叶子一年一年枯在那里，那么不管这棵树别的地方多么繁茂，它对这根枝条就是不公平的。随身三问里的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问的就是这根枝条。

◆ 三、什么是谱系

周家有一道菜，全家人都叫它"奶奶的红烧肉"。

奶奶刘桂兰说，这道菜最早是她的母亲做的。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吃不上几回肉，她母亲做红烧肉，糖放得重，酱油放得重，咸甜都浓，因为要用一小块肉就下好几碗饭。刘桂兰十几岁在旁边烧火，看着看着就学会了。

后来她进了纺织厂，成了家，自己掌勺。日子好过了一些，肉不再那么金贵，她就把盐减了一点，炖的时间放长了一点，肉更软、更香。再后来，老伴周德厚牙口一年不如一年，她又把肉切小块，炖得更烂，烂到筷子一夹就散。这个变化，在导论那顿家宴里已经出现过。

大女儿周晓学这道菜，是在她工作以后。她嫌奶奶的做法太甜太油，就少放糖，多放了几块香菇和一点八角，收汁也收得干一些。奶奶刚开始有点不服气，尝了几回，倒也说："嗯，还是咱家这个味。"

外孙豆豆今年四岁，他还不会做，只会吃。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要求：肉要切成小块，不要肥的，汤汁要浇在米饭上。周晓给他做的时候，就照着他的意思改。说不定再过二十年，豆豆自己站到灶台前，又会把这道菜做成另一个样子。

我们来看这道菜。从奶奶的母亲到奶奶，从奶奶到孙女周晓，再到周晓的儿子豆豆，前后跨了五代人，经了四个人的手和嘴，每一个人都改了一点。糖多了少了，炖得软了硬了，加了香菇，去了肥肉。如果把每一代的那一碗红烧肉单独拿出来，摆成一排比较，几乎没有两碗是一样的。可全家人吃到嘴里，都认得出来：这是咱家的味。

这道菜的"家味"，就是一个谱系。

什么是谱系？先说白话：谱系就是一串形态，一个接一个地显露出来；每一个都和前一个不一样，可它们又彼此牵连，连成同一个东西。

拆开来看，这句话里有三件事。

第一件，差异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家里穷，于是糖重；日子好了，于是盐减；爷爷牙不好，于是炖烂；周晓嫌油，于是少糖；豆豆不吃肥，于是去肥。这一个个变化，接连发生，连成一个序列（D，差异序列）。每一次变化，都是因为家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差异：新的日子、新的人、新的口味、新的牙口。

第二件，形态随着差异不断显露出来。每一个差异进来，这道菜就显露出一个新的样子：浓的、香的、烂的、清爽的、切小块的。这些样子不是事先藏在某个菜谱里，等着人去照做；它们是随着一个个差异进来，才一个个显露出来的（S，显露谱系）。所以本书一再说，S 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构"，不是一张定死的菜谱，而是一串不停显露的形态。

第三件，这一串形态彼此牵连。它们不是互不相干的几道菜，而是一个家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奶奶的母亲掌勺时奶奶在旁边烧火、看着，奶奶做菜时周晓在旁边尝，周晓做菜时豆豆在旁边提要求。每一代的手艺都从上一代那里来，又照着这一代人的身子、日子去改。是这个家把它们连在一起（E，特征纠缠）。

这三件事，不能分开来单讲。没有一个个差异，就没有一个个新样子；没有一家人的牵连，那一个个新样子就各走各的，成了几道互不相干的菜；没有显露出来的那一串样子，差异和牵连也就无处落脚。差异、显露、牵连，在这道菜里是同一

回事，只是我们为了讲清楚，在脑子里假想着把它切成了三块，这叫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第 13 章会专门讲这种"切开"，以及为什么切开以后就变成了天平。

说到"谱系"，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老家祠堂里的家谱：一张纸上排着一串名字，谁是谁的父亲，谁是谁的儿子，一代一代往下画线。本书说的谱系，和家谱有一点像，也有一个大不同。

像的地方，是它们都讲"一代接一代"。不同的地方，是家谱记下来就定住了，名字写上去不会再变，它是事后的一份记录；而家味这样的谱系，一直在活，一直在变，下一代会做成什么样，谁也写不出来，只能等新的差异进来，它才显露出来。家谱是一条画好的线，家味是一条还在长的线。本书说公平是谱系，说的是后一种：它不是一份事后可以查对、定稿的账本，而是一串还在发生的形态。

也正因为谱系一直在长，它就没有一个"最后的标准样子"。没人能说，周晓那一版才是"正宗"的家味，或者奶奶母亲那一版才是。每一版都是这条谱系上的一个形态，都算数。要问的不是"哪一版最对"，而是"这一串连下来，有没有接住每一个人"。

周晓有一回想把这道菜"定下来"。她照着奶奶做菜时的样子，一样一样称了分量，写成一张菜谱，打算以后教豆豆。可菜谱写好没多久就不准了：那阵子爷爷又掉了一颗牙，奶奶把炖的时间又加了一刻钟；周晓自己换了一家店买酱油，咸淡也跟着变了。她笑着说："这菜谱是写给哪一年的？"一张菜谱，只是这条谱系在某一天的一张照片；照片可以留着，谱系却不会停在照片里。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为什么"谱系"和"同一性"是连在一起说的。

同一性，不是某一刻大家相同，而是一串不同的形态始终连成同一个东西。这道菜在每一代都不同，却始终是同一个家味；老槐树每年都在变，却始终是同一棵树；合唱团每一次排练，声部的配合都会有些出入，却始终在唱同一首歌。同一性只有放在一串里才看得见。只看一刻，你看到的是差异；连起来看，你才看到同一。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这个谱系是怎样断掉的。

一种断法，是死守菜谱。假如奶奶当年一定要照她母亲的做法，一两糖都不许少，那么日子好了以后，这道菜会越吃越腻；爷爷牙口坏了以后，他就吃不动了；周晓、豆豆这一辈，干脆不爱吃了。一道菜被统一成一种做法，看起来是在守住家味，其实是在让家味断掉。爷爷那根枝条，第一个被关在门外。

另一种断法，是各做各的。假如周晓觉得"我的口味我做主"，做的根本不是红烧肉，而是另一道毫不相干的菜；豆豆长大后又换成别的。每个人都很满意，可"奶奶的红烧肉"在这个家里消失了。多样是有了，家味却没了。下一回全家坐在一起，桌上没有一样菜是大家共同认得的。

谱系活着，靠的既不是死守，也不是各走各，而是在每一个新差异进来的时候，都让这一家人重新连一次。爷爷牙口不好，这道菜就为他变一变；周晓有了新口味，这道菜就借她的手变一变；豆豆有了要求，这道菜就为他再变一变。每一次变化，都让一个新的人能吃上、吃好，同时又没有把别人推开。

这正是公平作为谱系的样子。

判词第二句说，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现在可以用红烧肉来说明白。天平的公平，是把某一顿饭单独拿出来称：这一碗给爷爷的肉和给周小川的肉，一样多吗？一样烂吗？谱系的公平，是把一顿顿饭、一代代人连起来看：这个家的饭，有没有随着家里每个人的变化而变化？每个人在这一串里，是不是都吃得上、吃得好？有没有谁一直被落下？

单看某一顿，可能是偏的。爷爷牙口刚坏的那一年，全家的菜都为他炖得烂烂的，周小川嫌没嚼劲；豆豆刚上桌那阵子，菜都切得碎碎的，大人吃得不过瘾。可连起来看，这一年偏向爷爷，那一阵偏向豆豆，周小川打比赛那几个月，桌上又天天有他爱吃的大块肉。偏是一刻一刻的，通是一串一串的。

这就是随身三问里的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

还有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谱系不是"随便怎么偏都行"。如果这道菜一直按某一个人的口味做，几十年里总有一个人吃不上、吃不好，比如总是不管爷爷的牙口，那这条谱系对爷爷就是断的。不管别人吃得多满意，对爷爷来说，这个家的饭

就是不公平的。判词第三句说的那道铁门，就在这里：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

说到这里，三个词可以收拢了。统一性，是一刻里人人相同，像齐唱，像塑料树，像死守的菜谱。多样性，是各走各的，像各唱各的合唱团，像墙角的落叶，像各做各的菜。同一性，是差异一个个进来，形态一个个显露，人和人始终连在一起，像和声，像活的槐树，像一代代传下去的家味。而同一性只有在谱系里才活得下去，所以本书把它叫作"同一性谱系"。

至于这条谱系里，每个人"到达意义"到底指什么，怎样检查有没有到，下一章接着讲。

> **带走的话**
>
> 统一性是人人相同，多样性是各走各的，同一性是人人不同却连成一体。同一性不在一刻，而在一串：差异一个个进来，形态一个个显露，人和人始终牵连，这一串就是谱系。公平统一的不是输入，而是每个人在这串谱系里都能到达。

> **小账** SDE 账——嗓音、口味、牙口的一个个差别是 D；和声、家味随差别不断显露出来的一串样子是 S；把团员、叶子、一家人连成一体的牵连是 E。 天平→谱系账——把"人人一样才公平"那杆一刻的天平，换成了"差异不断进来、人人始终连着、谁都到得了"的同一性谱系。

第 12 章

意义可达：公平的统一在哪里

这一章的问题：上一章说，公平不是齐唱，是和声；不是人人一样，是同一性谱系。可和声总得"和"在某个地方。人人走的路不一样、拿的东西不一样，那公平到底统一在哪里？要是统一的是"意义"，意义不就是各人心里的感觉吗，凭什么拿它当尺子？

◆ 一、统一的是到达，不是输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中秋前一个星期，林慧接到娘家电话：外婆今年八十大寿，想让一家人都回去吃顿饭。外婆住在邻县的一个镇上，离周家所在的省城一百多公里。

电话一挂，家里就开始排怎么去。

周晓在外地出差，最快的办法是下了班直接坐高铁，到县城站再打车，豆豆由她带着。周建国开车，载上林慧和周小川，顺路去仓库拐一趟，把节前最后一单调度安排好。爷爷周德厚坐不了长途小车，一坐就晕，奶奶刘桂兰陪他坐早上那趟慢悠悠的城乡大巴，一路停十几站，晃三个钟头。舅舅林强那天还有单子，跑完中午的高峰，骑着他的电动车，沿国道一路过去。

五拨人，五种走法。花的钱不一样：高铁票最贵，大巴最便宜，林强的电费几乎可以不算。花的时间不一样：高铁一个半钟头，大巴三个钟头，电动车将近四个钟头。吃的苦也不一样：周晓抱着豆豆换乘最累，爷爷在大巴上最遭罪，林强顶着风最辛苦。

要是用一杆天平去称，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一处是"相等"的。钱不等，时间不等，力气不等。

可是傍晚六点，外婆家那张大圆桌边坐满了人。外婆看着一屋子儿孙，笑得合不拢嘴。没有一个人会说："今天不公平，因为我们的车票钱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这件事要统一的，从来不是"怎么去"，而是"都到了"。

这就是本章要立住的第一句话：公平统一的是到达，不是输入。

我们平时说的"一视同仁"，大多是在输入上找统一：同一张票价、同一张考卷、同一笔过节费（第 2 章那三副面孔）。输入统一，看上去最干净，也最好检查。可它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人人起点一样、身体一样、路况一样，同样的输入才会带来同样的到达。这个前提几乎从不成立。

输入统一也有它说对的地方，要先说足。它防偏心：谁都拿一样的，就没人能借"照顾"之名给自己人多塞一份。它省力气：不用一个一个去问各人的情况，发下去就完了。它好对账：有人不服，把单子摆出来，一目了然。在人多、互不相识、来不及一个个照应的地方，这三条好处是实打实的，第 17 章还会讲到，天平在那种地方仍然该用。

可在一家人去外婆家这件事上，这三条好处都换不来一张坐满的桌子。防了偏心，却防不住有人到不了；省了力气，省掉的正是那几通电话、那趟去车站的接人；对得清账，账上却没有"林强来没来"这一项。输入统一守住的是过程不偏，守不住结果有缺。

设想一下，要是这家人真按"输入统一"来安排：一律坐高铁。周晓没问题；爷爷晕车不严重，坐高铁反倒舒服些，这也还行；可林强中午还要跑单，高铁时间对不上，他就来不了。或者一律开车：一辆车装不下八个人，总得有人留下。或者一律坐大巴：周晓下了班根本赶不上早班车。

输入统一的结果，是有人到不了。一桌人缺了一个，这顿寿宴就缺了一块。

反过来，要是只讲"各走各的"，不管到没到，那也不叫公平。假如那天林强跑完单累得不想动，大家说"他自己选的，随他"，没人打一个电话、没人问一句要不要去县城接一下，最后他没来，大家也照样吃。这就是第 3 章说的"散沙"：路是多样了，桌子却空了一角。

真正的公平在两头之间：路可以不同，到达必须相同。

周家那天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周晓的高铁晚点了二十分钟，周建国算好时间，从镇上绕去县城站接她，省得她抱着孩子再找车。爷爷下了大巴腿麻，奶奶扶着他慢慢走，林慧早早让外婆家的表弟骑三轮去车站口等。林强出发前在家庭群里发了一句"一点半出发"，周小川回他："舅，到了国道口给我打电话，我出来接你。"

这些动作没有一样是"平均"的。周建国多跑了二十公里，表弟专门为爷爷跑了一趟，周小川只为舅舅一个人站在路口。可正是这些不平均的照应，让每一个人都到了那张桌子边。

到这里，你会发现"到达"这个词里藏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到没到"：人在不在桌边。这一层看得见，也好检查。

第二层更深：人到了，心到没到？假如爷爷一路晕得七荤八素，到了只能躺在里屋，外婆的寿宴他一口没吃上，那他算"到了"吗？身子到了，这顿饭对他的意义没有到。假如周小川是被硬拽来的，整顿饭低头刷手机，那他也只到了一半。

还有一层要分清："到达统一"不是"人人必须到"。设想周小川那天正好有一场篮球联赛的决赛，他是首发。他跟外婆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外婆说："打你的球去，赢了给外婆发个视频。"第二天，他专门跟着周建国再去了一趟镇上，陪外婆吃了顿午饭。这算不算不公平？不算。因为他的路是通的：有人告诉他寿宴的事，有人给他留了座，他自己选了另一种到达的方式。真正的不公平，是路被堵死了：比如没人通知林强，比如大家默认"爷爷晕车就别去了"，没有一个人去想有没有别的走法。公平统一的，是"可达"：门开着，路通着，到不到、什么时候到、怎么到，人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公平要统一的"到达"，最终不是到一个地点，而是到达意义。这顿寿宴的意义是什么？是老人被一家人围着祝寿，是好久不见的亲人重新连在一起，是每个人在这里得到点什么、也给出点什么。到达意义，才算真到了。

这就引出了本书判词的后半句：公平是"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统一性没有被扔掉，而是挪了位置：从输入挪到了到达，从"给每个人一样的东西"挪到了"让每个人都能到达意义"。

随身三问的第一问，在这里第一次完整地亮相：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

可话说到这一步，马上会有人摇头：意义？那不是各人心里的感觉吗？爷爷说他开心，你怎么知道是真开心？小川说他无聊，你又怎么证明这顿饭对他没意义？要是公平的统一落在一个主观感受上，那等于什么都没说，谁都可以说自己"没到达意义"，谁也没法反驳。

这个质疑必须正面回答。要是回答不了，"意义可达"就只是一句好听的话。

◆ 二、意义不是主观的：D1 的三条发生律

还是周家的事，这次换成奶奶。

刘桂兰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年挡车工，五十岁退休。头几年，她的日子就是做饭、带孙子孙女、跳广场舞。六十五岁那年，小区老年活动中心开了个国画班，楼下一位退休老师拉她去，她推了好几次，最后说"去看看"。

第一个月，她画得一塌糊涂。墨不是太浓就是太淡，一笔下去，宣纸洇成一大片。画竹子像画芦苇，画虾像画毛毛虫。她回家跟林慧说："我手笨，算了吧。"可第二个星期四，她又去了。

第二、第三个月，她开始摸出门道。她发现蘸了墨要先在碟边刮一下，水才不会多；她发现画竹节要停一下笔再走，节才立得住。这些窍门有的是老师教的，更多是她自己在废纸堆里摸出来的。到了半年，她画的虾，周小川看了说："奶奶，这个像，真像。"

第一年，她都是照着老师的范画临。老师画荷，她画荷；老师画梅，她画梅。第二年起，她开始自己选题。她画的第一张"自己的画"，是纺织厂车间窗外那棵老槐树，那是她记了三十年的样子，没有哪本画谱上有。后来她画小区门口的早点

摊，画豆豆趴在桌上睡觉的样子。国画班的人说她"画得有烟火气"。再后来，班里新来的几个老太太，都爱找她请教怎么调墨。

最难的是心里那一关。头两个月，她每次去画画都紧张，怕画不好被人笑，回家常说"我这把年纪学这个干什么"。上课前一晚睡不好，画坏一张就闷闷不乐。可慢慢地，那股紧张换了样子：她不再怕"画不好"，开始琢磨"这一笔怎么才能好"。紧张变成了琢磨，琢磨变成了每天早上起来先画两笔。到第三年，她说过一句话："画坏了就再画一张呗，又不是交作业。"那一年过年，她把一张槐树送给了老同事，对方哭了。

你可以说，奶奶"从画画里得到了意义"。这句话没错，可它太含糊。含糊到什么程度？含糊到可以说成"她觉得开心"。一旦说成"她觉得开心"，意义就成了心里的一团雾，别人看不见，自己也说不清。

本书不这么讲。本书的口径来自王德生的原话：意义不是主观的，是 D1：特征律（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这里的 D1，指意义的三条发生律；它属于 SDE 里"差异序列"那一维（D），因为意义正是在一串差异里一步步发生的。意义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个发生过程；这个过程有三条路，每条路有三步，每一步都有看得见的样子。我们拿奶奶学画，一条一条对。

第一条，特征律，也叫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

混沌，是第一个月墨洇一片、竹子像芦苇的阶段。乱，没章法，试一次错一次。这不是失败，是创造律的起点：没有混沌，就没有后面的东西。

自组织，是她自己摸出"刮一下碟边""竹节停一下笔"的阶段。没有人把全部规矩塞给她，规律是在一张张废纸里自己长出来的。乱开始有了自己的秩序。

涌现，是那张车间窗外的老槐树。它不在任何画谱里，是从前没有的东西，而且别人认得出它是"刘桂兰的画"。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在世界上了。

第二条，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

纠缠，是她被楼下老师拉进国画班、跟着范画一张张临的阶段。她被卷进了一张关系网：老师、同学、画谱、每周四的课。纠缠不是坏事，没有纠缠，人连门都进不去。

选择，是第二年她开始自己定画什么。从"老师画什么我画什么"，到"我要画那棵槐树"。在纠缠里，她长出了自己说了算的那一块。

激发，是她的选择又带出了新的能量：班里新来的老太太找她请教，老同事收到画哭了。她的选择不只是她自己的事，而是在别人身上也点着了东西。

第三条，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张力，是头两个月的紧张、失眠、"我学这个干什么"。心里绷着一根弦。

转换，是那根弦换了形状：从"怕画不好"变成"琢磨怎么画好"，从压在心里变成落在手上，变成每天早上那两笔。

释放，是"画坏了就再画一张呗"。弦松下来了，而且松得有着落：不是放弃了不画，是画画本身成了她的日子。把画送人那一刻，这份释放还流到了别人那里。

三条律，九个步子。"到达意义"，就是三条律都走完了全程。奶奶学画这件事，三条律都走到了第三步，所以我们说她到达了意义。

现在回到那个质疑：意义是不是主观的?

先看一个对照。设想同一个小区里还有一位老太太，也报了国画班。她每周都去，每次都开开心心，回家也说"挺好玩的"。三年下来，她还在临第一年那几张范画，没有自己选过一次题，也没有摸出过自己的门道；只要老师不在，她就不知道该画什么。她心里一点不紧张，因为她从来没把画画当回事。

问她：开心吗？开心。可按三条律对一对，创造律停在混沌和自组织之间，没有涌现；自由律停在纠缠，没有走到选择；幸福律呢，她连张力都没有起来过，谈不上转换和释放。她的开心是真的，但那是另一件事带来的开心，是热闹、是有伴、是消磨时间。在"画画"这件事上，她的意义没有到达。

再设想反过来的情况。奶奶第一年最难熬的时候，你问她开心吗，她会说"不开心，烦死了"。可三条律正在走：混沌在发生，纠缠在发生，张力在发生。她嘴上说"没意思"，意义的发生其实已经上路了。

这两个对照说明一件事：感受和意义不是一回事。感到开心的人，三律可能没走；嘴上说烦的人，三律可能正在走。感受是会骗人的，至少是会错位的。要是把意义等于感受，就会把第一位老太太算成"到达了"，把第一年的奶奶算成"没到达"，两头都判错。

那么，意义是"客观"的吗？这个词也得小心用。本书说意义不是主观的，不是说意义是一块石头、一个分数，摆在那里谁来量都一样；而是说，意义是一个发生过程，它有步子，步子有样子，样子可以对照检查。

谁来检查？首先是本人。奶奶自己就能对：我有没有画出过一张以前没有的画？我有没有自己定过一次画什么？我那股紧张，是变成了琢磨，还是一直堵着？其次是身边的人。林慧能看见婆婆从"算了吧"到"再画一张"；国画班的老师能看见她从临摹到写生；收画的老同事能看见那张槐树。这些都不是猜心思，是看事情。

这就是"意义不是主观的"的确切意思：它不藏在一个人心里谁也看不见，而是在一串差异里一步步发生、一步步显露出来。奶奶的画从洇墨到成形，是看得见的；她的选题从范画到槐树，是看得见的；她的口头禅从"算了吧"到"再画一张呗"，也是听得见的。

这里顺带说清两件容易混的事。

第一，三律走完全程，不等于"做出了成绩"。奶奶没有拿奖，没有办画展，她的画也卖不了钱。意义到达看的是三律在她身上走没走完，不是她的画在市场上值多少。一个人画了一辈子也没出名，三律照样可以走完；一个人靠一张画卖了大钱，三律也可能根本没走（比如那张画是照着别人的抄的）。

第二，三律不是三件分开的事。奶奶的混沌期，正是她的纠缠期，也是她的张力期；她自己选题那一刻，自组织、选择、转换是同时在发生的；那张槐树出来，涌现、激发、释放也挤在一起。分成三条讲，是为了看得清，就像本书一再说的，

S、D、E 分开讲只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三律分开讲也是一样。真实的发生里，它们缠在一起走。

把这一节和第一节接起来，公平的统一在哪里，就有了确切的答案：统一在三条律都能走完全程。周家去外婆家，统一的是"人人都坐上了那张桌子"；往深处说，统一的是"这顿寿宴的意义，人人都有路走到"。奶奶学画，公平的问题就变成：这个国画班、这个家、这个小区，给不给她走完三条律的路?

设想一下，要是那个国画班换一套"一视同仁"的规矩，会怎样。

比如规定：每人每次只发一张宣纸。看上去很公平，人人一张纸。可对第一个月的奶奶来说，这条规矩正好掐在创造律的第一步上：混沌要靠一张接一张地试、一张接一张地废，一次只给一张纸，又怕废了丢人，她就不敢乱试，门道也就长不出来。再比如规定：全班统一画老师定的题目，不许自己换。这又掐在自由律的第二步上：纠缠有了，选择没有地方长，那棵槐树就永远画不出来。再比如每张画当场打分、末几名点名，这会让幸福律的张力一直绷着，没处转换，只会越攒越紧。（分数和名次怎样卡住一个班，第 20 章再讲。）

三条规矩，每一条在天平上都挑不出毛病，却各掐断了一条律。这说明，同一个安排，对输入是公平的，对到达可能是不公平的。奶奶那个班实际上没有这些规矩：废纸随便用，题目可以自己换，画完了大家互相看，不打分。这个班之所以让她走完了三条律，不是因为它给每个人一样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没有把哪一条路堵死。

还要提一句分寸。说意义可以对照检查，不等于外人可以替奶奶下判断，更不等于拿这几步去给人"看病"、贴标签。对照是为了找"路哪里堵了"，不是为了判"这个人行不行"。第一位老太太三年都在临范画，也许她就是喜欢临，那是她的选择；我们要问的只是：如果她想走下去，这个班有没有给她留路。

这一下，公平不再是一句"人人平等"的空话，也不是一团"我觉得"的雾。它变成了可以问、可以查的事：谁的哪一条律，卡在了哪一步？是自己还没走到，还是路被安排堵死了?

下表把奶奶这件事里每一步"看得见的样子"列出来。它只是一个雏形，用来帮读者对照，第 23 章看劳动、第 25 章讲意义投入比时还会用到它、补充它。要说清楚：这张表不是打分表，不给任何一步定分数，更不能拿来给人排名次。

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创造律	混沌：试了很多次、乱、不成形	自组织：长出了自己的门道和规律	涌现：出现以前没有的东西，别人认得出
自由律	纠缠：被卷进一群人、一套规矩里，跟着走	选择：在里面长出自己说了算的一块	激发：自己的选择在别人身上点着了东西
幸福律	张力：心里绷着、紧张、堵	转换：那股劲换了形状，落到了手上	释放：松下来，而且有着落，能分给别人

◆ 三、可达的底线：楼门口那道轮椅坡道

周家住的老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六层楼，没有电梯。每个单元门口，都是三级台阶。

三楼住着一位退休的老钳工，大家叫他老师傅。前几年中风，腿脚不灵，出门只能坐轮椅。轮椅过不了那三级台阶，他的老伴一个人抬不动。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师傅一年到头下不了楼。

他以前是小区里的象棋好手。楼下那棵梧桐树底下，每天下午都有一桌棋。中风以后，那桌棋少了一个人，后来也就散了。

那几年，小区里的事样样都"公平"：每户交一样的物业费，享受一样的保洁和门卫；活动中心对所有人开放，国画班、合唱团、象棋角，谁来都行，一分钱不收。按天平称，老师傅一样也不少。

可他一样也用不上。活动中心是开着的，门是关着的：关住他的，是单元门口那三级台阶。

后来，几户邻居凑在一起，跟社区提了一个意见：能不能在单元门口修一道坡道。有人反对："就他一个人坐轮椅，大家的钱凭什么花在他一个人身上？"这句话

一听很有道理，它就是统一性公平的老口径：大家交一样的钱，就该得一样的东西。

最后，坡道还是修了。水泥抹的，不宽，坡度缓，边上装了一根铁扶手。

坡道修好的第一个星期，老师傅被老伴推下了楼。他在梧桐树下坐了一下午，没下棋，就看别人下。第二个星期，他忍不住支了两招。第三个星期，那桌棋又摆起来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用这道坡的远不止他一个。周晓推着豆豆的婴儿车回娘家，再也不用连车带孩子往上抬；爷爷周德厚年纪大了腿脚慢，宁可走坡道也不爬台阶；送桶装水的师傅拉着小推车，从坡道直接进单元门；林强来送外卖，电动车也停得近了。当初反对的那位邻居，后来搬了一回家，几个大纸箱也是从坡道推下去的。

这道坡道教给我们的，是"意义可达"里最硬的那一块：底线。

前两节讲了，公平统一在三条律都能走完全程。可三条律要开始走，总得先进得了门。门都进不去，三律连第一步都没有：没有混沌，没有纠缠，没有张力，什么都没有发生。老师傅在楼上那几年，不是他的象棋三律走到一半卡住了，而是根本没有开头的机会。

所以"意义可达"有一个最起码的条件：门不能关死。这里的"门"，有时是一道台阶，有时是一笔门票，有时是一纸学历要求，有时是一句"你这个年纪就别学了"。不管是哪一种，只要它把一个人整个挡在外面，那个人的谱系就断了。

为什么说"谱系"断了，而不只是"他吃亏了"？回想上一章：谱系是随差异不断显露、又彼此纠缠的一串形态。小区里那桌棋，本来是一条谱系：今天这个人赢，明天那个人赢，有人教新手，有人退下来看。老师傅在里面，是一个有来有往的节点。台阶把他关在楼上，丢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下午，而是那条谱系里的一个节点；节点一丢，旁边的线也跟着散了，那桌棋后来就是这么没的。

反过来，坡道一修，谱系又接上了。而且坡道不是只给老师傅一个人"开小灶"。它让婴儿车、腿脚慢的老人、送水的小推车都顺了。底线修好，受益的往往是一大片。

这里要把"底线"和第一节的"路不同"分清楚。

路不同，是说每个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到达。周晓坐高铁，林强骑电动车，都行，不必一样。底线不一样，底线是说：至少要有一条路通。坡道就是那一条路。老师傅不需要大家都改走坡道，也不需要单元门口拆掉台阶；台阶照样有，坡道也在。他要的只是：有一条他走得了的路。

这也回答了那位邻居的质疑。"大家的钱凭什么花在他一个人身上"，这话背后的天平是：每个人从公共的钱里，该拿回一样多的东西。可是按"意义可达"来看，公共的钱不是用来给每人分一样多，而是用来保证谁都进得了门。台阶对能走路的人是零成本，对坐轮椅的人是一堵墙；修坡道，不是给老师傅多分，是把那堵墙拆了，让他和别人一样，至少站在了门口。

这就是本书判词的第三句话在这里第一次露面：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注意"始终"两个字。老师傅那几年，不是某一天下不了楼，是一年到头都下不了楼。偶尔一次没进门，可以等，可以补；可要是天天关、年年关，关的永远是同一个人，那就不是"偏一下"，而是谱系断了。第 18 章会把这道铁门细细讲透，这里只先立一个最朴素的样子：楼门口那三级台阶。

还要注意"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这半句。设想当初社区没修坡道，而是说："老师傅情况特殊，我们给他专门安排：每月派志愿者上门陪他下一盘棋。"这听上去很体贴，很因人而异。可一个月一盘棋，代替不了每天下午梧桐树下那一桌；志愿者陪下棋，也代替不了他回到那条棋友谱系里，有输有赢、有教有学。安排越体贴，门可能关得越严实，因为大家都觉得"已经照顾到了"。第 3 章说过，差异化可以包装不公；坡道这件事让我们看清：照顾不等于可达，要看他是不是回到了谱系里，三律能不能在他身上重新开头。

坡道修好以后的老师傅，三条律又上路了。坐在树下看棋，是重新被卷进一群人里，这是纠缠；憋不住支两招，是在里面长出了自己说了算的一块，这是选择；后来那桌棋又摆起来，他的那几招又在别人身上点着了兴致，这是激发。创造律和幸福律也一样：几年没下的手生了，要重新摸，这是混沌；心里那股"我还行不行"的劲，是张力。他走不走得完，是他自己和那桌棋的事；但门开了，至少他有了开头。

坡道修好，事情并没有一劳永逸。

修好后第二年夏天，单元门口的电动车越停越多，有几辆干脆横在坡道上充电。老师傅的老伴推着轮椅下来，卡在半坡，进退不得，是周小川放学路过，一辆一辆把车挪开的。那以后，楼里几户人家在群里商量了一条规矩：坡道上不停车，谁看见谁挪，挪不动的在群里喊一声。林强自己就是骑电动车的，他第一个在群里回了"收到"。

这件小事说明，底线不是修一次就完了的东西，它本身也是一条谱系。坡道是一个时刻修成的，可坡道通不通，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今天有人挪车，明天有人扫雪，后天有人发现扶手松了去报修。门能开，也能被重新关上；关它的往往不是谁存心使坏，而是大家都没注意。所以问"门开没开"，不能只问一回，要一串一串地问下去。这也是天平和谱系的又一处分别：天平称一次就结账，谱系要一直看着它通不通。

可达的底线，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句话：不保证每个人都走完，但保证每个人都能开头。走完三条律，要靠本人、靠身边的人一起发生；可开头这一步要是被一道墙挡死，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公平的统一，第一层就统一在这里。

底线还有一层分寸要讲清：它是"至少"，不是"一样"。坡道保证老师傅能下楼，不保证他和别人下一样多的棋、赢一样多的局。有人天天在树下泡一下午，有人一个星期来一回；有人下着下着成了小区高手，有人只爱在边上看。这些差别不是不公平，那是各人自己的谱系长出的不同样子。要是有人说"既然讲意义可达，那就得让每个人在棋桌上得到的一样多"，那就又绕回了统一性，只不过把统一的

东西从物业费换成了棋局。本书反复要守住这一条：看的是谁被挡在门外、谁在底部始终起不来，不是要求人人走出一样长的路。

随身三问的第三问，在这道坡道前问出来最清楚：谁的门还关着？

回头看这一章的三件事：去外婆家，是"统一到达，不统一输入"；奶奶学画，是"到达意义＝三条律走完全程"；轮椅坡道，是"可达的底线＝门不能关死"。三件事合在一起，就是"意义可达的统一性"的完整样子。下一章，我们用三大感觉把这件事背后的 S·D·E 讲透。

> **带走的话**
>
> 公平的统一，不在人人拿一样的东西，而在人人都能到达意义。意义不是心里的一团雾，是三条律一步步走出来的：创造从混沌到涌现，自由从纠缠到激发，幸福从张力到释放，每一步都有看得见的样子。可达的底线是：门不能关死。

小账 SDE 账——意义落在 D（差异序列）上，是 D1 三律一步步发生的过程；S 是奶奶的画、老师傅那桌棋随这串差异不断显露的样子；E 是把一家人连到寿宴桌边、把老师傅连回棋友中间的纠缠。　　天平→谱系账——把"输入相等"那杆天平，换成了"三律都能走完、门不关死"的意义可达谱系。

第 13 章

公平的 S·D·E

这一章的问题：前两章说，公平是同一性谱系，统一的是意义能不能到达。可"谱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由哪几样东西合成，为什么一拆开，公平就又缩回那杆秤？

◆ 一、先从三大感觉懂 SDE

先不讲公平，先讲三件每个人天天在做、却从没留意过的小事：握手、听歌、拍合影。SDE 这三个字母，最好懂的地方不在书本里，就在你的手、耳朵和眼睛上。

手：一次握手

设想一下这个场景。春节，周建国带着全家去给一位老邻居拜年。进门第一件事，是握手。

他先握住老邻居的手。对方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手有点抖，力气不大。周建国的手刚一合上，就觉出那边是软的，于是自己也松了几分。老人忽然高兴，用力攥了一下，他也跟着加了一点劲。前后不过两三秒，他的手已经调了好几回。

接着，老人的孙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伸过手来。这只手又硬又急，一上来就是满劲。周建国手上的分寸立刻变了，跟着紧了上去，再一起松开。最后，豆豆也学大人伸出小手。周建国弯下腰，只用两根手指轻轻捏了捏，像捏一颗葡萄。

同一个人，同一只手，三次握手，三种轻重。没有哪一次是"标准握法"。可你不会说他握得不对，恰恰相反，这才叫会握手。

现在把这一握拆开来看，里面有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对方手上的劲一阵一阵在变：软了，紧了，又松了。这是一个接一个的差异连起来（D，差异序列）。没有这一串变化，手就只是一块木头碰另一块木头。

第二样，是握手的样子随着这串变化不停地冒出来：先是轻握，再是回攥，再是一起松开。这个样子不是事先定好、摆在那里的，是对方的劲一来，它才一步一步露出来。这就是显露谱系（S）——随着差异启动而不停显露出来的一串形态。

第三样，是两只手在那两三秒里成了一体。你分不清哪一下是"我在用力"、哪一下是"他在用力"，劲是在两只手之间来回传的。这就是特征纠缠（E）：把两个人连成一个整体的那层缠绕。

注意，这三样不是三个零件。你不能先把"纠缠"装好，再往里放"差异"，最后等"显露"出来。手一碰上，三样同时都在。少了哪一样，另两样也立刻没了：没有劲的变化，就没有握法的显露；两只手不连成一体，劲的变化也传不过来。

还要留意一个细节：握手的样子，是在对方的劲启动之后才有的。手还没碰上的时候，周建国心里并没有一个"这一次要用三分力"的方案。是那边的软、那边的抖、那边忽然一攥，把他这边的轻重一步一步引了出来。差异一启动，显露就跟着走；差异停了，握手也就结束了。所以说 S 是随 D 启动而不停显露的，它不在 D 之前，也不在 D 之外。

不妨再设想一个反面。假如有一台迎宾机器人，出厂时把握力定死在一个"标准值"上，谁来都一样。老人的手被它攥得生疼，小伙子觉得它像一团棉花，豆豆的小手根本塞不进去。这台机器握手"人人平等"，可没有一个人觉得被握住了。它缺的不是力气，而是那一串跟着对方变的差异，以及两只手连成一体的那层纠缠。

再把时间拉长一点。周建国跟自己父亲周德厚握手，握了四十多年。他小时候，是父亲那只做木匠的大手整个包住他的手，粗糙、有劲，带着木屑的味道。他工作以后，两人见面握手，劲头差不多，有时还暗暗较一下。这几年父亲老了，手上的老茧还在，劲却小了，周建国每次都先轻轻托住，再慢慢合上。

四十多年里，这一握的样子变了好多回，可它始终是这对父子之间的那一握。这就是"谱系"二字的意思：不是一刻的一个样子，而是一串随着差异不断显露、前后接得上的样子。哪一年单拎出来看，都只是其中一截；连起来，才是完整的它。

耳朵：合唱里的一个声部

第 11 章讲过小区那支合唱团，那一章用它来分齐唱、各唱各和和声。这里换个位置，不站在台下听，站进队伍里，听奶奶刘桂兰耳朵里发生了什么。

设想她站在第二排，唱中声部。她不是盯着谱子一个音一个音往外蹦。她的耳朵一直在听两边：高音声部往上走了，她就得稳住，别被带上去；低音那边慢了半拍，她会不自觉收一收，等一等。指挥一抬手，全团渐强，她也跟着把声音推出来，但只推到能托住高音的地方，不抢。

这一首歌唱下来，她那一条旋律线，跟她一个人在厨房里边洗菜边哼的，不完全一样。哪里轻一点、哪里拖一点、哪里换气，都是被别的声部"问"出来的。

同样拆开看。别的声部一会儿升、一会儿降、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是差异序列（D）。她那一条声部线随之一句一句显出来，越唱越成形，这是显露谱系（S）。几十个人的声音拧成一股，谁也离不开谁，这是特征纠缠（E）。

反过来，设想她戴上耳机，只听自己声部的伴奏，把这一首歌从头唱到尾。她每个音都对，节拍也准，可合在全团里一听，就是"贴"不上去。高音往上扬的那一句，她没稳住；低音拖慢的那一处，她抢了。她唱的是一条完美的线，却不在那首歌里。耳机切断的，正是声部之间的纠缠；纠缠一断，别的声部的起伏传不过来，她那条线也就不再随之显露，只剩照谱执行。

所以听觉里也是三样俱全，不是"耳朵只管其中一样"。哪一种感觉都不是只对应 S、D、E 里的一维，每一种感觉本身就是一整套 S·D·E。

眼睛：一张全家福

最后是眼睛。周家每年除夕拍一张全家福，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但每家都有类似的时刻。

摆位置的是周晓，她是室内设计师，对画面有讲究。她先让爷爷奶奶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周小川一米八几，往边上一站，整个画面就歪了，她让他站到最后一排正中，像一根柱子。豆豆太小，被挡住了，她把他抱到爷爷腿上。舅舅林强那天收工晚，进门时大家已经站好，周晓赶紧往旁边挪出一个空，让他插进来，又把母亲林慧往前让了半步。

每进来一个人、每有一个人高了矮了，整张画面就重新排一次。没有一个"标准站位图"可以套。最后拍出来，八个人高高低低、前前后后，各在各处，可每个人的脸都在镜头里，谁也没被挡住。

这一回，差异序列（D）是一个一个人带来的不同：高的、矮的、坐着的、晚到的。显露谱系（S）是画面随着这些不同一次一次重新显出来的样子，从第一个人坐下，到最后一个人插进来，一共变了好多回。特征纠缠（E）是"一家人"这件事本身：正因为是一家，才非要每个人都入镜不可，少一个，这张照片就不叫全家福了。

也可以设想另一种拍法：照相馆墙上贴着一张"标准站位图"，按身高从左到右排一行，每人间隔一样宽。这样排，"规则"最清楚，谁也挑不出偏心。可一按这张图站，豆豆站在最边上，个头只到别人的腰；爷爷没有椅子，站久了腿发抖；晚到的林强只能挤在最外头，半张脸出了框。规则一样，入镜不一样。这张图把每个人当成一根根量好身高的柱子，看不见谁是谁、谁跟谁连着，也就排不出一张真正的全家福。

把一张合影拍好，不是让每个人站得一样，而是让每个人都被看见。这句话请先记住，后面讲公平时，它会换一个样子再出现。

把握手、听歌、拍合影这三件小事放在一起，你会看到同一个道理。

第一，没有哪一样是先定死、再执行的。握手的轻重、声部的起伏、合影的站位，都是边发生边显露的。S 不是一副摆好的架子，而是一条一路显露出来的谱系。

第二，三样东西从来不分家。你没法只要"纠缠"不要"差异"，也没法只要"显露"不要"纠缠"。我们为了说清楚，才把它们分成三个字母来讲。这种分开，只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讲解当中，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在真实的那一握、那一唱、那一拍里，它们是一回事。

第三，好不好，不看"一样不一样"，看"连不连得上"。三次握手轻重都不一样，却都握住了；几个声部各唱各的音高，却成了一首歌；八个人站位全不同，却都入了镜。

这第三条，就是我们要搬去讲公平的。

还有一件事，我们的身体也早就知道：感觉里早就有"公平"和"不公"。

你一定碰到过那种握手：对方不管你是谁，上来就是死死一攥，攥完还要晃三下。手不疼，心里却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的劲在那一握里一点也没被回应。他的手只顾执行自己的"标准"，你的那一串变化进不去。你觉得自己没被当回事。

合唱里也有。一个声音特别大的人，不管别人唱到哪，自顾自往前冲，全团都得迁就他。别的声部唱得再好，也被他压在底下，出不了声。台下的人未必听得出毛病，可队伍里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是被一个人"占"了。

合影里更常见。每年拍照，总有一个人回回站在最边上、回回被前排的肩膀挡掉半张脸。哪一张单看都情有可原：这次他来晚了，那次他个子高。可翻开十年的相册，你会发现他一次也没站进过中间，一次也没露全过脸。这时候，那个人心里的滋味，就不是"今天站得偏了一点"，而是"这个家里好像没有我的位置"。

这三种不舒服，说的是同一件事：有人的差异进不去，有人的声音出不来，有人始终没入镜。它们跟"一样不一样"无关，跟"连不连得上、到不到得了"有关。我们的手、耳朵、眼睛，比很多理论更早懂得这一点。

为什么偏偏拿这三种感觉来讲？因为它们是每个人身上现成的。不必读过哲学，不必懂数学，谁都握过手、听过歌、拍过合影。而且三种感觉各自都是一整套 S·D·E：手里有差异、有显露、有纠缠，耳朵里也有，眼睛里也有。它们不是把 S 派给眼睛、D 派给耳朵、E 派给手，而是每一种感觉都把三样完整地做了一遍。那三个反面——定死力气的机器人、戴耳机的歌手、按身高排队的站位图——也各自是同一种失败：把连在一起的东西切开，只留一个标准去执行。

◆ 二、公平的三维

三种感觉讲完，现在把同一套眼光搬到公平上来。周家只有一台车，一辆开了八年的小轿车。设想一下这一年它是怎么被用的。

开春，周建国调度站换了班，有两个月要上早班，天不亮就得走，车归他。四月，豆豆上幼儿园，周晓每天早上要送，车又归了她，周建国改骑电动车。夏天，周小川暑期集训，场馆远，每周三次接送。秋天，爷爷查出要定期复查，每个月有两天，车雷打不动先给爷爷。到了冬天，林强的电动车电池坏了，有一个星期，周家把车借给他跑了几天单。

这一年下来，如果你问"这台车分得公平吗"，没有一个月是"平"的。可是一家人谁也没觉得被亏待。为什么？我们就用 S、D、E 这三个字来解。

先看 D。车每一阵子都偏向某个人：早班的父亲、送孩子的女儿、集训的儿子、复查的爷爷、电池坏了的舅舅。每一次偏斜，都是因为某个人在那一阵有了别人没有的差异：时间不一样、身体不一样、处境不一样。

这些偏斜不是一团乱麻，它们是一个接一个连起来的。先是谁，再是谁，因为什么转过去，又因为什么转回来。公平的 D，就是这样一串偏斜与差异的序列。

这里要多说一句：D 里最要紧的那一层，是每个人的意义能不能走下去。第 12 章讲过，意义不是心里舒不舒服的主观感觉，而是三条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律（D1）：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拿那台车来说，豆豆能按时进幼儿园，周晓能准点上班画图，她的工作就有可能从一堆乱想法里理出方案，这是创造律在往前走。爷爷每月复查不误，他心里那份"会不会有事"的紧绷才能落地，这是幸福律在走。车往哪边偏，看的不是"谁轮到了"，是"此刻谁的三条律卡在路上，需要这台车帮一把"。

周小川的集训也一样。他练投篮，从一开始手型乱、出手乱，到慢慢找着自己的节奏，再到某一天忽然投出一个连自己都没想到的球，这是创造律从混沌、自组织走到涌现。可这一路要靠一周三次、一次不落地练下来。车要是今天在、明天不在，他的那条律就总在混沌里打转，走不到后面去。

所以，公平的 D 不只是"谁多用了几天"这样表面的偏斜，底下还压着一层：每个人的意义发生律，此刻走到了哪一步，卡在了哪一步。表面的偏斜跟着底下这一层走，才偏得对。

再看 S。这台车一年里"公平的样子"，不是一张年初贴在冰箱上的排班表。它是随着那一串偏斜，一段一段显露出来的。

三月看，它的样子是"爸爸优先"；五月看，是"送孩子优先"；十月看，是"看病优先"。单拎出哪一段，你都会说"这不就是偏心"。可连起来看，这些样子是一条线：谁那阵子最需要，车就往谁那边走；那阵子一过，车又回到别处。

这条线就是公平的显露谱系。它不是事先写好的规矩，而是随着差异一来，就显出一个新的形态，再来一个，再显一个。等年底回头看，你才看得清它整条的样子。

有人会问：那不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规矩吗？不是。显露不等于随便。这条线一路上有个不变的方向：哪一处的意义卡得最紧，就先往哪一处去；卡住的通了，就回到别处。正因为方向不变，周家每个人心里都有底：这个月车不在我手里，不是我不重要，而是此刻别人更卡；等我卡住的时候，车也会往我这边来。

再看林强借车那一个星期。他是外卖骑手，电池坏了，一天跑不了单，这个月的房租就悬着。车借给他，不只是让他多挣几百块，是让他在那几天里还有得选：接哪一片的单、什么时候收工，不至于被一块坏电池逼到墙角。用第 12 章的话

说，他的自由律在那一阵被纠缠住了，这台车帮他从纠缠里挪出一点选择的余地。谱系往他那边偏的那一下，偏得有道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性"不等于"相同"。车每个月落在谁手里都不同，可那条线是同一条：同一个家，按同一个道理——让每个人的意义都走得下去——在显露。

最后看 E。为什么周家的人能接受这么多偏斜，不吵？因为他们是一家人。

这不是一句客气话。"一家人"意味着：周晓送孩子顺利，全家晚饭才吃得安稳；爷爷复查放心，奶奶夜里才睡得着；周小川集训出成绩，周建国在单位跟人聊起来脸上也有光。一个人的意义走通了，会传到别人身上；一个人卡住了，全家也跟着别扭。这种你连着我、我连着你的缠绕，就是特征纠缠（E）。

正因为有 E，偏斜才不是"你拿走了我的"。车给了爷爷两天，不是周晓少了两天，而是这个家在那两天里，让最卡的那一处先通了。

反过来想。如果把这台车放到一个合租的公寓里，五个互不相识的人共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没有那层纠缠，谁多用一小时都是占便宜，大家只能贴一张表，按小时算。第 3 章说过，只讲多样、没有 E，整体就散了；没有 E 的地方，公平只好退回天平。

E 也不只在家里。一个班几十个学生，一个单位几百个同事，一座城里成千上万互不认识的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纠缠：同一个班的孩子，一个人掉队，整堂课的节奏都受影响；同一条街上，一家店关门，隔壁的生意也冷下来。纠缠越紧，大家越能容得下一时的偏斜；纠缠越松，越得靠一刻一刻的称量。这一层，第 17 章讲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时还会展开。

为了看清三维缺一不可，不妨在那台车上做三个设想，每次只拿掉一样。

拿掉 D。年初定一张死表：周一周三归爸爸，周二周四归女儿，周五归儿子，周末轮流。不管谁那阵子有什么事，表就是表。结果是，爷爷复查那天恰好不是他的日子，只好打车；周晓周五要送豆豆，车却停在楼下等周小川放学。表上每个人

分得一样，可差异进不来，偏斜发生不了，该到的地方都没到。这就是第 2 章那种统一性：输入相同，到达不同。

拿掉 E。还是那一串偏斜，可这家人彼此不连着，各过各的。车给了爷爷两天，周晓心里记下"我亏了两天"；车给了林强一周，周小川觉得"外人凭什么"。偏斜还是那些偏斜，只是没有纠缠托着，每一下都成了"有人拿走了我的"。这就是第 3 章说的散沙：只有差异，没有整体。

拿掉 S。差异有，纠缠也有，可没人回头看这一串连起来是什么样子。今天谁急谁用，明天谁嗓门大谁用，偏斜一次一次发生，却不成一条线。有人连着三个月都"恰好"不急，于是三个月都没碰过车。没有显露谱系，偏斜就成了碰运气，谁的门关着，也没人看得见。

三个设想，三种坏法。可见公平的三维，像握手的三样一样，拿掉哪一样，另两样也立不住。

把三维合起来，我们就能给公平一个 SDE 的说法：

公平，是一个由纠缠连在一起的整体（E），在一个个偏斜与差异（D）推动下，不断显露出来的、让每个人的意义都能到达的谱系（S）。

这句话里的三样东西，和握手、合唱、合影里的三样，是同一种关系。车往谁那边偏，就像对方手上那一阵劲；公平的样子一段一段显出来，就像声部线一句一句成形；一家人非要每个人都通，就像全家福非要每个人都入镜。

本章只用这一张表，把它们并排放一放：

	差异序列（D）	显露谱系（S）	特征纠缠（E）
握手	对方手劲一阵一阵在变	轻重随之一步步调出来	两只手连成一体
合唱	别的声部升降快慢	自己这条声部线一句句成形	几十个声音拧成一首歌
合影	每个人高矮、早晚不同	站位随每个人一次次重排	一家人，非要人人入镜
用车	各人处境带来的一串偏斜	一年里一路显露的用车公平	一家人，一个通了大家通

要再说一遍：表格把它们分成三列，是为了看清楚，并不是说它们真能分开。每一行里，三格都是同一件事的三个侧面。表格本身，也是一次理念里的切割。

这里还要防一个误读。"显露谱系"的"谱系"，不是一张事先画好的家谱，也不是一副固定的"结构"。它是边发生边显出来的。周家那台车明年会怎么用，今天谁也说不准：也许周小川上了大学，也许豆豆上小学换了学校，也许爷爷的复查改成了半年一次。差异会变，显露也会跟着变。公平的 S 永远是"正在显露"，不是"已经定稿"。

问一句随身三问里的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那台车，每个人用的时长、次数完全不一样，输入从来没统一过。统一的是到达：一年下来，每个人那阵子最要紧的事，都有车帮着走到了。

◆ 三、切开就成了天平

还是这台车。设想有一年，周小川上了高二，学了点统计，觉得家里用车"太没规矩"。他拿出一个本子，宣布从今天起记账：谁用了几小时，月底一算，按小时平均，多用的人要么少用，要么折成钱补给别人。

头一个月，账本上周晓最多，因为天天送孩子。她看着本子，有点不好意思，说下个月少用。第二个月，爷爷复查加上一次急诊，本子上爷爷一下子窜到第二。周小川拿着计算器嘀咕了一句"爷爷超了"。话一出口，饭桌上就冷了。

爷爷放下筷子，半天没说话。奶奶打圆场，说那就让爷爷坐公交去。林慧瞪了儿子一眼。周小川其实没坏心，他只是认真地照着本子算。可这本子一立起来，原本没人觉得不公平的一台车，忽然变得处处不公平了。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这本账，把公平切开了。

第一刀，切掉了显露谱系。

账本按月一结。每一个月，都被当成一个单独的盘子去称。三月爸爸多，就记爸爸欠；五月周晓多，就记周晓欠。它看不见这一串偏斜是怎么接上去的，看不见"爷爷这两天先用，是因为他那一阵卡得最紧"。

在账本眼里，公平不再是一条一路显露的线，而是一格一格、互不相干的方块。随身三问里的第二问就在这里：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账本选了一刻。

第二刀，切掉了差异序列。

账本只记"几小时"，不记"为什么"。送孩子上学的一小时、送老人看病的一小时、开去兜风的一小时，在本子上是同一个数。差异被磨平成小时，偏斜背后那个人的处境不见了，三条意义律走到了哪一步也不见了。

本子上爷爷那一栏写着"十二小时"。可这十二小时里，有一次是半夜胸闷，周建国开车送去急诊，奶奶坐在后座攥着他的手一路没松。这一趟在本子上，和周晓某个周末开车去建材市场挑瓷砖，是同样的三小时。数字一样，分量天差地别。账本不是故意看错，它是生来就看不见这一层。

剩下的只有总数。总数一比，就只能问"一样不一样"，没法再问"到没到"。这正是第 2 章说的那种统一性：用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量的是输入，不是到达。

第三刀，切掉了纠缠。

账本一立，饭桌上坐着的就不再是一家人，而是几个"用车方"。爷爷多用一天，变成了"爷爷占了大家的"。可在没有账本的时候，爷爷多用那一天，是全家一起把最卡的一处先打通，奶奶睡得着、林慧不用请假，这份好处是摊在每个人身上的。

把 E 切掉，这些看不见的好处就全没了，只剩下看得见的小时数。一个人的意义走通会传给别人，这件事账本算不进去。于是它只能把每个人当成孤立的一方，让他们互相对账。

三刀下去，那台车的公平，就从一条谱系，被切成了一杆秤：一刻一刻地称，按同一种单位称，把每个人当成秤盘两边互不相干的重物来称。

这就是这一章最想说清楚的一件事：天平不是另一种公平，它是把 S·D·E 切开以后剩下的那一截。

前面说过，S、D、E 分开讲，只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为了讲清楚，切一切无妨，就像医学课本把手画成骨头、肌肉、神经三张图。可要是有人拿着三张图，真去要求一只手"先用骨头握、再用肌肉握"，那就出事了。

天平做的正是这件事。它把公平在理念里切成一刻一刻，然后把这个切出来的样子，当成公平本身，拿回生活里去执行。第 1 章说的那两个盘子、那一个时刻、那一块蒙眼布，到这里就有了来历：两个盘子，是切掉了纠缠，只剩两方；一个时刻，是切掉了谱系，只剩一格；一块蒙眼布，是切掉了差异，只剩总数。

既然切开有这么大的毛病，为什么从那本账本到许多大制度，人总是忍不住要切？

因为切开的东西好算。一刻一刻的小时数，谁都能核对，谁也赖不掉；一条一路显露的谱系，得记得前因后果，得看得见每个人卡在哪，费心得多。切开的东西也好吵。拿着本子说"你超了三小时"，一句话就能堵住人；说"你那阵子更卡"，就得把话讲长。

还有一层：切开显得"客观"。数字摆在那里，好像谁也没偏谁。可那本账本恰恰说明，数字的客观，只是把差异和纠缠先删掉了才得来的。删掉的那部分，并没有消失，它化成了爷爷放下的那双筷子。

所以切开不是笨，是省事。省下的那份事，最后总要有人来扛。扛的人，往往就是那个处境最特殊、最难被一个统一单位量准的人。

话说回来，切开本身不是罪过。这一章我们自己就切了好几回：把握手拆成三样，把车分成三维，还画了一张表。不切，就讲不清楚。

切开的用处，在于让人看得见。看得见差异在哪里，看得见谁卡住了，看得见那条线有没有接上。医生要看片子、老师要看分数、家里要记一笔账，都是切一刀下来看一看。

毛病出在两步之后：看完了，不放回去；更糟的，是拿切下来的那一片，去替换原来那个活的整体。看完片子，医生还得回到病人身上；看完分数，老师还得回

到这个孩子身上；看完账本，家里还得回到这一家人身上。切一刀是为了看清，放回去才是为了公平。

那是不是说，账本、秤、AA 制，都应该扔掉？不是。

一个人去景点买一瓶水，和卖水的人一辈子只见这一面，没有谱系可言，也谈不上什么纠缠，这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分不差，就是最妥当的办法。这一层，第 17 章要专门讲：谱系越短，越要靠天平；天平不是被废掉，而是降为谱系上的一个横截面。

真正的错，不在用秤，而在把秤当成公平的全部。在一个本来连着的家、连着的班、连着的社会里，硬要一刻一刻去称，就会像那本记车账一样，把没人觉得不公的地方，称出一身的不公。

最后还要防一个反方向的错。有人听完会说：好，既然公平是一条谱系，那就别算账了，"一家人不计较"。

这也不对。谱系能不能成立，有一道铁门：谁在整条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不管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回到那台车。假如一年下来，车总在别人手里，周小川的集训回回赶不上、只能退队，他的三条律一条也走不完，那这条"谱系"就断在了他身上。这时候家里人再说"我们是一家人，不计较"，就是拿 E 去捂住一扇关死的门。

所以随身三问的第三问，要一直问下去：谁的门还关着？谱系不是不称，而是把一刻一刻的称，放回一整串里去看；不是不讲平，而是要求连起来以后，每个人都到得了。这件事怎么检验，第 18 章会给出三条：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

那本账本后来怎么样了？我构想的结局是：周小川没有扔掉它，只是改了记法。他不再记小时，而是每个月底在本子上写一行：这个月车帮谁办成了什么事，有没有谁一直没轮上。这一改，账本就从一杆秤，变成了一条谱系的记录。

带走的话

公平和握手、合唱、合影一样，是 S·D·E 一起发生的：一个家连在一起（E），一个个偏斜接连到来（D），公平的样子随之一路显露（S）。把它切成一刻一刻去称，就是天平；切开只是讲解时的假想，当了真，就会在本来公平的地方称出不公。

小账　SDE 账——家里那台车，E 是一家人的纠缠，D 是一年里车随各人处境的一串偏斜，S 是这串偏斜里一路显露、让每人都到得了的公平谱系。　天平→谱系账——把"按小时记、按月结清"的用车账本，换成"这个月车帮谁走通了什么、谁还没轮上"的一年用车谱系。

第 14 章

公平的三原理与六路径

这一章的问题：前面几章说，公平是一条同一性谱系。可谱系是怎么一步一步长出来的？它从哪里起头，走什么次序？走歪了、走一半断了，又怎么一眼看出来？

◆ 一、三原理：两维相争，推出第三维

先说一间书房。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家老小区的房子不大，只有一间小书房，里面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以前没人抢。这两年不一样了。周小川上了高二，晚上要查资料、做网课。周晓接了私活，周末要用电脑画图。奶奶刘桂兰退休学画，要对着电脑看教程。爷爷周德厚爱看戏，也想在那块大屏幕上看。

母亲林慧是班主任，最会定规矩。她贴了一张纸：每人每天一小时，按顺序排，谁也不多占。这是统一。一人一小时，分得清清楚楚。

头一个星期还好。第二个星期就出事了。小川月考前一晚，一小时根本不够，他的网课一节就是一个半小时。周晓的客户周六上午要图，她的一小时排在晚上。奶奶说她一小时看不完一节课，看到一半就得让。爷爷倒是看不满一小时，他看半小时就困了，剩下的半小时空着，别人还不能用。

于是有人提议：别排了，谁需要谁用。这是多样。人人情况不同，各按各的需要来。

结果更糟。小川占着不走，周晓在门口等。奶奶不好意思开口，干脆不学了。爷爷说算了，我不看了。没过几天，书房成了一家人最不愿意进的屋子。

你看，统一的那张表，不看差异，把人卡死。多样的那句"谁需要谁用"，不看整体，把家拆散。两头来回拉，拉了一个多月。

中间也有人想过折中。林慧把表改了一版：小川考试前可以多半小时，爷爷用不完的时间可以让给奶奶。周晓说那我周末能不能换到上午。表越改越细，贴在门上的纸从一张变成了两张，上面画满了箭头。每改一次，能平一阵子；过不了几天，又有新的不顺冒出来。豆豆要看动画片，算谁的时间？周晓临时加班，跟谁换？

这就是第 4 章说的"调和"。比一比谁更急，看一看这周和上周有什么变化，排一排谁在什么时段，这些办法都能让矛盾小一点，却不能让矛盾消失。因为那张表的底子没变：它还是要把每个人的时间称成一样的一份，再往上打补丁。补丁越多，越说明这块布撑不住了。

拉到后来，谁也不提那张表，谁也不提"谁需要谁用"。这一个月里，家里有过几次小吵，也有过几次冷场。这就是阈值到了。不是哪个人宣布表作废，是一家人心里都不再信它了。

然后有一天晚上，全家坐下来吃饭，周建国说：咱们别管一人几小时了，说说各人到底要干什么。这一说，事情反而清楚了。小川要的是工作日晚上的整块时间。周晓要的是周末上午，平时用不上。奶奶要的不是电脑，是一块大屏幕和一个不被催的下午。爷爷要的其实是有人陪他看戏。

新安排就这样长出来了。工作日晚上，书房归小川。周六上午，归周晓。周日下午，归奶奶对着大屏幕跟教程画画，爷爷搬把椅子坐在旁边，一边看她画，一边等她画完陪他看一出戏。没有人再拿表计时。奇怪的是，书房反而成了一家人最常挤进去的地方。小川做题，奶奶在旁边小桌上画画，谁也不碍谁。

这件小事里，藏着本书说的"三原理"。

三原理是一句话：两维相争，推出第三维。相争，就是矛盾。矛盾不是坏事。它是发生的发动机。没有矛盾，什么新东西也不会出来。

把书房的事对上 S、D、E 三维来看。那张"一人一小时"的表，是把公平钉成一个样子，不许它再变。它守的是显露（S），却只守住了一刻的显露。四个人各不

相同的需要，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这是差异（D，差异序列）。表和差异相争。表越硬，差异越顶它；差异越多，表越撑不住。

这一争，推动了第三维：纠缠（E）。一家人被逼得非坐下来不可。坐下来，各人把自己真正要什么说出来，彼此才第一次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纠缠变深了。纠缠一深，新的显露就出来了——那张没人计时的、流动的书房安排。

多样性那一头，其实是另一种偏。它只认差异（D），丢了整体（E）。差异和"我们是一家"相争，逼出来的也是同一个东西：一个新的、让差异都能放进去的样子。

所以三原理在三维之间可以有三种走法。显露和差异相争，推出更深的纠缠。差异和纠缠相争，推出新的显露。显露和纠缠相争，推出新的差异——一个整体如果一直用一个样子运转，迟早会逼出一个"不一样"的人或事，把它撬开。

第三种走法最容易被忽略，单说一句。周家吃晚饭，几十年都是七点整、一家人同桌，谁也不许端着碗走开。这个样子和"我们是一家"缠得很紧，紧到没人想过它可以变。直到小川进了校篮球队，训练到七点半才散，回家时菜都凉了。他头几次不说，后来干脆在外面吃。一个"不一样"，就这样被老样子逼了出来。家里要是只怪他不懂事，这个差异就成了裂缝；要是认它，晚饭就可能改成七点半，或者给他留一份热着。差异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谁故意捣乱。

还要说一句：矛盾要让它走到头，不能一出来就捂。书房那一个月的乱，不是白乱。要是第一个星期就有人出来和稀泥，"都让着点，别吵了"，表照旧贴着，各人心里憋着，那么矛盾就停在半山腰，既不爆发，也不过去。憋久了，是奶奶悄悄不学画了，爷爷悄悄不看戏了。最先退出的，往往是最不会争的那个人。所以混沌那一段，虽然难受，却是新东西出来之前必须走的一段。怕乱，就永远只有旧的。

本书的主线，就是三原理的一次大运行。统一性和多样性相争，争到第 4 章说的那个阈值，统一性公平就死了。死了以后，先是一段混沌，像书房那一个月的乱；然后是自组织，像那顿饭上各人把需要摊开、自己理出头绪；最后是涌现，一条同一性谱系出来了。统一性之死，不是公平没了，是公平换了一种活法。

这里要说清一件事。三原理里的"推出第三维"，不是第三维原来没有，现在凭空造出来。S、D、E 从来不可分割，书房里一直有显露、有差异、有纠缠。说"推出第三维"，是说那一维被推到了台前，成了这一回发生的主角。分开讲，只是为了看得清，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

拿第 13 章那一握来想，更好懂。两只手一握，手的形状和松紧（显露）在那里，对方的手劲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差异），两只手又连成了一个握（纠缠）。你的手要是硬着不变，对方一使劲，你就疼；你要是完全跟着对方，握就散了。手形和手劲一争，两个人的握就自己调出来了：不一样重，却握得住。三维一直都在，只是这一刻，是"握在一起"被推到了前面。

还要说一件容易忘的事：三原理不是跑一次就完。书房的新安排出来了，可它不会永远这样。明年小川高考，工作日晚上怕是整个家都得给他让路。再过两年他去外地上大学，书房空出一大块，奶奶跟教程画画也许能挪到晚上。豆豆上了小学，也要一张桌子。每一回，新的差异又会和现在这个安排相争，再推出下一个安排。

所以，统一性之死是三原理的一次运行，同一性谱系却是很多次运行连起来的一串。每一次运行，都是谱系上的一节；节和节之间，谁也不是孤立的一刻。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一直说，公平是一条谱系，不是一杆天平。天平只称一次；谱系一节接一节地长。

回到随身三问。那张表统一的是输入：每人一小时。新安排统一的是到达：每个人都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小川做完了题，周晓交了图，奶奶画完了画，爷爷有人陪着看戏。这就是"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 二、六路径：公平发生的六种次序

三原理说的是"发动机"。六路径说的是"路线"。

S、D、E 三维，谁先起头、谁接着、谁收尾，排一排，正好六种次序：S→D→E、S→E→D、D→S→E、D→E→S、E→S→D、E→D→S。这六种次序，就是公平发生的六条路径。

用大白话说三个起点。从 S 起头，是从"已经有的样子"出发，比如一张现成的表、一条老规矩。从 D 起头，是从"一个不一样"出发，比如有人病了、有人突然进步了、有人一直吃亏。从 E 起头，是从"我们是一起的"出发，比如一家人、一个队、一群兄弟姐妹。

六条路没有高低。哪条合适，看事情从哪里冒头。家里出了一个病人，事情是从差异冒头的，路多半从 D 起。逢年过节一大家子凑到一起分东西，事情是从整体冒头的，路多半从 E 起。单位里本来就有一套制度，事情是从样子冒头的，路多半从 S 起。起点选错了，后面再怎么走也拧着，下一节会说到。

六路径和上一节的三原理是什么关系？可以这样想：三原理是"两维一争、第三维出来"，六路径是把这一争摆进时间里，看谁先上场、谁中间接、谁最后落定。每条路的中间那一步，往往就是相争最紧的地方。下面每条路配一件生活里的事，读的时候不妨留心那个中间的拐点。

第一条：S→D→E，从样子出发，让差异改活它，落进整体。

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当调度员，管几十个司机的排班。公司有一张现成的排班表，夜班轮着上，一人一个月四个夜班。这是起头的样子。

这个月，有个司机的父亲住院，他得晚上去陪床。另一个司机的孩子刚出生，夜里根本睡不了。差异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周建国没有把表撕了，也没有死守着表。他在表上改：陪床的那位这个月少两个夜班，下个月补；有个年轻司机说自己不怕熬夜，愿意多上，换下个月春节在家。

改到月底，表还是那张表，但它活了。司机们互相换班、互相顶班，彼此记着谁帮过谁。整个车队拧得比以前紧。公平在这条路上的发生，是先有样子，再让差异进来，最后落在一个更紧的整体里。

这条路最怕表太硬。差异进不来，样子就成了天平，一刻一刻地称，谁也不让谁。

第二条：S→E→D，从样子出发，先把人拉到一起，再看差异。

周家有个老规矩：每月最后一个周日大扫除，各扫各的屋。奶奶定的，几十年了。这是起头的样子。

今年这条规矩出了问题。爷爷年纪大了腿脚慢，弯不下去，他那屋的床底下积了灰。豆豆四岁，非要参加，可他只够得着桌子腿。周晓搬回娘家住了半年，她算哪一屋？

林慧没有先去算谁扫多少平方，而是先把一家人叫到客厅：咱们是一家，屋子是一起住的，不是各家各户。先把"一起"立住。然后才一个一个看差异。爷爷不弯腰，就坐着擦窗台和门把手，他手稳，擦得比谁都亮。豆豆负责擦所有的桌子腿，他擦得认真，还给每条腿编了名字。小川个子高，包了所有的高处和床底。

公平在这条路上，是先把老样子交给整体，让大家先站到一起，再让差异各找位置。这条路最怕"一起"只是一句口号，喊完了照旧各扫各的。

第三条：D→S→E，从一个差异出发，显露出新的样子，再让整体认它。

林慧班上评期末奖，老规矩是按总分评前十名。这学期有个学生，开学数学四十分，期末考到七十分。按总分，他连前二十都进不去。可这一学期，他是全班变化最大的人。这是一个冒出来的差异。

林慧没有硬把他塞进前十，那样对别人不公。她提议加一个"进步之星"，看的不是谁最高，是谁走得最远。新的样子显露出来了。这个奖不是给他一个人造的，任何人都可能得。

关键在第三步。林慧在班会上让同学们自己讨论这个奖该不该设、怎么评。讨论下来，大家认了。下学期，好几个中等生开始暗暗较劲，想拿"进步之星"。全班多了一种被看见的门路。公平在这条路上，是一个差异逼出一个新样子，整体再把这个新样子收为自己的。

这条路最怕跳过第三步。老师一个人定了新奖，全班不认，它就成了"老师的偏心"。

第四条：D→E→S，从一个差异出发，先修整体，再出新样子。

周小川在校篮球队。队里有个替补，打了一年半，上场时间加起来不到半场。这是一个差异，而且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教练先没改上场规则。他先改了训练：每周的队内对抗赛，不再分主力队和替补队，打乱了混编。那个替补和小川分在一组，打了几周，小川发现他防守脚步很好，只是比赛里没机会。队员之间的关系变了，替补不再是"那边的人"。

纠缠变了以后，新的样子才出来：每场比赛，只要分差拉开，替补轮流上；防守吃紧的时候，这个替补被专门派上去盯对方的后卫。上场时间不是人人一样，但谁都轮得到。

公平在这条路上，是差异先撞到整体，整体重新拧过，新样子从拧过的整体里长出来。这条路最怕只修关系、不出样子。大家关系好了，替补还是坐板凳。

第五条：E→S→D，从整体出发，先定一个样子，再随差异流动。

爷爷周德厚做了一辈子木匠，攒下一套工具：刨子、凿子、墨斗、几把老锯。他说年纪大了，这些东西该有个去处。

照常理，是分：你一件我一件。可这套工具一拆就不成套了。周家从"这是一家的手艺"出发，这是整体。然后定了一个样子：工具不分，整套放在阳台那个旧柜子里，谁要用谁拿，用完放回，爷爷管着。

样子定下来以后，差异就开始流动了。周晓做室内设计，常回来借墨斗和角尺，给客户量老房子。小川想给自己做个书架，爷爷手把手教他用刨子。连豆豆都有一把爷爷特意给他做的小木锤。每个人用得不一样，用得多少也不一样，可谁都用得上。

公平在这条路上，是整体先在，样子护住整体，差异在样子里自由地流。这条路最怕样子变成"谁也不许动"。工具锁进柜子，成了供着的老物件，那就只剩整体，没有差异，也没有人到达。

第六条：E→D→S，从整体出发，先摊开差异，再显露新样子。

外婆，也就是林慧和弟弟林强的母亲，今年八十了，住在邻县的镇上，年纪大了，需要人照应。姐弟俩先认一件事：这是咱俩共同的妈。这是起头的整体。

接着把差异摊开。林慧是老师，平时白天走不开，寒暑假有整块时间。林强是外卖骑手，收入不高，时间碎，可他每周有一天轮休，骑电动车回镇上，来回要大半天。两个人能出的钱不一样，能出的时间也不一样。

摊开以后，新的样子显露出来：寒暑假，林慧把外婆接到城里自己家住；平时，林强每逢轮休就回镇上一趟，买菜、修修弄弄，其余的日子每天收工后给外婆打一个视频电话；钱按各人的能力出，林慧多出一些，林强多跑一些腿。不是一人一半，但谁都尽到了，外婆也两头都有人。

公平在这条路上，是先认"我们"，再坦白"我们不一样"，最后长出一个装得下差异的样子。这条路最怕差异摊开以后没人收。各说各的难处，说完了，谁也不去。

六条路，排成一张表，便于对照。

路径	起头	本章案例	公平怎样发生	最怕什么
S→D→E	现成的样子	调度站排夜班	差异进来改活旧表，车队拧紧	表太硬，差异进不来
S→E→D	现成的样子	周末大扫除	先立住"一起"，再给差异找位置	"一起"只是口号
D→S→E	一个差异	期末评"进步之星"	差异逼出新奖，全班认它	跳过整体，成了偏心
D→E→S	一个差异	篮球队的替补	先混编修关系，再出轮换规则	关系好了，规则没变

路径	起头	本章案例	公平怎样发生	最怕什么
E→S→D	一个整体	爷爷的木工工具	不拆整套，谁要谁用	样子成了"谁也不许动"
E→D→S	一个整体	姐弟照应外婆	认"我们"，摊差异，出新安排	差异摊开了没人收

这张表只是一张对照，不是一张菜单。生活里的事，常常是几条路接着走。照应外婆，起头是 E→D→S；过了两年林强的轮休从固定改成了不固定，一个新的差异冒出来，这时走的就是 D→E→S：姐弟俩先重新商量谁管哪几周，再出新的安排。前一条路的终点，成了后一条路的起点。几条路一接，就是一条谱系。

所以看一个家、一个班、一个单位的公平，不要只看它这一回走的是哪条路，要看它这些年是怎么一条一条接下来的。接得顺，谱系就长；接不上，谱系就断。

还有一点值得留心。六个案例里，没有一个是靠"算得更准"解决的。排班没有去算每个司机的辛苦值，照应外婆也没有去算姐弟俩谁出得多。它们靠的是让差异说出来、让人重新连起来、让新样子长出来。天平的办法是把秤做得更精，谱系的办法是把路走通。秤再精，称的还是一刻；路走通了，才是一串。

把表从上往下看一遍，会发现一件事：六条路，没有一条是只走一步的。每条路都要三维走全。哪一维缺了，或者次序拧着走，或者走到一半停了，公平就出问题。这正是下一节要说的。

再问一遍随身三问的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六个案例里，单看任何一天，都可能不平。排班那个月，有人多上了夜班；照应外婆，林慧多出了钱。可把一串时间连起来看，每个人都在谱系里，都到了。

◆ 三、伪公平诊断：缺式、偏路、断拍

先说一家超市的两个收银员。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甲和乙同一年进店，同一个岗位，同样的工资，同样的工时。店里很自豪：我们同工同酬，一分不差。

三年过去了。甲因为早班碰上了店长，被带着学排货、学盘点，后来做了主管助理。她会自己琢磨怎么把货架摆得顺手，提的建议被采纳过好几回。乙一直上夜班，因为她家离店近，排班的人觉得"方便"。夜班没人带，也没人问她的想法。她三年里做的事，和第一天一模一样：扫码、收钱、找零。

工资单上，两人还是一样。可一个越做越有奔头，一个越做越空。店里一直说公平，乙自己也说不出哪里不公平，只觉得累，觉得没意思。

这就是"只有同工同酬，而无同达"。同工同酬，统一的是输入：同样的岗位，同样的钱。同达，说的是到达：两个人在劳动里，意义是不是都能走完全程。

按 D1 意义三律对一下。创造律走的是"混沌—自组织—涌现"：甲从一开始不懂排货，到自己理出门道，到提出的办法被店里用上，走完了；乙停在第一天，连"混沌"都谈不上，事情早就被定死了。自由律走的是"纠缠—选择—激发"：甲和店里的人、货、事缠在一起，有了选择，被激发出主意；乙被排在夜班，没有选择，就卡在纠缠那一步。幸福律走的是"张力—转换—释放"：甲有压力，也有转换和落地的时候；乙的累一天天攒着，没地方放。意义不是主观感受，是能对照着查走没走完的发生过程。查下来，甲到了，乙没到。

这里要守住两条。一条是，这样对照，只作说明，不是给两个人打分，更不能拿去考核排名。另一条是，不能说乙"心理有问题"。她的累不是她的毛病，是她站的那个位置，三律走不动。同工同酬本身没错，它是一道底线；错在把底线当成了终点。第 22 章会在周晓的工作室里把这件事展开，这里只借它做诊断。

伪公平，就是看上去公平、其实有人到不了的安排。

伪公平为什么难认？因为拿天平去称，它每一刻都是平的。乙的每一张工资单都没错，每一次排班都有说法，每一次被调回夜班都是"工作需要"。一刻一刻地看，挑不出毛病。毛病不在哪一刻，在那一串。只有把三年连起来看，才看得见她一直站在原地。天平看不见伪公平，不是天平坏，是它本来就只看一刻。

伪公平有三种样子：缺式、偏路、断拍。

第一式：缺式——缺了一维。

缺式是三维里少了一维，谱系根本立不起来。

缺 D，就是不看差异。超市那张排班表，只看"工作一样，钱一样"，不看乙家住得近被一直塞夜班，不看两人三年里走出来的差别越来越大。不看差异的公平，就是一杆天平，称的永远是那一刻的输入。书房里那张"一人一小时"的表，也是缺 D。

缺 E，就是只有差异，没有整体。书房里"谁需要谁用"，就是缺 E。人人有自己的理由，理由都对，加起来是一盘散沙。缺 E 的安排，常常打着"尊重个人"的旗号，把人一个个散开，谁吃亏都没人看见。

缺 S，最不容易看出来。就是整体也认了，差异也说了，却始终显露不出一个看得见的安排。"咱们是一家人，别计较"，说了十年，到底谁做什么、谁什么时候被照顾，从来没有一个样子。缺 S 的公平，只活在嘴上。

怎么认出缺式？一个简单的信号：问这个安排的人，"谁不一样"，他答不上来，多半缺 D；问"我们是谁"，他答不上来，多半缺 E；问"到底怎么做"，他答不上来，多半缺 S。

第二式：偏路——次序偏了。

偏路是三维都有，可次序走拧了。

一种拧法，是走错了起点。事情明明是从一个差异冒头的，却硬从老样子起步。司机的父亲住院了，调度员说"表就是表"，先把他按原表排上，等他请了假再说。差异本来该领头，被压到了最后，人已经伤了。

另一种拧法，更隐蔽：路是对的，但每回走，偏斜都落到同一个人身上。超市里，排夜班看似是 S→D→E，从表出发，照顾了差异——"乙家近，夜班方便"。可这份"照顾"每回都让乙去吃那一头。差异只按一个方向进来，整体只往一边紧。这就是第 3 章说过的"因人而异的陷阱"换了个面孔。

偏路的检验，就是谱系公平的那道铁门：把一串时间连起来看，是不是总是同一个人在门外。偏斜可以有，第四编会专门讲偏斜怎样轮转；但偏斜得轮得到，不能生根。

偏路的信号，是"照顾"总有一个固定的去处。听到"反正她家近""反正他脾气好""反正老二懂事"，就要留心了。这些话单听都像体贴，连起来听，是在给同一个人派吃亏的那一头。

第三式：断拍——发生中途断了。

断拍是路走对了，三维也齐，走到一半，停了。

期末加了"进步之星"，第一学期评了，全班认了。第二学期换了班主任，嫌麻烦，取消了。差异逼出了新样子，整体也认了，可这条谱系还没走成"一串"，就被掐断了。那些暗暗较劲的中等生，劲使到一半，门关了。

照应外婆，第一年姐弟俩安排得好好的。第二年林强换了一家平台，轮休不固定了，没人再提，回镇上那一趟就断了，视频电话也从天天打变成想起来才打。没有谁故意，只是没人把这一拍接上。

断拍在三律里也最常见。乙要是哪天被派去学盘点，学了一个星期，又被调回夜班，那就是创造律刚过混沌、还没到自组织，就被截断了。第 18 章那句"以后补给你"，也是一种断拍：说好的下一拍，永远不来。

断拍的信号，是"当初"两个字。"当初说好的""当初不是有这个奖吗""当初每天都去的"——一个安排里频繁听到"当初"，多半是哪一拍断了，没人接。断拍还有一个难处：断的时候往往没有声音。缺式和偏路，总有人会觉得别扭；断拍是一件好事悄悄没了，大家慢慢就忘了它曾经有过。所以查断拍，要往回看，看当初开了头的事，现在还在不在走。

三式也常常一起出现。超市里，乙的处境就是三式叠在一起：工资单只看输入，缺了 D；夜班总落在她身上，走了偏路；偶尔学点新东西，又被调回去，断了拍。叠得越多，门关得越死。

三式合起来，是一把随手可用的尺子。遇到一个说是公平的安排，先问三维全不全，再问次序拧没拧，最后问走没走完。三问都过了，它才可能是一条同一性谱系。三问里卡在哪一问，就知道该往哪里补。

这里会有人不服。超市的老板也许会说：我给的是一样的岗位、一样的钱，路是她自己走的，同达我怎么保证？难道要我让每个收银员都当上主管，这不是又回到人人一样了吗?

这个反驳有道理，要认真接。同达不是人人到同一个地方，不是要乙也当主管助理。乙可能根本不想管人，她也许更愿意学着做账，或者就想把收银做出自己的门道来。同达说的是：每个人的三律都有路可走完，门不能只给一个人开。老板保证不了每个人到哪里，但保证得了没有人被一直排在走不动的位置上。要求人人到同一处，那是又回到了统一性；要求没有人被一直关在门外，这才是同一性谱系。

还有人会说：乙自己不争，怪谁？这话也不能一口驳倒。人确实要自己走路。可三年夜班没人带、没人问，她争的门路在哪里？路没有修到她脚下，不能只怪她不走。谱系公平看的不是谁更努力，是谁一直站在路修不到的地方。

这把尺子也可以拿回家里用。母亲林慧回头看那张书房的表，就能说出它的毛病：一人一小时，是缺了 D；改来改去的补丁，是想在老路上硬补差异，偏了路；奶奶悄悄不学画，是她那一拍断了，没人发现。说得出毛病，就说得出补法。诊断不是为了给谁定罪，是为了知道路该往哪里修。

回到那两个收银员。补法不难想。夜班轮着上，不长在乙一个人身上，这是补偏路。夜班也安排人带、也让人提主意，这是补缺式。学盘点学了，就让她学完、用上，这是补断拍。补完了，工资照样一样，同工同酬还在。多出来的，是同达。

> **带走的话**
>
> 公平不是站着的，是走出来的。两维相争，推出第三维，这是它的发动机；六种次序，是它的六条路。一个安排看上去再公平，只要缺了一维、走拧了次序、或者走一半断了，就有人被关在门外。同工同酬是底线，同达才是公平。

> **小账** SDE 账：本章把公平的发生拆成三原理（两维相争推出第三维）与六路径（三维的六种起落次序），伪公平就是三维缺一、次序拧着或中途断开。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同工同酬"这杆只称输入的天平，换成了"同达"这条检查三律是否走完全程的谱系。

第 四 编

谱系不是天平：动态的公平

编　序

这一编四章，让公平动起来，放进时间里看。

第 15 章拿 AA 制和朋友十年的轮流请客对比：单看哪一顿都不平，连起来却是通的。第 16 章回到周家，老大生病那一年、老二临近高考那一年，偏斜怎样在一家人里轮转。第 17 章替天平说句公道话：它不必扔，降为谱系的一个横截面；谱系越短，越要靠天平。第 18 章立起谱系公平的铁门，用"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三条检验，把"以后补给你"的托词挡在门外。

判词第二句"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和第三句的铁门，在这一编落地。

第 15 章

AA制与轮流请客

这一章的问题：同事聚餐AA制，一分钱都不差，大家都觉得公平；两个老同学轮流请客十年，单拿出哪一顿来看都不平，可两个人都觉得公平。到底哪一种才是公平？公平到底藏在一顿饭里，还是藏在一串饭里？

◆ 一、AA制的干净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晓所在的设计工作室，年底完成了一个大项目，组里六个人约好去吃火锅。吃完结账，八百四十六元。组长掏出手机算了一下，每人一百四十一元，正好除尽，一人发一个收款码，三分钟就清了。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没有人抢着买单，也没有人偷偷看别人点了几盘肉。刚入职的小伙子不用担心自己欠了谁的人情，工资最高的老设计师也不用硬着头皮请客。吃完往门口一站，各回各家，谁也不欠谁。

AA制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干净。钱当场算清，账当场结掉，人情当场了断。第二个好处是省心。六个人口味不同、收入不同、家里情况不同，可只要一除，所有的不同就都不用谈了。第三个好处是安全。同事之间关系还浅，以后会不会一直在一个组也说不准，当场两清，谁走了都不留尾巴。

第1章讲过，天平的本事是把公平切成一个孤立的时刻，两边一样重就算公平。AA制就是天平在饭桌上最干净的样子。一顿饭是一个时刻，八百四十六元是盘子里的重量，六个人各出一份，天平就平了。

可是这顿饭里也有没称出来的东西。周晓那天胃不舒服，只吃了几片青菜，也出了一百四十一元。新来的小伙子饭量大，涮了五盘肥牛。组里一位怀孕的同事不能吃辣，整顿饭只能在清汤锅里夹东西。按吃进肚里的算，这顿饭一点也不平。

大家为什么不计较?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AA制平的不是吃进去多少，而是"今天这顿饭谁也不欠谁"。它统一的是输入：每个人掏出一样多的钱。至于各人到达了什么，吃得满不满意，聊得开不开心，有没有因此跟同事走近一步，它一概不问。

这样说，不是要把AA制骂倒。在一段刚开始、说不准还会不会继续的关系里，AA制恰恰是最体面的安排。它保护了钱少的人不被迫请客，也保护了钱多的人不被当成提款机。陌生人和半熟人之间，一刻的天平往往是最好用的那杆秤，第17章还会专门讲它。

问题在于，AA制把公平锁死在了这一顿。吃完就散，账结完，关系也跟着"结"了一次。下一顿再约，又是从零开始，又是一除。每一顿都是一刻天平，一刻和一刻之间什么也不连。时间在这里不起作用，过去请过谁、以后要不要还，统统不算。

我们来回扣一下随身三问的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AA制的回答很明确，它就是一刻的天平，而且有意只做一刻的天平。它的干净，正是从切断时间里来的。

一个人一辈子会吃很多顿AA的饭。有些同事吃了三年AA，彼此还是客客气气，谁也不欠谁，可是谁也没进谁的门。也有些同事吃着吃着，有一天有人说"这顿我来"，另一个人说"那下回我的"，关系就从这里拐了个弯。

那句"这顿我来"，在天平上看是失衡。可它恰恰是两个人愿意把关系拉长的第一个信号。说这句话的人，是在拿一顿饭的不平，去换一串饭的开头。接话的人说"下回我的"，就是把这个开头接住了。

所以AA制的干净有它的代价。它干净，是因为它不让关系长出来。它安全，是因为它不许今天的偏斜去等明天的补偿。对一顿饭来说，它几乎是完美的公平;对一段想要长下去的关系来说，它只是公平的一个横截面。

不妨做个反过来的设想。周家每周末那顿家宴，就是导论里那一锅家味，假如有一天周建国在饭后掏出手机说："今天买菜花了三百，八口人，每人三十七块

五。"全家会是什么反应？大概先是一愣，然后哄堂大笑，奶奶会拿锅铲敲他。没有人觉得这是公平，大家只会觉得这个家出了什么毛病。

为什么同一套算法，在同事饭桌上是体面，在家宴上就是荒唐？因为家里那根线早就缠得很紧了。爷爷牙不好、小川饭量大、豆豆还小，这些不同在家里不是要平摊掉的麻烦，而是一锅饭怎么做的理由。家宴的公平从来不在一顿里结算，它在几十年的饭桌上一直往下走。把AA制搬进家里，等于把这根线当场剪断。

反过来，把家宴那一套搬到刚认识三个月的同事中间，也会别扭。今天你多吃了，明天我多吃了，以后慢慢补，可是"以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线还没缠上，就让偏斜去等一个不知道在不在的明天，吃亏的人心里会发虚。所以AA制在同事饭桌上，恰好合了这张桌子的长度。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AA制里每个人出的钱一样，可是这一百四十一元对每个人的分量并不一样。对刚毕业、每月要还房租的小伙子，这是好几天的饭钱；对已经买了房的老设计师，这只是一笔零花。统一的钱数，压在不同的人身上，轻重不同。这一点第2章讲统一价时已经说过，这里只提一句：AA制统一了数目，没有统一分量。

设想第二个月，这个组又聚了一次。这回有人提议，别平摊了，谁点的菜谁付，那位怀孕的同事和胃不舒服的周晓就不吃亏了。大家觉得有道理，就照办。结果结账时足足算了二十分钟：一盘毛肚是三个人分着吃的，一锅底料算谁的，两瓶饮料谁喝了几口，没人说得清。最后还是有人说"算了，平摊吧"。

这个小插曲很能说明天平的脾气。天平发现自己称得不准，第一反应总是称得更细：从按人头分，改成按菜分；从按菜分，改成按筷子分。可是称得再细，称的仍是"吃进去多少"这一样东西。至于这顿饭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天平再细也称不着，因为它根本不在盘子里。

还有一件事，AA制也看不见。组里有一位同事那阵子家里出了事，心情很差，本来不想来，是周晓硬拉她来的。那天她话很少，只在快散场时说了一句"谢谢你们"。这顿饭对她的分量，和对其他五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到了结账，她和大

家一样，一百四十一元，扫码，走人。AA制戴着第1章那块蒙眼布，它不看谁那天正难。

不看，有时候是一种尊重：她不想被当成需要照顾的人，平摊反倒让她自在。可不看也有盲区：假如她连着几个月都难，组里的人却永远只会平摊，那么这张饭桌就永远只是一张结账的桌子，长不成一张能托住人的桌子。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AA制的干净就不神秘了。它是天平：两个盘子一样重，一个时刻当场两清，一块蒙眼布不看各人差异。三样东西，第1章都讲过，在这张饭桌上一样不少。

◆ 二、轮流请客的流动

再看另一张饭桌。这也是构想的场景。周建国有个高中同学，大家叫他老马，在老小区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卖家常菜。两个人高中毕业后各奔东西，十年前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重新联系上，从那以后，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坐一回。

他俩从来不AA。规矩很简单：轮着请。这回你请，下回我请。去老马店里吃，老马说了算，常常不收钱；去外面吃，周建国抢着付。十年下来，没有人记过账，两个人谁也说不清到底谁请得多。

如果把这十年拆成一顿一顿看，几乎没有哪一顿是平的。有一回老马非要请，点了一桌硬菜，周建国只吃了一碗面就被单位叫走了。有一回周建国请，正赶上老马牙疼，什么也嚼不动。单拿出任何一顿放到天平上，都偏，有时候还偏得很厉害。

更大的偏斜，是一整年一整年地偏。下面这张表，是我按构想的情节排出来的十年大概走向，只作说明用。

时段	谁出得多	为什么
头两年	大致轮着来	刚重新联系上，客客气气
第三年	老马	周家装修房子，手头紧，老马说"来我店里吃，记我账上"

时段	谁出得多	为什么
第四、五年	老马	周晓结婚成家，周家开销大，老马常留他们一家吃饭
第六年	周建国	老马店门口修路，大半年没生意，周建国几乎月月请
第七、八年	大致轮着来	两家都平稳
近两年	周建国	老马的店换了地方重新起步，周建国常拉同事去照顾生意

看这张表，一个奇怪的事实就露出来了。十年里，没有一年是严格平的，可是每一段偏斜都有来由，而且偏斜在两个人之间来回走。这一年你吃亏，过两年我吃亏；这一阵你帮我，下一阵我帮你。

第六年那大半年，老马的店几乎没了进项。按AA制，两个人还是该一人一半。可周建国心里明白，这时候让老马掏钱，是往他伤口上撒盐。于是他一句话也没说，每回都抢着付。老马也没推辞太多，只说了一句"记着"。

这里不妨把第六年那几个月放慢了看。修路的围挡一拉，老马店门口只剩一条窄缝，熟客都绕道走了。有一回周建国晚上去店里，灶是凉的，老马一个人坐在空桌边抽烟，说这个月连房租都不够。

那天周建国没提吃饭的事，只说："明天我带两个同事过来，你给炒几个拿手的。"第二天他真带了人来，吃完抢着结了账，还多拿了几份打包，说回去给家里人尝尝。这样的事，那大半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一回。

设想一下，如果那几个月他们照样AA。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店里，吃完各付一半，天平是平的。可是对老马来说，那一半是从房租里抠出来的；对这段交情来说，那一半等于说"你的难处跟我没关系"。在这个时刻，端平的天平反倒是最冷的安排。

那个"记着"，不是记账，是记情。它的意思是：我知道这一段是你在扛，我不会让它一直偏在你这边。而在这之前，周家装修、办喜事那几年，老马早已用他的方式扛过一大截；这一回，轮到周建国接过来。没有一笔是等价交换，可整串下来，两个人都觉得心里踏实。

近两年老马的店搬到了另一条街，几乎是从头再来。他自己琢磨着改了菜单，把几道老菜做成了小份，专做附近上班族的午饭。周建国常把单位的同事往那儿领，吃完回来还替他在单位群里吆喝几句。老马有一回说："这家店能重新立起来，一半是你拉来的人。"周建国说："你那几年要不是常留我们一家吃饭，我也撑不过去。"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是这段交情的样子：谁也没说"我们扯平了"，两个人说的都是"你托过我"。

有一回，老马的爱人私下跟老马说，这些年你留周家吃了那么多回，人家记得吗。老马只回了一句："他记不记得我不知道，我店门口没人那阵子，是谁天天来，我记得。"这话里没有一个数字，可是比任何一本账都清楚。

请注意，他们的公平不是因为"最后算下来正好扯平"。十年总账到底谁多谁少，两个人都说不上，也不想去算。如果哪一天真有人掏出本子一笔一笔算，这段交情反倒可能就此出了问题。他们的公平，在于偏斜一直在流动，而不在于总数正好相等。

这里有三样东西，是AA制那张饭桌上没有的。

第一，偏斜被允许。今天可以不平，而且常常就该不平。谁那阵子难，谁就少出；谁那阵子宽裕，谁就多扛。偏斜不是失败，是回应对方的处境。

第二，偏斜会挪窝。偏斜不会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一年落在周建国身上，那一年落在老马身上。偏斜像接力棒，在两个人之间传来传去。

第三，两个人被一根线连着。正因为相信还有下一顿、下一年，今天的偏斜才不需要当场结清。这根线，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纠缠，是十年交情把两个人缠成了一个"我们"。没有这根线，偏斜就是吃亏；有了这根线，偏斜就是往来。

回到随身三问的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轮流请客从不统一输入，每一顿谁出多少，差得很远。可它在另一个地方是统一的：十年里，两个人都在这段交情里到达了意义。周建国在最紧的时候被托了一把，老马在最难的时候被撑了一把；两人都在饭桌上说过别处说不出口的话。

还有一个容易漏掉的地方：两个人的家底并不一样。周建国是拿固定工资的调度员，老马是看天吃饭的小老板，好的年份老马比他宽裕，差的年份老马比他紧得多。如果轮流请客要求每次出的钱一样多，那么在老马紧的年份，这条规矩就会变成一道坎，迈不过去，交情就只好断。

他们是怎么迈过去的？靠的是让各人拿出不一样的东西。老马手里最多的不是钱，是灶台和手艺。周家装修那年，他不是掏钱请客，是让一家人来店里吃，菜是他亲手炒的。周建国手里最稳的是一份按月来的工资，还有单位里一群要吃饭的同事。老马店门口修路那阵子，他拿出的正是这两样。

所以这十年里流来流去的，从来不只是钱。有时候是一桌菜，有时候是一群客人，有时候是半夜一个电话。轮流请客能流动起来，恰恰因为它不要求每次放进盘子的东西是同一种。天平只认一种砝码；谱系里，各人拿出自己有的。

这里说"到达了意义"，不是说两个人"感觉很好"就算数。意义是可以对照着检查的。拿老马重新起步这两年说：一开始他手忙脚乱，不知道新地方的客人要什么，这是乱的一段；后来他自己摸出了小份午饭的路子，店慢慢有了自己的样子，这是从乱里理出了头绪；再后来回头客多了，他的店成了那条街上一个有名有姓的去处，这是新东西冒了出来。这一路，正是第12章讲的创造律从混沌、自组织到涌现走完了全程。周建国拉来的那些同事，没有替他走这条路，可是让他走得下去。

这就是轮流请客的流动。单看一顿，它是一杆歪的秤；连起来看，它是一条通的线。

◆ 三、时间是公平的维度

把两张饭桌摆在一起，问题就清楚了。AA制每一顿都平，可是顿与顿之间什么也不连；轮流请客每一顿都不平，可是顿与顿之间一直连着。前者是一串互不相干的天平，后者是一条流动的谱系。

我们平常说公平，总是在问"这一次平不平"。这一次分得一样多吗？这一次规则一样吗？这一次谁吃了亏？这种问法本身没错，可它悄悄把一件事丢掉了：时

间。它假定公平只住在一个时刻里，好像每个时刻都是一个封好的盒子，盒子和盒子之间没有门。

本书有一句根本的话，是王德生的原话：公平也应该是一个同一性谱系，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天平。这句话放在这张饭桌上，意思就很直白了。天平是静态的，它只能称这一刻；谱系是流动的，它把一刻一刻连成一串。公平不在某一顿里，而在一串饭里。

为什么说时间是公平的一个维度？可以先从我们最熟的感觉讲起。听一首歌，单拿出一个音来，它不成调，甚至可能刺耳。是这个音和前面、后面的音连起来，才有了旋律。你不会因为某一个音高了一点，就说这首歌错了；你听的是一串。公平也是这样，单拿出一顿来，它可能刺耳；连着听，才听得出调子。

用SDE的话来讲，公平这件事有三个面，彼此分不开。

一个个偏斜连起来，就是差异序列（D）。第三年到第五年老马多出，第六年周建国多出，近两年又是周建国多扛，这一个个偏斜不是噪音，它们本身就是公平往前走的脚步。

随着这些偏斜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两人之间的公平不断显露出新的样子，这就是显露谱系（S）。头两年是客气的轮流，中间是互相托底，近两年是一个帮另一个重新起步。公平的样子一直在变，可它一直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公平。这里要说清楚：S不是一个摆在那里不动的格局，它是随着差异序列一启动就不停显露出来的一串形态。

把两个人缠在一起、让偏斜敢于发生的那根线，就是特征纠缠（E）。十年交情、彼此的家人、对彼此难处的了解，都缠在这根线里。

这三样东西是一体的。没有偏斜，就没有谱系可显露；没有那根线，偏斜就只是吃亏；没有一路显露出来的样子，那根线也说不清缠住的是什么。把它们分开讲，只是为了说明白，在现实里它们从来不分家。第13章说过，把公平切成一刻一刻去称，是理念界的一种假想性切割。AA制，就是这种切割在饭桌上的样子。

再换一种感觉来想。两个人并肩走路，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如果每一步都要求迈得一样大，腿短的那个会走得磕磕绊绊，腿长的那个也别扭。实际上熟人并肩走，谁也不量步子：这一段他放慢一点，那一段你紧跟两步，上坡时一个拉一把，下坡时另一个扶一下。走完一整条街，两个人一直并着肩。单看哪一步都不一样大，整条路却是一起走完的。公平在这条路里，不在哪一步里。

那么，是不是AA制就不公平，轮流请客就公平？不能这么说。AA制在一顿饭里是公平的，只是它的公平只有一个横截面那么厚。当两个人之间的线还很细，或者根本没打算拉长时，横截面就够了。一旦关系要长下去，只剩横截面就不够了，它会把关系一顿一顿地切断。

反过来，轮流请客也不是自动就公平。它也有坏掉的时候。设想另一对朋友：甲每回都说"下回我请"，可下回总是没有下回。十年下来，乙请了几十顿，甲一顿也没请过，还总说"咱俩谁跟谁"。表面上，他们也在"轮流"；实际上，偏斜从来不挪窝，一直压在乙身上。

这就碰到了随身三问的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在甲和乙这一对里，乙的门是关着的。他出了十年力，从这段交情里却没有被托过一次、被撑过一次。这时候说"我们是谱系，不算一顿一顿的账"，就成了一句漂亮的托词。第18章要专门讲这道铁门：谱系公平不许有人在整串里始终吃亏。

所以，"公平在一串里"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单看一刻不平，不能直接判它不公，要连起来看。第二层，连起来看了，还要看偏斜有没有挪窝，看每一个人在这一串里有没有到达过意义。前一层把公平从一刻里放出来，后一层不让谱系变成借口。

周建国和老马的十年，两层都过得去。偏斜一直在挪，两个人都被托过，也都托过对方。所以单看哪顿都不平，整串下来却是通的。甲和乙的十年，第一层过得去，第二层过不去。它看起来像谱系，其实是一根一直歪向一边的秤杆。

这里也要替AA制说一句公道话。有人会觉得，讲谱系公平，就是嫌AA制冷，嫌算账俗气。其实不是。AA制最强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信任，也不制造亏欠。

一个刚进城打工、谁也不认识的年轻人，参加一次同事聚餐，最怕的就是欠了谁的人情还不起。AA制替他挡住了这层担心。它的冷，有时候正是对弱者的保护。

谱系公平不否认这一点。它只是说，AA制保护的是一顿饭里的人，而一个人一辈子不只活在一顿饭里。当关系慢慢长出来，AA制那层保护就会变成一层隔膜。到那时，换一种公平，不是背叛AA制，而是关系长大了。

还要补一句。说时间是公平的维度，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公平，也不是说只要熬着，总有一天会扯平。时间本身不会把偏斜摆正，摆正它的，是在时间里一直有人回应对方的处境。周建国在老马最难时抢着付钱，老马在周家最紧时说"记我账上"，这些都是在时间里一次一次做出来的回应。没有这些回应，十年只是十年，不是谱系。

有人会问：照这么说，周晓那个组是不是也该改成轮流请客？不必。AA制和轮流请客不是谁对谁错，它们对应的是不同长度的关系。关系还短，线还细，就用一刻的天平，干净；关系长了，线粗了，就可以让偏斜在时间里流动，暖和。很多关系是从前一种慢慢长成后一种的，那句"这顿我来"，就是长的那一刻。

也有反过来的。两个原本轮流请客的朋友，有一天一方开始坚持AA，往往不是因为算术，而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还有下一顿了。从轮流退回AA，常常是一段关系变短的信号。所以看一张饭桌用的是哪种规矩，往往能看出这段关系有多长。

本书对这件事给自己留了一个检验。如果长期按"偏斜轮转"过日子的人，不公感反而比一顿一顿端平的人更高，那么这一编就讲错了。周建国和老马是构想的例子，只能说明道理，不能当证据，这个账要到真实的人群里去对。

那么，怎样看出一串饭局还活着，没有悄悄变成一根歪向一边的秤杆？不用记账，看几样小事就够了。一是两个人都还会主动说"这顿我来"，而不是总等着对方开口。二是谁那阵子难，对方能知道，难处说得出口。三是隔几年回头想想，两个人都能说出一件"那回多亏了你"的事。这三样都在，偏斜就还在流动；哪一样长久没有了，就得留心是不是有一扇门正在关上。第18章还会专门讲谱系公平怎样检验，这里只先打个底。

说到底，一张饭桌上的公平，最后要落到人身上去看。周建国和老马十年饭局里，两个人都在最难的时候被托住，也都托过对方，这是到达；周晓那个组的火锅，大家吃得体面、散得干净，那位心里正难的同事也被平摊保护了一回，这也是一种到达，只是很浅。深浅不同，是因为两张桌子的长度不同，不是因为一种规矩高明、一种规矩低贱。

所以下回坐到饭桌上，与其只问"今天平不平"，不妨多问一句："这顿饭是在哪一串里？"如果它不在任何一串里，那就AA，干干净净。如果它在一串里，就看那一串：偏斜在不在流动，有没有人一直被落下。

带走的话

AA制把公平放在一顿饭里，干净，但只有一个横截面那么厚；轮流请客把公平放在一串饭里，单看哪顿都不平，连起来才通。公平有时间这个维度，可"一串"不是托词：偏斜要挪窝，每个人都要在这一串里到达过意义。

小账 SDE 账——每一顿的偏斜是差异序列（D），十年里两人之间不断变样的往来是显露谱系（S），十年交情是让偏斜敢于发生的特征纠缠（E）；AA制把三者切成一顿一顿的天平。 天平→谱系账——把"每顿饭当场两清"的那杆天平，换成了"偏斜在十年饭局里来回流动"的那条谱系。

第 16 章

老大生病那年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家里，父母有时候不得不把心思全放在一个孩子身上。那一年，另一个孩子是不是就被亏待了？"偏心"什么时候是不得已的偏斜，什么时候是真正伤人的不公?

◆ 一、偏斜的一年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发生在十五年前。那年周晓十三岁，上初一；周小川才两岁，刚会满屋子跑。入秋以后，周晓得了一场需要长期住院的病，前前后后在医院里住了大半年。

那大半年，周家的日子整个变了样。林慧白天上课、当班主任，下了课就往医院跑，晚上陪床。周建国把能调的班都调成了夜班，白天跑医院、跑缴费窗口、跟医生打听情况。家里的钱，几乎一笔一笔都流向了医院。

小川被送到了爷爷奶奶那儿。奶奶刘桂兰那时退休已有几年，接过这个两岁的孩子，喂饭、洗澡、哄睡觉。爷爷周德厚还在接零活，晚上回来就给小川削木头小车。小川想妈妈了，就趴在窗台上看楼下，一看就是半天。

那一年，如果有人拿着一杆天平来称，周家一定是不公平的。父母的时间，九成给了老大；家里的钱，九成给了老大；家里人说话、打电话、半夜睡不着时惦记的，也几乎全是老大。小川得到的，只是剩下的那一点点，而且大多不是从父母那里来的。

可是，谁会说林慧和周建国那一年做错了？换了任何一对父母，大概都会这么做。一个孩子躺在病床上，另一个孩子健健康康地在爷爷奶奶家，这时候把心思往病床那边倾，不是偏心，是回应。哪个孩子此刻更需要，心思就流向哪里。

这个决定不是没有犹豫过。周晓住院后的第二个星期，林慧在医院走廊里给婆婆打电话，问能不能把小川接过去一阵子。电话那头刘桂兰一口答应，林慧却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她后来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是把一个孩子"放下了"，去抱另一个。

那大半年里，林慧有过好几回想把小川接回来。可每次刚一提，医院就来消息，周晓又要做检查，又要换药。她只好在周末抽半天跑去公婆家，抱着小川坐一会儿，再赶回医院。小川睡着了，她就走；小川醒着，她就走不了，常常是哭着出门。

病床上的周晓也不好受。她那时十三岁，什么都懂。她知道爸妈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自己身上，也知道弟弟被送走了。有一回她问妈妈："是不是因为我，小川才不在家？"林慧说不是，可周晓并不全信。被偏向的那个孩子，心里也压着东西。

这些细节说明一件事：那一年的偏斜，周家每个人都看得见。父母知道自己偏了，老大知道自己被偏了，爷爷奶奶知道自己在替父母补那一块。没有人假装一碗水是端平的。偏斜摆在明处，后面才有挪窝的可能。

设想一下，那一年周家如果非要"一碗水端平"，会是什么样子。父母每天在医院待几个钟头，就得在家陪小川几个钟头；给周晓花了多少钱，就得给小川存上同样多。听上去很公道，可是落到日子里，就是病床边常常没人，缴费窗口前钱不够，而两岁的小川其实并不需要那一笔存款。两个孩子各得一半，结果一个没被救好，一个也没多得什么。

这就是天平在难关面前的样子。它守得住"两边一样"，却守不住"两个孩子都过得去"。一个家遇上大事时，最怕的不是偏，而是在该偏的时候不敢偏。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一件是"一碗水端平"，每个孩子得到一样多的时间、一样多的钱、一样多的关注。另一件是"哪里漏了先补哪里"。前一件是统一输入，后一件是回应差异。那一年，周家做的是后一件。"一碗水端平"里藏着的误会，第21章会专门讲，这里只先把两件事分开，不往下展开。

这里也要把天平那一方最强的理由说足。主张"一碗水端平"的人会说：父母一偏，孩子就会比，比来比去家就不和；与其事后解释，不如一开始就一样多，谁也挑不出理。这话有它的道理。很多家里的积怨，确实是从"凭什么他有我没有"开始的。端平，是父母给自己的一道保险。

可是这道保险在难关面前会失灵。孩子生病、升学、遇到坎，需要往往是突然冒出来的，而且大小悬殊。这时候死守端平，等于拿保险替代了回应。端平真正要防的，是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而要防这一条，靠的不是每一刻都端平，是让偏斜挪窝。这正是下面两节要讲的。

那一年也有代价，而且代价不小。小川太小，说不出什么，可是后来奶奶回忆，那大半年里他有一阵子特别黏人，奶奶去买菜他都要跟着，一看不见就哭。周晓病好出院，回到家里，发现弟弟见了妈妈有点认生，躲在奶奶身后不肯过来。林慧那天在厨房里偷偷掉了眼泪。

周晓出院那天，是爷爷骑着三轮车去接的。车斗里铺了两床旧被子，小川也坐在里面，被奶奶抱着。一路上周晓靠在被子上，小川一会儿摸摸姐姐的手，一会儿缩回去。这个场景，周家后来常常提起。那一年的偏斜在这一刻没有被抹平，可是两个孩子重新坐进了同一个车斗里。

偏斜就是偏斜，它会留下痕迹。那一年，小川确实少得到了很多。用天平来称，这笔账是实打实地歪着的。我们不必假装它不存在，也不必替父母辩护说"其实也没少什么"。少了就是少了。

问题是，该怎么看待这一年?

如果只看这一年，结论只能是：不公平，老二吃亏了。如果这一年就是全部，如果从此以后周家的心思永远倾向老大，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对的，而且很严重。可是一个家不是只有一年。这一年之前有日子，这一年之后还有更长的日子。

这一年也让人看清了天平的另一个短处：它只会称"给了多少"，不会称"差了多少"。那大半年，周晓差的是一条命能不能保住，小川差的是身边有没有一个熟悉的大人。两个缺口大小悬殊，形状也完全不同。父母把心思往医院倾，是在补大的

那个缺口；爷爷奶奶接住小川，是在补小的那个缺口。两个缺口都有人补，这一年的偏斜才没有变成某个孩子的塌方。

所以看一个家在难关上的安排，与其问"两个孩子各得了多少"，不如问"两个孩子的缺口各有没有人补"。前一问是天平，后一问已经在往谱系那边走了。

这一年之所以能撑过去，靠的是一张网。爷爷奶奶接住了小川，单位同事帮林慧代了课，楼上的邻居隔三岔五送一锅汤到医院。舅舅林强那时还年轻，跑来帮着搬东西、排队挂号。一个家，加上身边的亲人朋友，被这场病缠得更紧了。这张网，就是让偏斜敢于发生的那根线。没有这张网，父母连偏都偏不起，只能两头都顾不上。

还要说一句，周家那一年的偏斜并不是一次定下就不再变的。头两个月，周晓病情最重，全家几乎所有的力气都压在医院；到了后几个月，病情稳了，林慧开始每周多回一趟公婆家，周建国也挤出时间带小川去楼下公园转转。偏斜的分量，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处境一点一点调的。这就像握手，对方的手劲变了，你的手也跟着变，不是一开始就定死一个力道。

这里先回扣一下随身三问的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那一年，是一串里的一段。单拿出来放在天平上，它歪得很厉害；但它不是孤零零的一年，它在一个家的长长的日子里。要判断它公不公平，得往后看。

◆ 二、十几年后再算账

时间往后走了十五年。周晓早已病好，读完大学，做了室内设计师，结了婚，有了儿子豆豆。周小川长到十七岁，上了高二，是校篮球队的主力，个子比爸爸还高半个头。

从今年秋天起，周家的重心悄悄挪了地方。小川明年升高三，后年就要高考。林慧是数学老师，她比谁都清楚这两年有多要紧。她开始每天晚上抽一个钟头陪小川过数学题，周末把自己的事尽量往后推。周建国把晚上的饭局减了一大半，说要在家"镇着"。

这是我按设定往前推的构想：到了小川高三那一年，全家会围着他转得更厉害。奶奶每天变着花样炖汤，说长身体又费脑子，得补；爷爷把电视声音调到最小，看球赛也不出声。周晓周末回娘家，带着豆豆，进门先小声问一句："小川在屋里吗？"然后让豆豆别跑别叫。

这一回，偏斜落到了老二身上。父母的时间、家里的钱、全家人说话做事的分寸，都向小川倾斜。周晓这时候已经是大人了，她不需要也不会去争什么。可是如果拿天平来称，这几年的周家，又是一杆歪的秤，只不过歪向了另一头。

周晓自己也在这一串里换了位置。十五年前，她是被全家托着的那一个；今天，她成了托人的一方。小川想报一个寒假的数学冲刺班，学费不便宜，家里还在犹豫，周晓先把钱转了过去，只说一句"就当姐姐给的"。豆豆来外婆家时，她教儿子"舅舅要做题，咱们小声点"。当年被偏向的孩子，如今也在帮着家里把偏斜往弟弟那边推。

偏斜在家里来回走，人也在这条谱系里换着位置：今天被托的人，明天去托别人。一个家的公平能活下去，靠的不是某个人一直付出，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到托人的那一边。

有一次周晓跟妈妈开玩笑："妈，你现在眼里只有小川了。"林慧愣了一下，说："你生病那年，他才两岁，我们一家人眼里只有你。"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林慧的眼圈又红了。

就在这句话里，十五年前那一年和今天这几年接上了。那时候偏向老大，今天偏向老二。单看哪一段，都不平；连起来看，偏斜挪了窝。这不是有意的"补偿"，林慧并没有在心里记着一本账，说"欠小川的现在还给他"。她只是又一次在回应：哪个孩子此刻更需要，心思就流向哪里。

小川其实早就听说过那一年。有一回全家翻老照片，翻到他两岁时趴在奶奶家窗台上的一张，周晓说："你那会儿可惨了，爸妈天天在医院陪我。"小川看了半天，说："难怪我小时候跟奶奶最亲。"说完就去打球了。他没有觉得自己吃了多大的亏，那一年在他的记忆里，更多是奶奶的汤和爷爷的小木车。

这句话很轻，却说出了一件要紧的事：那一年小川失去的东西，并没有在他身上留成一个洞，而是被另一样东西填上了。这不是说偏斜不疼，而是说一个家把偏斜接住了。

这就是第15章说的"偏斜会挪窝"。周建国和老马的饭局，偏斜在两个朋友之间来回走；周家的这两个孩子，偏斜在十几年的家庭日子里来回走。前者以月和年为单位，后者以十年为单位，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一层，比"挪窝"更深。十五年前那一年，偏斜落在周晓身上，不只是为了让她活下来，也是为了让她以后的日子能接着走下去。她后来上学、工作、成家、做一个会设计的人，那一年家里倾注的心力，就在这一串里接着发生着意义。今天偏斜落在小川身上，也不是为了一张分数单，而是为了让他接下来的日子能走得开。

再往细里看一层：小川这几年得到的，不只是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汤。今年秋天他跟家里提过一回，想高三也不退出篮球队，每周照样练两次。周建国一开始不同意，说"都什么时候了"。林慧没急着表态，先问他为什么。小川说，一整天做题脑子是木的，打完球回来反倒做得进去。

那天全家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定下来：球照打，练完回家先睡半个钟头，再陪妈妈过题。这件事看着小，却很要紧。家里的偏斜如果只是把小川按在书桌前，那是全家围着一张分数单转；现在是全家围着这个孩子自己的选择转。用第12章的话说，自由律要从纠缠走到选择、再走到激发，小川被高考、球队和家里的期望缠在一起，这是纠缠；他自己拿了主意，这是选择；拿了主意以后反倒更有劲头去做题，这是激发。三步能不能走完，不在家里给了他多少，而在给的方式有没有把选择留给他。

偏斜挪窝还不只在两个孩子之间。当年爷爷奶奶接住了两岁的小川；这几年周晓上班忙，豆豆常放在奶奶那里，奶奶一边带重外孙，一边在旁边支个画架。父母那一辈当年从老人那里借来的力气，又在下一辈身上用着。一个家的偏斜，是在三代人之间一圈一圈地走的。

所以算这笔账，不能只算"谁得了多少"，要算"在这一串里，每个孩子有没有走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步"。周晓走过了她最难的那一段，后来一路长成了自己。小川正在走他眼下最要紧的这一段。两个孩子，一个靠家里的偏斜渡过了病，一个靠家里的偏斜面对高考。在这条谱系里，他们都没有被关在门外。

有人也许会说：那就把十几年的时间和钱都记下来，看看两个孩子各得了多少，最后补平。这个想法听上去很公道，其实是把天平又搬了回来，只是把盘子做大了，从称一年改成称十几年。两个孩子的病和高考，难处不同、需要不同，硬要两边一样多，只会逼着家里在不需要的地方多给、在需要的地方少给。

这就是随身三问的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周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输入，某一年给老大的多，某一年给老二的多，加起来也未必一样多。可他们在到达上是统一的：每一个孩子，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都被这个家托住过。

这里不妨再看一个更小的细节。小川两岁那年在爷爷奶奶家住了大半年，那段日子并不全是缺失。奶奶后来学画，自己选题以后，有一张画的就是一个小男孩趴在窗台上。爷爷给他削的那辆木头小车，至今还放在小川的书架上。那一年他少得到了父母，却和爷爷奶奶缠得更紧了。一个家里的偏斜，往往不是简单地"这边多、那边少"，而是整张网换了一种方式把人连住。

那一年的偏斜还落在了另一些人身上，只是不太被提起。爷爷奶奶本来盘算着退休后回乡下老家住一阵，那一年哪也没去。周建国连着上了大半年夜班，人瘦了一圈，单位里本来有个调岗的机会，他也放弃了。一个家渡难关，偏斜从来不只落在两个孩子之间，大人们也在各自身上扛了一截。这些后来有没有被补回来、怎样补回来，是另一串账，本章不展开；大人身上那些没人记的投入，第21章讲家务账时会从另一头碰到。

当然，这样往好里讲，有一个前提：后来的日子真的来了，偏斜真的挪了窝。如果十五年后，家里的重心还是一直压在周晓身上，小川永远只能得到剩下的那一点，那么今天这段故事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下一节就讲这种情形。

三、被"偏心"伤到的孩子

这一节换一户人家。这同样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涉及周家。楼下有一户邻居，家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弟弟小时候体弱，常跑医院，父母自然多操了心。这一段，和周家那一年很像，谁也说不出什么。可是弟弟的病好了以后，父母的心思没有挪回来。弟弟上学，父母天天接送；姐姐上学，自己坐公交。弟弟想学钢琴，家里咬牙买了琴；姐姐想报美术班，父母说"女孩子学这个没用，先把成绩搞上去"。

姐姐考上了外地的大学，父母说路费太贵，让她少回家。弟弟高考那年，全家照样围着他转，这一点和周家一样。可是姐姐高考那年呢？没有人围着她转，她自己在学校住了一年。后来分房子，父母把老房子给了弟弟，说"他是要成家的"；姐姐出嫁时，家里给的不多，说"你嫁出去了，就是人家的人"。

单看这家人的任何一年，似乎也都有理由。弟弟小时候确实体弱，弟弟高考确实要紧，房子给了要成家的那个也有人觉得说得过去。父母大概也会说："我们是因人而异，哪个孩子需要，就照顾哪个。"这话听上去，和林慧那句"哪个孩子此刻更需要，心思就流向哪里"几乎一模一样。

可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偏斜从来没有挪过窝。二十多年里，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另一个人一直在吃亏的那一边。不是某一年，是每一年；不是某一件事，是每一件事。

这就是判词第三句说的那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这户人家的姐姐，就是那个被关在门外的人。她的需要从来没有被当成"此刻更需要"；她的难处从来没有轮到过被回应。

这时候，"谱系"这个词就会被拿来做托词。父母可能会说："我们家不讲一碗水端平，讲的是因人而异。"可真正的谱系公平，偏斜是流动的，每个人在这一串里都有被托住的时候。一根始终歪向同一边的秤杆，不是谱系，只是一杆被锁死在一

头的天平。它比端平的天平还要糟：端平的天平至少两边一样，锁死的秤杆连这一点都没有。

用SDE的话来讲。一个家里，一次次的偏斜连起来是差异序列（D）。如果偏斜在家人之间来回走，家里的公平就会随着这些偏斜不断显露出新的样子，那是一条活的显露谱系（S）；全家人被这些往来缠得越来越紧，这是特征纠缠（E）。三样东西一起发生，一个家就越过越像一个家。

可是如果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差异序列就不再是"一个接一个的不同"，而成了"同一个不同一直重复"。显露谱系就停住了，这个家对那个孩子来说，二十年都是同一副面孔：你不重要，你先让一让。缠住她的那根线也会一点点磨细，最后只剩下逢年过节的一句客套。三样东西是一起断的，不分先后。这就是我们说的：偏斜若一直落在同一人身上，谱系就断了。

谱系断了，会是什么样子？这户人家的姐姐，后来很少回家。她不吵也不闹，过年打个电话，寄点东西，说话客客气气。父母觉得女儿"性子冷"，可她心里那个结，不是哪一件事打的，是二十年里一件一件、一年一年打上去的。这里不去分析她的心理，只说一个看得见的事实：这个家对她来说，不再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把楼下这户人家和周家放在一起看，就看得出差别在哪里。周家那一年，偏斜很重，可是后来挪了窝；这户人家，单看哪一年都未必比周家那一年偏得更重，可是偏斜从来不挪窝。公平不公平，不在某一年偏得多重，而在一串里偏斜有没有流动，有没有人一直被落下。

这一点，本书给自己摆了一条推翻条件（第26章会逐条报账）：如果一个家庭、班级或单位长期按"偏斜轮转"运行，成员的不公感反而高于按天平运行的同类，那么第四编就错了。周家和楼下那户人家都是构想的例子，只能用来说明道理，证明不了什么。真要检验，得去看许多真实的家庭，看偏斜轮转的家里，孩子们是不是真的比"凡事端平"的家里更少觉得被亏待。

那么，一个家怎样知道自己的偏斜是在流动，还是被锁死了？最简单的办法，是隔几年回头看一看：这些年，家里的心思、时间和钱，主要落在过谁身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被全家围着转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总是在说"我没事，你们先顾他"？如果有，那个人的门可能就关着。第18章会把这种回头看的办法细化成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

这里还要防一个误读。"偏斜要挪窝"，不是说每个孩子得到的东西都必须轮流一样多。有的家里，一个孩子长期需要更多照顾，父母的心思多年都要往他那边倾，这是实情，谁也挪不动。照本书的说法，这样的家不因此就不公平。

要看的仍是那道铁门：另一个孩子有没有被关在意义门外。照顾多的那个孩子之外，另一个孩子的难处有没有人听，他想走的路有没有人托一把，他在这个家里有没有被全家围着转过、哪怕只是几天。偏斜可以长期偏向更需要的人，但不能长期把另一个人的门关死。铁门管的不是谁得到的多，是谁始终到不了。

楼下那户人家的问题，也不在弟弟得到的多，而在姐姐什么都没到达过。她想学画，没有人托；她想回家，路费太贵；她出嫁时，家里先想到的是"人家的人"。二十年里，她没有一次走到过属于自己的那一步。这才是谱系断掉的地方。

那么，楼下这户人家还能不能回头？这里不替任何人开药方，只说一个道理上的方向。谱系断了，不等于再也接不上。接的办法，不是父母补一笔钱把账算平，那样还是天平。要接的，是让偏斜第一次落到姐姐身上：她有难处的时候，家里第一次先顾她；她说话的时候，家里第一次先听她。门开不开，得由门里门外的人一起推，可第一下，通常得从一直没被顾到的那一边推起。

这一节说的道理，换到别处也一样。一个班里，老师这学期多照顾一个转学生，下学期能不能轮到别的需要帮的孩子；一个单位里，新人项目这回给了甲，下回会不会还是甲。这些第20章、第22章各有主例，这里只指一个方向：家里那一套"偏斜要挪窝、门不能关死"，不只是家里的事。

最后回到周家。林慧那句"你生病那年，他才两岁"，之所以让人心里一软，不是因为它把账算平了，而是因为它说明，这个家记得那一年小川少得了什么。记

得，偏斜才有可能挪窝；忘了，偏斜就容易一直落在不吭声的那个孩子身上。一个家的公平，很多时候就藏在这份"记得"里。

> **带走的话**
>
> 老大生病那年，心思全在老大身上；老二高考那几年，全家围着老二转。单看哪一段都偏，连起来，偏斜挪了窝，两个孩子都在最需要的时候被托住过。真正伤人的不是偏心的那一年，而是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那时候，谱系就断了。

小账 SDE 账——家里一次次的偏斜是差异序列（D），偏斜流动时家的公平不断显露新样子（S），全家被往来缠得更紧（E）；偏斜锁在一人身上时，三者一起停住、断掉。 天平→谱系账——把"每一年给每个孩子一样多"的那杆天平，换成了"偏斜在十几年家庭日子里轮到每个孩子"的那条谱系。

第 17 章

天平降为横截面

这一章的问题：前面几章一直在说"公平是谱系，不是天平"。那天平是不是该扔了？在景点买一瓶水、跟陌生人做一笔买卖、两口子离婚分家当的时候，我们难道不需要一杆称得清清楚楚的秤吗？

◆ 一、一次性买卖仍要天平

设想一下：暑假，周家一家人去外省一座山里的景区玩。爬到半山腰，太阳正毒，周小川打完一个暑假的篮球，体力好，跑在最前头，水早喝光了。路边有个小摊，一个摊主守着一冰柜矿泉水。周小川拿起一瓶，问多少钱，摊主说十块。山下超市同样一瓶两块。

周小川愣了一下，还是扫码付了钱。下山的时候，他跟父亲周建国嘀咕："这也太黑了吧？"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当调度员，天天跟运费打交道，他想了想说："水是人背上来的，十块不算离谱。离谱的是另一种——标价十块，扫码收你二十；或者你问价时说十块，拿了水又说冰的要加钱。"

这句话分出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价格高不高，这里面有搬运的成本，有山上的稀缺，可以讨论。第二件是这一手交易当场清不清楚：标的价、说的价、收的价是不是同一个数，水是不是真水，钱是不是真钱。第二件事，谁也不会说"以后再补给你"。周小川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来这座山，摊主也不会再见到这个满头大汗的高中生。这一笔买卖，前头没有来路，后头没有回头，就这么一下。

一下的事，只能用一下的办法来管。这个办法就是天平。第 1 章讲过菜市场的秤：两个盘子，一边放货，一边放钱，当场两边一样重，就算公平。那一章把天平的毛病说了不少——它把公平切成孤立的瞬间，它蒙着眼睛不看人。可是到了景区这个小摊前，这些"毛病"反倒成了长处。正因为两个人只有这一刻，所以这一刻必

须称准；正因为摊主不认识周小川，所以不该看他是谁，外地口音的和本地口音的，都该是一个价。

这里要把本书的立场说准。我们说"公平是一条谱系"，意思是：公平是随着一个个差异不断显露出来的一串形态（S，显露谱系），这些差异前后连成一个序列（D，差异序列），而所有人被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E，特征纠缠）。一家人、一个班、一个单位，都是这样一串长长的、连着的东西。可是周小川和这个摊主之间呢？他们俩的那条谱系，短得只剩一个点。一个点也是谱系，只不过是最短的谱系。在一个点上看公平，天平就是全部。王德生的原话是："公平也应该是一个同一性谱系，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天平。"这句话不是叫人把天平砸了，而是说天平不能冒充整条谱系；谱系短到只剩一个点时，两样东西恰好重合。

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叫"天平降为横截面"，用的是一个"降"字，不是"扔"字。打个比方：一根甘蔗，横着切一刀，切面上能看到一圈圈的纹路。切面是真的，纹路也是真的，但它只是这根甘蔗的一个截面，不是整根甘蔗。天平就是公平的横截面。它称的那一刻是真的，它的"两边一样重"也是真的，只不过它只照见了谱系的一刀。

景区那瓶水，就是谱系短到只剩一刀的情形。截面就是整体，所以天平说了算。这时候如果有人跟周小川讲"别计较，公平要看长远"，那才是糊涂话——他们之间根本没有长远。谁要在一次性买卖里讲"谱系"，多半是想把当场该称清的账糊弄过去。

反过来，天平降为横截面以后，它也不再冒充整根甘蔗。周小川那十块钱，当场称清了，算不算对得起他？这就要问随身三问的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对这瓶水，是一刻。对周小川这个人，他这一天在山里走得开不开心，一家人这次出门有没有一起看到风景、说上话，那是另一条长得多的谱系，跟这瓶水关系不大。我们不能指望那杆秤替他回答这一天值不值。秤只管秤的事。

再往细里看一层。即便在这一瞬间，也不是什么都只看"输入相同"。一瓶水对一个刚打完球、嗓子冒烟的少年，和对一个坐缆车上来、背包里还有两瓶的游客，

意义很不一样。但这种不一样，在一次性买卖里没法、也不该由摊主去照顾。摊主一看你渴得厉害就加价，那是趁火打劫；一看你像有钱人就加价，那是看人下菜碟。这正是蒙眼布要守住的东西。天平在这里保护的，恰恰是那个口渴的、外地的、说不上话的人。

同一天还有一件小事。奶奶刘桂兰在山脚的小店看中一把竹扇子，问价，店主说三十。她刚要掏钱，旁边一个说本地话的大婶也拿起一把同样的，店主报的是十五。奶奶没吭声，把扇子放下了。回来的路上她说："贵一点我也认，可同一把扇子，凭什么看人报价？"

奶奶这句话，把一次性买卖里天平要守的东西说全了。一是称得准：说好的数就是收的数，货是说的那个货。二是摆得明：价钱标出来，谁来都看得见，不是到了跟前才临时报。三是不看人：同一样东西，不因为你是外地人、是老人、是看起来好说话的人，就换一个数。这三条，正是那杆秤和那块蒙眼布合起来的意思。缺了哪一条，这一刀横截面就切歪了。

也有人嫌天平冷冰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一点人情味。这话不假，但要看冷在哪里。在一次性买卖里，人情味往往是靠不住的东西。摊主对你热情，可能是真心，也可能是为了多卖你一瓶；你对摊主客气，也换不来下一回，因为没有下一回。这时候，一杆冷冰冰的秤反倒是对陌生人最大的善意：它不要求你认识谁、讨好谁、会说当地话，只要你付了那个标出来的数，就能拿到那瓶水。对一个在外地、谁也不认识的人来说，这份冷，就是他能指望的全部公道。

换一个方向看，也是一样。摊主一天要面对几百个陌生游客，他不可能去了解每个人渴到什么程度、兜里有多少钱、这瓶水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能做到的、也该做到的，就是对每个人都报同一个价，收同一个价，递同一瓶真水。要求他在这一刻去照顾每个人的不同，不但做不到，还会给"看人报价"开了口子。天平在这里不是偷懒，而是在一个谁也看不清谁的场合里，最老实的办法。

有人会问：那十块一瓶的水，贵得让一个没带钱的老人喝不上，算不算不公平？这是另一个问题，问的不是这一刀切得准不准，而是门口有没有一道够得着的

底线。第 19 章讲"可达的底价"时会专门说，这里只点一句：天平管的是"称准"，不管"进得了门"；一次性买卖里，天平能做的就是把称准这件事做到底。

所以这一节要带走的不是"天平不好"，而是：天平有它的地界。谱系短到只有一个点的时候，天平就是公平的全部；谱系一长，天平就退成其中一刀横截面。下一节要说的，正是谱系长短和天平分量之间的关系。

◆ 二、谱系越短越靠天平

周建国的高中同学老马在老小区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十几张桌子，做家常菜。第 15 章讲过他和周建国十年轮流请客的饭局，这里不再重讲，只看他店里每天的另一种账。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中午。店里来了两拨客人。一拨是附近住了二十年的退休老两口，老马的店开到哪条街，他们就跟到哪条街，几乎天天来吃一碗面、一个小炒。老太太掏钱的时候发现忘带手机，老马摆摆手："下回一起给，记着呢。"另一拨是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刚下火车，导航找到这里，吃完饭扫码，老马把找零一分不差地递过去，还多给了一张写着店名的小卡片。

同一个老板，同一个中午，两种做法。对老两口，老马用的是谱系：今天少收，明天补上，一个月下来，账总能平，甚至还会多出一些人情——老太太过年会送他一包自己晒的腊肉。对年轻人，老马用的是天平：这顿饭当场两清，因为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再也不会来了。

这不是老马势利，恰恰是他懂事。人和人之间连着的那条谱系越长、越牢，就越可以把公平放到一串里去看；谱系越短、越松，就越要靠当场那杆秤。这是本章最想说清的一句话：谱系越短越靠天平。

为什么会这样？把 S、D、E 拆开来看一下，不过要记住，拆开只是为了说话方便，是理念界的一种假想性切割，在实际里这三样是一个东西。先看 E，也就是把人连成一个整体的纠缠。老马和老两口之间，二十年的街坊关系，彼此知道住在几楼、身体怎样、儿女在哪里工作，这种纠缠又厚又密。再看 D，差异一个接一个

连成的序列：今天忘带手机，明天多付一点，下个月老马忙不过来，老两口帮他看一会儿店。最后看 S，公平随着这些差异不断显露出来的样子：它不是任何一天的账面，而是这二十年下来大家都觉得"不亏"的那个样子。三样都在，谱系就跑得起来，单看哪一天的账反倒没有意义。

再看那个年轻人。他和老马之间几乎没有纠缠，E 很薄；差异序列只有一个点，D 很短；S 也就只能显露出一个截面。这时候，谱系退回到天平，一点也不奇怪。

第 1 章说过，天平之所以能统治两千年，是因为人类越来越走进陌生人社会：人一多、走得一远，彼此不认识，就只能靠一套能计量、能执行、不看人的规矩。这话放到这里，可以说得更准一些：陌生人社会不是没有谱系，而是每一对人之间的谱系很短。短的谱系多了，天平就成了主角。熟人社会也不是不要天平，而是天平被收在长谱系里，只当其中一刀。

这里有两种常见的错位，都值得说一说。

第一种错位：在长谱系里硬用天平。比如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一个帮另一个搬了一次家，另一个当场塞过去两百块钱"辛苦费"，帮忙的那个反而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当场两清，等于宣布"我们之间就到这儿了"。谱系是靠一点点没还清的东西连着的，把每一笔都当场称平，纠缠就松了。熟人之间一笔一笔记账、事事 AA，往往不是更公平，而是更生分。

当然，熟人之间也有该当场称清的事。亲兄弟合伙开店，本钱谁出多少、股份怎么分，最好白纸黑字写清楚；老同学借一大笔钱，打个借条也不伤感情。这不是不信任，而是长谱系里的大件，一旦称不清，会把整条谱系拖垮。小件的人情可以挂在谱系上慢慢流，大件的本钱要先用天平落定。长谱系并不排斥天平，只是让天平去管它最该管的那几刀。

第二种错位：在短谱系里冒充长谱系。比如一个陌生的推销员拉着你说："咱们交个朋友，这次你先多付一点，以后有好货我第一个想着你。"你们之间根本没

有谱系，他却借谱系的话来要你今天让步。这种"以后"，十有八九不会来。下一章要专门讲这道铁门。

这两种错位，正好说明一件事：天平和谱系不是两种互相打架的公平，而是同一个公平在不同长度上的样子。谱系长的地方，天平退为截面；谱系短的地方，截面几乎就是整体。不能拿天平去否定谱系，也不能拿谱系去糊弄天平。

说到"长短"，还要防一个误会：谱系的长，不只是时间长。周建国每天早上在公交站碰见一个卖早点的大姐，碰了五年，彼此只说过"两个包子"；他还有一个远房表哥，十年才见一面，可当年周建国换工作、一时找不到活的时候，是这个表哥连夜托人帮的忙。论时间，公交站那五年更长；论谱系，表哥那一条长得多。谱系的长短，要看差异有没有一个接一个地连下去（D），看人和人之间纠缠得深不深（E）。五年里天天一样的两个包子，差异几乎没有连起来，纠缠也很浅，所以买包子照样当场付钱，一点不奇怪。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短谱系离不开天平。偏斜要能"以后补"，得有个地方让它补回来，这个地方就是纠缠。纠缠薄的地方，今天让出去的那一点，没有一张网接着它，也就流不回来。这时候还硬要讲"以后"，等于把让出去的那一点扔进了空地。

现实里，大多数关系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几十年，而是落在中间。周家住的老小区，设想有个邻里团购群，几百户人家，谁家亲戚种的橘子、谁认识的渔船上的鱼，都在群里接龙。群里的人大多叫不出彼此的名字，但抬头不见低头见，同一栋楼、同一个菜场。这种中间长度的谱系，公平的形态也落在中间：钱照样当场结，一分不少，这是天平；可是谁的橘子有几个坏的，团长会在下一回多补两个，谁家老人不会用手机，邻居会先替她垫上，这是谱系。天平把每一笔的底守住，谱系在上面补一点人情。谱系越长，上面那一层越厚；谱系越短，越是只剩底下那一层。

还要补一句：谱系长短，不全是天生的，也可以被人做长或者做短。老马给那个年轻人一张小卡片，就是在把一段一次性的关系往长里接；年轻人以后再来出

差，说不定就成了熟客。反过来，一家店要是对熟客也斤斤计较，熟客慢慢就变回了路人，谱系就被做短了。公平的形态，跟着谱系的长短在变。

回扣一下随身三问。面对一件具体的事，先问：我和对方之间，是一刻，还是一串？如果是一刻，那就请天平出场，把账当场称清，谁也别说"以后"。如果是一串，那就把这一刻当成一刀横截面，看清楚，记下来，但不要用它来判整条谱系的输赢。最后再问一句：在这一串里，谁的门还关着？老两口的账可以挂，那是因为老马的门一直开着；要是老马只给老街坊挂账、却总让某一户邻居当场结清，那就另当别论了。

◆ 三、制度里的天平与谱系

前两节说的都是买卖和人情，这一节说制度。制度是什么？粗一点说，就是一群人事先约好的、遇到某一类事该怎么办的规矩。制度最喜欢天平，因为天平好写进条文、好执行、好检查。可是有些事，偏偏是一条长谱系，制度要怎么办？

先说清楚本节的分寸：这里讲的是道理，不是法律意见。各地关于离婚分割财产的现行规定，我不去评论，也不说哪一条该改、该怎么改。下面是我构想的一个场景，用来看天平和谱系在制度里各自站在哪里。

设想一对夫妻，叫他们甲和乙。结婚十年，有一个八岁的孩子，一套房子，一些存款。两个人决定离婚，商量好孩子跟着乙生活。到了分家当这一步，最直观的办法是天平：把共同财产清点出来，一人一半。账面上，这再公平不过了，两个盘子一样重。

可是有人会说：孩子跟着乙，乙往后十年要接送、要做饭、要陪写作业、要在孩子发烧的夜里请假，乙的房子还得够孩子住。这些都还没发生，账面上一分也看不见。所以分财产的时候，应当照顾带孩子的一方。

这种"照顾"，看上去是在破坏天平：两边不一样重了。真是这样吗？用本书的眼光看，它不是在破坏天平，而是在把天平降为横截面。

离婚这件事，切断的是夫妻之间的一部分纠缠，但没有切断一个家的全部纠缠。孩子还在，甲和乙都还是孩子的父母。这个家作为一个整体（E），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形态。那条谱系还在往前走：孩子从八岁长到十八岁，每一年都有新的差异冒出来——升学、生病、青春期，一个接一个连成序列（D）；这个家的公平也随着这些差异不断显露出新的样子（S）。离婚那天分财产，只是这条长谱系上的一刀截面。

如果只用天平，就等于假装谱系在离婚那天结束了：今天两清，以后各不相干。可是带孩子的那一方，往后会一直站在这条谱系里，一直往里投入。一刀切成一半，称的是过去十年攒下的物，却没有称往后十年要付出的力。照顾带孩子的一方，其实是在这一刀截面上，给后面那段看不见的谱系预留一点分量。

这样讲，并不是说天平在这里没用了。恰恰相反，横截面要切得准。房子值多少、存款有多少、谁有没有藏起一笔钱，这些必须一分一厘称清楚。截面要是切歪了，后面的谱系就是在一个歪的起点上走。天平在制度里的位置，就是把每一刀横截面切准、切干净；谱系的位置，是提醒大家这一刀之后还有很长的路。

那么，照顾要照顾到什么程度？这正是谱系眼光比天平眼光难的地方：谱系没有一个现成的数可以抄。但随身三问可以帮着想清楚方向。

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一人一半，统一的是输入。可是对这个家来说，更要紧的是到达：孩子往后能不能好好长大，能不能走完他自己的创造、选择和放松，也就是本书说的意义三律（特征律或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带孩子的一方能不能不至于被拖垮，还保得住自己的生活；不带孩子的一方能不能还当得成父亲或母亲。照顾带孩子的一方，是为了让这几样都还够得着。

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分财产是一刻，养孩子是一串。一刻的事用天平切准，一串的事要留出余地。

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这一问最容易被忘掉。照顾带孩子的一方，如果照顾成了"孩子归你、钱归你，另一方从此只剩付钱"，那么另一方当父母的那扇门就被

关上了，孩子跟另一方之间的那条谱系也就断了。反过来，如果分财产时一人一半，带孩子的一方往后独自撑着，越过越难，孩子的门也可能慢慢关上。谱系公平要看的，是这几扇门在往后很多年里，是不是都还开着。

这里也要替另一方把话说足。不带孩子的甲可能会说：这十年的家当，我出的力一点不比对方少，凭什么离了婚我拿得少？孩子跟谁，又不是我一个人定的；往后孩子的抚养费我照样出，凭什么还要在分家当时再让一次？这一层顾虑是实在的。照顾带孩子的一方，如果照顾过了头，就会变成另一种不公平：把一方往后的担子，变成另一方今天的损失，而且再也算不回来。

本书的回答是：照顾的分寸，正要靠谱系来定，而不是靠同情来定。往后的担子有多重、另一方会不会以别的方式分担、孩子往后跟两边各有多少来往，这些都要算进去。照这个道理推，只是说个方向，不是替任何一桩真实的案子出主意：甲如果往后也实打实地分担照料，那么这份担子就不全落在乙身上，照顾就可以少一些；甲如果往后几乎不再露面，担子全在乙，照顾就该多一些。照顾不是给哪一方的奖赏，而是给往后那段谱系的一种预支，预支多少，看往后的路怎么走。说到底，天平称的是过去攒下的，照顾预支的是往后要付的，两样合起来，才是这一刀横截面该有的分量。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里的"照顾"，本身也是一次偏斜。第 16 章讲过，偏斜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离婚时的照顾偏向带孩子的一方，是因为往后的担子也偏向这一方，两头对得上。如果哪一天情况变了——比如孩子改跟另一方生活——那么这份照顾就应该跟着转过去。这就是把偏斜放在谱系里看的意思：偏斜要跟着担子走，而不是一次定死。

说到这里，会冒出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既然离婚之后谱系还在往前走，为什么照顾带孩子的一方，常常要在离婚这一刀上一次说定，而不是留给"以后再商量"？

这恰好是上一节那句话的另一面。谱系能靠"以后"来补，是因为纠缠还在，大家信得过以后。离婚撕开的，正是夫妻之间那层最能承接"以后"的纠缠。两个人已

经不再同住一个屋檐下，不再天天见面，有了新的生活，甚至心里还有怨气。这时候再说"孩子以后要花的钱，咱们到时候看着办"，那个"以后"就靠不住了——它很可能变成下一章要讲的那种永远不来的以后。

所以，一个讲道理的安排，会把往后谱系里看得见的那部分担子，提前折算进这一刀横截面里，写清楚、称准了。这不是天平打败了谱系，而是谱系借了天平的手：谱系看出往后有一段长路，担子偏向一方；天平负责把这份偏斜当场落定，免得它日后悬空。纠缠越薄、越靠不住，越要这样做。这和"谱系越短越靠天平"是同一个道理，只是这一回，谱系并没有变短，变薄的是承接它的那层纠缠。

当然，往后的路不可能全部提前算尽。孩子会长大，情况会变，所以很多安排还会留一个口子，让双方在情况变化时可以重新商量。提前落定的部分是天平，留着的口子是谱系。两样都要有：只有前者，日子一变就僵住；只有后者，信不过的时候就悬空。

把视线放宽一点，制度里到处都是这种天平和谱系的配合。一张合同写明了今天谁付多少，是天平；合同里留着"情况变化时双方协商调整"，是给谱系开的口子。一次评审按统一标准打分，是天平；同一套标准每过几年要回头看一看有没有把某一类人一直挡在门外，是谱系。制度的难处，在于既要把截面切准，又不能把截面当成全部。

所以，"天平降为横截面"不是一句让人放松的话，而是一句给天平找准位置的话。它没有被扔掉，它在每一刀上都必须准；它也不再是公平本身，它只是公平这条长谱系上的一个个切面。谱系越短，切面越接近全部；谱系越长，越要看切面和切面之间是不是连得起来。

> **带走的话**
>
> 天平不扔，降为横截面。谱系短到只剩一个点，天平就是全部，账要当场称清，谁也别说"以后"；谱系一长，天平就只是其中一刀，刀要切准，但不能拿一刀去判整条谱系。

小账　SDE 账——一次性买卖的 D 只有一个点、E 很薄，S 只显露一个截面；离婚切断了部分纠缠，但孩子让 E 和 D 继续往前走。　天平→谱系账——把"一人一半、当场两清"的天平，降为长谱系上的一刀横截面——截面要准，偏斜要跟着往后的担子走。

第 18 章

"以后补给你"：谱系公平的铁门

这一章的问题：既然公平可以放在一串里看，单看一刻可以偏，那么"你先吃点亏，以后补给你"这句话，是不是就永远说得通？什么样的"以后"是真的，什么样的"以后"是一扇骗人的门？还有，这本书自己说的谱系公平，怎么知道它是错的？

◆ 一、永远不来的"以后"

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当了多年调度员。设想一下他们调度室里的一个年轻人，刚来的时候二十出头，脑子快，手机上同时开着好几个群，司机们都爱找他。头一年，主管跟他说："你年轻，多担一点，脏活累活先做着，熬几年就好了。"

年轻人信了。夜里的急单是他接，节假日的值守是他顶，最难缠的客户也转给他。第二年，主管又说："今年名额紧，明年一定轮到你。"第三年，部门来了一个新人，是某位领导朋友的孩子，半年就调到了白班的轻松岗位。年轻人去问，主管说："他情况特殊，你再等等，以后补给你。"

到第五年，年轻人还在夜班。他已经不太说话了，接单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样爽快。周建国有一次在饭桌上提起他，叹了口气："那孩子其实挺好的，就是被'以后'拖住了。"

这个场景里，主管说的每一句话，都用的是谱系的语言。"熬几年就好了"，是说公平在一串里，不在一时；"明年一定轮到你"，是说偏斜会轮转；"以后补给你"，是说谱系最后会通。本书前面几章讲的，似乎正是这些道理。第 15 章说，单看哪一顿饭局都不平，十年下来却是平的；第 16 章说，老大生病那年全家偏向老大，十几年后老二要高考，全家又围着老二转。

问题就出在这里。老马和周建国的饭局，"以后"真的来了，下一顿就是对方请；周家的老二，"以后"也真的来了，临近高考这两年全家确实围着他转。而调度

室那个年轻人，"以后"一年一年往后推，推到第五年还没来。同样一句"以后补给你"，在前面是真的谱系，在这里是一扇关着的门。

也不能反过来，一听"熬"字就认定是骗局。设想一家开了多年的小饭馆，老板带着一个学徒，头三年只管切菜、洗锅、备料。老板跟他说："先把刀工练出来，往后让你上灶。"三年里，学徒的刀工一天比一天好，土豆丝从粗细不匀切到能穿针；老板炒菜时让他站在旁边看，问他火候该怎么收；第三年起，店里的员工餐由他来做，他自己琢磨出两道菜，后来上了菜单。第四年，他真的掌了勺。

同样是"先熬着"，学徒那三年每一天都在往前走，"以后"也有个看得见的样子；调度室那个年轻人的五年，却像在原地踩水。分别不在熬的时间长短，而在熬的这一段里，门是不是一直开着一条真缝。

这就是本书判词的第三句要说的话：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为什么叫"铁门"？因为这是谱系公平里唯一不能商量的地方。别的都可以变：今天偏这个，明天偏那个；这个人走快路，那个人走慢路；这一年你多担，那一年他多担。这些偏斜，本书都承认，甚至说它们正是公平流动起来的样子。但有一条不能变：不能有一个人，在整串谱系里一直站在吃亏的一边，一直够不着自己的意义。

按本书的规矩，批评之前要先替对方把话说足。那位主管也许会说：单位不是慈善机构，岗位就这么几个，总得有人值夜班；新人先吃点苦，是行业的老规矩，我自己当年也是这么熬过来的；至于那个调到白班的新人，确实有他的情况，不便跟你细说。这些话里有真东西：岗位确实有限，夜班确实得有人值，先苦后甜也确实是很多行当里真实走通过的路。

本书不否认这些。本书只问一件事：既然夜班总得有人值，为什么五年都是同一个人？既然先苦后甜是老规矩，为什么别人的"甜"来了，他的没有？岗位有限，说明偏斜不可避免；可是偏斜不可避免，并不等于偏斜可以一直落在同一个人头上。主管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有人吃亏，解释不了为什么始终是他。

"够不着意义"要说准一些。本书说的意义，不是心里高兴不高兴，而是意义三律走没走完：创造律，从乱糟糟的摸索，到自己理出头绪，到冒出新东西；自由律，从被各种关系缠住，到自己能做出选择，到选择激发出新的力气；幸福律，从压力积起来，到找到办法转换它，到真正放下来。调度室那个年轻人，五年里接了无数急单，创造律一直卡在混沌里打转——活很多，但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理出头绪、做出新样子的；自由律卡在纠缠里——他被"以后"绑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从来没有真正选过；幸福律卡在张力里——压力天天积，却没有一个落地的出口。三条律都停在了第一步。

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们不是在给这个年轻人下心理诊断，说他"倦怠"了、"抑郁"了。那不是本书能做、也不该做的事。我们只看一件可以对照检查的事：在这五年的谱系里，他的三律有没有一次走完过？如果答案是没有，而别人走完了，那么不管主管的安排听起来多么体贴、多么"考虑到每个人的情况"，这都是不公平。

这里还有一层更难看见的东西。"以后补给你"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借用了谱系的道理。如果主管说的是"你就该干这些活"，年轻人早就走了，或者早就去争了。偏偏主管说的是"以后"，这让年轻人相信自己站在一条通着的谱系上，只是还没走到。于是他留下，他忍着，他把自己的五年押了上去。谱系的语言，在这里成了一道最结实的门：它看上去开着一条缝，其实从来没打开过。

第 3 章讲过"因人而异的陷阱"："你就配走这条小路。"那是用多样性包装不公。这里是同一个陷阱的另一种样子："你先走这条小路，以后换你走大路。"它用的不是多样性，而是谱系。所以谱系公平比天平公平更需要一道铁门：天平至少当场称给你看，你吃没吃亏一目了然；谱系把账拉长了，账一长，就容易有人把你的那一份一直往后挪。

这道门还有一个特点：从里面看，往往比从外面看更难看清。站在门外的人，被一年一年的"以后"拖着，最常有的念头不是"这不公平"，而是"是不是我还不够好"。他会去找自己的原因，越找越觉得该再忍一忍。旁人看着，又觉得这是人家单位的事、人家自己愿意。于是铁门就在里外两边都没人追问的地方，稳稳地关

着。所以谱系公平不能只靠吃亏的人自己去喊，做安排的人、旁边的人，都得时不时替他问一句。

回扣随身三问的最后一问：谁的门还关着？面对任何一句"以后补给你"，都可以停下来问一问：在这一串里，有没有一个人，门一直没开过？如果有，那句"以后"就要打个大问号。下一节，我们把这个问号拆成三条可以检查的办法。

◆ 二、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

周小川在校篮球队打球。第 14 章讲过，队里那个一年半上场不到半场的替补，后来等到了教练先混编、再改轮换的那一天。这里把时间往回拨，看改规则之前的那个赛季，也是设想的场景。那时每次比赛，教练让首发五个人打满大半场，替补们坐在板凳上。赛季开始的时候，教练对替补们说："先练基本功，以后有你们上场的时候。"

一个赛季下来，有的替补真的上了场，有的始终没上。同样是"以后"，怎么分辨哪一种是谱系，哪一种是铁门？本节给出三条检验。它们不是什么公式，只是三个粗一点、普通人也能拿来对照的问题。

第一条，轮得到。偏斜是不是真的会转到你身上？不是嘴上说"以后"，而是有没有一个说得出来的时候、一个看得见的机制，让吃亏的一方迟早站到占便宜的一边。

在球队里，这条检验很具体：常规赛里那些已经领先二十分的比赛，教练会不会让替补上去打完最后几分钟？友谊赛是不是轮流让替补首发？如果有，那么首发和替补之间的偏斜就是在流动的，今天偏首发，明天偏替补。如果一个赛季下来，替补从来没上过场，连垃圾时间都没有，那这个"以后"就是空的。轮得到，看的是偏斜有没有在转，而不是转得多快。有的谱系转得慢，十年才转一圈，这没关系；要紧的是它在转，而且转到每一个人。

第二条，看得见。这本账，吃亏的那个人自己看得见吗？他知不知道自己现在为什么在吃亏，什么时候、凭什么能轮到他？

看得见不等于每一笔都要当众公布。家里、班里、单位里，很多事不方便摊开说。但至少，吃亏的那一方得心里有数，而不是被蒙在鼓里。教练要是跟替补说清楚："你的防守还不够，这两个月练防守，下个月的友谊赛你首发。"这就是一本看得见的账。替补可能不满意，但他知道路在哪里，知道自己在谱系的哪一段。要是教练每次都说"再等等"，从来不说等什么、等到什么时候，那么这本账就只有教练自己看得见。一本只有一方看得见的账，很难是公平的账。

天平之所以让人放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得见：两个盘子摆在那儿，谁都能看。谱系把账拉长了，最容易丢的就是这份看得见。所以谱系公平要自己补上这一条：账可以长，但不能暗。

第三条，能回流。你吃亏的那段时间里，这个整体发生出来的意义，有没有一部分流回到你身上?

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要紧。球队赢了比赛，首发队员捧着奖杯，替补们站在后排。赢球是全队一起发生的意义：替补在训练里当陪练，扮演对手，跟首发对抗，没有他们，首发练不出来。如果这份意义只流向首发——奖杯是首发的，赞扬是首发的，被选拔到更好的队伍的机会也全是首发的——那么替补的付出就单向流走了。能回流，就是要让替补在这个过程里，自己的三律也能走下去：他在陪练里琢磨出一套新的防守办法，创造律走到了涌现；他自己选择要练哪一项、要在什么位置上发展，自由律走到了激发；输了一场他也难受，赢了一场他也真正放下了紧张，幸福律走到了释放。

回流不只是钱，也不只是名分。回流说的是：在你吃亏的这一段谱系里，你的意义有没有被截断。一个替补哪怕一个赛季只上了三次场，但他在训练里一直在长，教练看得见他的长进，队友把他当成队里的一员，他的三律一直在往前走，那么这段偏斜就是谱系的一部分。反过来，一个替补哪怕偶尔被拉上场凑数，平时却没人管他练什么、没人在乎他的意见，他的三律卡在第一步，那么"上过场"这件事也补不回来。

为了方便对照，把三条检验并排放在一起：

检验	要问的问题	不通过的样子
轮得到	偏斜会不会真的转到我身上？	"以后"一直往后推，没有时间，没有机制
看得见	我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吃亏、什么时候轮到？	账只有一方知道，每次都说"再等等"
能回流	我吃亏的时候，整体发生的意义有没有流回我身上？	意义单向流走，我的三律卡在第一步

三条检验，可以拿回去对一对本书前面的案例。第 15 章周建国和老马的饭局：下一顿换对方请，轮得到；两个人心里都有数，看得见；十年饭局让两个老同学的情谊越来越厚，彼此都得到了，能回流。第 16 章老大生病那年：父母偏向老大，可是到了老二临近高考，轮到了他；家里后来也没有瞒着老二，他长大后知道那一年父母为什么顾不上自己；老大病好以后，一家人一起扛过难关的那份东西，也落到了老二身上。三条都通，这就是谱系，不是铁门。

再对一对上一节调度室那个年轻人：五年没轮到，轮不到；主管每年说"明年"，却从不说凭什么、等到什么，看不见；他扛下的夜班让部门的业绩好看，好处却流向了别人，他自己的三律一直停在第一步，不回流。三条全不通，铁门就关死了。

三条检验，也不总是一起通、一起不通。只通一两条的时候，最容易看走眼。

一种是看得见，但轮不到。设想一个教练很实在，直接跟某个替补说："你的条件就这样，这个队里你不会有首发的机会。"这话残忍，但不骗人，替补可以据此决定是换个位置练，还是去别的队。它比"再等等"诚实得多，可是门依然关着。诚实只是让人看清了铁门，并没有打开它。看得见是必要的，但不够。

另一种是轮得到，但不回流。设想球队真的让每个替补轮流首发一场，表面上人人有份；可是每个替补上场的那一场，都是注定要输的强队，打完了也没人跟他复盘，下一场又回到板凳。轮是轮到了，他的三律却没有因此往前走一步。这种轮转只是把"一人一次"的天平搬到了时间上，看上去在流动，其实每一次都在原地。

还有一种是能回流，但看不见。替补其实一直在长，教练心里也有数，打算下赛季重用他，可是从来没说。替补自己不知道，一个赛季下来越想越灰心，可能还没等到下赛季就退队了。好东西在流，人却不知道，这条谱系也可能在他心里先断掉。

所以三条检验要合起来看。缺了哪一条，都要追问一句：缺的那一条，会不会让这个人在整串谱系里始终站在门外?

还要防一种用法：把三条检验做成一张打分表，给每个人打"轮得到几分、看得见几分、能回流几分"，再按总分排个名次。这样一来，检验又变回了一杆天平，而且是一杆更细、更冷的天平。三条检验是拿来问的，不是拿来排的。它们的用处，是让吃亏的那个人、做安排的那个人，都能停下来对一对：这一段偏斜，是在流动，还是被卡住了？一旦拿去排名次、定奖惩，被检验的人就会去凑分数，而不是去走自己的三律，检验本身也就成了一扇新的门。本书在别处举例算账时都会声明只作说明，这里也是同样的规矩：这三条只作对照，不进任何考核。

还要说一句：三条检验不必等谱系走完才能用。很多人担心，谱系这么长，十年、二十年，怎么知道最后通不通？其实不必等到最后。三条检验每一刻都可以问：此刻有没有一个说得出来的轮转？此刻吃亏的人看不看得见这本账？此刻他的三律有没有在往前走？每一刻都问一问，就像在谱系上每隔一段切一刀横截面看一看——这又回到了上一章：天平降为横截面以后，它正好成了检查谱系的工具。

◆ 三、谁始终在吃亏的一边

有一天晚饭，周家饭桌上又聊起公平。林慧当了多年初中数学老师，说话习惯讲道理；周小川十七岁，最喜欢挑大人的刺。他听完父母讲的那套"公平是谱系"，放下筷子问了一句："那你们这个说法，有没有可能是错的？怎么才知道它错了？"

这是一个好问题，而且是这一节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说法，如果怎么都说得通，那它就什么也没说。"以后补给你"之所以危险，正因为它怎么都说得通：今天没补，是因为还没到"以后"；明天还没补，是因为"以后"还要再往后一点。本书讲

谱系公平，如果自己也落进这个圈套——什么不公平都可以说"再看长一点就通了"——那这本书本身就成了一句最大的"以后补给你"。

所以，谱系公平必须给自己也装一道铁门。这道门有两层。

第一层，是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判词第三句已经说了：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这一句不是装饰，而是一条能把具体安排判错的标准。不管一个家、一个班、一个单位说自己多么"因人而异"、多么"着眼长远"，只要能指出一个人，在整串谱系里始终在吃亏的一边，三条检验一条都不通，那么这套安排就被判了错。谱系的道理，到这里就不能再替它辩护。

这一层看上去简单，其实很硬。它意味着：谱系公平不能用总量来抵。一个单位说"我们整体越来越好，大家平均都得到了"，这不够。只要有一个人的门一直关着，整体再好也不算公平。这一点，和第 8 章讲的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心意相通——罗尔斯要求不平等的安排必须对处境最差的人有利，本书说那一条正好击中了谱系公平的铁门。不同在于，本书看的不是某一刻手里有多少基本物品，而是在整串谱系里，这个人的三律有没有走完，意义有没有回流。

第二层，是在这本书自己的道理上。谱系公平说：一个家庭、班级或单位，与其事事用天平当场两清，不如让偏斜轮转起来，单看一刻可以偏，连起来要通。这是第四编几章合起来的主张。那么，什么样的事实出现了，这个主张就错了？

本书在第 26 章列了五条推翻条件，逐条报账，这里是第三条，用大白话说就是：如果一个家庭、班级或单位长期按"偏斜轮转"来过日子，里面的人反而比那些一直按天平、事事两清来过日子的同类，更觉得不公平，那么第四编就错了。

这条话要说准几个地方。"长期"，是说不是看一个月、一学期，而是要看足够长、长到轮转真能转上几圈的时候。"偏斜轮转"，是说真的按三条检验在走的那种，而不是嘴上说"以后"、实际一直偏向同一个人的那种——后一种本书自己就判它不公平，拿它来证明谱系公平错了，是找错了对象。"不公感"，是去问里面的人自己觉得公平不公平，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测量，也不是给谁下心理诊断，就是问一

问、比一比。"同类"，是说要拿差不多的家庭比差不多的家庭，差不多的班级比差不多的班级，而不是拿一个过得特别好的家去比一个本来就困难的家。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人们发现：那些轮流照顾、轮流让步、账拉长了算的家庭和单位，里面的人反倒更憋屈，反倒更觉得"凭什么"；而那些事事一分不差、当场两清的，大家心里更舒坦——那么本书第四编讲的道理就站不住了。那就说明，人们需要的公平就是天平，谱系只是写书人的一厢情愿。本书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周小川听完，又追了一句："那要是一半一半呢？有的家轮着来更好，有的家两清更好？"

这正好可以接上上一章的话：谱系越短越靠天平。如果查下来发现，关系短、来往少的地方，两清的更让人舒坦；关系长、纠缠深的地方，轮转的更让人舒坦，那么这恰恰是本书预期的样子，不是推翻。真正推翻本书的，是在那些关系长、纠缠深的地方，轮转反倒更让人憋屈。说得更白一点：如果在一个家里，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事事两清反倒比互相轮着照顾更让人心安，那本书就错了。

林慧在旁边补了一句，她当班主任多年，见过太多"解释得通"的事："你们这个说法，最怕的不是被查出来错，是查出来错了以后还能说'那不算真轮转'。"

这句话说到了要害。一个说法要给自己留后路，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事后改定义：结果好了，说这是谱系公平；结果不好，说那其实是假的谱系，不算数。这样一来，它永远不会错，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堵住这条后路的办法，是把"什么才算真轮转"事先说定，而不是看了结果再定。本书事先说定的，就是上一节那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去比较的时候，先按这三条把家庭、班级、单位分好类，三条都通的算"偏斜轮转"，再去看里面的人觉得公平不公平。分类在前，看结果在后，不许看完结果再回头挪动分类。这样一来，如果三条都通的那一组反倒更觉得不公，本书就没有话可以推脱。

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哪些事不算推翻。一个孩子在父母照顾老大的那一年觉得委屈，这不算，那本来就是谱系里的一段偏斜，本书从没说偏斜不疼。一个单位刚开始搞轮岗，头半年怨声载道，这也不算，轮转还没转起来，谈不上"长期"。一户

人家嘴上说轮流，实际上十年都是同一个人在让，这更不算，那是本书自己判了不公平的铁门。推翻要的是：真轮转、转得够久、比得公道，结果还是更不公。少了哪一样，都不是推翻，只是还没查清。

这里也要老实承认一点：这条推翻条件，本书只能说到这么粗的一层。具体怎么去找这样的家庭和单位，怎么比，怎么排除别的原因，那是以后的人要做的事，本书不在这里假装已经有了办法。本书能做到的，是先把"什么情况下我错了"说清楚，而不是把话说成怎么都对。

最后，把这一章收回到那道铁门。"以后补给你"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很多真正的谱系，都是靠这句话撑起来的：父母对孩子说过，老同学之间说过，一个好的老板对新人也说过。它错的地方，只在于它被说给了一个始终轮不到、始终看不见、始终不回流的人。谱系公平的全部分量，压在两个字上：始终。偶尔吃亏，是谱系；始终吃亏，是铁门。

而一个讲谱系的说法，也要经得起同样的检验：它敢不敢说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是错的。敢说，它才是一条谱系；不敢说，它就和那位主管口里的"以后"没什么两样了。

> **带走的话**
>
> 偶尔吃亏是谱系，始终吃亏是铁门。听到"以后补给你"，就问三句：轮得到吗？看得见吗？能回流吗？三条都不通，再体贴的安排也是不公平。讲谱系公平的人，也要先说清楚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是错的。

小账 SDE 账——铁门出现在 E 里有一个人被纠缠着却始终够不着意义，D 的偏斜一直落在他身上，S 显露出来的始终是同一个吃亏的样子。 天平→谱系账——把"今天你吃亏、以后补给你"这句没有期限的天平许诺，换成一条每一刻都能用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来检查的谱系。

第 五 编

公平落地：四个生活场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把同一性谱系带进四个天天打交道的地方。

第 19 章讲价格：统一价只结算了物，没结算意义；公平的价格要有可达的底价，也要让发生的意义回流。第 20 章讲学校：同一张卷子考全班，怎样变成每个学生都能到达"我学会了、我被看见了"的考试。第 21 章讲家庭：端平的是碗，不是人；没人记的家务账，怎样让一个家的谱系偏了。第 22 章讲职场：同工同酬之后，还要问谁越做越有创造、谁越做越枯，偏斜轮不轮得到。

急着解决眼前问题的读者，可以从这一编读起，再回头看前面。

第 19 章

价格的公平：从统一价到意义回流

这一章的问题：同一样东西卖同一个价，童叟无欺，这难道还不公平吗？如果不公平，难道要按人收不同的价？那岂不是更乱？

◆ 一、统一价只结算了物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傍晚。奶奶刘桂兰下楼买菜，小区门口的菜摊上，青菜三块钱一斤，明码标价，谁来都一样。她买了一把，回家炒给牙口不好的爷爷周德厚，切得碎碎的，老人吃得舒坦。同一个摊子，同一把青菜，隔壁一个年轻人也买了一把，放进冰箱，忙了一个星期，最后发黄扔掉。

两个人付了同样的三块钱。摊主没有错，秤也没有错。可是这三块钱换回来的东西，在两个家里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一边变成了一顿饭、一次照顾、一个老人吃好了的安心；另一边变成了一袋垃圾。

第 2 章那本 50 元的书，讲的就是这件事：甲拿它写出了专著，乙拿它垫了桌脚。那里已经说清楚，价格结算了物，没有结算意义。这一章不再重讲那本书，而是往前追一步：为什么价格只能结算物？问题出在一个时间差上。

价格在消费之前就定死了，意义在消费之后才发生。

付钱的那一刻，青菜还没下锅，书还没翻开，软件还没装上，课还没开始上。这一刻，卖家能看到的只有物：多重、多少页、多少功能、多少课时。买家后来用它做成了什么，那是付完钱、走出店门之后的事。价格这杆秤，称的是交接那一刻，称完就两清。这正是第 1 章说的天平：公平被切成了一个孤立的瞬间。

王德生的原话说得很直白："一个商品的物价，现在都是市场统一价，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购买者完成这个消费后，实现的意义——创造、自由、幸福的获得不一样，造成了投入和收入的比例严重的不平等。"

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完成这个消费后"，指明了时间：意义在后。一个是"投入和收入的比例"，指明了尺子：不是比谁付得多，而是比投入换回了多少意义。刘桂兰的三块钱，换回了一顿照顾；年轻人的三块钱，什么也没换回。同样的投入，收入的意义差得很远。

还要看清，"投入"不只是那几块钱。再设想一件事。母亲林慧报过一门线上的教学设计课，学费和同事一样。她白天上课、晚上改作业，十点以后才打开视频，边看边在笔记本上改自己的教案，第二周就拿到班上试了一回。同事交了同样的钱，下班后累了，视频攒着没看，到期就过了。两个人付的价格相同，可是林慧还投了夜里的时间和心力。如果只看价格，两人投入一样；如果把时间、体力、心力都算上，林慧投得多得多，换回的也多得多。统一价连投入都只量了钱那一项。

先把统一价的好处说足，这是公道。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老人和孩子不会被多收，外地人和本地人一个价，摊主不必看人下菜碟，买家也不用费心讨价还价。在一个大家互不认识的市场里，统一价保护的是弱者：不会讲价的人，不会被欺负。这是它能管这么久的道理，本书不否认，第 17 章已经说过它作为横截面的位置。

可是好处讲足了，缝隙也就看得更清楚：统一价保护的是交接那一刻不吃亏，管不了交接之后。刘桂兰那把青菜，从下锅到端上桌，再到看着老伴一口口吃完，正好是一段完整的幸福律：担心老人吃不好（张力），想办法切碎、炖软（转换），看到他吃得舒坦，心里落了地（释放）。这三块钱的意义，是在这一串里发生的。年轻人那把菜，三律连第一步都没起来，就进了垃圾桶。价格对这两段完全看不见。

这里要先讲一个经济学已有的概念，免得我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经济学里有个词叫"消费者剩余"：你心里愿意为一样东西付的最高价，减去你实际付的价，剩下的那部分好处，就是消费者剩余。这个想法十九世纪就有人提出，法国工程师杜皮特在讨论桥梁收费时用过类似思路，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里把它系统化。照这个说法，经济学早就知道：同一个价，不同的人得到的好处不一样。

那本书新在哪里？新在两点。

第一，消费者剩余是用"愿意付多少"来量的，而"愿意付多少"是消费之前心里的估计。一个人可能愿意花很高的价买一台健身器，买回来却只当衣架。他的"剩余"在付钱那一刻看起来很大，到后来什么也没有。后来的行为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卡尼曼等人区分过"决策时的效用"和"体验到的效用"，说两者常常对不上。本书接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不止是体验会和预期不一样，而且消费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对照 D1 三条律去检查——创造律走没走到涌现，自由律走没走到激发，幸福律走没走到释放（第 12 章已讲）。意义不是心里觉得值不值，而是一个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过程。

第二，消费者剩余是一刻的账，算完就结束。本书要问的是一串的账：这一次消费之后发生的意义，会不会接着流到别处去，会不会回到造这个东西的人那里，会不会让下一个人更容易进门。这就是本章后两节要讲的"可达底价"和"意义回流"。

那为什么价格非得在消费之前定死？不是卖家糊涂，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东西一交出去，买家去了哪里、用成了什么，卖家看不见，也追不上。菜摊的摊主不可能跟到每家厨房里去看菜炒没炒，出版社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去看书读没读。看不见，就只能在交接那一刻收钱；收了钱，就得一次收足，因为以后再也收不着了。所以统一价不是坏心思的产物，而是"看不见消费之后"的产物。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告诉我们：统一价的缝隙，主要不是道德上的，而是时间上和信息上的。只要消费之后发生的事仍然完全看不见，价格就只能停在这一刻。反过来，一旦有一部分消费之后的事可以被看见、被自愿说出来，价格就有了往后延伸的可能。后面两节讲的底价和回流，都是在这个口子上做文章。

所以统一价的问题，不是它算错了，而是它只算了一刻、只算了物。用随身三问来看：统一价统一的是输入（每人三块），不是到达（每人都吃上一顿好饭）；它是一刻的天平，不是一串的谱系。至于"谁的门还关着"，下一节会看到，市场有时候不但不帮忙开门，还会想办法把门槛定在每个人能承受的最高处。

◆ 二、价格歧视为什么方向反了

既然同一个价对不同的人意义不同，那么按人定价是不是就公平了？市场其实早就在做这件事，只是方向和本书要的正好相反。

设想一下。周晓是室内设计师，常用一款绘图软件。有一回她发现，自己的账号续费价格比刚注册的新用户贵了不少；同事换了一部手机登录，看到的价格又不一样。她在家吃饭时说起这事，周小川一边扒饭一边说："这叫大数据杀熟，我们班都知道。"父亲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做调度，他补了一句：公司订机票也这样，临近出发、出差急的时候，价格一下就上去了。

这一类做法，经济学有个正式名称，叫"价格歧视"，意思是同一样东西，对不同的买家收不同的价，而且价格差不是由成本差造成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把它分成三级。一级是对每个人收他心里愿意付的最高价；二级是按买多少、买哪个档次收不同的价，比如买得多便宜一些；三级是按人群收不同的价，比如学生价、老人价、地区价。

生活里三种都常见。二级的，比如超市"第二件半价"、手机流量套餐买大档更划算、视频网站的连续包年比按月便宜；三级的，比如学生票、老人卡、同一款软件在不同地区卖不同的价。一级的从前最难做到，因为卖家猜不出每个人心里的价位，只能在菜市场上看人报价、讨价还价。现在不一样了，平台记得你买过什么、多久买一次、用什么手机、几点下单，它对"你有多想要"的猜测越来越准。周晓碰到的续费贵，周建国碰到的临时机票贵，都是在往一级靠。

景区门票也有这个样子。黄金周、节假日涨价，平日降价，有的地方还分早场晚场。设想一下：周家想趁国庆带豆豆去附近一处有名的景区，因为只有这几天大人都放假。门票比平时贵了一截。景区的说法是"削峰填谷"，用价格把人流分开，这有它的道理；可是付高价的，恰恰是一年只有这几天能出门的人。

要讲公道，先把它的长处说足。经济学家普遍承认，价格歧视并不总是坏事。如果只能统一定一个高价，很多出不起这个价的人干脆买不到；分开定价以后，卖

家愿意用低价把东西卖给出价低的人，结果买到的人反而更多。一种药、一门网课、一张夜场电影票，正因为可以分档定价，才有人能用很低的价拿到。这一点很重要，下一节的"可达底价"其实就要借用它。

还有一个更强的论点：价格高低能把稀缺的东西分给最需要的人。临出发的机票贵，是因为最后几个座位留给了真正急着走的人；如果一律低价，早早被不急的人订光，急的人反而走不了。这话在一刻之内是成立的，价格确实是一种分配的办法。

本书的回应是：它分给的是"最急的人"，不一定是"最需要的人"，更不一定是"最能用出意义的人"。急，往往是因为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人被收最高的价，用的正是他没有选择这一点。用 D1 三律看，自由律要走"纠缠—选择—激发"，一个被行程、被工作、被只有这几天假期纠缠住的人，本来就卡在纠缠这一步，价格再把这一步收一笔钱，等于在他最不自由的地方收费。

那为什么说方向反了？看一级价格歧视走到头会怎样。卖家如果能准确猜出每个人"有多想要"，就对每个人收他能承受的最高价。这时候，上一节说的消费者剩余就全部被卖家拿走了。越想要的人付得越多，越急的人付得越多，越离不开的人付得越多。

再看谁最想要、最急、最离不开。往往是正拿着这样东西去创造的人。周晓离不开那款软件，因为她靠它画图、接单、做出一个个房子的样子。她续费贵，恰恰因为她用得最深。一个只是偶尔玩玩的人，平台还要打折拉他回来。周建国的公司急着订票，是因为要赶去处理货物，误了就要赔钱。

吸走的剩余，在周晓那里本来会变成什么？她用省下的钱，可能去买一套新的材质库，可能报一门灯光设计的课，也可能就是多留一点余地，敢接一个报酬不高、但她真想做的老房子改造。对一个靠工具创造的人来说，剩余不是闲钱，是下一轮创造的本钱。把它从她手里吸走，吸走的不止是几百块钱，还是她下一轮混沌、自组织、涌现的起点。而对平台来说，这几百块只是账面上多出来的一笔，不

会在那里变成一套新的房子设计。剩余从会生出意义的地方，流到了不一定生出意义的地方。

这就是方向反了。按"你多想要"收费，收的是消费之前的急切；按本书的想法，要看的是消费之后的意义。前者把门槛抬到每个人能忍受的最高处，后者是先让人进门，等意义发生了再说。前者让剩余从买家流向卖家，而且越是要拿这样东西去创造的人，被吸走的越多。

这里容易引出一个误会：难道创造者应该少付钱、玩玩的人应该多付钱？也不对。本书不是要把价格歧视倒过来做一遍，按"你创造得多"打折。那仍然是一刻的天平，只是换了一个砝码。问题的核心是时间：在付钱的那一刻，谁也不知道意义会不会发生、发生多少。周晓买软件那天，也不知道这一年能画出几套好方案。任何在消费之前按人定价的办法，不论按急切定，还是按身份定，量到的都只是"预期"，不是"到达"。

经济学家对此可能会这样回应：价格本来就只是交换的信号，它不负责意义；你买了东西用不用、用成什么，是你自己的事。这个回应有道理，也是统一价能在市场上站得这么稳的原因之一，第 17 章讲过，一次性买卖确实只能靠天平。本书接受这一点：对于一锤子买卖，统一价作为横截面依然需要。但是很多东西不是一锤子买卖。软件年年续费，课程一期一期地上，书出一版又一版，景区一年来几回。只要交换是一串而不是一下，价格就已经站在一条谱系上了。站在谱系上，却只按一刻的急切去收费，就是把谱系又切回了天平，而且切的那一刀，专门切在最用心的人身上。

那么方向正过来是什么样子？粗略说有两条。一条是往下开：因人而异的那部分差价，用来让出不起的人也能进门，而不是让离不开的人多掏钱。另一条是往后挪：付钱的时刻尽量靠近意义发生之后，而不是死守在交接那一刻。前一条是下一节的可达底价，后一条是第四节的意义回流。两条都还在"因人而异"，只是一个朝门外的人，一个朝消费之后的事。

所以价格歧视教会我们一件事：按人定价在技术上完全做得到，市场天天在做。真正要问的不是"能不能因人而异"，而是"因人而异往哪个方向"。判词第三句在这里起作用：安排看起来再"因人而异"，如果结果是越想用它创造的人越被挤压、越出不起高价的人越被关在门外，那就不公平。

◆ 三、可达的底价

周小川所在的篮球队，暑假想请一位有名的教练开训练营。报名费不便宜，队里有两个家里条件差的孩子，打得很好，却不打算报。后来教练说了一句：在校队的孩子，交得起的交全价，交不起的交个材料费就来。设想一下这个场景，那两个孩子来了，其中一个后来进了市里的队。

这就是"可达的底价"的样子：先保证谁都进得了门。

生活里这样的安排其实不少。软件有免费版，功能少一些，但能用；学生拿学生证可以用教育版。景区对老人、学生、残障人士减免门票，爷爷周德厚去附近的山上走走，出示一下证件就进去了。博物馆、图书馆很多不收钱，或者只收很低的价。有些培训课给困难家庭留出公益名额。这些做法，从经济学看大多属于上一节说的三级价格歧视：按人群定价。可是它们的方向和"大数据杀熟"正好相反——不是把价格抬到你能忍受的最高处，而是把门槛压到你能跨过去的最低处。

为什么底价这么要紧？回到第 12 章那道轮椅坡道：一扇门关死，谱系就断了。意义要发生，人得先能接触到那样东西。一个孩子连训练营的门都进不去，创造律连"混沌"这一步都开始不了，更谈不上自组织、涌现。在价格这个场里，门就是那个最低价。价格定在门外，后面所有关于意义的话都是空的。

看那个交材料费进营的孩子在营里走过的路。头几天，教练教的新打法他完全跟不上，脚步乱，传球乱，这是混沌；一周以后，他慢慢摸出了自己的节奏，知道什么时候该切、什么时候该停，这是自组织；营快结束时，他在一场对抗里打出一个连教练都没教过的配合，这是涌现。创造律在他身上走完了全程。如果当初那道门按全价关着，这一串根本不会开始。价格省下来的那几百块钱，换不回这一串。

底价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用处：它让卖家看到原先看不到的人。周晓公司用的那款软件，教育版很便宜，很多设计系的学生用它练手。这些学生毕业以后进了公司，公司就买它的正版。对软件公司来说，学生价不是白送，是在谱系的前端开门，后端自然有人回来。这也说明，底价和卖家的利益不一定对立；把时间拉长成一串，开门的人往往也是受益的人。

不过也要小心一种"假底价"。有的免费版，用起来处处卡你：存了三十天的文件突然打不开，非升级不可；有的公益名额，申请手续复杂到真正困难的家庭根本办不下来。门看起来开着，进去以后发现是一条死胡同，或者门口的台阶高得迈不上去。按第 14 章的伪公平诊断，这种情况属于断拍：头一拍开了，第二拍接不上，谱系照样断。检验底价真不真，不看它写着多低，看进门的人能不能接着往里走。

这里要守住两条界线。

第一，底价不是统一的低价。如果把所有东西都定成免费或者极低价，造东西的人收不回成本，下次就不造了，谱系在另一头断掉。教练也要吃饭，软件公司也要发工资。底价的意思是：在统一的价格之外，留出一条进门的路，让付不起的人也能走进来。交得起的人照常付全价，它和统一价是并存的，不是替代。

第二，底价不是施舍。施舍是一次性的，给了就完，接受的人低人一头。底价的意思是：你先进来，意义发生了，以后可以回流（下一节讲）。那个交材料费进训练营的孩子，后来进了市队，他可以回来给下一届的孩子当陪练，可以在有能力时把差的那部分补上，也可以只是在家门口教邻居家的小孩投篮。门是先开的，账是后结的，而且不一定用钱结。

有人会问：底价给谁、怎么认定？会不会有人冒充？这是真问题。学生证、老人证、困难证明，都是粗糙的办法，会漏掉一些人，也会被一些人钻空子。还有一种办法是"自己选价"：有的独立游戏、电子书、线上课程，给出一个建议价，同时允许买家自己填一个数，最低可以很低甚至为零。英国乐队电台司令 2007 年发行专辑《In Rainbows》时就让歌迷自己定价下载。这种办法把认定的事交给买家自

己，代价是会有人少付。从已有的一些尝试看，这类做法有的能维持，有的维持不了，没有一定之规〔待核〕。

还有一种常见的底价，是"先试后买"。很多线上课程前几节免费听，听了觉得合适再交钱；有的课程承诺头一周不满意可以全额退。软件有试用期，书店允许翻看，菜摊允许尝一颗葡萄。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把付钱的时刻往后挪了一点，让买家先走一小段意义的路，再决定值不值。它们离本书的想法很近：把价格从"消费之前定死"，往"消费之后结算"的方向推了一步。当然只是一小步，试听的那几节只够看个开头，三律远没有走完。

把底价放回判词第一句里看，会更清楚它统一的是什么。公平不是统一性，是意义可达的统一性。全价和底价同时存在，看上去价格不统一了：同一个训练营，有人交几千，有人交几十。可是在另一处，它统一了：营里的每个孩子，都站在同一块场地上，跟同一位教练练，都有机会把那一串走完。价格这一项放开了多样，到达这一项守住了统一。这就是第 11 章合唱团那句话落在价格上的样子：各个声部唱的音不同，合起来是一首歌。统一价是让所有人唱同一个音，结果嗓子够不着的人只好闭嘴。

再想一想豆豆。他四岁，刚开始在纸上乱画。奶奶刘桂兰在小区活动中心的国画班学画，去上课时常常顺路带他去旁边一间公益画室，那里给小孩子留着纸笔，只收一点颜料钱。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画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纸和那几支笔一直在手边。底价在这里守的，是一个孩子还没长大之前，就别让价格替他做了决定。

本书不替任何行业定具体办法，只说方向：价格这扇门，要先问"谁进不来"，再问"每人收多少"。这是随身三问的第三问落在价格上的样子：谁的门还关着？

这里也要回应一个担心。经济学家会说：底价会让人不珍惜，免费的东西没人当回事。这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前面那个把青菜放烂的年轻人，并不是因为菜便宜。但反过来，很多孩子学会画画的第一支笔、学会编程的第一个免费软件、第一次进博物馆的那张免费门票，恰恰是因为它便宜才发生的。珍不珍惜，要看意义有

没有走起来；而意义能不能走起来，前提是门得先开。底价管的是"开门"，不管"珍惜"；珍惜的事，交给后面那一串谱系。

◆ 四、意义回流

老马在老小区附近开一家小餐馆。他的店里有一块小黑板，写着"待用餐"。客人吃完饭，可以多付一份钱，老马就在黑板上画一道。之后谁手头紧，进来说一声"吃一份待用的"，老马就给他下一碗面，擦掉一道。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过类似的做法确实有：一般认为源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待用咖啡"，客人多付一杯，留给后来付不起的人，后来这种做法传到了不少地方〔待核〕。

舅舅林强送外卖，有段时间收入不稳，在老马店里吃过几回"待用"。后来他手头宽了，自己也去黑板上画了好几道。

这块黑板上发生的事，就是"意义回流"的一个小样子：一个人得到的意义，没有停在他自己身上，而是绕了一圈，回到这条谱系里，让下一个人进门。价格在这里不是终点，是谱系的起点。

回到价格。前三节讲的都是买东西那一头：统一价只结算了物，价格歧视把剩余吸走，底价先把门打开。这一节要讲另一头：东西卖出去以后，买家身上发生的意义，有没有路回到造这个东西的人那里?

最常见的一条路，是作者的版税。一本书卖一本，作者拿一份。书卖得越多，被越多人读，作者得到的越多。这比一次性买断稿子好在一个地方：作者的收入随着书在别人身上的使用而延续。不过版税仍然是按"卖出几本"算的，不是按"有人从中写出了什么"算的。第 2 章那本书，写出专著的甲和拿去垫桌脚的乙，给作者带来的版税一样多。版税是回流的一个雏形，还停在物上。

再往前一步，是收益分成。周晓做设计，用了一家公司的素材库，按规则，她的方案如果商用、赚了钱，要按比例分一点给素材作者；有的平台上，一段音乐被别人做进视频，视频赚了钱，原作者也分一份。这已经开始跟着"用出来了什

么"走：你拿它做成了东西、赚到了钱，才回流；你没用起来，就不回流。这条路离"意义在消费后结算"近了一步，只是它结算的仍主要是钱。

更接近本书想法的，是开源软件的赞助。很多人每天用的软件，底层是一群程序员免费写出来、免费放出来的。任何人都能下载、使用、修改，门是完全敞开的，这就是最彻底的可达底价。那开发者靠什么活下去？一部分靠用户和公司自愿赞助：用得多、靠它赚到钱的公司，每月给项目捐一笔；个人用户觉得帮了自己大忙，也可以每月给几块钱。GitHub 在 2019 年推出了赞助功能，让人可以直接资助开源开发者。这条路的顺序和统一价正好倒过来：先用，后付；用出了意义的人多付，没用起来的人可以不付。

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做法，在一些地方的职业培训里出现过：学的时候不交学费或者少交，学成后找到工作、收入过了某条线，再按收入的一个比例分若干年付给培训方，经济学里叫"收入分成协议"。它把结算挪到了消费之后，也让培训方和学员绑在一条谱系上：学员学不成，培训方就收不到钱。这是它的好处。它的风险也不小：比例和年限定得不透明，就可能变成一笔压在年轻人身上的长债；培训方为了收得到钱，可能只招"容易找到高薪工作"的人，把真正需要进门的人挡在外面。这正说明，回流若不以自愿和看得见为前提，很容易从谱系变回枷锁，反倒把自由律卡在纠缠那一步。

回流也不一定回到原作者那里，它可以流向下一个人。林慧上完那门教学设计课，把自己改出来的几份教案整理好，放进学校的教研群里，几位年轻老师拿去用了，又改出了各自的版本。她没有收谁的钱，课程方也没有因此多收一分钱，可是那门课在她身上发生的意义，沿着教研群往下流了。这一次，回流走的是"往后传"的路，和待用餐的黑板是一个样子。

所以回流至少有两个方向：往回，流到造东西的人那里，让他还能接着造；往后，流到还没进门的人那里，让下一个人更容易进来。两个方向合起来，才把一次买卖接成了一条谱系。统一价把每一次消费都封成一个小方块；回流在小方块之间开出了口子，让意义能在里面流动。

把这三条路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出一条由天平走向谱系的线。下面用一张表把本章四节串起来。

价格安排	什么时候结算	按什么结算	门开不开	回不回流
统一价	消费前一刻	物	付得起才开	不回流
一级价格歧视	消费前一刻	你有多想要	门槛抬到最高	剩余流向卖家
可达底价	消费前，留一条进门路	你能不能进来	先开	留待以后
意义回流	消费后，一串地结	用出了什么	已开	回到造的人和下一个人

看这张表要注意一件事：它不是说上面几行该被下面几行取代。统一价仍然要有，它是这条谱系里的一个横截面，就像第 17 章说的，一次性买卖仍要天平。本书要的是一个组合：统一价作为横截面，底价保证进门，回流把消费后发生的意义接回谱系。这样一来，价格就不再是一刻称完就两清的砝码，而是一串里的一个节点。

回流还要防一个误会：它不是"用出了意义就该罚款"。如果有人把它理解成"你从书里写出了专著，就得补交钱"，那就又把意义变成了一种税，人人都不敢用出意义了。回流的道理在另一面：意义发生以后，人本来就有往外流的冲动。林强在黑板上画那几道，不是谁逼他的；林慧把教案放进群里，也没人要求。幸福律走到释放，人会想把这份好分出去；创造律走到涌现，涌现出来的东西本来就想被别人用。回流安排要做的，只是给这股冲动修一条路，让它不至于找不到去处。

这也是"价格不是终点，是谱系的起点"这句话的意思。统一价下，一次买卖就是一个句号。有了底价和回流，一次买卖成了一个逗号：门开了，意义在买家身上走了一段，再从他那里流出去，流回造东西的人，流向下一个进门的人。整条谱系不断在显露新的形态，每一段都和别的段纠缠在一起。单看哪一次买卖，都可能不等价：有人交了几十，有人交了几千，有人先吃了待用餐还没画上一道。连起来看，门都开着，意义在流，造东西的人还能接着造，这就通了。这正是判词第二句：公平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有人会担心：意义怎么回流？谁来记？会不会变成什么都要上报、处处被盯着？这个担心是对的，它要交给第 26 章去讲：AI 时代意义第一次有可能被记录，同时也带来监控和操纵的风险。这里先说一条底线：回流应当以自愿和看得见为主，像老马的黑板、开源的赞助那样，由用出了意义的人自己决定回流多少。任何时候，回流的多少都不该变成给人排名、考核的分数。书中举的这些例子，都只作说明。

最后，按全书的规矩，本章要交出它的推翻条件。本书在第 26 章列出的第一条是：如果推行可达底价加意义回流之后，长期看，到达意义的人反而更少，发生的意义反而更少，那么这一章就错了。这条推翻条件是认真的。经济学家会提醒：免费和低价可能让造东西的人收不回成本，自愿回流可能有很多人"搭便车"，只用不付。这在开源世界里是真实的难题，不少开源项目靠一两个人业余撑着，用它的大公司很多，付钱的很少〔待核〕。如果这种情况在长时间、大范围里都是常态，那就说明光靠自愿的回流撑不起谱系，本章说的组合至少要修改。

怎么看？粗一点看就够：一个领域放开了底价、建立了回流，过了若干年，是进门的人多了，还是少了？是有人用它做成了更多的东西，还是东西没人造了、门虽开着里面却空了？如果开源软件因为免费而越来越没人写，如果待用餐的黑板总是只擦不画，最后撑不下去，如果学生价养出的只是一批不珍惜的人，那就说明意义并没有因为门开了而多起来，本章的说法站不住。

把这一章收拢起来，随身三问各有答案。统一价统一的是输入；可达底价和意义回流要统一的是到达，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把三律走完。统一价是一刻的天平；回流让价格变成一串的谱系。至于谁的门还关着，第一个要看的，就是那个最低价。

> **带走的话**
>
> 价格在消费之前定死，意义在消费之后发生。统一价只结算了物，价格歧视把门槛抬到每个人能忍受的最高处，方向反了。公平的价格要先用底价把门打开，再让消费后发生的意义回流到谱系里。价格不是终点，是谱系的起点。

> **小账** SDE 账——价格只截了消费前的一刻（S 被冻住）；买家之间用出来的意义差别是 D；底价与回流把买家、卖家、后来者重新连成一条谱系，就是 E。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场两清"的价格天平，换成了"统一价作横截面、底价开门、意义回流"的价格谱系。

第 20 章

学校的公平：考试之美与评估之美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班四十几个孩子，做同一张卷、按同一个分数排名次，看起来最公平。可为什么有的孩子越考越无聊，有的孩子越考越不想考？学校里的公平，统一的到底该是什么？

◆ 一、同卷之困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三晚上，林慧把一摞初二的单元测验卷摊在饭桌上。这次考的是一次函数，满分一百，四十五分钟。周建国端着茶过来瞄了一眼，问她：“怎么又皱眉？平均分不是挺好吗？”

平均分确实不差，七十八。可林慧皱眉的不是平均分，是两张卷子。

第一张是坐第一排那个女生的。她二十五分钟就做完了，九十八分，扣的两分是粗心。卷子背面的空白处，画满了小人和格子，还有一行小字：“好无聊，能不能早点交。”林慧记得，那天她交卷后趴在桌上，盯着窗外看了二十分钟。

第二张是后排一个男生的。前三道选择题做了，第四题写了一半，后面全是空白。三十八分。林慧收卷时看见他把笔放在桌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一动不动。下课她问他怎么不写，他说：“反正也做不出来，写了也是错。”

第 2 章已经用“同一张数学卷”点过题：同卷测的是“像不像标准答案”，不测“到没到意义”。这一章要往深处走一步。同一张卷，对这两个孩子做了什么？

对那个女生，这张卷是一段不需要走的路。题目她早就会，四十五分钟里没有一个地方让她卡住、试错、再找到办法。她没有经历一次“乱—理—通”的过程，只是把已有的东西抄了一遍。九十八分说她学得好，可这四十五分钟，她什么也没发生。

对那个男生，这张卷是一堵墙。第四题起，每一道都比他会的高出一截。他不是没努力，前三题他是认真做的。可第四题一卡，后面就再也找不到能下脚的台阶。三十八分说他学得差，可这四十五分钟，他也什么都没发生，只是又一次确认了“我不行”。

一个太低，一个太高。同一张卷，两个人都没吃饱。这和导论里那碗饭是一个道理：给爷爷的太硬，给打篮球的太少，碗是一样的，人没吃好。

那平均分七十八又说明了什么？林慧把四十几张卷子按分数排开，发现中间那一大段孩子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个七十五分的，错的全是最后两道大题，前面一道不错；另一个也是七十五分，大题倒做对了，错的全是选择题里的小陷阱。两个七十五，一个是“会了基本、够不着高处”，一个是“想得到高处、底子有漏”。登进成绩表，两个人一模一样。

周建国听她说完，想起了自家的事。周小川初中时有一回数学考了六十几，他当时只看了分数，把孩子说了一顿。后来才知道，那次孩子是把最后一道压轴题琢磨了半节课，前面的题反而没时间做完。“我那时候只看见一个数，”他说，“没看见他在干什么。”

有人会说：考试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孩子“发生什么”，是为了测出他会多少。测得准就行，好不好受是另一回事。

这话有道理，而且要先说足。统一的卷子有它的好处。第一，它可比：全班、全年级用同一把尺子，老师才能知道哪里普遍没讲透。第二，它防偏私：题目一样、标准一样，谁也没法给自己喜欢的学生出简单题。第三，它省事：四十几个人一套卷，批改和统计都清楚。这三条好处，就是第 1 章讲的天平能统治两千年的理由，在教室里的缩小版。

还有一条最强的理由，也要替统一卷说出来。对许多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同一张卷是一条凭本事往上走的路。家里没关系、没门路，可卷子不认这些，只认你写了什么。去掉统一卷，换成“看人”“看材料”“看综合表现”，最先吃亏的，可能正是那些家里帮不上忙的孩子。这条理由很重，本章不回避它，也不对任何现

行考试制度表态。本章只讲一个班里、一个老师能动手的事。而且下面会看到，这条理由恰恰说明：统一卷的价值，在于它守住了一道“谁都进得了”的门，这本来就是谱系公平要的东西。

可是问题出在“测得准”这三个字上。同一张卷测得准的，是一个横截面：在这四十五分钟里，每个孩子离标准答案有多远。它测不出这两件事：这个孩子今天往前走了没有；他走的那一步，是他自己走出来的，还是被推着、被拦着。

还有一层。分数一登进成绩表，再排出名次，这个横截面就被当成了一个人。第 1 章讲过考场上的蒙眼布：不许看名字，是为了不让偏私进来，这是保护。可蒙眼布蒙久了，老师也就只认得“第三名”“倒数第五”，不认得那个画小人的女生和那个把手插进袖子的男生。保护变成了盲区。

更要紧的是，卷子不只是测量，它还在塑造。孩子们会照着卷子的样子来理解“学习是什么”。那个女生学到的是：学习就是把会的东西快点写完。那个男生学到的是：学习就是一次次证明自己不行。一张卷考一次，没什么；一张卷每周考一次、考三年，就是一条谱系了。一条把尖子生磨成“交差的人”、把后进生磨成“放弃的人”的谱系。

林慧见过这条谱系走到头的样子。她带过的上一届里，有个男孩初一时数学还能考七十，每次考完都来问错题。到初二，分数掉到五十几，就不来问了。到初三，卷子发下去，他看一眼分数就塞进书包，连错在哪都不看。分数一次次往下走，他心里那个“我是学不好数学的人”一次次变得更清楚。没有哪一次考试特别伤他，伤他的是这一串。

尖子生那头，她也见过。一个女生三年都是年级前几名，可到了高中第一次遇到一道真正不会的题，整个人就慌了，因为她从来没练过“卡住了怎么办”。三年里，她的卷子太顺，顺到没有一次让她在混沌里待过。

这条谱系里，每一次考试是一个差异（D 的一个节点）：这一次比上次高了还是低了，名次升了还是降了。一次一次连起来，孩子心里就显露出一个“我是什么样的学生”的形象（S，显露谱系）。而把这些孩子绑在一起的，是同一张榜、同

一个班（E，纠缠）。三样连在一起，才是孩子真正经历的东西。只拿出某一次的分数来看，正是第 13 章说的那种切割：把一串活的东西切成一刻一刻去称。

这就是同卷之困。它不是出题出得不好，而是它把公平统一在了输入上：同样的题、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准。输入统一了，到达却散了一地。

拿随身三问来照一照。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是输入。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卷子本身是一刻的天平，可它每周重复，就拉成了一串，而且是一串偏向固定方向的谱系。谁的门还关着？后排那个男生的门关着，他连“我学会了”这扇门都摸不到。第一排那个女生的门其实也关着，她站在门外看风景，没进去过。

说到这里，同卷之困的出路也露了个头。统一卷守住的那道“谁都进得了”的门，要留着；它把一切都压成同一个分数、同一张榜，这一层要松开。门是共同的，门后的路可以不止一条，走到的地方要人人都有。那么，一张卷子能不能同时做到这几件事？下一节就来试。

林慧那天晚上没把分数登进表里。她在两张卷子上各画了一个圈，自言自语：“这卷子出得没错，可它对这两个孩子都不对。”

◆ 二、意义可达的考试

还是林慧的班。下一个单元，她换了个办法。这是我构想的做法，不是什么现成的制度，只是一个老师在自己班里能动手试的东西。

新卷子分成三段。前一段是“台阶题”，全班都要做，难度刚好落在课本例题上下，保证每个认真听过课的孩子都能拿下。中间一段是“岔路题”，同一个知识点给出三道不同走法的题，学生挑一道做，也可以都做。最后一段是“开放题”：给一张小区停车场的收费表，让学生自己提一个能用一次函数回答的问题，再自己解答。

另外还有一条：考完一周后，每个人可以拿着自己的卷子“回写”一次，把错的题重新做，写清楚当时卡在哪里、现在怎么想通的。回写不改原分，单独记一栏。

考完那天，后排那个男生做完了全部台阶题，岔路题挑了最直白的那一道，做对了。开放题他写了一句：“停车三小时比两小时多交多少钱？”然后一步一步算出来了。分数不算高，六十一。可交卷的时候，他把卷子正面朝上放，没有像上次那样扣过去。

第一排那个女生，三道岔路题全做了，还在旁边写：“第三种方法最笨，但最好懂。”开放题她提的问题是：“停多久的时候，按小时收和按天收一样贵？”她花了二十多分钟，画了两条直线，找到了交点。交卷时她说：“这道题好玩。”

中间那两个七十五分的孩子，也各有去处。“底子有漏”的那个，岔路题挑了最难的一道，做到一半发现自己一个符号一直理解反了，这一发现比哪一道题的分数都值钱。“够不着高处”的那个，在开放题上写了一个很朴素的问题，林慧在旁边批了一句：“这个问题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最后那道大题。”他回写时，真的往前走了那一步。

这两个孩子，一个六十一，一个九十五，分数差距没有缩小。可两个人都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我学会了、我被看见了”。

这里要用第 12 章讲过的话说清楚，“到达意义”不是一句好听的形容，是可以对照检查的。意义不是主观的，它有三条发生律（D1，意义三律），每一条都有一串步骤，走没走完，看得出来。

先说特征律，也叫创造律，它走的是“混沌—自组织—涌现”。那个女生面对停车场的题，起先是乱的，不知道从哪下手，这是混沌；她试着把两种收费各写成一条式子，东西开始排起队来，这是自组织；两条直线一交，答案自己冒出来了，这是涌现。上一次那张卷，她连混沌都没进去。这一次，三步都走完了。

再说自由律，它走的是“纠缠—选择—激发”。岔路题给了男生三条路，他先是看着三道题犹豫，这是纠缠；他挑了最直白的那道，这是选择；做对之后，他在

开放题上居然自己提了一个问题，这是激发。上一次，他只有一条路，路断了，自由律卡在第一步就不动了。

最后是幸福律，它走的是“张力—转换—释放”。考试本身就是张力。上一次，男生的张力没有出口，只能把手插进袖子里，憋着；这一次，台阶题让张力一点点转成“我能做”，交卷时那个正面朝上的动作，就是释放。

这些“走没走完”，老师在卷面上就看得出一些。草稿纸上先是乱画、再划掉、再写出一条整齐的式子，这是创造律在走；岔路题旁边写了“我选这道，因为……”，这是自由律走到了选择；回写栏里出现“原来是这样”“我当时以为……”，这是幸福律走到了释放。反过来，整页空白、只写一个数、或者回写栏里只抄了一遍正确答案，多半是三律卡在了第一步。这些标志很粗，不是打分办法，只是让老师多一双眼睛。

周小川听母亲讲这张三段卷，插了一句：“我们篮球队训练就是这样。热身大家一起跑，技术练习分组，最后打对抗，谁上场都得把球传起来。”林慧笑了：“你们教练比我们早想到。”这话不必当真，可它说中了一点：共同的底、可选的路、彼此接上的终场，体育课上、训练场上本来就常见，到了考试反而少了。

所以，“意义可达的考试”统一的不是题目，而是到达：每个孩子都能在这张卷子上把三条律至少走完一遍。卷子是为到达设计的，不是为排队设计的。

这里有几个容易误会的地方，要一并说清。

第一，这不是“降低标准”。台阶题是全班共同的底，每个人都得过；开放题可以做得很深，尖子生在这里能走得比原来更远。标准没有降，是从一根线变成了一道梯子，梯子的每一级都有人站。

第二，这也不是“各考各的”。第 3 章讲过只讲多样性会散成沙。这张卷子有共同的台阶题，有同一个停车场，全班面对的还是同一件事。差别只在于每个人从哪条路上去。这就像第 12 章全家去外婆家，有人坐高铁、有人开车，终点是同一个。

第三，“被看见”也不是给每个人发小红花。看见的是一个具体的东西：男生那句“停车三小时比两小时多交多少钱”，女生那句“第三种方法最笨，但最好懂”。这些话说明他们在想，在选，在走。老师把这些写进评语，比写一句“继续努力”有用得多。

那么，回写那一栏有什么用？它把一次考试接成了一串。孩子回头看自己卡在哪里、怎么通的，这一步本身又是一次三律的运行。分数是一个时刻的读数，回写是谱系上的下一个节点。

后排那个男生的回写，林慧一直留着。他写的是第五题：“我当时看见两个未知数就慌了。现在知道先把一个固定下来，另一个就好求了。”字歪歪扭扭，只有两句。可这两句里，有慌（张力），有“先固定一个”（转换），有“就好求了”（释放）。上一次他的卷子后半张是空白，这一次空白的地方，被他自己补上了。

还有家长会问：让孩子自己挑题，懒的孩子不就专挑容易的？这个担心是实在的。所以挑题不是白挑，挑了要说理由，回写时要交代。挑容易的，可以；可你得在别处多走一步。选择本身也被放进了谱系里，下一次、下下次，老师都看得见他挑了什么、往哪里走。

当然，对方也有可能的回应：这么出卷，老师累死了；三段卷子怎么跟别的班比？这两条都是实打实的。卷子越贴人，出卷越费事；可比性也确实会下降。所以统一卷不必取消，期中期末照样用，它是横截面，用来看全年级哪里普遍没讲透。第 17 章说过，天平降为横截面，不是被扔掉。平时的单元测验，才是长谱系的地方。

考试变了，评语也得跟着变，这就是评估之美的起点。以前林慧写期末评语，多半是“成绩稳定，望再接再厉”“基础薄弱，需加强练习”。写了十几年，她自己都觉得这些话可以互换。现在她试着每条评语只写一件具体的事：这个孩子这学期在哪一道题上第一次自己找到了路，在哪一次回写里第一次写出了“原来如

此”，他提的哪个问题被别人接着做了。一条评语写下来，要花原来三倍的时间。可家长读到时，认得出那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分数段。

最后要守一条线。本书第六编要讲意义投入比，有人可能想：那就给每个孩子算一个“意义分”，排个名次。不行。三律走没走完，是老师用来看孩子、调卷子的，不是用来给孩子排队的。一旦把意义的读数排进名次，孩子就会去演“我在创造”“我在选择”，意义就被一把新尺子重新统一了。本章凡说到“走完”“看得出”，都只作说明，不进任何考核和排名。

◆ 三、班级的同一性谱系

一张卷子改了，班级就会跟着动。可动起来之后，问题才真正冒出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新卷子用了一个月，班会课上，一个平时成绩中上的男生举手说：“老师，我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他们可以挑简单的岔路题，我们挑难的反而容易错？那我也挑简单的好了。”另一个女生接着说：“开放题我想了半天，提的问题被说太简单。可他提的那个问题也就那样。”教室里一下子嗡嗡起来。

林慧没有马上回答。她发现，班里正在发生一件比一张卷子大得多的事。

这件事，站上另一部专著《班级之美：同一性谱系发生学》里有一个说法：班级之美很难实现，难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换成班里人人能懂的话，是“我们”和“我”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大我”和“小我”的矛盾。

“我们”要统一：同一个课表、同一套纪律、同一个进度、同一张排名榜。没有这些，四十几个人就不成一个班。“我”要多样：我快一点、我慢一点、我喜欢画图、我喜欢算式、我今天心里有事。没有这些，每个孩子就只是一个座号。

在林慧当班主任的头几年，她和大多数老师一样，用的是调和的办法。成绩好的多给点难题，成绩差的课后补一补；排名照排，但不当众念；纪律照严，但对家里有事的孩子松一点。这就是第 4 章讲的三视角：对比一下、看看变化、调一调分布。它确实管用，矛盾少了，班里平静了。

可调和只是把矛盾往后推。统一的那一头一直在：全班一张榜，一切最后还是要回到同一个分数上排队。多样的那一头也一直在：每个孩子都想被当成“我”。两头拉扯，一年比一年紧。到初二，尖子生开始嫌课堂慢，后进生开始不交作业，中间的孩子开始问“凭什么”。班会上的那两个发问，就是矛盾积累到了快冲破阈值的声音。

为什么调和不管用了？因为调和的每一招，都是在统一性的地盘里给多样性让一点位置。多给难题，最后还是看谁总分高；课后补一补，最后还是看谁不拖平均分。孩子们心里清楚，那张榜才是真的。所以，越调和，大家越盯着榜；越盯着榜，多样性越觉得被敷衍。三视角能让矛盾小一点、慢一点，却解决不了矛盾，也没办法让“只有一张榜才算数”这个旧公平观死去，更别说让新的公平长出来。

接着往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林慧硬压回去，“都做同一张卷，别吵了”，矛盾会暂时消下去，但会在别处冒出来。如果她彻底放开，“你们爱怎么考怎么考”，班就散了。这两条路，第 3、4 章都已经走过，都是死胡同。

第三条路，是让统一性那杆旧天平在班里“死”一次。

这里说的“死”，不是没有了规矩，而是“全班只靠同一把尺子才算一个整体”的那个信念，撑不住了。它死之后，班里会有一段乱，这是混沌：大家都不知道新的“我们”是什么样。然后会慢慢有东西长出来，这是自组织：几个孩子发现，挑同一道岔路题的人可以凑在一起讨论；会画图的孩子开始给只会算式的孩子画；回写那一栏里，有人把自己的“卡点”借给同桌看。最后，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冒出来了，这是涌现：班里开始有了一套共同的东西，不是同一个分数，而是同一套“我们怎么一起学会”的知识。

这段乱，林慧班里大概持续了两三周。有孩子故意全挑最简单的岔路题，看老师管不管；有孩子在开放题上胡乱提问；还有家长打电话来问“现在到底怎么算成绩”。林慧没有退回去，也没有一一去堵。她只守住两样东西：台阶题人人要过，这是共同的底；回写人人要写，这是接成一串的线。别的，让它乱一阵。

对那个挑简单岔路题的男生，她后来是这样回答的：“你可以挑简单的，没人拦你。可你挑了简单的，开放题就要多想一层；你回写的时候，要写清楚为什么不挑另外两道。”过了一阵，男生自己去做了难的那道，错了，回写里写了半页。他说：“简单的做多了，没意思。”这不是老师逼出来的，是自由律自己走到了“激发”。

那次班会，林慧最后没有判谁对谁错。她提了一个办法：每一道开放题，大家把自己提的问题贴在后墙上，下一周，每个人去别人的问题里挑一道来做。那个嫌别人问题“也就那样”的女生，后来挑的正是那个问题，做到一半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她没想到的条件。

慢慢地，这个班的“我们”换了一个样子。以前，“我们”是同一张榜上的四十几个名字，前后挨着，彼此是对手。现在，“我们”是后墙上那一串接起来的问题：你的问题，我来做；我的卡点，你来帮我看。孩子们还是会比，还是会在意分数，这些不会一夜消失。可比之外，多了一样东西，就是“我的东西被别人接着用了”。一个孩子在班里有没有位置，不再只看他排第几，也看他往这条谱系里放进了什么。

这就是《班级之美》那本书的核心意思：班级管理的升维，是打造班级的同一性谱系；而班级之美，只在知识的发生里实现，而且是在谱系性知识的发生里实现。美在创造中发生。

后墙上那一排问题，就是一条小小的谱系。每个人的问题不同，这是多样；每个问题都被别人接着做，接成一串，这是谱系；全班面对的还是同一个停车场、同一个一次函数，这是同一性。用第 11 章合唱团的话说，以前是齐唱，后来差点变成各唱各，现在开始有了和声。

这里有一个分寸要守住。那本书讲班级之美，从课桌讲到课堂，讲得很细，比如课桌怎么摆、四十五分钟怎么讲。这些本章不展开，读者可以去那本书里看。本章只借它的主线：统一性死亡之后，班级不是变成一盘散沙，而是长出了同一性谱系；而考试和评估，正是这条谱系里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该被改造的两个节点。

那本书还讲到一点：这种谱系知识的发生，靠一个人记不过来，要借助“同一性知识谱系发生智能体”，也就是人和大模型一起，把每个孩子的问题、卡点、回写接起来，看出谁的问题能接谁的。这条路本章不细讲。只提醒一句：智能体能帮老师看见，但不能替老师给孩子排队，更不能把谁“接得多”算成新的名次。

后墙本身也有变成新榜单的危险。哪道题被挑得最多，哪个人的问题最“高级”，孩子们很快就会比起来。林慧的办法是只贴问题、不贴得票，每周换一面，旧的收进一个文件夹。问题能接下去，比谁的问题最好更重要。

为什么是考试和评估？因为在一个班里，它们是统一性最硬的地方。课可以讲得活，活动可以搞得多，可只要最后还是一张卷、一张榜，所有的“我”都会被拉回同一个“我们”。考试之美，是让卷子成为谱系知识发生的地方，而不只是检查站。评估之美，是让评语和档案记下每个孩子三律走到了哪里，记下他和别人的问题怎样接在一起，而不只是记一个名次。

这条路也可能走错，要把话说在前头。如果一个班长期这样运行，孩子们的不公感反而比按“同卷同榜”运行的班更重，大家觉得更乱、更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那就说明本书第四编讲的那套“偏斜轮转”在学校里站不住。第 26 章会把这一条推翻条件和别的几条一起摊开。林慧的班只是一个构想的例子，证明不了什么；它能做的，是让人看清该去比较什么。

拿随身三问再照一次。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旧班级统一输入；同一性谱系的班级，统一的是“人人都能到达，并且彼此接得上”。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后墙上的问题每周都在变，一串接一串。谁的门还关着？这一问，要留到下一节。

◆ 四、老师的“偏心”

还是构想的场景。这学期，林慧的班里转来一个女孩。她从外地县城来，父母在这座城市打工，口音不一样，课本版本也不一样。开学第一周的小测，她只考了二十几分。

林慧做了一个决定：这学期她要多照顾这个转学生。每天午休前留十分钟给她讲题，作业单独批注，课上点她回答台阶题，把她安排在一个耐心的同桌旁边。

两周后，有家长在家长群里私下问：“林老师是不是太偏心了？我家孩子也有不会的题，怎么没人给他单独讲？”班里也有孩子嘀咕：“新来的就是好。”

这是一次很典型的“偏心”。按天平看，它确实不公平：同一个班，老师的时间分得不一样多。按“因人而异”看，它又好像天经地义：谁最需要就给谁。第 3 章提醒过，“因人而异”可以包装不公。那么这一次，到底算哪一种？

第 16 章讲过老大生病那年，父母的心思全在老大身上。单看那一年，偏；连起来看十几年，到老二临近高考，全家又围着老二转，就通了。家庭里的偏斜要放进谱系里算账，班级里也一样。

第 18 章给了谱系公平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拿来一条一条对。

先看轮得到。这学期偏向转学生，下学期呢？如果林慧的“十分钟”永远只给某一类孩子，比如总给成绩最差的，或者总给最乖的，那就是偏斜一直落在同一边，谱系就断了。林慧后来想明白了：午休前的十分钟，是一个会流动的位置。这学期给转学生，是因为她刚到、最缺台阶；下学期，可能给一个家里出了变故的孩子，或者一个突然对开放题着迷、想多问几句的尖子生。偏斜不是取消，是轮转。

再看看得见。偏心最伤人的不是“偏”，是“暗”。家长和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只能猜，猜来猜去，就变成“老师喜欢她”。林慧在下一次班会上把这件事摆到了桌面上。她没有讲转学生家里的情况，那是孩子的隐私；她只说：“这个十分钟，是给最需要往上搭一级台阶的同学的。这学期是她，以后会是别人。你们觉得自己需要的时候，可以来找我说。”她还在教室后墙那排问题旁边，贴了一张小纸，写着每学期“十分钟”给过谁、为什么。没有分数，没有排名，只有名字和一句理由。

最后看能回流。被照顾的人，有没有机会把得到的东西还给这个班？到期中，转学生的台阶题已经能全做对了。有一天她在后墙贴了一道开放题，问的是她老家

集市上按斤卖菜和按捆卖菜哪个划算。全班没几个人去过集市，这道题反而成了那一周被挑得最多的题。她在班里，从一个“被照顾的人”，变成了一个“给大家带来新东西的人”。偏斜流进去，又从她身上流了出来，流回了整个班。

三条都对上，这次“偏心”就不是不公，而是谱系公平里一次正当的偏斜。

那位在群里发问的家长，后来没再说什么。期末她给林慧发了一条消息，说孩子回家讲了那道集市上的菜价题，还拉着她去菜市场“做调查”。这位家长原来担心的是自家孩子少分了一份老师的时间；后来发现，那份时间绕了一圈，以另一种样子回到了自家孩子身上。

那张“十分钟”小纸，也要防它变味。它只是一份摊开的记录，不是荣誉榜，也不是“谁最差”的名单。林慧不在上面写分数，不写“进步多少”，也从不拿它去评优评先。它的用处只有一个：让所有人，包括老师自己，看得见偏斜流向了哪里。

可是，真正的难题不在转学生身上，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学期中，林慧翻看那张“十分钟”小纸，又翻看回写那一栏，突然发现一个名字从来没出现过。一个坐在第四排中间的男孩，成绩永远七十多，不拔尖也不掉队，作业按时交，上课不说话，开放题提的问题都中规中矩。尖子生有开放题让他们飞，后进生有台阶题和十分钟拉一把，转学生有特别照顾。这个孩子，哪一头都不靠。

她想了想，这些年当班主任，这样的孩子每个班都有好几个。他们从来不惹事，也从来不被看见。每一次偏斜，都轮不到他们；每一面后墙，都很少有他们的名字。

这就是本书说的那道铁门。谱系公平看起来很灵活，因人而异，轮流倾斜。可判词第三句说得明白：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这个男孩没有被谁欺负，也没有被谁亏待，可在这个班的谱系里，他一直站在门外。他的三律有没有走完？林慧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因为她从来没看过。

有人会替老师说话：一个班四十几个人，老师一天就那么多时间，哪能个个都顾到？这是真的，也不该拿来责怪老师。谱系公平不要求老师在同一刻顾到每一个人，那又退回了“人人一样多”的天平。它要求的是在一整串里，每个孩子都至少轮到过、被看见过。顾不过来的时候，至少要知道自己还没顾到谁。

这一发现，比转学生那件事更让林慧不安。偏心容易被看见，因为有人抱怨；被漏掉的孩子不会抱怨，所以最难被看见。“看得见”这一条检验，不只是让别人看见老师偏给了谁，也是逼老师自己看见：还有谁一次都没轮到。

第二天，林慧找那个男孩聊了十分钟。她没问成绩，只问他：“你最近有没有哪道题，做着做着觉得有意思？”男孩想了很久，说：“上次那道停车场的，我其实想到了另一种问法，但觉得太怪，就没写。”林慧说：“写出来，贴上去。”

一周后，后墙上多了一个问题，问的是“如果停车场按分钟收钱，曲线还是不是直线”。这已经超出了初二的范围，好几个尖子生跑去围着看。男孩站在旁边，没说话，耳朵有点红。

那天晚上回家，林慧把这件事讲给周建国听。周建国想了一会儿，说：“我们调度室也有这样的人。从不请假，从不出错，排班时谁都不会想起他，好班轮不到，难班也轮不到。”林慧说：“所以我现在每个月翻一次那张纸，专门找没出现过的名字。”找人这件事，不能等人来敲门。

这件事让我们再回到判词。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老师的偏心，本身不是问题。一个只会“一碗水端平”的老师，对谁都一样，结果是谁都没被真正照顾。问题在于偏斜有没有轮转、有没有摊开、有没有流回来，以及最要紧的一条：有没有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没被轮到。

拿随身三问最后照一次。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老师的时间不必人人相等，统一的是每个孩子都能到达“我学会了、我被看见了”。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单看这学期，偏；连着几个学期看，要通。谁的门还关着？这一问要老师每个学期都问一遍，而且要专门去找那些不出声的孩子。

带走的话

学校里的公平，统一的不该是同一张卷、同一张榜，而该是每个孩子都能到达“我学会了、我被看见了”。考试之美，是卷子成了谱系知识发生的地方；评估之美，是记下每个人三律走到了哪里。老师可以偏心，但偏斜要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并且不能有一个孩子始终被漏在门外。

小账 SDE 账——一张张卷子、一次次偏斜连成差异序列（D），全班四十几个人在后墙上彼此接上的问题是纠缠（E），班级随之不断显露出的“我们怎么一起学会”是显露谱系（S）。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同卷同榜、分数排队”的考试天平，换成了“台阶共底、岔路可选、问题接龙、偏斜轮转”的班级同一性谱系。

第 21 章

家庭的公平

这一章的问题：家是最讲"一碗水端平"的地方，也是最容易端不平的地方。在一个家里，公平到底端的是什么？谁的付出算账，谁的付出不算？

◆ 一、"一碗水端平"的误会

过年那天，奶奶刘桂兰早早备好了三个红包，每个两百块。

她把红包一个个递出去。豆豆四岁，接过红包就往嘴边送，被妈妈周晓一把拦下，转手塞进了自己的包里。周小川十七岁，道了声谢，揣进兜里，第二天就和队友去买了双打折的篮球鞋。周晓二十八岁，早就工作了，推了几下没推掉，收下后悄悄又塞回了奶奶的枕头底下。

三个红包一样厚。奶奶说得很踏实："我一碗水端平，谁也不偏。"

可这三个红包落到三个人手里，到达的地方完全不一样。豆豆那里，红包是个会响的纸片，钱进了妈妈的包，他什么也没到达。小川那里，红包变成了一双鞋，穿着它在球场上多跑了几个月，这是真到达了。周晓那里，红包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她收下的是奶奶的心意，退回去的是钱，这一来一去本身就是一份意义。

导论里那顿家宴，一家人吃同一碗饭，人人相同，人人没吃好。红包也是一样的道理：碗端平了，人没有端平。

"一碗水端平"这条规矩怎样在一个家里一年年积怨、最后撑不住，第 4 章老马兄妹三个吵了十年的那件事已经讲过，这里不重讲。这一节只看它在一个红包、一顿饭桌上的误会。

"一碗水端平"这句老话，本意并不坏。它防的是偏心，防的是父母只疼一个、冷落另一个。在一个孩子多、东西少的年代，能做到每人分得一样，已经是很了不

起的克制。很多人小时候吃过"偏心"的苦，长大后发誓自己当父母时一定要端平，这份心意值得尊重。

而且，"端平"在家里还有一个实在的用处：它省掉了争吵。孩子们最会比，谁的鸡腿大，谁的新衣服贵，谁被夸得多。父母要是每一件都讲"因人而异"，一顿饭就得解释半天。"每人一个，一样大"，一句话就把嘴堵住了。这份省心，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日子里，很要紧。

但这句话里藏着一个误会：它把公平放在了"碗"上，而不是"人"上。碗里的水一样多，是输入相同；每个人喝下去之后解了渴没有、长了力气没有，是到达。家里的人，年纪不同、处境不同、正在经历的难处不同。同样一碗水，对口渴的人是救命，对刚喝饱的人是负担。

再往深一层看，"端平"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端平只看这一次。这一次红包一样厚，就算平了。可是家不是只过这一个年。

去年夏天，小川在饭桌上冒出过一句话："姐姐买房那年，家里给了一笔首付。我呢？"

饭桌上安静了几秒。周建国没有急着辩解，他掰着指头数给小川听：你初中那三年的补课费，是家里出的；你进校篮球队要买的护具和鞋，一双接一双，也是家里出的；你姐那时候读书，家里正紧，她的补课一节也没上过。可你两岁那年，你姐住院大半年，我和你妈天天守在医院，你在爷爷奶奶家住了大半年，那一年偏的是你姐，第 16 章讲的就是那一年。前几年爷爷住院，又是我和你妈轮流守夜，那半年家里谁也没顾上谁。

小川听完，没再说话。他不是被说服了"一样多"，而是第一次看见了这些年连起来的样子。把这些年连起来看，哪一年都不"平"，可这一家人并没有因此觉得谁亏欠了谁。

值得留意的是周建国那天做的事。他没有说"我们对你们俩一样"，那句话小川不会信，因为首付和补课费摆明了不一样。他做的是把一串偏斜摊开给孩子看：哪一年偏向了谁，为什么偏，后来又轮到了谁。偏斜一旦被摊开，就从"偏心"变回

了"轮流"。很多家里的委屈，不是因为偏了，而是因为偏得不明不白，孩子只看见了别人多拿的那一回，没看见自己多拿的那几回。

反过来也有一种家。父母为了不被说偏心，样样都要一样：两个孩子的生日蛋糕一样大，压岁钱一样多，连考好了的奖励也一样，哪怕一个考了第一、一个只是没挂科。父母心里是踏实了，谁也挑不出理。可孩子们慢慢觉出来了：在这个家里，自己做成了什么、经历了什么，都不会让父母多看一眼。端平成了父母的护身符，护住的是"我没偏心"这句话，丢掉的是"我看见了你"。第 1 章讲过那块蒙眼布，不看差异，既是保护也是盲区。家里的"端平"，有时候就是父母给自己系上的一块蒙眼布。

还要说一句，"端平"难，不全是父母的错。父母手里的东西本来就有限，钱、时间、力气，都不够分。一个人下了班还要照顾老人、接送孩子，哪有工夫一个个去想谁这回该到达什么？"一样多"是一个累极了的人能想到的最省力的公平。我们不是要责怪这份省力，而是要看见它的代价，然后在有余力的时候，多问一句、多看一眼。

家里最需要多一勺的，往往是最弱的那几个人：四岁的豆豆、牙不好的爷爷、正在长身体的小川、刚生完孩子那年的周晓。端平对强的人无所谓，对弱的人最吃亏。因为一个人越弱，他从同样一碗水里能喝到的就越少。豆豆抱不动大碗，爷爷嚼不动大块，你给他们"一样的"，他们拿到的其实是"更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谱系公平总要问一句"谁的门还关着"，而不是"谁拿得一样多"。

这就是第 1 章那杆天平在家里的样子：把公平切成一刻一刻去称，每一刻都要两边一样重。而家里真实发生的公平，从来不在某一刻，而在一串里。今年偏向这个，明年偏向那个，偏斜一个接一个连起来（D，差异序列），一家人的公平就在这串偏斜里一点点显露出来（S，显露谱系）。把这些人连成一家的那份牵挂和依赖，就是纠缠（E，特征纠缠）。三样东西分不开：没有这家人的纠缠，偏斜就只是偏心；没有偏斜的序列，公平就只剩一个死的数目；而公平的模样，正是在这串偏斜里不停显露出来的。

这里要分清两个词：偏斜和偏心。偏斜是这一回偏向这个人，下一回轮到那个人，而且偏在哪里大家都看得见。偏心是总偏向同一个人，别人怎么等也等不到。第 16 章老大生病那年讲过这个分界，这里只记一句：家里的偏斜不可怕，可怕的是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那么奶奶的红包该怎么发？不是说非得给小川多、给豆豆少。设想一下，奶奶可以照样发三个两百块，但给豆豆的那一份，换成带他去书店挑一本他自己指的绘本，让他亲手付钱。钱数一样，豆豆这回到达了：他选了，他付了，他抱着书回家，一路上翻个不停。这就是"统一的是到达，不是输入"。

书店这个设想还藏着一层意思：豆豆到达的那一刻，并不是奶奶替他安排好的。奶奶只是把门打开，带他走进书店；挑哪一本，是豆豆自己指的。家里的公平如果只是大人把东西分好、端到每个人面前，那仍然是大人在一刻里称完了账。真正的到达，要给每个人留一段自己走的路：小川拿红包去买鞋，是他自己的主意；周晓把钱塞回枕头底下，也是她自己的主意。同样的两百块，三个人各自走完了一段，家里的公平才在这三段路里显露出来。

所以，"一碗水端平"不必扔掉，但要换一个问法。不是问"碗里的水一样多吗"，而是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再问一句："这是这一次的账，还是这些年的账？"

◆ 二、分家产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场景。

甲家有一儿一女。女儿留在老家，离父母住的地方骑车十分钟。父亲中风后的八年里，是她每周三次过来，陪着做康复，跑医院，记药，夜里接电话。她自己的工作换成了离家近的、工资低一截的岗位。儿子在外地打拼，一年回来两次，每个月往家里打钱，父亲住院时出了大头的医药费。

父亲走后，母亲也年迈了，家里的老房子要分。儿子提出：一人一半，最公平。

这一家的格局，和第 4 章老马家有点像：近的出力，远的出钱。不同的是，老马家吵的是每个月怎么轮，这里要问的是分家那一天，八年的账怎么算。

女儿当场没说话。回家后哭了一场。她不是要多那几万块钱，她说："一人一半，好像这八年什么都没发生过。"

儿子也委屈："我出的钱也不少，我在外面也难，凭什么说我没尽孝？"

先说清楚一点：继承怎么分，法律有法律的规定，这一章不讨论法律该怎么定，也不替任何一方出主意打官司。这里只问一件事：在这个家里，这一笔账在人心里是怎么算的，为什么"一人一半"这样一个看上去最干净的办法，会让一个人觉得被抹掉了。

"一人一半"的力量在于它简单。不用争谁付出多，不用翻旧账，当场两清。第 15 章讲过 AA 制的干净，分家产时的对半分，就是一次规模最大的 AA 制。它也确实在很多家庭里管用，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付出差不多、或者大家都不想多计较的时候。儿子提出对半，未必是算计，很可能就是一个觉得"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的朴素想法。第 8 章那场蒙上眼的分家产，也是想用一块布挡住各自的私心。

可这杆天平称的，只是分房子那一天。它把八年切掉了。

把八年连起来看，这一家的公平是一条谱系：父亲倒下，这是一个大差异；女儿把生活往家里收，这是第二个；儿子把钱往家里送，这是第三个。两个孩子都在偏斜，偏的方向不同。女儿投入的是时间、体力和心力，是夜里的电话和医院走廊里的长椅；儿子投入的是金钱和远方的焦虑。两样都是投入，只是一样看得见数目，一样看不见数目。

问题恰恰出在"看不见"上。钱有转账记录，有住院收据，算起来清清楚楚。陪护没有收据。女儿那八年里放弃的升职、少挣的工资、熬掉的夜，都没有落在任何一张纸上。所以到了分家那天，桌面上能摆出来的只有房子和儿子出过的钱，女儿的那一份投入根本没上桌。天平不是不公正，是它称不到这样东西。

这里要守住一点：不是说女儿付出多，就一定该多分。那样又回到了一杆天平，只不过换了个砝码，改成"按付出多少分"。第 5 章讲过，这是把比例当尺子，

统一性升了一级而已。何况，付出怎么折算？一个夜班抵多少钱？一次复诊抵多少钱？一折算，兄妹俩就从心里的委屈，吵到了账本上的数字，那比对半分更伤人。

真正要看的，是这条谱系通不通。第 18 章讲过谱系公平的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拿来对照甲家，一条一条看。

轮得到吗？父亲病倒，扛的人一直是女儿，八年没换过。儿子的钱是在轮，可陪护这件事没有轮。这不全怪儿子，他人在外地，想轮也轮不上。但轮不上，就该在别的地方补上，比如每年多回来几趟，替妹妹守几个晚上，让她喘口气。

看得见吗？这一条最常卡住。八年里，亲戚们嘴上夸女儿孝顺，可"孝顺"两个字是一句称赞，不是一笔账。称赞说完就散了，女儿的投入并没有因此进到这个家的账里。到了分房子那天，一句"一人一半"，连那句称赞也一并收走了。

能回流吗？回流不一定是钱。设想一下，如果分房子之前，兄妹俩坐下来，儿子先开口说："这八年，爸是你守下来的，我心里有数。"然后两人再谈怎么分，也许最后照样是对半，女儿也不会哭。因为她要的那样东西已经到了：她被看见了，她的八年进了这家的账。反过来，就算房子多分给她一些，如果是在争吵里硬讨来的，那份"被看见"反而没有到达。

还有一个人没说话：母亲。设想一下，母亲坐在一旁，她其实最清楚这八年。如果她开口说一句"你妹妹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你哥哥那些钱，也救了你爸好几回"，两个孩子的投入就同时上了桌。在很多家里，老人这一句话，比房子怎么分更能把一家人重新连起来。

还要替儿子多说几句。他在外地打拼，每个月打钱，他的投入同样真实。他那一份苦，也常常不被看见：家里人只记得他"不在身边"，却不知道他为了按时打钱，在外面吃过多少亏。更难的是，父亲最后那几年，他几乎没陪过。父亲的手是什么温度，父亲最后想吃什么，他都不知道。这扇门对他也是关着的，只是关的方式不同：妹妹被关在"看得见"的门外，他被关在"陪得上"的门外。

这么一看，甲家的事就不是谁赢谁输。一个只记女儿账、不记儿子账的家，同样断了谱系。谱系公平不是替哪一方翻案，而是让两个人的投入都上桌，让两扇关着的门都有机会打开。

再往前想一步：分家产那天之所以这么难，是因为它被当成了这家唯一的一次结账。八年里谁也没提，所有的账都压到了最后一天。一杆天平要在一个下午里称完八年，它当然称不动。

设想一下，如果这一家从父亲中风那年起，就把账一点点摊开着过。不是记工分，而是隔一阵子坐下来说说：这几个月是妹妹在扛，哥哥这个春节能不能多住半个月，替她守几天？哥哥寄来的钱够不够，妹妹换了工作以后自己手头紧不紧？父亲清醒的时候，也能听见孩子们这样商量，他自己也可以说一句他想怎么安排。这样一路走下来，到了分家那天，桌上早已不是一笔糊涂账，而是一串大家都看过、都认过的偏斜。那时候怎么分，反而容易了。

这就是天平和谱系在家里的真正区别。天平是到最后一刻一次称清；谱系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补。

有人会说：家里的事，哪能这么一本正经地商量？一说就伤感情。这话有道理。很多家庭不说，是怕说出来像在要账，怕一开口就成了算计。可是不说，账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压在心里，越压越重。甲家的女儿八年没开口，最后在分房子那天哭了；甲家的儿子八年没被问过难处，最后在分房子那天委屈了。说出来未必伤感情，压到最后才是。

而且说，不一定要坐下来谈判。一个电话里的"这阵子辛苦你了"，一次回家时主动接过夜班的"今晚我来"，都是在把账摊开。谱系公平要的不是一场家庭会议，而是一路上这些小小的看见。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分完房子，这家的谱系并没有结束。母亲还在。父亲走了，母亲接下来几年谁来陪？如果大家默认"还是妹妹离得近"，那么八年之后又是一个八年，同一扇门又对同一个人关上。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谱系就断了，第 16 章说的正是这件事。分家产最要紧的，也许不是房子分成几份，而是借

着这个机会，把母亲接下来的日子摊开来商量：轮得到谁，怎么让远方的哥哥也陪得上，怎么让留在身边的妹妹也有喘口气的时候。

所以分家产时，可以问一问随身三问的最后一问："谁的门还关着？"在这个构想的甲家里，关着的那扇门，不是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那八年。

◆ 三、没人记的家务账

晚上九点半，林慧批完最后一本作业。

这一天她是这样过的：六点起床，给爷爷熬好软烂的粥，给小川煎两个蛋，给周建国装好中午的饭盒。七点出门，在学校上了三节课，处理了两个学生吵架，开了一个家长会。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买了菜。做饭，洗碗，把小川的训练服泡上。然后批作业。中间婆婆刘桂兰打来电话说爷爷有点咳嗽，她又记下明天下班要去药店。

没有人觉得这一天有什么特别。连林慧自己也不觉得。这就是"本分"。

"本分"这个词很有分量。它说的是一个人在家里应该做的事，做了不必夸，没做才要说。很多家庭能够稳稳地过下去，正是因为有人守着本分。林慧的妈妈守过，刘桂兰守过，到了林慧这里，她也守着。这份守，里面有爱，有担当，有一代代女人传下来的能耐，不该被轻看。

可是"本分"也有另一面：一件事一旦被定为本分，它就从账上消失了。

周建国加了一个夜班，家里会说"你爸辛苦了"。周小川打赢一场比赛，全家会给他加个菜。周晓升了职，奶奶逢人就讲。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付出，看得见的到达。而林慧每天那一串事，熬粥、装饭盒、泡训练服、记着去药店，没有一样会被单独提起。它们太日常了，日常到像空气。

空气只在缺了的时候才被想起来。

有一年冬天，林慧发烧，在床上躺了一整天。那天早上，爷爷的粥没人熬，周建国给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爷爷咬不动，吃了两口就放下了。小川找不到干净的训

练服，穿着前一天的去了学校。晚饭是周建国叫的外卖，一家人围着几个塑料盒，谁也没说话。到了晚上，爷爷的药没人记得拿。

就那一天，一家人才发现，原来这个家每天是怎么转起来的。

前面几章说过，意义不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它是可以对照检查的三条发生律（D1，意义三律）。拿林慧的家务对照一下，会看得很清楚。

先看创造律：从乱成一团，到慢慢理出头绪，再到冒出一个新东西（混沌—自组织—涌现）。林慧刚结婚时，一家老小的口味、作息、毛病，乱成一团。几年下来，她摸出了门道，谁早上吃什么、谁的衣服哪天洗，自己理顺了。有一回小川训练后总喊腿累，她琢磨出一道骨头汤的做法，小川喝了一冬天，后来成了家里的固定菜。那一刻，她的创造律是走完了的。

再看自由律：被牵连住，从牵连里做出选择，再被激发出新的劲头（纠缠—选择—激发）。家务恰恰最容易卡在这里。林慧被这个家缠住了，这本身不是坏事，家就是一种纠缠。但如果从早到晚，每一件事都没有"选"的余地，粥必须是她熬，药必须是她记，那她就一直停在"纠缠"这一步，走不到"选择"，更走不到"激发"。

最后看幸福律：压力积起来，找到一个出口转过去，最后落下来、放下来（张力—转换—释放）。一个人在外上班，再累，下班有个点，周末有个歇。可家务没有下班。张力一天天积，转换的出口太少，释放常常要等到她偶尔回趟娘家，或者干脆等不到。

这样一对照就明白了：问题不是林慧做得太多，而是她做的这些事里，有的三律走完了，有的卡在了半路，而卡住的那些，没有人看见。因为它是本分，所以没人问；因为没人问，所以卡住了也没人知道；因为没人知道，所以这个家的谱系，在她这里悄悄偏了。

这里有一个对照很能说明问题。林慧在学校也当班主任，学校里她的付出是有人记的：上了多少节课，带的班考得怎样，有没有评上优秀，都有一笔账。账未必算得准，但至少她的投入上了桌。回到家里，她做的事同样费时、费力、费心，却

连一笔糊涂账都没有。同一个人，出了校门进了家门，她的投入就从看得见变成了看不见。

看不见，还会往下传。小川从小看着妈妈做饭，他心里那张图是：做饭是妈妈的事。不是谁教他的，是他看了十几年。周晓也一样，她嫁人、生了豆豆以后，起初很自然地把厨房的活全揽了过来，好像这是她该接的班。这个家的偏斜，就这样从奶奶传到林慧，又差一点从林慧传到周晓。偏斜本身没有错，错在它一直落在同一个位置上，一代一代，没人看见，也就没人想过要轮一轮。

奶奶刘桂兰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她在纺织厂上了几十年班，回家还要掌勺，一家老小的吃穿都是她。第 12 章讲过她退休后学画，从乱涂到成形，从跟着画到自己选题。那是她这辈子头一回，有一件事是完完全全为自己选的。一个人的三律，要等到退休十几年、六十好几了才完完整整走完一回，这本身就说明，她前面那几十年的本分里，有多少步是卡着的。

也要说公道话。不是所有的照料都是苦。很多母亲在照料里真的走完了三律：看着孩子一口口吃下自己做的饭，那份踏实是真的；摸索出一个让老人睡得安稳的办法，那份得意也是真的。把照料一概说成"被剥夺"，同样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是母亲在其中自己发生出来的意义。要分清的，只是哪些走完了，哪些卡住了，卡住的那些有没有人去搭一把手。

这里还要说清楚：这不是给林慧下任何身体或心理上的判断，也不是要给家里每个人记工分、排名次。把家务一件件列成表、按小时折算成钱，又回到了天平，而且会让家变成一个算账的地方，那比看不见还要糟。我们要的不是一张记分表，而是让这份投入回到这个家的账上，让她的三律有机会走完。

怎么回到账上？设想一下周家可以怎么做。

小川十七岁了，周末跟着妈妈学做那道骨头汤。他学得笨手笨脚，汤也炖糊过一回，但从那以后，他在饭桌上会说一句"这汤真不好弄"。这一句话，就是看见。

周建国排班固定下来以后，每周三晚上的饭归他。他只会做三样菜，轮着做，大家也吃得高兴。这一晚，林慧多出来的不只是两个小时，而是一次"选择"：她可

以去散步，可以早点睡，也可以照样进厨房，但这回是她自己选的。这就是自由律往前走了一步。

周晓自己当了妈妈，才慢慢懂了。她带豆豆回家时，不再只是坐下等饭，而是先进厨房，问一句"妈，今天我来切菜"。她从前觉得妈妈做饭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她知道，那是一个人每天在做的选择。

奶奶刘桂兰是过来人，她最懂。有一天她对林慧说："这个家，你撑了一半。"林慧听了，在厨房里站了很久。那份积了很多年的张力，在这一句话里找到了一个出口。

周建国起初是有点不情愿的。他说："我在单位调度一天车，回家还要做饭？"这话不算错，他的班也累。但做了几个周三以后，他自己也有了变化。他发现炒菜跟排车有点像，什么先下锅、什么后下锅，火候和时间要掐准。有一回他做的番茄炒蛋被豆豆连吃了两碗，他得意了一整晚。这一晚，他的创造律也走了一小段。家务轮起来，受益的不只是林慧，轮到的人自己也会在里面发生出一点意义来。

这些事都很小，小到不值得写进任何一张表格。但谱系公平看的正是这些小事：偏斜要轮得到，投入要看得见，意义要能回流。母亲的照料，常常是一个家里偏斜最久、最不被看见、回流最少的那一份。

回到随身三问："谁的门还关着？"在很多家里，那扇门就是厨房的门。门里的人一直在忙，门外的人从没进去过。

◆ 四、一锅家味的传承

周家那道"奶奶的红烧肉"，第 11 章已经讲过它怎样从曾外婆传到豆豆：每一代都改一点，仍是这家的味。这一节不再讲菜谱怎么变，而是换个角度问：这一锅肉在几代人之间传下来，公平是怎么算的？

先看一个画面。

周晓小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奶奶刘桂兰一有空就去接她。接送，做饭，夜里哄睡，大半是奶奶。那些年，奶奶的投入是往下流的，流到了周晓身上。

如今周晓有了豆豆。她工作忙，豆豆有时放在奶奶家，有时放在爸妈家。奶奶七十了，带不动一整天，但还能陪豆豆玩一下午，教他认几个字。林慧下班后接手。投入还在往下流，从奶奶流到周晓，从林慧流到豆豆。

而另一头，爷爷周德厚七十四岁，牙口不好。每次家宴，那锅肉是先炖烂一份给他的。周建国四十七岁，每月陪爸妈去一趟医院。周晓每个周末带着豆豆回来，豆豆一进门就扑到太爷爷腿上。这些，是往上流的。

如果用一杆天平去称这家人，会称得一头雾水：奶奶带大了周晓，周晓还给奶奶多少？林慧照顾公婆这么多年，公婆还给她多少？每一对人之间，账都是平不了的。奶奶给周晓的，周晓这辈子也还不清；周晓给豆豆的，豆豆将来也未必记得。

可这个家并不因此觉得不公平。因为家庭的公平，本来就不在某两个人之间结清，而在几代人连成的一整条谱系里流动。奶奶给周晓的，周晓给了豆豆；林慧给小川的，小川将来会给他的孩子，也会给老了的林慧。意义不一定原路返回，但它在这家人之间一直在流，没有停下，也没有漏掉谁。

这就是判词的第二句在家里的样子：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这条谱系也不只是往下、往上两个方向。它还往旁边流。

舅舅林强是林慧的弟弟，常年在外面跑，家宴上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到的，有时候干脆到不了。周家有个老习惯，导论那顿家宴里也露过一面：开饭前，奶奶先盛出一碗肉，扣上一个盘子，放在锅边温着。林强进门时饭桌早散了，他坐在厨房的小凳上，掀开盘子，肉还是热的。他从来不说什么，吃完把碗洗了才走。

这碗温着的肉，是这家谱系里很小的一个节点。林强不是周家人，可他是林慧的弟弟，是豆豆的舅公，他和这个家缠在一起。他来得晚，来得少，但这锅肉的谱系没有把他漏掉。

这一碗肉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是提前留的。等他进门再去热剩菜，也能吃饱，可那是"有剩的就给你"。提前盛出一碗扣上盘子，是"开饭前就想到了你"。同样一碗肉，前者是天平称剩下的，后者是谱系里本来就有他的一格。一个人在家里有没有位置，常常就看这样的小事：开饭之前，有没有人想起他。

但流动的谱系也会断。断在哪里？断在有人一直只在给，却始终没有被流到。

设想一下另一种周家。如果爷爷牙口不好，却没有人想到要把肉炖烂；他每次上桌都只能夹几筷子青菜，看着一家人吃得热闹。他在这家的谱系里，当年是给出最多的那个人之一，年轻时一刨子一刨子地供儿子读书，撑起了这个家。到了老年，他却被关在了这锅肉的门外。这时候，不管这家人对他多孝顺、给他买多少补品，那锅肉的谱系在他这里都是断的。

这正是判词的第三句：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本来是好事，爷爷吃软的、小川吃多的、豆豆吃碎的，这是谱系公平的样子；可"因人而异"如果变成了"爷爷就吃点青菜吧，他也吃不动"，那就成了第 3 章讲的陷阱：差异化包装了一扇关死的门。

谱系还有一种断法，在导论里出现过：一家人各点各的外卖，各吃各的。那样谁也不用迁就谁，谁也没被关在门外，可那锅肉没了，那张桌也散了。没有了把一家人连在一起的纠缠，多样就只剩下一盘散沙。所以，家庭的公平既要防有人被关在门外，也要防那扇门本身消失。

一锅家味的传承，还有一个最难的时刻：交勺子。

奶奶刘桂兰掌了几十年的勺。这两年她手有点抖，站久了腰疼，大锅菜慢慢交给了林慧和周晓。设想一下那段日子。头几回周晓掌勺，奶奶总要在旁边看着，忍不住说一句"糖少了"或者"火大了"。周晓有时候嫌烦，有时候也真照着改。

这个时刻，公平最容易出问题。一种是奶奶不肯放手，一定要照她的做法，年轻人只能打下手，那这锅肉就停在了她这一代，谱系不再往前走。另一种是年轻人一接手就把奶奶请到客厅坐着，"您歇着，不用管了"。这话听着孝顺，可奶奶从一

个天天在给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只能等着被端上一碗的人。她不再尝，不再说，也不再被问。这锅肉还在传，她却被关在了厨房门外。

周家走的是中间那条路。周晓做好了，先盛一小勺给奶奶尝，问一句"奶奶，这回咸淡怎么样"。奶奶尝了，说一句"嗯，还是咱家这个味"，或者说"下回八角少放一颗"。这一勺、这一问，让奶奶在谱系里换了一个位置，却没有出局：从掌勺的人，变成了把关的人。她的门还开着。

最小的那一个也一样。豆豆四岁，还不会做菜，可家宴前，周晓让他负责摆筷子，一人一双，太爷爷那双要放在软垫子旁边。他摆得歪歪扭扭，还要大声报数。这件小事让豆豆不只是一个被喂的人，他也在给。一个家里，年纪最大的还能把关，年纪最小的已经在摆筷子，这条谱系从两头都是通的。

一锅家味能传下来，靠的不只是手艺，还靠每一代人在端上桌之前，问一句"这一锅，谁还吃不上"。奶奶当年炖烂那一份，是为了爷爷；周晓现在少放糖、多放香菇，是照着自己这一辈人的口味改；豆豆不吃肥肉，大人就把肥的去掉；将来小川掌勺，也许会为下一代人剁得更碎。每一次改动，都是一次偏斜；每一次偏斜，都让一个本来可能吃不上、吃不好的人吃上、吃好。

这里能看出家庭公平和别处的公平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菜市场，一次买卖一次结清，天平就够用了，第 17 章讲过，谱系越短越靠天平。家却是所有谱系里最长的一条，长到跨过几代人，长到给出的人和收到的人常常不是同一对。奶奶给出的，落在了豆豆身上；爷爷当年给出的，落在了周建国身上，又经周建国落在小川身上。在这么长的一条谱系里，想用天平在两个人之间结账，注定结不清；能看的，只是这条谱系一路上通不通，有没有哪一节一直被堵着。

这一串偏斜连起来，就是这家人的同一性谱系。它不要求每个人吃到一样的肉，也不要求每代人做出一样的味；它只要求，这锅肉一直在传，每一代人都能坐到桌边，都能吃上自己那一口。这就是"意义可达的统一性"在一个家里的样子：统一的不是碗里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都到达了这张饭桌。

回到这一章开头的问题。家庭的公平端的是什么？端的不是碗，是人；称的不是一刻，是几代；看的不是谁给得多，而是谁的门还关着。

带走的话

"一碗水端平"端的是碗，家庭的公平要端的是人。家里的账从来不在某两个人之间、某一天结清，而在几代人的谱系里流动：偏斜可以轮着来，但每一份投入都要被看见，每一个人都要能坐到那张桌边。母亲的厨房、守在病床边的那八年，最容易成为没人记的账。

> **小账** SDE 账：一家人的牵挂和依赖是 E；病了谁多扛、这一年偏向谁、母亲日复一日的照料是 D；家庭公平是在几代人的这串偏斜里不断显露的 S。　　天平→谱系账：把"一碗水端平"和"一人一半"这两杆家里的天平，换成了几代人之间"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的一锅家味谱系。

第 22 章

职场的公平

这一章的问题：同一个单位，同样的工资，同样打卡上下班，算不算公平？一年一次的考核排名，又称得出谁对单位好、单位对谁好吗？

◆ 一、同工同酬之后

先说周晓。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周晓在一家装修设计工作室上班，二十八岁，做室内设计第五年。和她同一年进工作室的，还有一位女设计师，下面就叫她"甲"。两个人同一批面试，同一天入职，合同上写的月薪一模一样。每年调薪，两人也是一起涨，一分不差。工作室的老板常说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亲疏，同工同酬。"

这句话是真的。打开工资单，谁也挑不出毛病。

可是五年过去，两个人走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周晓第二年起开始接整套的房子。客户上门，她坐下来听人家讲：老人住哪间、孩子要不要书桌、厨房谁做饭。她画草图、选材料、跑工地，交房那天客户在新客厅里转一圈，说一句"跟我想的一样，又比我想的好"。她回家跟母亲林慧讲这些，讲得眉飞色舞。这几年她自己琢磨出一套给老人房做防滑、做夜灯的办法，工作室后来的老人房都照她的法子来。

甲呢？甲手快、画图准，老板觉得她"擅长施工图"。于是别人的方案定下来，就交给她出施工图；客户改一次，她改一次；工地上问尺寸，电话打给她。五年里，她画过的图纸比周晓多得多，可没有一套房子的方案是她的。交房那天她不在场，客户不知道她的名字。有一次同学聚会，有人问她做过哪个得意的作品，她想了半天，说："都是别人的。"

两个人的工资一样，加班时长也差不多。按天平去称，这里没有不公平。

可是我们用第 12 章那三条发生律对照一下，事情就不一样了。

周晓接一套房子，开头是一团乱：客户的要求互相打架，预算又紧（混沌）；她一遍遍试，方案慢慢理出头绪（自组织）；最后长出一个客户自己也没想到的好办法（涌现）——创造律走完了。她可以跟客户商量、可以选材料、可以说"这个我不同意"，在一张关系网里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又带出新的干劲（纠缠—选择—激发）——自由律走完了。工期紧、客户挑剔，压力一天天攒着，交房那天客户点头，压力换成了成就，放下了（张力—转换—释放）——幸福律也走完了。

甲的五年，三条律好像都停在了半路。图纸是别人定的，她只负责把它画准，乱是别人的乱，成形也是别人的成形。改图改到第几遍，由客户和同事说了算，她插不上话。压力一点不比周晓少，可是交房那天她不在，那口气始终没有落地。

这里要小心两件事。

第一，这不是说周晓更聪明、甲更差劲。甲刚进来时画过两套方案，老板看了说"还行"，然后施工图正好缺人，她就被放到那个位置上，一放五年。谁被放在哪个位置，往往不是本人挑的，是安排出来的。

第二，这也不是说施工图不重要。没有施工图，再好的方案也落不了地。问题不在活儿本身，在于同一个人五年都只做这一段，到不了一套房子的头和尾。

把这五年一年一年排开看，分岔是怎么长出来的，就清楚了。

第一年，两个人都在打杂，量房、描图、跟工地，几乎没有差别。第二年，工作室接了一个急活，施工图缺人，甲被临时调过去；同一个月，周晓跟着老板见了一个客户，老板让她试着出方案。第三年，客户开始点名要周晓，甲的施工图出得又快又准，老板更舍不得把她换走。第四年，新来的设计师有方案拿不准，会去问周晓；有尺寸拿不准，会去问甲。第五年，周晓已经能自己谈价、自己挑施工队，甲还在等别人的方案定下来。

每一年的安排，单拿出来看都说得过去：急活要人顶，熟手要用在熟的地方，这是做生意的常理。没有哪一天，老板存心亏待了谁。可是一个小小的偏斜接着一个小小的偏斜（D，差异序列），五年连起来，就显露出两条完全不同的路（S，

显露谱系）。这就是谱系的厉害：它不一定是哪一刀切歪了，而是一串小事往同一个方向滚。

有人会说：那是甲自己愿意的，她没提过要换。这话有一半对。人在一个位置上久了，会习惯，会觉得"我就是干这个的"，也不好意思开口。可是"她没开口"，并不能证明"门是开着的"。一个单位如果只在有人开口时才想起轮换，那么最不爱开口的人，就最容易一直留在原地。

也有人会说：甲自己觉得挺好，不累，按时下班，你凭什么说她的意义少？这就要回到第 12 章那句话：意义不是主观的。我们不去猜甲心里高不高兴，也不替她下判断；我们只对照她的工作过程——从乱到成形，她走过没有？在关系里做选择，她做过没有？压力攒起来之后，有没有一个地方让它落地？这三样是看得见的过程，不是一种心情。一个人可以对一份走不到头的工作很满意，这是她的自由；但单位不能拿"她满意"当作"安排没问题"的证据。

第 14 章讲过一种伪公平：只有"同工同酬"，没有"同达"。工作室这里正是一个现成的样子。同工同酬统一的是输入——同样的工资、同样的工时、同样的合同。它没有统一到达——两个人在工作里能不能走完创造、自由、幸福这三条路。

这里和第 2 章那本 50 元的书，是同一个道理换了个方向。那本书，一个人买回去写出了专著，另一个人拿去垫桌脚，价钱一样，意义天差地别。工资也是一种价钱，是单位买人一个月劳动的价钱。周晓和甲卖出的是一样长的时间、拿回的是一样多的钱，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一个人的手艺、眼光、名字都在长，另一个人除了钱，几乎什么都没带走。统一价结算了物，没有结算意义；统一工资结算了工时，也没有结算意义。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周晓长出来的那些东西，不全归她自己。她那套老人房的办法，成了工作室的招牌；客户点名找她，工作室的单子跟着多了。也就是说，她工作里发生的意义，有一部分回流到了她身上，一部分流向了单位，两头都得了好处。甲这边，她画的图同样成就了一套套房子，可这些房子的名声，一分也没有流回到她身上。意义往哪里流、流不流回来，后面几章还要细讲。

所以随身三问的第一问，在职场里要这样问：这里统一的是工资单，还是到达?

同工同酬当然要守。它是一道底线，防的是同一份活儿因为性别、户口、关系拿不同的钱。把它丢了，只会更糟。但它只是一个起点。工资单写平了，意义的门可能还关着。一个单位如果只拿工资单证明自己公平，就像第 1 章那杆秤，称得出两边一样重，称不出两个人五年后各自成了什么样。

再往深一层说。两个人的工资相同，可是周晓每个月"领回家"的东西，远不止工资：手艺越来越好，客户越来越多，名字慢慢在业内传开。甲领回家的，几乎只有那张工资单。同样的投入，一个人的意义获得越滚越多，一个人原地打转。这正是后面第 25 章要讲的"意义投入比"——同样的投入，比值却天差地别。不过我们在这一章只是看见它，先不去算它。

◆ 二、外卖骑手的一天

再说舅舅林强。他三十八岁，是林慧的弟弟，送外卖已经第六个年头。下面是我构想的他的一天，细节是设想的，但这样的一天，住在城里的人大概都在楼下见过。

早上六点半，闹钟响。林强先看手机上的天气：有雨。下雨天单多，也难送。他把雨衣塞进座位下面，给电动车换上昨晚充满的电池，七点前到站点。

早高峰是早点和咖啡。订单从手机里一张一张跳出来，接不接、几秒内要决定。系统给每一单定了送达时间，路线也替他算好了。他知道老小区后门有一条近路，可系统的路线绕大门，走近路万一被判"偏离路线"，他心里也没底。他大多时候照系统走。

九点多，一单送到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楼，六楼。上下楼一趟，下一单已经快超时。他一边跑一边给下一位顾客打电话："不好意思，马上到。"对方说没关系，可系统不认"没关系"，超时就是超时，这一单的钱要扣一部分。

十一点到一点半是午高峰，一天里最要命的两个半小时。雨下大了，头盔里全是水汽。有一单汤洒了一点，顾客给了差评。他想解释，申诉要填表、等审核，他没有时间，下一单已经在等。

下午两点以后，单子稀了。他把车停在一家商场的地下车库，靠着车座眯二十分钟，再啃两个馒头。手机不敢静音，怕漏了单。

傍晚又是一个高峰。晚上九点以后是夜宵单，他通常跑到十一点多。到家快十二点，林强把今天的收入打开看一眼，再算算这个月还差多少。冲完澡，一点睡下，第二天六点半，闹钟再响。

这一天里，他的投入有多大？时间，十六七个小时；体力，几十公里路、几十层楼；心力，一整天都绷在"别超时、别差评、别出事"上。拿第 25 章将要用到的话说，投入这一头，满满当当。

那意义那一头呢？我们只描述，不下结论。

这一天，路线大多是系统定的，他自己琢磨的近路派不上用场；接单、送达、扣钱，规则都写好了，他能选的很少；从早到晚的紧绷，一单接一单地攒着，好像总找不到一个地方放下。偶尔也有亮光：一位老太太开门，塞给他一瓶水，说"孩子，慢点骑"。他回家讲起这件事，会笑。可这样的时候，在一天里很稀。

有意思的是，问林强本人觉得公平不公平，他多半会说："挺公平的。"他的理由是：规则对谁都一样，跑得多就挣得多，没人能走后门。这话不错。他心里装的，正是一杆天平：同样的单、同样的价、同样的扣法。站在天平里面的人，最容易用天平来称自己。

可同一个林强，在另一件事上又会说"不公平"。比方说，商家出餐慢了，超时算他的；顾客写错了地址，差评算他的；电梯坏了，六楼的单价还是那么多。他说这些"不公平"时，说的已经不是一单一结的账了，而是一串事情一直往同一个方向落、一直落在他身上。他自己也许说不出"谱系"这个词，可他感到的那种别扭，正是谱系上的别扭。

这一节要说清楚的，只是一句话：林强的投入极大，意义的可达性极低。

有人会反驳，而且反驳得有道理。送外卖门槛低，谁都能干；多劳多得，干多少拿多少，不拖欠；时间看上去自由，不想跑可以不跑。不少人正是看中这几点才来的，林强自己也说过："比在厂里看人脸色强。"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不说这份工作不该有，也不替林强说他"过得不好"。他怎么看自己的日子，是他自己的事。

我们说的是另一件事：这份工作按什么来称公平。按天平称，一单一结，规则对谁都一样，送一单拿一单的钱，童叟无欺——很公平。可是随身三问的第二问要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把林强的六年连起来看，他第一年跑的路线、第六年跑的路线，几乎没有分别；第一年的紧张、第六年的紧张，也没有分别。一天一天都结清了，六年却好像没有往前走。

再问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林强每天送进千家万户的门，他自己那扇意义的门，看起来很少打开。

有一回周末，林强来姐姐家吃饭，席间说起系统改了规则，送达时间又缩了几分钟。姐夫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做调度，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说了一句："我们排车，也是电脑先算一遍，可我总要再看一眼，哪个司机家里有事、哪条路这两天在修，我心里有数，会挪一挪。"林强笑了："你那是人排。我们这儿，没人挪。"

这句话值得停一停。同样是派活，周建国那里还留着一个"挪一挪"的口子：派的人认得被派的人，偏斜可以商量。林强这里，派单的那一头离他很远，他看不见是谁定的规则，规则也看不见他。下雨、没电梯、汤洒了，都要他一个人消化。这不是说电脑排活就一定不公平，人排就一定公平——人排也会偏心，也会看关系。要说的只是：当派活的一头和干活的一头之间连一句商量都传不过去，干活的人在这张网里（E，特征纠缠）就只剩下被牵着走的份。

楼下开小餐馆的老马，看得更多。他的店也接外卖单，午高峰时取餐口常常站着四五个骑手，手机举着，眼睛盯着出餐口。老马说："菜慢了，挨骂的不是我，是他们。"后厨出餐慢五分钟，系统记在骑手头上。一份工作的风险落在谁身上，往往不看谁造成的，而看谁站在链条最末端。

林强刚开始跑外卖那年，并不是这样。林慧记得，那时弟弟每次来家里都有新鲜事讲：哪条巷子能穿过去，哪栋写字楼的电梯要刷卡，哪家店出餐快。他把半个城的小路摸了个遍，还在站点里给新人画过一张手绘的近路图。那一年，他说起这份活儿，眼睛是亮的。

后来系统的路线越来越细，送达时间越来越精，那张手绘图就没人用了。他摸熟的那些小路，系统不认；他攒下的经验，换不来多一分钟。第六年的林强，比第一年的林强熟练得多，可这份熟练好像没有地方可去。他偶尔也想过换一份活儿，学个手艺，可每个月要还的钱、每天要接的单，让他腾不出一整天去试。

我们在这里只记下这个变化，不去解释它。一个人在一份工作里，从"有新鲜事讲"走到"没什么好讲"，这是一个看得见的过程，不是一种心情。它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这份工作的安排把人卡在了某一步，留给下一章去看。

再把一天拉长成一年来看。林强的收入不算低，有几个月比姐夫还多。他自己也说："钱是辛苦钱，但不少。"这一点很要紧：看工资，他不在最底下。要是只拿收入那杆秤称，他甚至算中等。可是收入这一头说得过去，不等于意义那一头也说得过去。投入和获得之间这道看不见的落差，基尼系数那样的尺子是看不出来的，第 24 章会专门讲。

为什么会这样？他的三条发生律到底停在了哪一步？这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拿走什么？这些，是第 23 章要正面回答的问题。那一章会拿爷爷周德厚年轻时做木匠的日子来和林强对照，给出本书对"剥削"的新诊断。这里我们只把林强的一天如实摆出来，作为职场公平的一个样本，点到为止。

还要补一句。林强和甲，看上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一个风里雨里，一个坐在空调房里画图。可是放到"意义可达"这把尺子下面，两个人有一处相像：都在付出很多，都很难走到头。职场的不公平，不一定是谁拿得多、谁拿得少，也可能是谁走得到、谁走不到。

◆ 三、绩效考核：天平还是谱系

年底了，周晓的工作室也要考核。

老板这两年学了一套办法：全员打分，按分数排名，前两成发大红包，中间六成正常，最后一成"谈话"，连续两年垫底的就请走。人们叫它"末位淘汰"。老板的道理是：不排名，大家就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那才不公平。

这个道理，我们要先把它讲足。

第一，排名让努力看得见。没有考核的单位，往往谁会说话谁得好处，老实干活的人反而吃亏。打分有标准，至少把"老板喜欢谁"挡在了门外一部分。

第二，排名逼着单位说清楚它要什么。今年看接单量，还是看客户满意度？标准写出来，大家心里有数。

第三，排名对单位的生存有用。一家小工作室，养不起长期不出活的人。

这三条都站得住。如果一个单位连考核都没有，只靠领导一句话，那多半更不公平。

可是，这套考核到底是什么形状？

它是一杆天平，而且是一年才称一次的天平。十二月某一天，把每个人这一年的活儿放上去，称一称，排个队，结账。第 1 章讲过天平的三个特点：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年终排名三样都有：用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只称这一年；不看你被放在什么位置上。

于是问题就来了。

那年的考核表上，"独立负责方案数"占了大头。周晓这一年做了九套，甲一套也没有。甲画了上百张施工图，可施工图在表上只是一行小字，权重很低。排名出来，周晓第二，甲倒数第三。

单看这一年，这个结果不能说错，表上的规则对谁都一样。可是把五年连起来看呢？甲被放到施工图的位置，不是她自己挑的；在这个位置上，她永远拿不

到"独立方案"这一项的分；拿不到分，排名就靠后；排名靠后，下一年更不会把好项目给她。一年一年称下来，每一次称都"公平"，连起来却是一个越转越紧的圈。

这就是天平的老毛病：它只看一刻，不看一串。第 17 章说过，天平不是没用，它该降为谱系里的一个横截面。年终考核作为一个横截面，看看这一年谁做了什么，当然有用；可是一旦把它当成全部，一年定一个人的去留，它就把一串谱系切成了一刀一刀的片子，每一片都平，整串却歪了。

末位淘汰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它规定了必须有人在最后一成。不管大家今年干得多好，总有人要垫底。这就像一场赛跑，规则说跑在最后的要出局——单看这场比赛的规则，对谁都一样；可是如果有人一直被分在最难跑的那条跑道上，那他每年都在最后，就不是跑得慢，而是跑道的问题。

表上还有更多看不见的东西。工作室里有一位老设计师，下面叫她"乙"。乙这两年独立方案不多，排名中游偏下。可是工作室里最难缠的几位客户，都是她去谈的；新人第一年遇到不会的，大半是她手把手教的；有一次工地漏水，半夜是她赶过去的。这些活儿，考核表上一行都没有。表上的格子是谁定的？是老板照着"最好算的东西"定的：方案数、签单额、客户评分。好算的进了表，难算的就像不存在一样。

这不是老板偷懒。凡是天平，都只能称放得上盘子的东西。一个人带出了一个新人、挡下了一场纠纷、救了一次急，这些事发生在一串时间里，影响要过一两年才显出来，一年一称的天平当然称不到。称不到，就等于没做；没做，就排在后面。久而久之，单位里没人愿意干这些"不进表"的活儿，可这些活儿偏偏是把一群人连成一个整体的线。

周建国听女儿讲起这些，说他们物流公司也一样。调度员每月按"准点率"排名，有一位老调度长年排末尾，后来大家才想起来，最远、路况最差的几条线，一直排在他名下。名次每个月都"公平"地算出来，跑道却十几年没换过。

排名还会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工作室实行末位淘汰的第二年，周晓发现一件小事：过去大家画完图会互相看一眼，提提意见；现在谁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好

办法讲给别人听了。道理很简单，前两成的名额就那么几个，帮了别人，自己就可能往后挪一位。新人有问题，也不太敢问老人，怕显得自己不行，年底被记一笔。

这就是一杆天平放进一张网里的样子。天平只认两个盘子：你和别人，比一比谁重。可是一个单位不是一排孤零零的盘子，是一张把人连在一起的网（E，特征纠缠）。周晓的方案要靠甲的施工图落地，甲的图要靠乙谈下来的客户才有活儿可画，新人学会了，老人才能腾出手。把这张网拆成一个个盘子去称，称出来的名次也许每一格都准，网却被称松了。

所以随身三问的第三问，在考核这里要问得具体：连续几年都在后面的，是哪几个人？他们是不是一直被放在同一类位置上？如果是，问题多半不在这几个人，而在位置的安排。第 18 章讲过谱系公平的铁门：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不公平，不管每一次的规则看起来多么一视同仁。

那么考核该怎么改？本书不出考核方案，只说一个方向：从一年一称，改成看一串。

看一串，至少有三件事可以做。一是把几年连起来看，而不是只看今年这一格；一个人去年在哪个位置、今年在哪个位置、明年能不能换个位置，比今年的分数更要紧。二是看位置，而不只看人；同样的分数，放在难跑的跑道上和放在顺风跑道上，意思不同。三是给每个人一条能走到头的路，让做施工图的人也有机会带一套方案，从头走到尾。

这里必须说清楚一条：本书讲的"意义可达""意义投入比"，不是一张新的考核表。不能把它变成分数，塞进年终排名，更不能拿来决定谁走谁留。三条发生律走没走完，是用来看位置安排、看谱系通不通的，不是用来给人打分排队的。一旦拿它去排名，它就又成了一杆天平，而且是更可怕的一杆——连人心里走到了哪一步都要称。书里凡是举例对照，都只作说明。

还要替末位淘汰说一句公道话。有的单位里，确实有人长年不出活，换到哪个位置都一样，别人替他扛着，这对扛的人也不公平。看一串，不是要护着这样的人。恰恰相反，把几年连起来、把位置也算进去，才分得清谁是"跑道一直最难"，

谁是"换了几条跑道都不肯跑"。前者需要换跑道，后者才该谈去留。一年一称的天平，把这两种人混在同一个"末位"里，冤了前者，也没真正管住后者。

有人会担心：不按分数排，改成看一串、看位置，不是更主观了吗？领导说你"位置难"你就难，说你"位置顺"你就顺，岂不是又回到了看关系？这个担心是真的，不能一笔带过。回应只有一条：看一串，不是不要记录，而是要更多、更长、更公开的记录。谁这几年在哪个位置、轮过几次、带过什么，都写在明处，谁都能翻。天平的长处是看得见，谱系不能丢掉这个长处，只是要把它从一格拉成一串。

设想一位做了多年人事的经理，大概会用一句很朴素的话来说这件事：考核是一张照片，人是一部电影。照片要拍，可不能拿一张照片给一部电影下结论。

◆ 四、让偏斜轮得到

考核出来之后，甲找老板谈了一次。

她没有吵，只说了一句："我想试着带一套房子。"老板愣了一下。他这才意识到，甲五年里没有带过一套完整的方案。不是她不想，是从没有人给过她机会，而她也一直没开口。

老板想了一晚上，第二年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轮岗。每个设计师一年里至少负责一套完整的方案，也至少给别人出一段时间施工图。周晓不高兴了几天，她觉得自己的时间都该花在方案上。可是轮了一阵子，她发现自己画施工图时，才知道过去那些方案里哪些地方让施工图很难画。甲第一次带方案，磕磕绊绊，客户改了四遍。交房那天她站在客厅里，客户问："这个储物柜是谁想的？"她说："是我。"

第二件，轮值。工作室有两样活儿谁都不爱干：一是周末去工地处理突发问题，二是接那种出了名难缠的客户。过去这两样总落在年轻人和"好说话的人"身上，甲就是那个"好说话的人"。现在排成表，所有人轮，老板自己也在表上。

第三件，新人项目。每年新进来的人，头一年就分给他一个小项目，哪怕只是一间卫生间，让他从头做到尾。老板说："别让新人一进门就只会画别人的图。"

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把所有人变得一样。轮岗不是让周晓和甲每天干一模一样的活儿；轮值不是取消难活儿；新人项目也不是让新人一上来就跟老手做同样大的房子。偏斜还在——这个月你多做方案，下个月他多做施工图；这一周你值班，下一周轮到她。

偏斜本身不是不公平。第 16 章那个老大生病的家庭说过：一年里父母的心思全在老大身上，这是偏斜，可只要十几年里偏斜会轮转，谱系就是通的。职场也一样。工作室不可能每个月给每个人分同样多的好项目，有人这一阵忙方案，有人这一阵画图，很正常。要紧的是：偏斜会不会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第 18 章给过三条检验：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拿来对照这三件事，正好。

轮得到——好的位置和难的位置，过一段时间要换一换。轮岗、轮值都是这一条。甲五年都轮不到方案，这条就断了。

看得见——轮转要摆在明处，排成表，大家都看得到下一次轮到谁。只在老板心里记一笔"以后补给你"，这种"以后"往往永远不来，第 18 章已经讲过它的样子。

能回流——一个人在难的位置上付出的，要有一部分流回他身上。甲画施工图这些年，攒下的是对尺寸、材料、工艺的熟悉；轮到她做方案时，这些东西派上了用场，这就是回流。如果她画了五年图，最后什么都带不走，那就是只流出、不流回。

轮转也会走样。周晓听同行说起另一家工作室，也搞过轮岗：每个人每年"轮"一个月方案，可那一个月里，方案的大主意还是老板定，轮到的人只负责把老板的意思画出来；一个月一到，又回到原位。表上看，人人都轮过了；实际上，谁也没有从头到尾带过一套房子。这种轮转，只轮了名字，没轮到意义。第 14 章说的"断拍"，就是这个样子：拍子在走，到了要落下去的那一下，却断了。

所以判断一次轮岗是真是假，不看表上轮了几次，看三件事：轮到的人能不能自己拿主意（不只是照着画）；能不能从开头走到结尾（不在半路被换下）；做完

了，这件事算不算在他名下（大家看得见，记得住）。三件事都有，轮转才轮到了意义；缺了任何一件，就又变成了一份好看的表格。

轮值也是一样。把周末工地和难缠客户排进表，老板自己也在表上，这一点很要紧。难活儿如果只在"下面的人"之间轮，排得再整齐，也还是一部分人替另一部分人扛着；领头的人也进了表，大家才相信这张表不是摆样子的。

这样轮下来，代价不是没有。第二年上半年，工作室的出图速度慢了一截，有两个客户嫌方案改得多，差点跑了。老板心里也打过鼓：是不是自找麻烦？到了下半年，情形慢慢变了。甲带的那套房子，客户又介绍来两个朋友；周晓画过几个月施工图，她的方案落地时返工少了很多；乙轮到周末值班的次数少了，终于有时间带一套自己的房子。老板年底算账，发现工作室能独立接方案的人从两个变成了四个，他自己也不用每个周末往工地跑了。

这就是"能回流"的另一面：意义不只回流到员工身上，也回流到单位身上。一个只让少数人走到头的单位，看上去效率高，其实是把好几个人的手艺锁在了半路。让更多人能走到头，单位这张网（E）才结实。当然，这不是说轮岗一定赚钱——有的单位小到养不起磨合期，有的活儿确实只有熟手能干。轮多少、怎么轮，要看各家的情形，本书不开药方，只给一个看法：别让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周小川听姐姐讲这些，插了一句嘴，说他们篮球队后来也改了规矩，就是第 14 章、第 18 章讲过的那位替补的事：练习赛里替补也要轮到首发。十七岁的孩子不懂什么谱系，可他说的，正是"轮得到"的道理。

再回到林强。外卖站点能不能也轮一轮？这是我设想的一种做法：一个站点里，近的单、远的单、好走的楼、没电梯的老楼，站长按周轮着分；老骑手带新骑手，带出来有一份记在明处的补贴；站点里谁琢磨出一条好路线，大家都用，也记着是谁的。这样的设想不一定都行得通，平台的派单规则也不是一个站长说了算。本书不替任何企业设计制度，只是说：如果骑手的工作里也有一点"轮得到、看得

见、能回流"，他那扇意义的门，也许能开一条缝。至于在骑手身上，门为什么关得那么紧，留给下一章。

最后，说一句容易被误会的话。轮岗、轮值、新人项目，都是很老的办法，不少单位早就在用。它们之所以常常走样，是因为人们把它们当成了"平均分配"——你轮一次，我轮一次，轮完了扯平。这样理解，还是天平的想法。

谱系的想法不一样。它不在乎每个人轮的次数是不是一样多，它在乎的是：一串时间连起来，每个人能不能走到一套房子的头和尾、一份工作的头和尾，能不能在工作里创造出点东西、做出点自己的选择、把攒着的压力放下来。周晓和甲不必干一样的活儿，但两个人都要能到。这就是职场里的"意义可达的统一性"：统一的不是活儿，是到达。

周晓后来跟母亲说起这件事："以前我觉得我们工作室挺公平的，工资一样嘛。现在才知道，工资一样，是公平的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

林慧想了想，说："就像我们班上，同一张卷子发下去，不等于每个孩子都学会了。"

带走的话

同工同酬是职场公平的底线，不是终点。工资单写平了，统一的只是输入；公平要统一的是到达——每个人在一串时间里，都能把一份工作从头走到尾。年终排名只是一张照片，偏斜要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谁也不能一直被关在意义门外。

> **小账**　　SDE 账——同一张工资单下，周晓和甲的工作随差异一路显露出两条不同的谱系（S）；位置安排、考核排名、外卖派单是一个个偏斜的序列（D）；工作室、站点把所有人连成一个整体（E）。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同工同酬＋年终排名"这杆一年一称的天平，换成了"轮岗、轮值、新人项目"让偏斜轮转、人人能走到头的职场谱系。

第 六 编

剥削、贫富差距的新尺子与 AI 时代

编　序

这一编四章，是全书的"验"，也是全书最锋利的一编。

第 23 章给剥削一个新的诊断：劳动者的创造、自由、幸福三条律被截断在第一步，劳动中发生的意义单向流走、不回流；这一章也如实写出马克思派与自由派的反驳。第 24 章讲基尼系数的长处与两处盲区：只量收入、不量投入，只量钱、不量意义。第 25 章提出新尺子"意义投入比"，只看分布与底部，不要求人人相等。第 26 章讲 AI 让意义第一次有可能被计量，立下六条守门原则，并把全书五条推翻条件逐条摆出来。

王德生关于贫富差距与剥削的两条口述，在这一编落地。

第 23 章

剥削的新诊断：三律的截断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工资也不算太低，他到底有没有被剥削？如果被剥削了，被拿走的到底是什么——只是钱吗？

导师王德生口述时专门交代了一句：“剥削的新诊断单独成章。”（K7）这一章就是这件事。

◆ 一、剩余价值量了什么

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做调度。他电脑屏幕上，每一位司机、每一位分拣工的一天，都被切成一格一格的分钟：几点到岗，几点装完，路上用了多久，停了几分钟。有一回吃饭，他随口说了一句："我们那儿，人就是一张时间表。"这句话很平常，却正好碰到了这一章要拆的那把尺子。

设想一下：一家小厂里，一位工人每天干十个小时。老板算过账，这位工人一天创造的东西，卖出去值十个小时的工钱；可发给他的工资，只抵得上其中四个小时。剩下六个小时干出来的东西，归了老板。

这是一个构想的算例，却正是马克思讲"剥削"时用的那种账。他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出版）里把这件事讲得很透。工人卖给老板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劳动力"，也就是在一段时间里干活的能力。劳动力也有价钱，大致等于工人把自己养活、把孩子养大要花的钱。可劳动力一旦用起来，干出来的价值可以比它自己的价钱多。多出来的那一块，马克思叫它"剩余价值"。工人干四小时就把自己的工资挣回来了，后面六小时是白干。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他叫"剩余价值率"，算例里就是六比四。

这把尺子的力量，要先说足。

第一，它把剥削从"老板心眼坏"里拿了出来。马克思不靠骂人，他说的是：哪怕老板按市价、按合同、一分不少地付了工资，剥削照样发生。因为买卖本身是"公平"的，多出来的那一块恰恰在买卖之后的劳动里产生。这一下击中了第 9 章诺齐克那杆"来路正当就公平"的秤：来路再正当，劳动里多出来的东西照样可以单向流走。

第二，它找到了一个能算的东西。劳动时间看得见、记得下、比得了。工厂的考勤表、计件单，本身就是证据。这让"剥削"不再是一句控诉，而是一笔可以对账的账。

第三，马克思看到的远不止钱。他早年写过一份手稿，后人称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 年才整理出版）。里面讲"异化劳动"：工人和自己干出来的东西疏远了，和干活这件事本身疏远了，和别人也疏远了。干活本来是人显露自己的方式，到了工厂里，却成了只为了糊口不得不忍的事。这一段，离本书要讲的"意义"非常近。

所以，马克思不是只会数钱的人。但到了他最成体系、最能落地的那本书里，承重的尺子还是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率是两段时间之比：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为什么偏偏是时间？这和马克思面对的那个世界有关。他看到的工厂，是机器定节拍、钟声定上下班的工厂。工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童工也在车间里，争的头一件事就是缩短工作日。在那样的年代，时间就是人被拿走的最显眼的东西。拿时间来量，抓住的是当时最要命的那一处。这是他的眼光，不是他的短处。

可时代往前走了，被拿走的东西换了样子。今天很多劳动者，钟点未必比那时更长，钱也未必更少，可他们说"心累""干着没意思""像个零件"。这些话，用劳动时间那把尺子接不住。

这里就是缝隙。劳动时间量的是什么？量的是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付出了多少，产出了多少能卖钱的东西。它量的仍然是物，是进到商品里、能换成钱的那一部分。至于那十个小时里，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是越干越会、越干越有主

意、越干越踏实，还是越干越木、越干越被缠住、越干越憋闷——劳动时间这把尺子是不管的。

举一个反过来的例子。设想有两位工人，都干十小时，都只拿到四小时的工钱，按剩余价值率算，两人被剥削得一样多。可其中一位在干活中学会了一门手艺，自己琢磨出了好几个窍门，下班时心里是落了地的；另一位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十年下来什么也没长出来，下班时像一根绷着的弦。按时间的账，两人一样。按人身上发生的事，两人天差地别。

反过来也成立。工资涨了，剩余价值率降了，按时间的账剥削减轻了。可如果这位工人身上那件"什么也长不出来"的事一点没变，他真的少被拿走了吗?

马克思一派会有一个很好的回应：你说的这些，不就是"异化"吗？马克思早就看到了，用不着另起炉灶。

这个回应说对了一半。本书承认，异化劳动是离"三律截断"最近的前人思想，本章是接着它往下走的。但接着走，是因为它留下了两处空。

第一处空：异化说的是"疏远了"，却没有说清楚，不疏远的劳动是一步一步怎样走的。人和自己的活亲近，是什么样子？从哪一步到哪一步？异化讲了病，没把健康的发生过程写出来，所以很难对照检查，也很难落到一份具体的工作上去问"卡在哪里"。

第二处空：异化没有"回流"这个口。它说工人和产品疏远了，产品成了站在他对面的力量。可疏远之后，有没有办法让劳动中发生的东西流回到劳动者身上？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主要交给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日常的一家小厂、一间小馆、一个班组里，能不能先有一点回流，异化说没有给出可以下手的地方。

也正因为这两处空，到了《资本论》那样要落地、要算账的地方，承重的只能是劳动时间。时间能对照检查，异化不能。本书要做的，是让"异化"那一头也变得可以对照检查。这件事靠的，就是下一节要讲的三条律。

还要再说一句公道话：劳动时间这把尺子，今天照样有用。周建国屏幕上那一格一格的分钟，如果被压得越来越短，钱的账就越来越偏，这一点本书不否认。本书只是说：这张时间表，是一刻一刻的天平；人在时间表里过的，是一串谱系。

这就要用随身三问的第一问来看：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剩余价值这把尺子，统一的是输入那一头——每一小时劳动，都按同一把时间尺子来量。它没有问：这个劳动者在劳动里，到达了什么。

本书不改马克思的判，只接着判。他判对了的，要留着：劳动里确实有东西被拿走了，而且是在"公平买卖"之后被拿走的。本书要补的是：被拿走的，不止是钱，更要紧的是劳动中发生的意义；而一个人被拿走意义的方式，不是被抽走几小时，而是他身上的意义发生被截断了。

◆ 二、三律截断

先说三幅日常的画面。

第一幅。一条流水线上，一位工人十年拧同一颗螺丝。螺丝从左边来，他拧上，螺丝往右边去。第一年他手生，会拧歪、会掉；第二年就熟了；第三年到第十年，每天都一样。他从来没见过这颗螺丝最后装在什么上面，也没人问过他这个工位能不能换个拧法。

第二幅。一个人在平台上接活。他借了钱买车，每月要还；平台的规则说改就改，他不在场，也不能商量；不接单要被降级，接了单就被时间追着跑。他想换个活法，算一算账，换不了。

第三幅。一个人每天下班，压力都在。今天的催促没落地，明天又来新的。没有一个"活干完了，松口气"的时刻。周末也在等消息，夜里也在算账。

这三幅画面，有一个共同点：不是这个人懒，也不是他不努力。他每天都在投入，投入得很多。问题出在他身上的意义发生，每一条都卡住了。

这里要回到第 12 章讲过的意义三条律。导师的原话是：“意义不是主观的，是 D1：特征律（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

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K6）说白了，意义不是心里的一种感受，而是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过程：

- 创造律（特征律）：混沌—自组织—涌现。一开始乱，慢慢自己理出头绪，最后长出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
- 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一开始被各种关系缠着，然后在缠绕里做出自己的选择，最后被这个选择点燃。
- 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一开始有压力、有紧，然后把这股紧转换掉，最后松下来、落了地。

"到达意义"，就是这三条律都能走完全程。

拿这个对照前面三幅画面，就看得清楚了。

流水线上的那位工人，创造律卡在了混沌。说得更准一点：他连混沌都被拿走了。混沌本来是创造的起点，是"还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一团乱。可他的工位上，"怎么办"早就被别人定死了，他只剩照做。乱的部分被设计掉了，自组织没有机会，涌现更不会来。十年下来，他身上没有长出过一个新东西。这个"卡在第一步"，有时看上去是乱，有时看上去是死板，但都是同一件事：第一步之后，再也走不下去。

被平台和债务缠住的那个人，自由律卡在了纠缠。他确实被很多东西连着：平台、贷款、家人、规则。纠缠本身不是坏事，第 13 章讲过，把人连成一家、一个社会的，正是纠缠（E，特征纠缠）。问题是，他在纠缠里没有选择的余地。纠缠只剩捆绑，没有通向"我选了这条路"的那一步，更没有被自己的选择点燃的那一刻。

天天积压压力的那个人，幸福律卡在了张力。紧是有的，而且越来越多。可转换的出口被堵住了，释放永远不来。张力一层压一层，从不落地。

这就是本书对剥削的新诊断：

剥削＝劳动者的 D1 三律被截断在第一步，劳动中发生的意义单向流向资本、不回流。

这句话有两半，缺一半都不成立。

前一半是"截断"。只截断还不够叫剥削。一个人自己在家拧螺丝玩，他的创造律卡住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不是谁剥削了他。

后一半是"单向流走"。劳动里还是有意义发生的，只是不在劳动者身上走完。那颗螺丝最终装进了一台机器，机器的设计者、工厂的经营者，在这台机器上走完了他们的创造律：从一团构想到组织起一条产线，到一台机器涌现出来。平台的经营者在千万单的数据里走完了他的自由律：在纠缠中选择、被选择激发。劳动者的投入，成了别人三律走完全程的燃料，而他自己的三律停在第一步。意义流过去了，没有流回来。

这就是剥削。它不必是谁故意的，但它是一个可以对照检查的形状。

有三处容易误会，要说开。

第一，为什么偏偏是"第一步"？卡在第二步、第三步不算吗？干活本来就会卡，今天的难题没解开，明天再来，这是常事。一个人在自组织那一步磕磕绊绊，在选择那一步犹豫，在转换那一步熬几天，都还在路上，路是通的。剥削说的不是"走得慢"，而是"路没了"：第一步之后，后面那两步根本不对他开放。流水线上的工人不是没想明白，是他的工位不允许他去想；骑手不是不会选，是选的那一格被设计掉了。

第二，截断要看一串，不看一天。任何一份工作，都会有某一天只有混沌、只有纠缠、只有张力。新人刚到岗的头几个月，常常就是这样。这不叫剥削。要问的是：半年、三年、十年连起来，这条路有没有往第二步、第三步通过去？一直不通，才是截断。这和第 16 章讲的偏斜是一个道理：偏一阵是常事，偏斜一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谱系就断了。

第三，工资难道不是回流吗？工资当然是回来的东西，而且很要紧。但工资结算的是物的账，就像第 2 章那本 50 元的书，价格结算了物，没结算意义。工资能

不能变成意义的回流，要看它有没有打开劳动者自己的三律：能不能让他去学一门新手艺，能不能让他在家里、在别处多一点自己定的事，能不能让他有一个真正松下来的周末。如果工资刚好够填上第二天的油钱和还款，那它只是让他能明天继续回到第一步。

那么，意义回流是什么样子？日常里看得到几种：手艺长在自己手上，换了地方照样能用；名字被记住，活是"他的活"；收益里有一块跟着他做出来的东西走；能定的事一年比一年多；累了，有一个被允许的停顿。这几样，没有一样必须很贵。它们共同的地方是：劳动中发生的东西，有一部分回到了劳动者这一头，让他的三律能接着往下走。

三条律还不是各走各的。它们缠在一起，一条断了，会拖住另外两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创造律卡在起点，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拿来"选"的本事，自由律跟着被捆住；没有自己的选择，压力就只能硬扛，幸福律跟着卡在张力。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只要有一条律走通了，常常会带动另外两条。周德厚能自己选料，是因为他手上已经有了涌现出来的本事；交货那天能睡个好觉，是因为活是他自己做主做成的。

截断也不只停在劳动者一个人身上。它沿着 E（特征纠缠）往家里走。一个下班后张力从不落地的人，回到家，饭桌上的话就少了，孩子的作业他看不进去，周末他想的是补觉。意义在劳动里被截断，在家里也接不上。第 21 章讲家庭公平时已经看到，一个家的谱系，是靠每个成员身上的意义一点点接起来的；劳动场上的截断，会在家里变成一段空白。

拿第 14 章的伪公平诊断三式来看，这是典型的"断拍"：一串谱系里，劳动者那一拍永远停在起点，接不上下一拍；同时也是"偏路"：意义的流向只有一条，从劳动者流向资本，没有回头的路。

用随身三问的第三问来看：谁的门还关着？在这里，门不是关在劳动者进厂的那一刻。他进了厂，签了合同，拿了工资，门好像是开的。门是关在他身上的意义发生那里：三条律各自的第二步、第三步，对他永远关着。

这也接上了第 18 章的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剥削，是这道铁门在劳动这个场里的样子。

◆ 三、木匠与骑手

周家的爷爷周德厚，今年七十四岁，是退休木匠。他年轻时刚学手艺的样子，是我构想的场景，但很多老手艺人都会说出差不多的话。

刚跟师傅学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刨子推出去，木头上一道深一道浅；榫头做出来，插不进去，或者一插就松。这是混沌。他就一遍遍地试，哪块木头纹理顺、哪块有节疤，手一摸就慢慢有数了。几年下来，同样的活，他有了自己的做法：先看料，再下线，下刀前心里已经有了那件家具的样子。这是自组织。再后来，他做出了第一张让人主动上门来订的八仙桌，桌面平得放一碗水不晃。一件以前没有的东西，从他手里长了出来。这是涌现。创造律，他走完了。

他接活也有选择。一位邻居要打一口衣柜，问他用什么木头。他说松木便宜但容易变形，榆木结实但贵些，看你家放在哪间屋。木料、样式、工期，他跟主顾一起商量着定。他被很多关系缠着：师傅、主顾、木料行、家里人。可在这些缠绕里，他能选，而且选完了会更想把活做好。这是纠缠—选择—激发。自由律，他走完了。

活儿有压力。交货的日子定了，木头偏偏开了裂，那几天他吃饭都在想。可他想出了办法，把裂的那块换到背板上去，正面用好料。交货那天，主顾摸着柜门说"严丝合缝"，他回家睡了一个好觉。这是张力—转换—释放。幸福律，他也走完了。

他那时挣的钱，未必多。可那张桌子、那口衣柜里发生的意义，有一大块是落在他自己身上的。主顾的夸奖、下一单活、徒弟来拜师，意义还会一圈一圈流回来。

再看林强。他是林慧的弟弟，三十八岁，外卖骑手。第 22 章已经跟着他过了一天，这里不重讲，只拿他和年轻时的周德厚放在一起看。

林强的路线，是算法定的。哪一单、先送哪家、走哪条路，系统已经排好。他自己琢磨出的近路，系统不认；他摸清了哪栋楼电梯慢，也改变不了系统给的时间。他每天面对的不是一团可以理出头绪的乱，而是一套早已定死、又随时会变的规则。创造律，卡在了混沌。

他被平台、贷款、家里的开销缠着。超时要扣钱，差评要扣钱，拒单要降级。他能做的"选择"，只有接或者不接，而不接的代价他承受不起。自由律，卡在了纠缠。

他每天都在赶。一单送完，下一单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一天跑完，第二天又是同样的紧。他的紧没有一个落地的出口。幸福律，卡在了张力。

设想一个周末的家宴。林强来得晚，坐下就扒饭，手机还扣在桌边，屏幕时不时亮一下。爷爷周德厚看着他，问了一句："你这活，干了这些年，学到啥了？"林强愣了一下，笑着说："学会了哪个小区不让电动车进。"一桌人都笑了。笑完，谁也没接话。

这句玩笑里，其实有一张完整的账。爷爷问的不是钱，是"学到啥"，是手艺长没长在身上。林强答的那一点"学到的"，是在系统的缝里求一条活路，它不属于他自己的创造，只是对规则的又一层适应，明天规则一改，就作废了。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不能把木匠的年代说成好日子。周德厚年轻时，钱少，活苦，冬天手上裂口子，木屑吸进肺里，碰上主顾赖账也没处说理。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不公。本书拿他做对照，不是怀旧，不是说过去的活都好、今天的活都坏。今天也有很多手艺人、很多骑手之外的劳动者，三律是走得通的；过去也有大量劳动者，三律被截在第一步。要比的不是年代，是形状：意义在谁身上走完，往哪里流。

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有三件事值得说。

第一件：基尼系数看不出，三律看得出。第 24 章会细讲基尼系数，这里只说一句：如果年轻时的周德厚和今天的林强，收入在各自那个年代的社会里位置差不

多，那么在基尼系数那张表上，两人可能落在同一个格子里。可一个人三律走完了全程，一个人三律都停在第一步。钱的账一样，意义的账天差地别。

第二件：工资不低，也可能被剥削。设想一下，林强某个月跑得特别拼，收入比不少坐办公室的人还高。这能说明他没被剥削吗？按本书的诊断，不能。只要他身上的三律仍被截断在第一步，只要他的投入仍然单向变成了别人身上的意义，剥削就在。钱多钱少，是另一笔账。钱给得多，能减轻生活的压力，这很要紧；但它填不上被截断的那一段。

第三件：自愿 996，也可能被剥削。有人会说：没人逼他，他自己愿意跑。或者说：那家公司的员工自愿加班到深夜，签了合同，拿了加班费，怎么能叫剥削？这里要分清楚。"自愿"回答的是来路问题，是第 9 章诺齐克那杆秤：交换是不是自愿的、来路是不是正当的。本书承认这很重要。但自愿进门，不等于门里的意义对你开着。一个人可以自愿走进一条三律截断的路，那条路照样是截断的。反过来，一个人加班很多，可他在加班里创造律走到了涌现、自由律走到了激发、幸福律走到了释放，那他未必被剥削，哪怕他累。

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想：一位年轻人自愿进一家很忙的公司，说"我就想趁年轻多学点"。头两年，他真的学到了，创造律、自由律都在走。到了第三年，活变成了重复，能定的事越来越少，他还是每天干到深夜，只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他的自愿没变，可他的三律从通变成了断。这说明，同一份工作、同一个人，剥削可以在某一年悄悄开始。看"自愿"那一刻的天平，看不出这个转折；看谱系，才看得出来。

这一点很要紧：本书的诊断不看累不累，不看多不多，不看愿不愿，看三律在谁身上走完、意义往哪里流。

也有人会替平台说话：算法排路线，是为了让骑手少绕路、多送单、多挣钱，这不正是在帮他吗？这个说法有它对的地方。效率确实能多给一点钱，让张力少一点。可它回答的是物的账。路线排得再好，那份"排好"的创造是在算法设计者身上走完的；骑手在里面，只是被排进去的一个点。帮他多挣钱，和让他的三律走得

通，是两件事。一个好的设计，可以两件都做：比如让骑手标出的近路被系统认下来，让他对某几单有说"不"的余地而不被降级。这里本书只说形状，不说该怎么定规则。

用随身三问的第二问来看：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看一天的账，周德厚和林强都是投入多、回报少。可把十年连起来看，周德厚的那串谱系是一直往前长的：从学徒到师傅，到收徒弟，到他今天七十四岁还能摸着一块木头说出它的性子。林强的那串，六年是同一天。谱系不往前长，就是截断。

◆ 四、资本家不必是坏人

讲到这里，有人会问：那开厂的、开平台的，都是坏人吗？

不必。设想一下，老马的小餐馆雇了一个年轻厨师。第 9 章看过老马自己琢磨淡口汤底，那是交换之后意义怎样回流到店主身上；这里换个方向，看店主雇来的人。老马让他自己琢磨一道新菜，做砸了也不扣钱；做成了，菜单上写上"厨师推荐"，卖出去的那一份多给他一点提成；忙完一阵，老马会说"这周你歇两天"。这位年轻厨师的三律，在这家小馆里是能走完的：从乱试到成菜，从听老板的到自己定菜，从紧张开张到客人说好吃时那一下松快。意义还会回流：提成、名字、被人记住。老马赚了钱，但他不是剥削者。

反过来，一个人也许心地很好，逢年过节给员工发红包，从不拖欠工资，可他的生意本身就是靠把每个人的三律截在第一步来运转的。他不坏，可这门生意的运转方式是剥削的。

所以本书说剥削，不是在说谁的人品，而是在说一条谱系的形状：意义在谁身上走完，又流向了哪里。这和马克思的一个看法是接得上的。转述他的意思：《资本论》里写到的资本家，只是当作某种经济关系的化身来写的，问题不在个人善恶，不能让个人为这套关系负责〔待核：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中译措辞；"资本的人格化"一语的具体章节〕。

还有一件常被忽略的事：空转的富人，自己也是意义贫困者。第 24 章会讲一个很有钱却每天空转的老板，这里只先点一下：如果一个老板每天只是数钱、开会、焦虑，他自己的创造律也没走到涌现，自由律也没走到激发，幸福律也卡在张力，那他拿走了别人的意义，却没在自己身上走完。意义流到了资本那里，却流进了一个空转的池子。这是双重的浪费。

说到这里，也就能看清导师口述里那句话的分量：“这个公平理论真正解释了资本家的"剥削"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K5）按统一性的公平去看，剥削只能是"给少了"：工资低于某个统一的标准，就叫剥削；高于它，就不叫。于是剥削的争论，总在吵那个标准该定在哪里。按同一性谱系去看，问题换了：不是给多给少，而是劳动者在这条谱系里，意义是不是可达，发生出来的东西会不会流回来。第 8 章说过，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已经碰到了这道铁门，只是量的仍是基本物品。剥削，正是这道铁门在劳动里关死的样子：门外站着的，就是那个三律只走了第一步的人。

再说一句常听到的话："我给了你意义。"老板会说：我给了你工作，给了你平台，给了你成长的机会，这就是意义。本书的回答是：这句话不成立，至少不能自己成立。意义不是一样可以递过去的东西，是要在人身上走完的过程。给了"机会"，只是开了一扇门；门里三律走没走完、在谁身上走完，要对照着看，不能由给的一方说了算。

那怎么对照？下面这张表，把三律每一步在劳动里能看到的样子列出来。它不是打分表，不进任何考核，只是让劳动者和雇主都能对照着问一问自己。

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创造律	混沌：遇到没现成答案的事，允许自己试、允许出错	自组织：慢慢有了自己的做法和窍门，别人能认出"这是他的活"	涌现：做出了以前没有的东西，有人主动上门要
自由律	纠缠：和人、和规则、和工具连在一起	选择：在这些连接里，有自己能定的事，而且定了算数	激发：因为这个选择，更想把事做好，主动多走一步

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幸福律	张力：有压力、有难处	转换：有办法、有时间、有人帮着把难处化开	释放：事成之后能松下来，有一个落了地的时刻

截断，就是只有第一列，没有后两列。周德厚年轻时，三行都走到了最后一列。林强三行都停在第一列。

这张表要配一句话一起读：看的是有没有通路，不是要求每个人每天都走到最后一列。一个人某个月卡住了，是常事；一份工作让人十年都只有第一列，才是截断。

这张表也能拿来问回流。三列里任何一格，都可以接着问一句：这一步发生出来的东西，落在谁身上？涌现出来的那道新菜，写的是谁的名字？激发出来的那股劲，换来的是谁的下一步？释放之后，那一点轻松是留给劳动者的，还是马上被下一轮指标收走？一格一格问下来，"意义单向流走"就不再是一句抽象的话。

老马那家小馆，对照这张表，三行都能走到最后一列，而且每一列都有东西流回厨师那一头。他没有读过什么理论，他只是做对了几件小事：留出可以试错的地方，让人能定一点事，给人一个歇口气的时候，再把做成的东西的一部分还回去。这几件事，开一家大公司也一样用得上，只是要做的人更愿意看见第二列、第三列。

现在，要如实写出两条反驳。

第一条，来自马克思一派。他们会说：你把剥削说成"意义被截断"，这是把剥削主观化了。资本家最喜欢这种说法：工人觉得有意义就不算剥削，那老板只要把工作包装得有意义，就能心安理得地继续拿走那六个小时的钱。意义的话一多，被拿走的钱就被掩盖了。

这条反驳很有力量，本书要认真回应。

回应的根在 K6：意义不是主观的，是 D1 三条发生律。"觉得有意义"不算数，要看三律在这个人身上是不是真的走完了。一份工作被包装得再好听，如果劳动者的路线仍由别人定死、选择仍然没有、压力仍不落地，表上照样只有第一列。包装

改不了这张表。反过来，正因为意义是可以对照检查的，"我给了你意义"这句话才能被拆穿。

还有一层：本书的诊断不是拿意义的账代替钱的账，而是在钱的账之外，多记一笔。剩余价值那六个小时，本书照样认。钱的单向流走，本身就是意义单向流走的一部分：钱本可以让劳动者去学一门手艺、去给自己换一条路，钱被拿走了，这些通路也跟着被拿走了。所以，本书不掩盖被拿走的钱，而是说：只盯着钱，会漏掉更大的一块。

对方还可以再追一步：就算意义能对照检查，你把重点放在"三律通不通"上，老板就可以给一点试错的空间、一点小小的选择、一个下午茶，然后照样把大头的钱拿走。这不还是在帮着掩盖吗？

这一追很到位。本书的回答是：回流两个字，正是为这种情形准备的。只开一点通路、不让发生出来的东西流回劳动者，表上第二列、第三列也许有了，可"落在谁身上"那一问过不去。给一点空间换走大头，仍是单向流走，仍是剥削。本书的诊断里，截断和单向流走是两道关，过了一道，不等于过了两道。

第二条，来自自由派。他们会说：你要看每个人三律走没走完，那谁来看？谁来计量？一旦有一个机构、一个平台、一套系统去记录每个人的创造、选择、释放，人就会被盯得更紧，比现在更不自由。以"意义"为名的管控，可能比以"效率"为名的更可怕。

这条反驳，本书承认它说中了一个真实的风险。

本书现在能做的有两件。一是划清界线：上面那张表，是给劳动者自己、给愿意改的雇主对照用的，不是给任何人打分的；意义投入比的读数不进任何考核排名，这是全书的禁令。二是不回避：到了 AI 时代，意义第一次可能被记录、被计量，监控、操纵、虚报的风险也就第一次真正摆到眼前。这件事要专门讲，放在第 26 章。

还要补一句：这条反驳并不能让我们回到只量时间、只量钱的老路上去。只量钱，也有人在计量，计量得也很细，周建国屏幕上那一格一格的分钟就是。不量意

义，并没有让人更自由，只是让截断看不见。所以本书的态度是：风险要认，路要谨慎走，但不能因为怕被看见，就让被截断的人一直看不见。对自由派来说，本书最可能被接受的一点，是"自己对照"优先于"别人计量"：那张表先交到劳动者自己手里，由他来问、由他来说。

最后，按本书的规矩，要说清楚这一章怎样可能是错的。这就是推翻条件第 5 条：如果三律走完全程的劳动者，和三律被截断的劳动者，在倦怠、离职、不公感上看不出差别，那么本章错了。这是一个可以去看的大局面。如果这个局面真的出现，说明"截断"并不是人们在劳动中真正吃亏的地方，本书对剥削的新诊断就站不住。

用随身三问收一下：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剩余价值统一的是时间这个输入，本书要的是三律的到达。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工资单是一刻的天平，三律的通路是一串的谱系。谁的门还关着？那个十年只有第一列的人。

> **带走的话**
>
> 剥削不只是被拿走了几小时的钱，更是被截断了意义的发生：创造卡在混沌，自由卡在纠缠，幸福卡在张力，劳动中发生的意义单向流向资本、不回流。工资高、自愿干，都不能自动说明没有剥削；要看三律在谁身上走完。

小账 SDE 账——劳动者的 D1 三律是 D（差异序列）在人身上的发生，截断在第一步，S（显露谱系）就不再往前显露；意义沿 E（特征纠缠）单向流向资本，没有回流。 天平→谱系账——把"劳动时间对工资"那杆剩余价值的天平，换成了"三律在谁身上走完、意义往哪里流"的劳动谱系。

第 24 章

基尼系数的盲区

这一章的问题：说到贫富差距，人们最常拿出来的是一个数，叫基尼系数。它到底量了什么？量准了的地方我们要认，量不到的地方在哪里？一个家里每月进账一样多，就一样富吗？

◆ 一、基尼系数量的是什么

设想一下，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城区有一条小街，街上住着十户人家。街道办要弄清楚这条街"穷富差得多不多"，挨家挨户问了一遍每月的收入。

问回来的数，按从少到多排成一排。为了好算，这里的数全是虚构的，只作说明，单位是千元：最少的一户每月 2，接着是 3、3、4、5、5、6、8、10，最多的一户每月 24。十户加起来，一共 70。

先别急着算什么系数，光看这一排数，就能看出不少东西。最穷的五户加起来是 17，还不到全街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富的一户自己就占了 24，三分之一多。一条街，一半人家分到不到四分之一，一户人家拿走三分之一。差得多不多，心里已经有个大概了。

基尼系数做的事，就是把这个"大概"变成一个数。它的办法分两步走。

第一步，画一条线。还是那十户，从最穷的一户开始，一户一户往上累加。横着看，是"到这里已经数了全街多少户"：一户是十分之一，五户是一半，十户是全部。竖着看，是"这些人家加起来拿到了全街收入的多少"：最穷一户拿到 2，占七十分之二，不到百分之三；最穷五户拿到 17，约占百分之二十四；十户全加上，当然是百分之百。把这些点连起来，就是一条从左下角弯弯地爬到右上角的线。这条线有个名字，叫洛伦兹曲线。

第二步，拿这条线和一条直线比。假如十户人家收入一模一样，每户都是 7，那么数到一半人家，就正好拿到一半收入；数到十分之三，就拿到十分之三。这时候的线是一条从左下角笔直到右上角的斜线，叫"绝对平均线"。现实中的线总是往下凹，凹得越深，说明穷的那头分到的越少、富的那头拿走的越多。

基尼系数，就是量这一凹有多深：斜线和曲线之间夹着的那块面积，占斜线下面整块三角形的多大比例。

所以它的读数在 0 到 1 之间。是 0，说明曲线和斜线重合，十户收入一样多；是 1，说明一户拿走全部，其余九户一分没有。这条街按上面虚构的数一算，大约是 0.4。再说一遍，这是编出来的一排数，只为让读者看清这把尺子怎么用，不代表任何真实的地方。

不妨动手改一改这排数，看看系数怎么动。假如收入最高的那一户，每月拿出 6 千，补给最穷的那一户。最末一户从 2 变成 8，最高一户从 24 变成 18，全街总数还是 70。重新排一排、重新画线，那条曲线往上鼓了一些，离斜线近了，系数从约 0.4 降到约 0.3。钱一分没多，只是挪了位置，系数就变了。这正说明，它量的是"怎么分"，不是"有多少"。

再改一种。假如全街十户这个月都涨了一倍，最穷一户 4，最富一户 48，总数变成 140。画出来的线和原来一模一样，系数也还是约 0.4。大家都多了，可分得匀不匀，没变。

这两次改动，把基尼系数的脾气看得很清楚：它只对"份额"敏感。谁占了全街的几成，它算得一清二楚；每户手里的钱够不够过日子，它不管。

还有一点，它自己的行家也承认。两排很不一样的数，可以算出同一个系数。一条街是最穷的几户特别穷，中间人家差不多；另一条街是最穷的人家还过得去，只是顶上一户特别富。两条线凹的地方不一样，凹下去的面积却可能一样大。一个数把整条线压扁了，压扁就会丢东西。这不是它的错，凡是把一大堆情况压成一个数的尺子，都免不了。但这提醒我们，看了系数，最好再回头看一眼那排数的底部。

讲到这里，得先把基尼系数的长处说足。它不是一个随便的数，它能用一百多年，是有道理的。

头一条，它简单。不管一条街十户，还是一座城几百万户，最后都压成一个 0 到 1 之间的数。普通人听得懂，"这个数大了，差距拉开了"。

第二条，它不看是谁。它只管那一排数，不管排在最末的是张家还是李家，是老人还是年轻人。这一点像第 1 章说的那块蒙眼布，不看名字，谁也不偏袒。

第三条，它不受钱多钱少的总量影响。全街人家收入都翻一倍，系数不变；它量的是"分得匀不匀"，不是"大家有多少"。这样，穷街和富街才放得到一起比。

第四条，它用得上手里有的数据。收入是能记账、能申报、能抽样调查的东西。要算一个数，先得有数可算，基尼系数正是从最容易拿到的那份账里算出来的。

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长处：它提醒人们，分配本身是个问题。一个社会只看"总共挣了多少"，很容易对下面那一截视而不见。基尼系数硬生生把下面那一截拎出来，摆在桌上。

也要说一句它的灵活：那一排数里放什么，是可以换的。可以放工资，也可以放工资加上租金、利息、各种补贴；可以放一户人家这个月挣的，也可以放一户人家攒下的全部家底。放家底，算出来的叫财富的基尼系数，往往比收入的还高，因为家底是一年一年攒出来的，差距会滚。街道办要是两样都算，看到的东西就多了一层。

不过，不管往那一排里放什么，放进去的都是钱，或者能折成钱的东西。这一点，后面两节要一直记着。

这些长处，本书一条也不否认。我们要问的，是另一件事：它量的是什么，又没量什么？

回到那一排数。它只有一列：每月进账多少。每户人家为这份进账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多少心思，那一排数里没有。每户人家拿着这份钱，日子过成了什么样，有没有做出点自己的东西，那一排数里也没有。

用随身三问的第一问来照一照：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基尼系数拿来对齐的，是一个"收入数"。它既不是投入，也不是到达，是夹在两者中间的那一笔钱。下面两节，就分别从这一笔钱的两头去看：一头是投入，一头是意义。

◆ 二、盲区一：只量收入，不量投入

还是那条小街。假设第五户和第六户，每月都挣一万。在那一排数里，它们挨着站，一样高。

第五户男主人在一家单位做文员，朝九晚五，周末双休。下班回家做饭，晚上陪孩子写作业，周末带一家人去公园。

第六户男主人白天在超市理货，晚上开车拉活，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难得歇两天。到月底，两份收入加起来，也是一万。

基尼系数看这两户，看不出任何分别。在它眼里，这两户站在曲线上的同一个点。可是谁都知道，这两户人家过的不是一种日子。一个花一份力气挣一万，一个花两份力气挣一万。按小时算，前一户每小时挣的差不多是后一户的两倍。

这就是第一个盲区：基尼系数只量收入，不量投入。

投入不只是时间。第六户男主人的投入，还有体力：扛货、搬箱、久坐开车，腰一天比一天不行。还有心力：晚上拉活要一直盯着路，困了也不敢停，怕这个月凑不够数。时间、体力、心力，再加上为挣这份钱垫进去的本钱，比如车子的油钱和保养，这些合起来，才是他为这一万块付出的全部。第 25 章会把"投入"正式定下来，这里只要看清一点：同样的收入背后，投入可以差得很远。

这一点在家庭里更明显。基尼系数常常按户算。第七户一家三口都在上班，凑起来每月一万二；第八户只有女主人一个人挣钱，每月一万二。两户在那一排里又挨着站。可第八户的一万二，是一个人扛起来的。第七户的一万二，是三个人分着扛的。

投入还会往前拉得很长。第九户、第十户之间，也可以设想这样一对：两人如今月薪差不多，一个高中毕业就上班，另一个读了七八年书，背着助学贷款，到三

十岁才开始挣钱。那一排数只拍今年这一张照片，照片上两人差不多高。可后一位放进去的那七八年，连同那笔还没还完的贷款，照片上一点影子也没有。反过来，前一位早早出来干活，也许是因为家里供不起，那也是一笔被时代和家境压下来的投入。谁的投入多、谁的投入重，要一串年头连起来看才说得清。

还有一种投入，根本不进收入的账。第 21 章讲过那本没人记的家务账：母亲做饭、带孩子、照顾老人，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却一分钱收入也没有。在基尼系数那一排数里，她的投入化成了零，或者干脆被并进丈夫那份收入里，看不见了。

反过来的情形也有。小街拐角有一户，家里有两套旧房出租，男主人平日在家喝茶、下棋，每月租金也是一万。他在那一排数里，和第五户、第六户并排站着。三户人家同挣一万：一户花一份力，一户花两份力，一户几乎不用花力。基尼系数把这三户算成一样的人家。

这里不是说收租不正当。房子也是他早年攒钱、贷款、一点点还出来的，那也是投入，只是投在了从前。要说的只是：同一个"一万"，背后的投入可以从近乎零一直排到拼尽全力，而那一排数，把这一整段都压成了同一个点。

有人还会这样回应：第六户男主人多干，是他自己选的，愿打愿挨，谈不上不公平。

这个回应也有分量。本书不替任何人判断他该干几个小时，那是他自己的日子。但"自己选的"不会让投入消失。他选了，那十四五个小时照样从他身上过去了，腰照样在坏。何况很多时候，所谓选择，是被房贷、学费、老人看病逼出来的，选项本来就只有那一两个。尺子要做的不是替他选，而是把他放进去的东西如实记下来。记都记不下来，就谈不上看清他富还是不富。

有人会说：这好办，把月收入换成时薪，不就把投入算进去了吗？

这个回应是有分量的，得认。确实，用时薪去排那一排数，第五户和第六户就会被拉开，第一个盲区能补上一块。统计上也确有人这样做。

但补上的只是一块。时薪只把"时间"换算了进来，体力和心力还在外面。同样一小时，在空调房里填表格，和在烈日下搬货，耗掉的东西不一样。同样一小时，

做一件自己拿得准的事，和一边做一边提心吊胆、怕出错扣钱，耗掉的也不一样。更要紧的是，时薪仍然只是"钱除以时间"。分子还是钱。它照样回答不了下一节要问的那个问题：这一万块之外，人到底得到了什么。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盲区？不是因为发明这把尺子的人粗心，而是因为它是照着天平的样子造出来的。

第 1 章说过，天平只有两个盘子，只问两边一样不一样重。基尼系数是很多个盘子排成一排，但每个盘子里放的仍然只有一样东西：收入。它称的是"拿到了多少"，不问"为拿到这些放进去了多少"。天平本来就不称来路。

这跟第 2 章那本 50 元的书（导师口述 K2 讲的那件事，第 25 章再引原话），是同一个毛病翻了个面。统一价是在买的那头，把所有人都定成同一个价，不管买回去以后各人得到什么；基尼系数是在挣的那头，把同样的收入都当成同样的富，不管挣这份钱各人放进去什么。一个只看出门那一刻的价签，一个只看进门那一刻的工资条。

用随身三问的第二问照一照：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投入是一串的事。第六户男主人的腰，不是哪一天坏的，是一天十四五个小时、一年三百多天，一点一点耗出来的。基尼系数每年拍一张收入的照片，照片上他和第五户一样高，照不出他身上那串一天天累积下来的耗损。

投入多，还会挤掉别的东西。第五户男主人下班以后，还有一个晚上。他可以陪孩子拼一盘积木，可以跟着视频学做一道新菜，周末也许还去社区的书法班写两笔。这些事不挣钱，却是他给自己留的门。第六户男主人呢？一天十四五个小时干完，到家只想睡觉。孩子的作业他看不了，老人的电话他顾不上回，自己从前喜欢的二胡，早就挂在墙上落灰了。一样的一万块，一户买下了一个晚上，一户把晚上也卖了出去。

所以，投入不只是分母变大这么简单。投入挤得太满，人连走进意义那扇门的时间和力气都没有了。在基尼系数的账上，这两户是一样的中等人家；在一串日子里看，一户还有门开着，一户的门在一点点合上。

这一节先把话说到这里：同样的钱，不等于同样的富，因为放进去的不一样。可是即便把投入算得清清楚楚，还有一道更深的盲区。因为人干活，不只是为了挣钱。

◆ 三、盲区二：只量钱，不量意义

设想两个人，这同样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位是开厂的老板，就住在那条小街尽头新盖的楼里，在那一排数里排最后，收入最高。他的厂已经开了十多年，做的还是十多年前那几样东西。每天的日子差不多是这样：上午对账，下午应酬，晚上回家看手机，第二天接着对账。厂里的事都有人在管，他不用动手，也不想动手。问他这几年做出了什么新东西，他想了想，说不上来。问他这些事是不是他自己挑的，他说都是被推着走：客户要这样，银行要那样。问他忙完一阵松不松快，他说没有松快的时候，一件事刚压下去，另一件又冒出来。

另一位是山里一所小学的老师，挣的钱放进那一排里，大概在最前头两三户的位置。她教四年级数学。班上有个孩子，分数怎么也学不会。她想了好几个晚上，拿家里的旧挂历剪成一张张圆片，让孩子自己切、自己拼。头几天孩子拼得一塌糊涂，她也跟着着急。到第二周，孩子突然拿着两张半圆，跑过来说："老师，两个二分之一就是一个！"那天晚上她回家，饭都多吃了半碗。

基尼系数怎么看这两个人？很简单：前者富，后者穷，差得很远。

可是如果换一把尺子，不量钱，量意义，看到的就反过来了。

本书说的"意义"，不是心里觉得好不好受，而是第 12 章讲过的 D1 三条发生律，是可以对照着查"走没走完"的过程。

先看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乡村老师那几个晚上的琢磨，是混沌；挂历剪成圆片、一遍遍试，是自组织；孩子喊出"两个二分之一就是一个"，是涌现。一个此前没有的东西，在她和孩子之间发生了。老板呢？十年做同样的东西，每天走同样的流程，这一律卡在原地，没有往前走。

再看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老师被一个学不会的孩子缠住，这是纠缠；她自己决定不照课本硬讲，换一种做法，这是选择；这个选择真的打开了孩子，也打开了她自己的下一步，这是激发。老板也被缠住，被客户、银行、应酬缠住，可是他说"都是被推着走"。纠缠有了，选择没有出来，激发更谈不上。

最后看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老师着急，是张力；把着急变成剪挂历、想办法，是转换；孩子开窍那一刻，她多吃了半碗饭，是释放。老板说"没有松快的时候"，张力一层压一层，没有转出去，也没有落下来。

这里要把话说清楚，免得冤枉人。本书不给这位老板做任何心理诊断，也不说他是坏人，更不说有钱就一定空转。上面只是把能看见的事情摆出来：做出了什么、谁挑的、松没松下来。换一位老板，天天在琢磨新产品、自己拿主意、做成了能松口气，那他在三律上也走得很远。同样，也不是每位乡村老师都在创造。尺子量的是三律走没走完，不是职业，也不是收入高低。第 23 章说过，空转的富人自己也是意义贫困者，说的就是第一位老板这种情形。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句跟基尼系数正相反的话：基尼说前者富，意义说后者富。

这句话容易被听歪，得马上补一句。说乡村老师"富"，不是在夸清贫，更不是说她不需要钱。她的工资低，可能意味着自己生病时不敢去大医院，孩子想学点什么也得掂量。这些都是真实的门槛，有的门可能正因为钱少而关着。新尺子不是要用"你有意义"去抵掉"你钱少"，那就成了第 23 章驳过的"我给了你意义"。它要做的是两样都看见：她在创造上走到了头，在别处的门槛却可能还没跨过去。只看钱，会把她的创造抹掉；只看意义，会把她的难处抹掉。两样都抹不得。

钱和意义，不是一回事。钱是进门的票，它能买来时间、买来工具、买来机会，这一点不能小看。可是票拿在手里，进没进门、进去以后走到了哪里，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人可以手握一大把票，却哪扇门也没进去；另一个人只有一两张票，却一路走到了里头。第 2 章说统一价"结算了物，没结算意义"；基尼系数也是这样，它结算了钱，没结算意义。

把这一节和上一节合起来，就是 K4 所说的："今天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不行，要用'意义获得和投入之比'来代替。"上一节缺的是分母，投入；这一节缺的是分子，意义获得。基尼系数手里两样都没有，只有夹在中间的那一笔钱。第 25 章会把这个比值正式立起来。

但这不等于把基尼系数扔掉。

为它说句公道话：基尼系数本来就没说过自己要量意义，它只说自己量收入分配。真正出问题的，不是这把尺子，而是我们把它当成了衡量贫富的唯一一把尺子。一个人拿量身高的尺子去量体重，错不在尺子。

所以本书的办法，和第 17 章对天平的办法一样：不扔，降一级。第 17 章说，天平降为横截面，在一次性的买卖里、在谱系很短的地方，它仍然管用。基尼系数也降为一个横截面：它是在某一年、某一刻，把一个社会横着切一刀，看钱分得匀不匀。这一刀切得准，有用，但它只是一刀。

降为横截面以后，它还有两件事做得很好。

一件是看门槛。钱虽然不等于意义，却是很多扇门的门票。如果一条街最穷的几户连吃饭、看病、孩子上学的钱都凑不够，那他们在三律上连起步都难。基尼系数和收入底部的数，能最早发出这个信号。

另一件是做对照。第 26 章报账时要用到它：如果算出来的意义投入比，和基尼系数在各处几乎完全同向，找不出基尼漏掉的那一群人，那么新尺子就代替不了旧尺子，最多是个补充。这是本书给自己立的推翻条件之一，旧尺子正是检验新尺子的那块试金石。

横截面还有一个天生的毛病，顺带说一句。两条街的基尼系数可以一模一样，可是一条街上，今年穷的人家过几年就翻上来了，今年富的人家也会落下去，大家在那一排里轮着站；另一条街上，排在最末的永远是同一户，十年二十年不动。一刀横切下去，两条街看起来一样。可第 18 章那道铁门在这里最要紧：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门外，就是不公平。横截面看不见"始终"两个字，只有一串连起来看，才看得见。

最后用随身三问的第三问收尾：谁的门还关着？基尼系数能告诉我们，谁手里的票少。它告诉不了我们，谁手里有票，门却仍然关着；也告诉不了我们，谁票不多，却已经走到了里头。那位挣得不多、却天天在创造的乡村老师，在基尼的账上是穷人；那位一个月难得歇两天的第六户男主人，在基尼的账上和朝九晚五的邻居一样，是中等人家。新的贫与富，就藏在这两处盲区里。

> **带走的话**
>
> 基尼系数是一把好尺子，但它只量钱分得匀不匀，是一刻的横截面。它看不见为这笔钱放进去多少，也看不见拿着这笔钱走到了哪里。同样的钱，不等于同样的富；钱多，也不等于意义多。

小账 SDE 账——基尼系数只截取了 D（收入差异）在某一刻的一个读数，把投入与意义所在的 S 显露谱系和把一条街连成整体的 E 都切掉了。　　天平→谱系账——把"一排收入排匀不匀"这杆天平，降为横截面，换成"投入—意义获得"连成一串、看谁始终被关在门外的谱系。

第 25 章

意义投入比：贫富差距的新尺子

这一章的问题：上一章说，基尼系数只看收入分得匀不匀，既不看人投进去多少，也不看人得到了什么意义。那么，换一把什么样的尺子，才能看出今天真正的穷和富？

◆ 一、定义：意义获得除以投入

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周末晚饭后，周家的碗刚收完。周小川拿着上一章那条"十户人家排成一排"的街问妈妈："基尼不行，那该用什么？"林慧是教数学的，顺手在作业本背面画了一道分数线。线上写"得到了什么"，线下写"投进去多少"。

她说："一件事值不值，不能只看上面，也不能只看下面，要看上下一比。"

这就是本书要提的新尺子，叫"意义投入比"：

意义投入比 = 意义获得 ÷ 投入。

先说分母。投入有四样：时间、体力、心力、金钱。时间是一天里交出去的钟点；体力是腰腿、肩膀、眼睛的消耗；心力是操心、提防、憋着的那股劲；金钱是掏出去的钱，也包括为了这件事放弃的收入。基尼系数只盯着钱，而且盯的是挣到的钱，不是花出去的力气。意义投入比把四样都摆上桌，这是它和收入尺子的第一个不同。

再说分子。最容易被误会的就是"意义"两个字。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意义是个人感受，你说有就有，我说没有就没有。本书不这么看。导师王德生的原话是：“意义不是主观的，是 D1：特征律（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

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K6）白话说，意义是三条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律（D1，意义三律）：

- 创造律：从混沌，到自组织，到涌现。乱成一团的东西自己理出了头绪，最后冒出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
- 自由律：从纠缠，到选择，到激发。先被各种关系缠住，然后自己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又带动出新的可能。
- 幸福律：从张力，到转换，到释放。心里先绷着劲，劲找到了出口，最后落了地。

所以分子要问的，不是"你开心吗"，而是三个问题：创造律走到涌现了吗？自由律走到激发了吗？幸福律走到释放了吗？三条都走完全程，就是第 12 章说的"到达意义"。走了一半卡住，意义就只发生了一半。卡在第一步，几乎就是零。

为什么要用"比"，而不是只看分子？周小川当场就问了。林慧举了家里的例子。父亲周建国在物流公司做调度，有一年公司换了新系统，他花了两个月，白天排车、晚上琢磨，终于把全城的线路理出一套自己的排法，同事都来抄。那两个月他意义很多，投入也很多。同一年，周晓给一位老人设计无障碍浴室，只用了一个周末，图纸一出，老人的女儿当场掉泪。意义也不少，投入却小得多。光看分子，两件事都"有意义"；放到分母上一比，才看得出一个人的日子是怎样被换来的。只看分子，就会把"熬出来的意义"和"顺手得来的意义"当成一回事，这对熬的人不公平。

反过来，只看分母也不行。只看投入，就成了"谁吃苦多谁有理"，像是要给每份辛苦都发一张奖状。可辛苦本身不是意义。同样是熬两个月，如果周建国最后排出的路线被上头一句话废掉，他自己选的排法不让用，那他的三条律就卡在了半路：创造律到了自组织，没到涌现；自由律到了选择，没到激发；张力也没处释放。投入一样多，意义却少了一大截。所以，分子和分母缺一不可。

分母里的"金钱"，还要多说一句。它不只包括挣钱的力气，也包括花出去的钱。第 2 章那本 50 元的书，甲和乙掏的钱一样，甲读完写出了专著，乙拿去垫了

桌脚。同样 50 元的投入，一个比值高，一个近乎零。这正是导师口述 K2 说的：“一个商品的物价，现在都是市场统一价，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购买者完成这个消费后，实现的意义——创造、自由、幸福的获得不一样，造成了投入和收入的比例严重的不平等。”意义投入比，是把 K2 从一本书放大到一个人的日子。

分母里最容易被漏掉的，是心力。时间可以看钟，体力可以看累，金钱可以看账，心力却常常没人看见。第 21 章讲过母亲那本没人记的家务账：照料老人、盯孩子作业、记着全家的药和缴费日子，这些操心不算工时，也不领工资，却实实在在是投入。一把只量钱的尺子，会把这份投入记成零；意义投入比把它放回分母，账才算得平。

分子里的三条律，也要三条一起看，不能只挑一条。第 12 章奶奶刘桂兰学画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她从乱涂到成形，是创造律；从跟着老师画到自己选题，是自由律；从怕画不好到放下，是幸福律。假如她画得越来越好，可每一幅题目都是别人定的，她的自由律就没走完；假如她自己选题、画得也成形，却一直绷着怕别人笑话，她的幸福律就没走完。三条律像三股绳拧在一起，少一股，意义就松了。这也提醒我们，意义获得不是三个分数相加，而是三条路各自走到了哪一步。本书不把它们合成一个数，只看三条路各自走到了哪一步。

拿一个开面馆的老板举个例子，这只作说明，不是计算。有一年秋天，他琢磨一道新菜。头一个月，他试了七八种配法，味道乱，客人也说不准好坏，这是混沌。第二个月，他摸出了火候和料的配比，这是自组织。到了第三个月，熟客点名要这道菜，别家馆子来学，这是涌现。这三个月，他的时间、体力、心力和钱都投了不少，可三条律都走完了。另有一年，他店里生意照旧，他每天热同样的菜、算同样的账，投入一点没少，三条律却天天停在原地。两年收入差不多，基尼看不出区别；意义投入比一眼就能看出，这两年他是两种日子。

这里要说清楚三个"不"。

第一，不给精确打分公式。三条律每一步怎么折算成分数，四种投入之间怎么换算，一小时体力和一千块钱谁重谁轻，本章都不给定数。这是本书的定稿口径：只给定性框架和可以观察的标志。

可观察的标志，大致是这样：创造律走到涌现，看有没有出现以前没有的东西，这人能不能自己再做一遍，旁人认不认得出这是他做的；自由律走到激发，看这一步是不是他自己选的，选了之后有没有带出下一步，有没有人愿意跟上；幸福律走到释放，看绷着的劲有没有落地，他愿不愿意再来一回，能不能把这段经历讲给别人听。这些标志只是看的方向，不是诊断，更不替任何人下心理结论。

第二，不看一刻，看一串。面馆老板试新菜的第一个月，单看那一个月，投入大，意义还在混沌里，比值很低。要是只量那一刻，就会冤枉他。意义投入比必须放在一段时间里看，放在一串时刻里看。这正是判词第二句：公平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第三，不进考核。这把尺子的读数，不进任何考核和排名。本章所有举例，都只作说明。为什么这一条这么硬，第二节会讲。

◆ 二、新的贫与富

设想一个工作日的深夜，周家住的老小区。十一点多，楼道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先回来的是一位在商场做夜班保洁的阿姨，她一天站了十个小时，干的活每天一模一样，哪块地拖得干不干净，没人看见，也没人说一声。过一会儿，舅舅林强的电动车停在楼下，第 22、23 章已经讲过他的一天，这里不再重讲。再晚一点，三楼一位做小生意的老板开车回来，这个月进账不少，可他自己说，每天就是陪酒、签单、回消息，一件事也想不起来。

这三个人收入差得很远。按基尼的眼光，老板富，另两位穷。按意义投入比的眼光，图景就变了：阿姨和林强投入很大，三条律几乎天天卡在第一步，比值接近

零；老板投入的是另一种心力，比值也不高，他是第 24 章说的那种"空转的富人"。

由此可以给出新的贫富定义。

意义贫困者，是投入大、比值近零的人。他交出去的时间、体力、心力很多，换回的意义很少。创造律停在混沌，做的事不会长出新东西；自由律停在纠缠，选不了，也带不出下一步；幸福律停在张力，劲绷着，落不了地。钱多钱少，不改变他是意义贫困者这件事。

意义富足者，是比值高的人。注意，不一定是比值最高的人，而是他投进去的东西，能稳定地走完三条律，再回到他身上。第 24 章那位清贫却天天在创造的乡村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意义贫困还分得出样子，看三条律卡在哪一条。有人卡在创造律：活干得熟，却永远是同一件，乱不起来，也长不出新东西，夜班阿姨多半是这一种。有人卡在自由律：被订单、债务、规矩缠住，每一步都不是自己选的，林强是这一种。有人卡在幸福律：事情做成了，劲却落不了地，总悬着，那位老板接近这一种。卡的地方不同，开门的办法也不同。前一种要给新活，中间一种要松开缠绳，后一种要给出口。一个总数说不出这些差别，三条律说得出。

这里也要防一个误读：新尺子不是说"有意义就不用管钱"。钱少到一定程度，门本身就开不了。买不起那本书，读书的意义就无从发生；交不起学费，学会的意义就无从发生。所以钱仍然在分母里，也仍然在门槛上。第 19 章讲的可达底价，管的就是这一层。新尺子不是替贫穷开脱，而是说：钱够了，也可能是穷人；钱不够，门要先开。

还有一种情形容易漏掉：分母本身接近零。一个想干活、找不到活的人，一个有手艺、没有地方用的人，投入都谈不上，意义也就无从发生。这不是比值低，而是门根本没开。它比"比值低"更靠近判词第三句：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

讲到这里，有一个关口必须守住，否则全书就白写了。

新尺子看的是比值的分布与底部，不要求人人比值相等。

打个比方。小区换了新水泵，物业怎么检查好不好？不会要求每家水龙头的水压一模一样，那做不到，也没必要，一楼和六楼本来就不同。物业要看的是两件事：一是各家的水压大致怎么分布，有没有一大片人家偏低；二是最顶层那几户，到底有没有水。顶楼有水，水压有高有低都正常；顶楼长年没水，平均水压再好看也不行。

为什么要盯底部，而不盯平均？因为平均会把人藏起来。一个小区里，九户人家日子越过越有意思，一户人家十年都卡在原地，平均起来，这个小区的比值好看得很。可那一户的门一直关着。判词第三句不问平均，只问"谁的门还关着"。看分布，是为了知道大多数人在哪里；看底部，是为了不漏掉任何一个人。

分布本身还要放在时间里看。一张健康的分布图，人是会动的：今年在底部的人，过两年能往上走；今年在高处的人，也可能为了照顾家人往下落一段。底部有人，不一定说明不公平；底部总是同一批人，才说明不公平。这就是随身三问里的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

意义投入比也是这样看。周小川这学期天天练投篮，投入大，球技一时上不去，比值低，这很正常，下半年他可能突然开窍。周晓带豆豆的那几年，自己的设计做得少，比值也偏低，可这一段是她选的，后面还有回来的路。比值有高有低，本来就是谱系里的偏斜。

真正要问的，是第 18 章那三条检验：偏斜轮得到吗？看得见吗？能回流吗？同一个人，是不是在整串谱系里一直待在底部？夜班阿姨要是十年都这样，林强要是一直跑到跑不动都这样，那就不是偏斜，而是铁门关着。

如果反过来，要求人人的意义投入比相等，会怎样？那就又回到了第 2 章的"统一份"，只是把统一的东西从钱换成了意义。人生下来就不同，走的路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同，硬把比值拉平，就得有人来管谁该多创造、谁该少释放。这是把统一性请回来，换了件新衣服。本书说公平统一的是"到达"，不是"相同"：每个人的三条律都有路走完，至于走成什么样、比值落在哪里，是各人自己的谱系。

这样一来，基尼系数在新尺子里也有了位置。它没有被扔掉，而是降了一级：从主尺变成一个横截面。这和第 17 章"天平降为横截面"是同一个道理。一次性买卖仍然要天平，某一年某一地的收入分得匀不匀，仍然值得看一眼基尼。可要回答"谁穷、谁富、谁被关在门外"，主尺得换成意义投入比的分布与底部。这就是导师口述 K4 的原话：“今天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不行，要用"意义获得和投入之比"来代替。”

新的贫富线，还会把一些我们习惯的说法翻过来。过去说"穷人"，想到的是缺钱的人，于是办法总是给钱。给钱当然要紧，门槛上的钱不够，门就打不开。可按新尺子，有一类人钱不算少，日子却越过越空：比值近零，天天交出去十几个小时，换回来的只是账户上的数字。另一类人钱不多，日子却越过越满：第 24 章那位乡村老师，看着学不会分数的孩子自己拼出"两个二分之一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她一年里不止一回，她的三条律年年都走得完。新尺子不是要把这两类人的位置对调，说老师才是富人、老板才是穷人就完了，而是说：两边都有要补的地方，一边补钱，一边补门。

这也是读数不能进考核排名的原因。一旦意义投入比成了排名，单位要排、学校要排，人就会去表演涌现、虚报释放，三条律从发生变成了填表。尺子还没量准，先把要量的东西弄坏了。再者，排名天然要比出前后，这和"不要求相等、只看底部"的用法正好相反。所以，这把尺子只用来找人：找出那些投入很大、一直被关在门外的人，看门在哪里，怎样打开。

◆ 三、与已有指标的区别

又是一个周末。周晓在手机上翻到一条新闻，说某地发布了"幸福指数"排名。她问妈妈："这跟你说的意义投入比，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但它们是近亲，先把近亲的长处说足，再说差别。下面这张表把几把尺子放在一起看。

尺子	主要看什么	看不看投入	意义怎么定
基尼系数	收入或财富分得匀不匀	不看	不涉及
人类发展指数	寿命、教育、收入三项的平均水平	不看	不涉及
幸福指数类	人对自己生活的打分	不看	自我评价
能力进路	一个人实际能做成什么、能成为什么	不直接看	由可行能力与功能活动界定
意义投入比	意义获得与投入之比的分布和底部	看	D1 三律走没走完

先说人类发展指数。它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 1990 年起发布的，设计者有经济学家哈克，森也参与其中。它把寿命、受教育年数和人均收入合成一个数，后来还有按不平等调整的版本。它的功劳很大：第一次在全世界的层面上说，发展不只是钱，还要看人活得长不长、有没有读书。这一步，本书是认的。

设想同一座城里的两个人。一个在写字楼里做文员，每天八小时，下班就走；一个在城郊的厂里上夜班，每周六天，每天十二小时，周末再去送一趟外卖。两人都是四十岁上下，都是高中毕业，月收入差不多。放进人类发展指数，他们几乎是同一个点。可是一个人每月交出去一百七十个钟点，另一个交出去三百多个钟点，还不算夜班熬掉的那一部分心力。

它的缝隙在于，量的是产出水平，是"到了什么程度"，不问"花了多大代价到的"。两个人寿命一样、学历一样、收入一样，一个是正常上班挣来的，一个是熬夜打两份工挣来的，人类发展指数里看不出差别。它也不问在读书、工作当中，三条律有没有走完。对方可能会回应：一个国家层面的指数，本来就不该管到每个人每天的投入。这个回应是对的，所以本书不说它错，只说它量的不是这件事。意义投入比管的，正是它不管的那一段。

再说幸福指数。比较常见的是《世界幸福报告》，它从 2012 年起发布，主要用调查问卷让人给自己的生活打分，从零分到十分。它的长处是把人自己的声音请了进来，不再只看外人的统计。

它和意义投入比差在两处。一处和人类发展指数一样，不看投入。另一处更要紧：它依靠的是自我评价。人对自己日子的打分，常常会跟着处境调整。在很难的处境里待久了，人可能慢慢习惯，把要求降低，打分反而不低。森本人就提醒过这种"适应"的问题〔待核：森关于适应性偏好的具体论述与出处〕。本书的 K6 口径正好对着这一处：意义不是主观的，不是你说多少分就是多少分，而是看三条律在你身上走没走完。夜班阿姨即便说"还行，习惯了"，她的创造律有没有走到涌现，仍然是可以对照检查的。

最后说能力进路，这是最近的一门亲戚。第 10 章讲过，森和努斯鲍姆不看人手里有多少东西，而看人凭这些东西实际能做成什么、能成为什么。同样一辆自行车，对腿脚不便的人和健步如飞的人，意义不同。这离本书的"可达"已经很近了。

严格说，能力进路量的不只是"产出水平"，它更看重人有没有实质的选择空间。所以说它"只量产出"并不准确。它和意义投入比的区别在另外两处：一是它不把所得放在投入上去比，一个人为了获得某种能力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力，不在它的主要框架里；二是第 10 章说过的那道缝，它有可达、无谱系，看的是一个人此刻能做成什么，不追问这种能做，是不是三条律一步一步发生出来的、又怎样回流。努斯鲍姆列出了一组核心能力清单，那是一张"该有什么"的单子；意义投入比问的是"有了之后，发生了什么、花了什么"。能力进路的支持者可能回应：选择空间里本来就包含了时间和精力的约束。这个回应有道理，二者可以互补。本书只是把那条约束拿到台面上，单独做成分母。

把这几处差别合起来，就能看出新尺子可能照见的人。一类是"指标都达标的意义贫困者"：寿命正常、学历不低、收入中等，可他投进去的大量时间和心力，三条律始终走不完，人类发展指数里他是好样本。另一类是"自评不低的意义贫困者"：在难处待久了，打分不低，可创造、自由、幸福哪一条都没走到头，幸福指数里他是满意的人。还有一类是"能做而没做成的人"：手艺有，选择空间也有，可做的事被别人拿走了意义，或者为了一点所得付出远超常人的力气，能力清单上他一项不缺。这三类人，各有各的指标把他们看漏了。意义投入比如果有用，用处就在于把他们找出来。

说到这里，要把话说老实。意义投入比现在只是一个定性框架，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统计指标。它能不能真的代替基尼，要看本书立下的一条推翻条件（第 26 章会逐条报账）：如果意义投入比和基尼系数在各地几乎完全同向，找不出新的贫困人群，那它就代替不了基尼，最多只是补充。本书愿意接受这个检验。至于谁来记录意义、怎样防止被监控和造假，那是下一章的事。

回到周晓的问题，几把尺子的分工可以这样说：基尼看钱分得匀不匀；人类发展指数看活得长不长、读没读书、挣得够不够；幸福指数听人自己怎么说；能力进路看人能做成什么。意义投入比问的是另一句：一个人把时间、力气、心思和钱交出去以后，三条律在他身上走完了没有，这一路是不是始终有门。

> **带走的话**
>
> 意义投入比＝意义获得÷投入，意义按三条律走没走完来看，投入按时间、体力、心力、金钱来看。它不要人人比值相等，只盯分布和底部：谁投入很大、却在整串谱系里始终比值近零，谁就是今天真正的穷人。

> **小账** SDE 账——投入与获得之间的一个个落差是 D；比值在一段日子里随差异不断显露，是 S；把各家各户连成一个小区、一个社会，使底部的人不能被看漏的，是 E。　天平→谱系账——本章把"一刻的收入天平"换成了"一串日子里意义获得与投入之比的谱系"，看的是分布和底部，不是人人相等。

第 26 章

AI 时代：意义第一次可计量

这一章的问题：前两章说，量贫富要看"意义获得和投入之比"，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可过去几千年，人们为什么偏偏只会量钱？到了平台和 AI 的时代，意义能不能真的被记下来？记下来以后，会不会反倒让人更不自由？还有，这本书说了这么多，什么样的局面出现，就说明它错了？

◆ 一、过去为什么只能用统一价和基尼

设想一下，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马的小餐馆里，一碗牛肉面卖十二块，就是第 9 章那位夜班保安常来吃的那碗。中午进来三个人：一个是赶工地的师傅，吃完抹抹嘴又去扛钢筋；一个是考研的学生，边吃边背单词，这碗面撑着她又熬了一个通宵；还有一位老人，老伴走后第一次自己出门吃饭，吃着吃着眼圈红了，临走跟老马说："明天我还来。"

三碗面，三个十二块。老马收钱的时候，只知道收了三十六块。那碗面后来在三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也没法知道。

这就是统一价和基尼系数能统治这么久的根本原因：意义不可计量，只能量钱。

先说意义为什么难量。第一，意义在消费之后才发生，钱在消费之前就付了。第 2 章那本 50 元的书，甲写出专著，乙拿去垫桌脚，差别要过几个月、几年才显出来，可书店当场就得收钱。第二，意义发生在人身上，散在各家各户，没有一张收据记下它。老人那句"明天我还来"，是一段幸福律从张力走向释放的痕迹，可它飘在空气里，第二天就没了。第三，意义是一串，不是一个点。奶奶刘桂兰学画，从乱涂到成形、再到自己选题，前后走了一两年（第 12 章讲过），要看出她到没到，得有这一两年的记录；过去谁会替一个退休老太太存两年的画？

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难处：记录要花钱。在只有纸和笔的年代，替一个人存下两年的画、几百张草稿、每天的心绪起落，成本高得吓人，只有极少数名人才有人替他整理手稿。普通人的意义，来过，发生过，然后就散了，没留下第二份。

再说钱为什么好量。钱是同一种东西，一块就是一块，能加，能减，能排队。钱在流动的时候天然留下痕迹：工资条、账本、税单。第 1 章说天平能统治两千年，有一条理由就是"可计量"。天平称的是重量，统一价称的是钱，基尼系数排的也是钱。量得到的，才进得了制度；量不到的，只能留给良心和习惯。

而且钱的记录往往是"顺带"有的。要收税，就得记收入；要发工资，就得有工资条。基尼系数并不是专门为量公平发明的一套记录，它用的多半是这些为别的事早已存好的账。换句话说，人们量贫富时用钱，部分是因为钱的账本现成摆在那里，拿来就能算。意义没有这样一本顺带存下的账。

其实，过去也不是一点都看不见意义。爷爷周德厚年轻时当学徒，师傅从不给他打分，可师傅心里清清楚楚：这孩子哪年还在乱刨，哪年刨出的板子开始平了，哪年敢自己挑料了。师傅看得见，是因为天天在一个院子里，一看就是好几年。熟人之间，意义是靠眼睛和记性记下来的。第 15 章周建国和老马的十年饭局能轮得平，也是因为两个人记得住。

可这种看见有两个限度。一是只在小圈子里管用。院子一大，城市一大，人和人只见一面，就没人替你记那一串了。第 17 章说谱系越短越靠天平，原因就在这里：陌生人之间，只剩当场两清。二是看见了也进不了账。师傅知道徒弟长进了，最多多给几个铜板，说不出"他这三年的创造律走到了哪一步"。看见是私下的，结算是公开的，两边接不上。

后来也有人想补这个窟窿。问卷、幸福调查，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打一到十分。第 25 章说过它们和意义投入比的区别。这里只补一句：问卷问的是一刻，是一个人在那天下午怎么说。它把意义又切成了一个点，等于造了一杆新的天平。

量不到意义，代价并不小。量不到的东西，在账本上就等于零。第 21 章那笔没人记的家务账，母亲照料一家几十年，因为不进工资条，就被当成"本分"。不是

没人在乎，是制度只认得量得到的东西。久而久之，人们自己也信了：能换成钱的才算数。

所以过去的人不是不知道意义要紧。孔子讲"均"，罗尔斯讲最差者，森讲能力，他们都在往意义那边伸手。可一落到要分东西、要定价钱、要比贫富，手边只有钱这把尺子。不是尺子选对了，是只剩这一把。

这里要回扣随身三问的第一问：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统一价统一的是输入——大家都付十二块。基尼量的是输入的另一头——大家各收进多少钱。到达，也就是那碗面在谁身上走完了三律，过去根本进不了账。

还有第二问：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收钱是一刻的事，几秒钟两清。意义是一串的事，要等它发生完。一个只会记一刻的社会，自然只能造出一刻的天平。不是古人糊涂，是记录的本事只到这一步。

说到这里，要防一个误会。说"意义不可计量"，不等于说"意义是主观的、各说各的"。K6 讲得清楚：意义是 D1 的三条发生律——创造律走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走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走张力、转换、释放。走没走完，是可以对照检查的事，不是凭感觉说了算。难处不在意义没有客观的样子，而在它的样子散落在漫长的时间里，过去没有工具把这一串收拢起来。

再回到老马的面馆。假如老马心里明白，那位老人的十二块钱换回的东西，比工地师傅那碗多得多，他能怎么办？他没法给老人多收钱，那样更不公；也没法给师傅退钱，那碗面确实顶了饱。统一价在这里像一道墙：墙这边是一刀切的钱，墙那边是千差万别的意义，中间没有门。不是老马不想公平，是他手里没有一样东西，能把墙那边的事搬到墙这边来结算。

这道墙，过去所有的价格和贫富尺子都撞上过。第 19 章想让意义回流，第 25 章想算意义投入比，碰到的第一个问题都一样：拿什么记？下一节要说的，就是这道墙第一次出现了裂缝。

打个比方。古人不是不知道天上的星星在动，只是没有望远镜和长年的记录，就只能凭肉眼看一刻。意义也一样，它一直在发生，只是一直没被看全。

◆ 二、事后结算的可能与风险

还是构想的场景。大女儿周晓做室内设计，电脑里的设计软件会自动存下每一版图纸。一个周末，她翻到半年前一个老房改造的项目，从第一版一路点到第四十版：头几版东拼西凑，什么风格都想放；二十几版开始，几个想法自己搭到一块儿去了；最后几版，出了一个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楼梯，客户看了一句话没说，摸着扶手走了三遍。

周晓盯着那一串图看了很久。她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创造律是怎么从混沌走到涌现的。

这就是平台与 AI 带来的新东西：意义的发生，第一次有可能被事后一串一串地记下来。

过去说意义不可计量，三个难处——事后发生、散在各处、是一串不是一点——如今每一条都松动了。软件存版本，学习应用存每天的练习，写作平台存草稿，社区里存一个人提问、被回答、再去帮别人的来回。AI 还能把这些零散痕迹整理成一条线，帮人看出：创造律卡在哪一步了？自由律有没有从纠缠走到选择？幸福律的张力，有没有找到一个转换的出口？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让"事后结算意义"在技术上第一次成为可能。第 19 章讲的意义回流，第 25 章讲的意义投入比，过去都只能说说；有了这样一串记录，至少有了着手的地方。但要分清两样东西：痕迹和意义。软件记下的是四十版图纸，不是"创造律走完了"。从痕迹到意义，中间还隔着一层看——要对照三律的每一步，问有没有可观察的标志：乱的阶段有没有过去，零散的想法有没有自己搭起来，有没有出现原先没有的东西。痕迹是原料，三律是对照的样子。AI 能帮着整理原料，但不能把一串痕迹直接变成一个分数，然后宣布"此人意义获得七十二分"。

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不是"已经做到"。本书也不给打分公式，只给可观察的标志（这是本书的定稿口径）。

可是，话说到这里，必须停下来，正面回答第 23 章留下的那条反驳。

自由派会说：你说的这串记录，不就是监控吗？舅舅林强每天被平台记下每一单、每一秒、每一个拐弯，他被记得越全，就越不自由。现在你还要记人的"意义"，那是把手伸进了人最里面的地方。谁来计量？计量的人会不会比老板还可怕？

这条反驳是对的，至少说中了三种风险。

第一种是监控。记录本身不分好坏，看握在谁手里。同一套记录，握在周晓手里，是她回看自己的成长；握在公司手里，就可能变成"你这个季度涌现得不够"。林强的平台早就把他的劳动记得清清楚楚，可这些记录只朝一个方向流——流向派单和扣钱，从不回到他身上。这正是第 23 章说的剥削：意义单向流走、不回流。

第二种是操纵。一旦某个读数被拿来发钱、评级、排名，人就会去凑那个读数，平台也会去设计让人凑读数的机关。设想一下，如果"幸福律走到释放"变成一个打卡项，就会有人每天准时点一下"我释放了"。读数好看了，意义没了。

第三种是虚报。意义虽然不是主观的，可记录意义的痕迹，很多是人自己留下的。人可以演，可以凑，可以为了不被扣分装出一副走完三律的样子。

所以本章不说"AI 解决了公平"。本章说的是：AI 让意义第一次有可能被看见，而看见本身带着新的危险。要想好处留下、危险关住，至少要守住几条门规。下面写成原则，不是政策，不对任何现行制度表态。

守门原则	白话说法	防的是什么
读数不进考核	任何意义读数，不进工资、评级、排名、录取	操纵、虚报
本人掌握	记录先归本人，本人先看、本人决定给谁看	监控
可撤回	给出去的，随时能收回、能删除	监控
只看分布与底部	对外只说"有多少人卡在第一步"，不点名、不排队	排名、退回统一性
看标志，不看分数	只问三律每一步有没有可观察的痕迹，不把人折成一个数	操纵
门不靠读数开	可达底价、意义回流，不以交出读数为条件	用"看见"换"进门"

这里要交代清楚：表里前三条（读数不进考核、本人掌握、可撤回）是全书原定的守门原则；后三条（只看分布与底部、看标志不看分数、门不靠读数开）是本章顺着第 25 章"只看分布与底部"、第 12 章轮椅坡道那道底线推出来的，六条一起作为本书的守门原则。

这张表背后，其实只有一个意思：AI 在这里只能当镜子，不能当法官。镜子让周晓看见自己的四十版图纸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她自己判断下一步往哪走；法官则替她下结论，"你的创造律只走到自组织"，再把结论交给别人。前者让她的自由律多了一次选择，后者把她重新缠进一张别人织的网里。同一套技术，摆的位置不同，一个帮三律往下走，一个把三律截在第一步。

这几条里，第一条最要紧，也是全书的禁令：意义投入比的读数不进任何考核排名。道理很简单——一进考核，它就从一面镜子变成一杆新天平，人又开始围着同一个标准凑分，统一性换了个名字回来了。

最后一条也要多说一句。如果有人对你说"想享受学生价、公益价，请先把你的学习记录交上来"，这道门就变了味。可达的底线（第 12 章那道轮椅坡道）不能设在"你先让我看看"的后面。

先说虚报。守门原则对虚报的办法，不是抓得更严，而是让虚报没有用处。人为什么要假装走完了三律？因为读数能换来东西：奖金、名次、一个好评价。读数一旦不进考核、不换任何好处，假装就只骗得了自己。周晓要是在自己的图纸记录里作假，骗到的只有她自己的那面镜子。这跟第 20 章讲的考试之美是一个道理：考试一旦只为让人看见"我学会了"，作弊就失去了意思。

拿"本人掌握"和"可撤回"举个小例子。设想周小川的篮球队用一个训练应用，记下他每次投篮的角度和命中。这份记录归谁？按守门原则，先归周小川。他可以拿给教练看，求教练帮他找毛病；也可以哪天不想给了，一键收回。教练能看到的是"全队有几个人的投篮一直卡在同一个毛病上"，用来调整练法，而不是拿去决定谁上场、谁坐板凳。一旦它决定上场，周小川就会开始挑好投的球投，记录好看了，球技没长。

自由派还可以再追一句：原则写在纸上，真到了有权有钱的人手里，谁守？这一问也对。本书的回答只有一半：守门原则本身守不住一切，它需要制度、法律和社会的共同看护，这些不在本书讨论之内。另一半回答是：不记录，并不等于人就自由了。林强的劳动早就被记得一丝不漏，只是记录全朝资本那边流。真正的选择往往不是"记还是不记"，而是"记下来的东西朝谁流"。本书主张朝本人回流，这是方向，不是保证。

这样能不能完全关住风险？不能。守门原则只是让记录尽量朝本人回流，而不是朝别人流走。回到随身三问的第三问：谁的门还关着？记录意义，本来是为了找出那些被关在门外的人；要是记录反过来变成一道新门，把人关得更紧，那就是本书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 三、本书怎样被证伪

构想的场景。周日晚上，母亲林慧在饭桌上给周小川讲一道几何题。讲完了，她说："我这个讲法，你回去做五道同类题。要是五道里错了三道，那不是你笨，是我这个讲法不对，我得换。"

周小川愣了一下："还有老师先说自己会错在哪的？"

一个说法要让人信，最好像林慧这样，先说清楚：出现什么局面，就说明我错了。说不出的，就没法检验，只能信或不信。本书的证伪只按粗层级来——不要求现在就知道具体怎么测、用什么数据，只要说得出"出现了什么大局面，命题就错"。下面把第四节的五条推翻条件，一条一条翻成大白话。

第一条，管第 19 章，价格那一章。第 19 章说，先给一个谁都进得了门的可达底价，再让消费之后发生的意义回流到创造者那里，长期看，到达意义的人会更多，发生的意义也会更多。那么，要是在推行了这样的办法很多年以后，回头一看：到达意义的人反而更少了，写书的、做软件的、搞创作的反倒没劲了，整个场子里发生的意义、冒出来的新东西比原先还少——那第 19 章就错了。统一价虽然不公，起码比它强。

第二条，管第 24、25 章，新尺子那两章。本书说，意义投入比能看出基尼系数看不出的贫困。那么，要是拿两把尺子去量许多地方，结果发现它们几乎总是一个方向——收入不均的地方，意义投入比也一样不均；收入均的地方，意义投入比也一样均；而且怎么找，都找不出一群"收入不低、却在意义上穷"的人——那它就代替不了基尼。最多算个补充，"主尺"的说法要收回。

第三条，管第四编，谱系那一编。本书说，偏斜轮转比天平更公平：今年照顾生病的老大，过几年轮到高考的老二，只要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大家心里反而更服。那么，要是看许多家庭、班级、单位，长期按偏斜轮转过日子的那些，里面的人反而比一向按天平、一刀切过日子的那些更觉得不公、更委屈、更想散伙——那第四编就错了。公平还是一顿一顿地两清最好。

第四条，管第 4 章，统一性之死那一章。本书说，统一和多样的矛盾会一路积累，调和只能缓解，到了阈值，旧的统一性公平就会死，新的同一性谱系才会发生。那么，要是有人能证明，这对矛盾可以一直调和下去：一家人为"一碗水端平"吵上三十年，越吵越和气，从来不会到哪个坎儿上非变不可——那第 4 章就错了。三视角的调和就够用，用不着"死亡与新生"。

第五条，管第 23 章，剥削那一章。本书说，剥削是劳动者的三律被截断在第一步。那么，要是把两类劳动者放在一起看：一类在干活里能从摸索走到成形、自己挑得了做法、压力落得了地；另一类十年拧同一颗螺丝、被算法和债务缠住、紧绷着从不松下来——结果两类人一样累、一样想走、一样觉得不公，看不出差别——那第 23 章就错了。三律截不截断，跟剥削不相干。

把五条连起来看，它们正好跟着全书走了一遍：第四条管"破"，问旧公平观会不会死；第三条管"动"，问谱系是不是比天平好；第一条管"用"，问落到价格上行不行；第五条、第二条管最后一编，问剥削的新诊断和贫富的新尺子站不站得住。全书每一步立起来的东西，都留了一扇可以被推倒的门。

这五条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看大局面，看长期，看一群人，不看一个人一时的说法。这跟全书的口径一致——公平在一串里，不在一顿里；证伪也在一串里，不在一刻里。

五条写下来，顺带回答了第 23 章马克思派的另一半担心。他们怕的是"意义"这个词太软，说什么都对，正好替拿走钱的人打掩护。一个说什么都对的说法，是说不出推翻条件的；它没有哪种局面能把它驳倒。本书能一条条写出"出现什么就错"，本身就说明这里的意义不是随口的感受，而是按 K6 的三律可以对照检查的发生过程。查得了，才驳得倒；驳得倒，才谈得上可信。

也要说明，这五条只到粗的层级。用什么数据、看多少年、在哪些地方看，本书都不定，那是以后的事，也不该由一本写给普通人的书来定。本书只负责把话说死到这一步：大局面要是这样，我就错了。

反过来，也要说清什么不算推翻。一个人说"我干流水线十年，挺开心的"，推不翻第五条；它是一刻的一个人的话，不是一群人长期的局面。某个地方试了两年意义回流，创作没见多起来，也推不翻第一条；两年太短，谱系还没走完。同样，本书也不能拿几个好听的故事来证明自己对。故事只能讲明道理，对不对，要交给大局面。证伪和证实用的是同一个口径：都看一串，不看一刻。

还有一层。第 18 章讲过谱系公平的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这五条推翻条件，其实也是在问同一件事——本书开出的办法，到头来有没有让被关在门外的人变少。要是没有，说得再好听，也该认错。

还要说清两件事。

一件是，这五条有的离不开本章说的记录。第二条、第五条都要看"意义走没走完"，过去根本没法查，只能吵；有了平台与 AI 的记录，至少开始能看。可查的时候，仍得守住上一节的门规：只看分布与底部，不点名，不进考核。拿证伪当借口去监控人，那就是用对的理由做错的事。

另一件是，这五条里任何一条成立，都不等于全书作废。第 19 章错了，第 23 章未必错；第二条成立，意义投入比降为补充，判词第一句"意义可达的统一性"仍可接受检验。本书愿意一章一章地被检验，也愿意一章一章地认账。

林慧那晚的五道题，周小川错了一道。她松了口气，说："这个讲法先留着。"本书也盼着这样被对待：先留着，接着看。

> **带走的话**
>
> 过去只能量钱，不是因为钱最要紧，是因为意义散在漫长的时间里，没人记得下来。AI 第一次让意义可以被事后看见；可看见的东西握在谁手里，决定它是镜子还是锁链。读数归本人、不进考核、随时可撤回——守住这几道门，"可计量"才不会变成新的天平。

小账　SDE 账——平台与 AI 第一次让 D（三律一步步走的差异序列）被连续记下，S（意义的显露谱系）因此能被看全；守门原则守的是 E（纠缠）的方向——记录要回流到本人，不能单向流走。　天平→谱系账——把"只能当场称钱"的统一价与基尼这杆天平，换成"事后一串一串看意义走没走完、并让它回流"的谱系；本书自己的对错，也交给一串长期的大局面去结算。

结 语

公平是一起发生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走了这么长的路，从菜市场的秤走到算法派单，回到那张饭桌上，我们对"公平"到底多懂了什么？

◆ 一、回到那顿家宴

还是那个老小区，还是周家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方桌。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就当是导论那锅家味的下一年。

爷爷周德厚七十五岁了。生日前一天，奶奶刘桂兰照旧去菜市场挑排骨。不同的是，这一回她不是一个人去的。周晓推着豆豆的小车跟在后面，问奶奶这排骨要炖多久，那锅汤的火该怎么看。奶奶一边挑一边说，说着说着笑了："你妈当年也是这么跟着我学的。"

豆豆五岁了。今年他嚷着要自己啃骨头，奶奶不用再剁碎，只是挑了几块小的、肉厚的，放在他那只小熊碗里。他啃得满脸是油，一边啃一边宣布："我长大了。"一桌人都笑。去年剁碎的那份照顾，今年用不上了，可它没有白费：正是因为去年吃好了，今年他才敢伸手去够骨头。

爷爷的牙又掉了一颗。汤炖得比去年更浓，米饭泡得比去年更久。他吃得很慢，奶奶就把他的菜挪到离他最近的地方。爷爷没再说"不饿，你们吃"。他放下筷子，讲起自己年轻时做木匠，头一回打一张方桌，从量料、刨板到合榫，整整弄了半个月，最后交给东家时手都在抖。小川听得入迷，问爷爷这张桌子是不是也是他打的。爷爷说是。小川低头看了看桌面上的刨痕，没说话。

这是我构想的一年后的家宴。那时小川高三了，正是最紧的一年。今年家里的饭桌明显偏向他：多了他爱吃的菜，碗里多了一个蛋，他不用洗碗，周建国还特意把聚餐挪到了周日中午，好让他晚上能回去刷题。没有人觉得这是偏心。大家都记

得，前几年爷爷住院那阵，全家的心思都在爷爷身上；更早些年，周晓生豆豆，奶奶整整照顾了她一个月。轮到小川了，这是第 16 章说的那种偏斜：这一回偏你，下一回偏他，连起来是通的。

舅舅林强这回准时到了。他跟站长换了个班，空出了这个中午。他进门时，手里提着一袋水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回没穿工作服。"奶奶把他按在爷爷另一边，碗里的饭早盛好了。吃到一半，林强说起最近站里在试一个新办法，骑手可以自己挑一部分路线，超时也不再一刀切地扣钱。这是我替这一年往后构想的一个变化，不是哪家平台的现行做法：第 22、23 章里，他的路线还全由算法定，超时就扣钱；一年过去，设想站里松开了这么一个口子。他说得不多，可大家听得出，他今年说话的声音比去年松了一点。他的处境，第 22 章、第 23 章已经细细算过；在这张饭桌上，要紧的只是一件事：他坐上来了。

周晓今年接了一个老房改造的活儿，是一对老夫妻的房子。她照着老人的腿脚，把门槛磨平，在卫生间装了扶手，又把灶台降低了几公分。她说这是她工作以来最有劲的一单。周建国听了，想起自己调度的车队，嘟囔了一句："我那边要是也能这么排就好了。"林慧接过话，说她这学期班上来了个转学生，她多花了些心思，现在那孩子已经敢举手了。三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可说的都是同一种事：不是把人往同一个模子里塞，而是让不一样的人都能走到。

饭吃到一半，豆豆忽然指着爷爷的碗问："为什么太爷爷的饭是稀的，我的是干的？"桌上静了一下。小川先开了口："太爷爷牙不好，咬不动。你去年也咬不动排骨，奶奶就给你剁碎了。"豆豆想了想，又问："那小舅舅为什么有两个蛋？"小川咧嘴一笑："我明年要考试，考完了，我的蛋分你一个。"

这几句孩子话，其实把公平最难的那部分说清楚了。不一样，要说得出为什么；多拿的，要看得见什么时候轮到别人。一个五岁的孩子能听懂，说明这里没有藏着什么。偏心最怕被问"为什么"，而这张桌子不怕。

饭后，林强没急着走。他帮爷爷把那张方桌的一条松了的腿重新敲紧，爷爷在旁边指点，哪里该垫一块木片，哪里该轻轻敲。两个人蹲在地上忙了半个钟头，敲

好了，爷爷拍拍桌面，说："还能再用二十年。"周晓在家庭群里发了一句："明年还这么吃，菜单大家报。"群里很快多了一串回复：小川报了红烧排骨，豆豆让妈妈替他报了"能啃的骨头"，林强报了一句"我提前换班"。去年那个各说各话的群，今年在为同一顿饭说话。

最后上桌的，还是奶奶。可这回不是剩下的饭，也不是凉了的菜。周晓早把一碗留出来，摆在爷爷旁边。周建国和小川起身收碗的时候，奶奶想跟进厨房，被林慧拦住了："妈，你坐着。"奶奶就坐着，看着一桌人吃剩的空碗，说了一句："今年的饭，大家都吃干净了。"

这顿饭，拿天平去称，仍然是"偏"的。爷爷的汤更浓，豆豆的排骨挑过，小川碗里多一个蛋，林强的碗提前盛好，奶奶被按在椅子上不许动。没有两碗饭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把随身三问拿出来，挨个问一遍。

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碗里的东西各不相同，统一的是每个人都吃好了，都吃到了这家的味道，都坐在了这张桌子上。豆豆走完了一段小小的创造：从吃不了，到吃剁碎的，到今年自己啃骨头。爷爷讲那张方桌时，心里那点"老了没用"的紧绷，转了个弯，放下了。这些都是走得完、看得见的，不是谁随口说一句"挺好"。

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今年偏向小川，是接着前几年偏向爷爷、更早偏向周晓来的。豆豆的骨头，接着去年的剁碎来。奶奶教周晓炖汤，接着她自己的母亲教她来。这顿饭是一条长绳上的一个结，单拿出来看是歪的，放回绳子里是顺的。

谁的门还关着？去年在楼下送餐的林强，今年坐上了桌；年年最后一个上桌、吃剩饭的奶奶，今年被留了碗、按在了椅子上。这张桌子上，眼下没有一个人始终被关在门外。"眼下"两个字要留着：明年小川去了外地，林强的班换不换得来，奶奶的身体还撑不撑得住灶台，都还得接着看。铁门不是关一次就完的事，是每一顿都要再看一眼的事。

◆ 二、从天平到谱系

从奶奶的饭桌走出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现在把这条路回头看一遍。

我们先看了天平。正义女神手里那杆秤，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在陌生人之间、在菜市场和法庭上，替人类挡住了多少欺负和私心。本书没有要砸掉它。第 17 章说过，一次性的买卖、短短的交往、离婚时那笔必须当场分清的账，天平仍然该在。只是它从公平的全部，退成了公平的一个横截面，就像从一条河里舀起的一瓢水。

我们也看了天平的三副面孔：统一价、统一卷、统一份。一本 50 元的书，价格结算了纸和墨，结算不了它在甲手里变成专著、在乙手里变成桌脚之后的那一段。一张数学卷，测得出谁像标准答案，测不出谁真学会了、谁被看见了。一样的过节费，暖了一时，冷了熬夜的人。我们还看了另一头：各点各的外卖、家庭群里各说各话、一句"你就配走这条小路"。统一和多样拉锯了很久，三种视角来回调和，矛盾能小，却死不了，也生不出新的来。

然后我们请两千年的大思想家一一出场。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孔子的均与墨子的兼爱，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和差异原则，诺齐克的来路正当，森与努斯鲍姆的能力，马克思的按需分配。每一位都看见了真东西，每一位都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本书做的，只是在他们停下的地方接着走一步。

走这一步，靠的是三个词：统一、多样、同一。齐唱是统一，各唱各的是多样，和声是同一。和声里每个声部都不一样，却是同一支歌；一锅家味从奶奶的母亲传到豆豆，每一代都在变，却还是这家的味。随着差异一个个冒出来（D，差异序列），在把人连成一家一班一社会的那股劲里（E，特征纠缠），公平一回回显出新的样子（S，显露谱系）。三者分不开。硬把它切成一刻一刻去称，就成了天平。

现在，可以把判词三句完整地放回这里。

第一句：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公平要统一，但统一的不是碗里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都能走到那顿饭的意义。意义也不是各人心里的一点感觉。它有三条走得完、查得到的路：从一团乱到成形、到出来一个新东西（创造律）；从被缠住，到能自己选，到劲儿被激发出来（自由律）；从绷着，到转过弯，到放下（幸福律）。三条都走完，才叫到达。

第二句：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老大生病那年，父母的心偏向老大；十几年后老二临近高考，全家围着老二转。周建国和老马十年饭局，单看哪一顿都不平。轮流请客的饭局，偏斜轮转的家，轮岗轮值的单位，公平都在一串里，不在一顿里。

第三句：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以后补给你"若永远不来，"因人而异"若永远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谱系就断了。三条检验要随身带着：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

这三句话，从饭桌一直走到了更大的地方。在价格上，它说：先有谁都进得了门的底价，再让消费之后发生的意义有路流回创造者。在学校里，它说：考试之美，是每个学生都能到达"我学会了、我被看见了"。在职场上，它说：同工同酬之后，还要问同达。在剥削的问题上，它给了一个新诊断：劳动者的三条意义之路被截断在第一步，劳动中发生的意义单向流走、不回来。在贫富差距上，它提出一把新尺子：意义获得和投入之比。要看的是这个比值在人群里怎么分布、底部有多少人，而不是要求人人比值相等；要求相等，就又退回了那套一样的碗。书里举过的每一个读数，都只作说明，不进任何考核和排名。

这些说法，有可能是错的。本书在第 26 章已经逐条报过账，这里只简短回扣一次：推行可达底价和意义回流之后，长期看到达意义的人更少了，第 19 章就错了；意义投入比和基尼系数在各地几乎完全同向、找不出新的贫困人群，它就代替不了基尼，最多是补充；一个家、一个班、一个单位长期按偏斜轮转过日子，成员的不公感反倒比按天平过日子的还高，第四编就错了；统一和多样的矛盾若能无限调和、永远跨不过阈值，第 4 章就错了；三条律走完全程的劳动者和被截断的劳动

者，在倦怠、离职、不公感上看不出差别，第 23 章就错了。这五条，交给现实和时间去验。

最后，回到书名那个问题：何谓公平?

天平给过一个回答：两边一样重，就是公平。这个回答简单、清楚，管用了两千年。它的前提是，公平可以被一个人、在一个时刻、用一把尺子称出来。

奶奶的饭桌给了另一个回答。那锅饭不是她一个人称出来的。是爷爷讲起了方桌，是豆豆伸手去够骨头，是小川放下碗去洗碗，是周晓把一碗饭留在爷爷旁边，是林强跟站长换了一个班，是林慧说了一句"妈，你坐着"。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在动，每个人的动又牵着别人。公平就在这一来一往里，一顿一顿地显露出来。

这也就是说，公平不是哪一个聪明人替大家设计好、再发下来的一张表。奶奶第一顿饭的毛病，恰恰是她一个人想把公平称好。她站在桌边看了一圈，看的是碗；后来那锅家味之所以成了，是因为桌上每个人都在看别人：小川看出奶奶没上桌，周晓看出爷爷够不着菜，林强看出桌腿松了。公平需要有人掌勺，但掌勺的人不能是唯一一个看的人。

放到更大的地方也是一样。一个班的公平，不只是老师的事；一个单位的公平，不只是老板和人事的事；一个社会的公平，也不只是定规矩的人的事。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既是被照顾的人，也是能伸手去推开一扇门的人。

公平不是称出来的，是大家一起发生出来的。

> **带走的话**
>
> 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它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下一次坐到饭桌前，先别数碗里的块数，看看每个人吃好了没有，再看看谁还没坐上来。

参 考 书 目

按类排列；版本、译者未逐一核对者标〔待核〕。

一、古典与中国传统（原典）

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新编诸子集成本）。
4.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
6.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8.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3.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中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
14. Aristotle. Politics.（中译：《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15. Plato. Republic.（中译：《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
16. Locke, Joh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London, 1689.（中译：《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
17.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ondon, 1739–1740.（中译：《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18.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1759.（中译：《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19.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1776.（中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20. Brant, Sebastian. Das Narrenschiff. Basel: Johann Bergmann von Olpe, 1494.（《愚人船》，正义女神蒙眼木刻插图之出处）
21. Resnik, Judith, and Dennis Curtis. Representing Justice: Invention, Controversy, and Rights in City-States and Democratic Courtroo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二、正义与公平理论

1. Bentham, Jeremy.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London, 1776.（中译：《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
2. Bentham, Jere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London, 1789.（中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
3. Mill, John Stuart. On Liberty. London, 1859.（中译：《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
4. Mill, John Stuart. Utilitarianism. London, 1863.（中译：《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待核〕
5. Sidgwick, Henry. The Methods of Ethics. London: Macmillan, 1874.
6. Smart, J. J. C., and Bernar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7. Hare, R. M. Moral Thinking: Its Levels, Method, and Poi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8. Brandt, Richard B. A Theory of the Good and the Ri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9. Harsanyi, John C. "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 no. 4 (1955): 309–321.
10. Singer, Pet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Random House, 1975.（中译：《动物解放》，祖述宪译）〔待核〕
11. Sen, Amartya, and Bernard Williams, ed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2.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译：《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 Rawls, John.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译：《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

14. Rawls, John.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dited by Erin Kel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译：《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15. Rawls, John.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Nozick, Robert.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中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7. Nozick, Robert. The Examined Life: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9.
18. Hayek, F. 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中译：《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9. Hayek, F. A.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0. Dworkin, Ronald.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中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待核〕
21. Dworkin, Ronald.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2. Walzer, Michael.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中译：《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
23. Sandel, Michael J.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译：《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待核〕
24. Sandel, Michael J.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中译：《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1）
25. Sandel, Michael J.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0.（中译：《精英的傲慢》，中信出版社）〔待核〕
26. Cohen, G. A.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 Cohen, G. A.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 Cohen, G. A. 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9. Anderson, Elizabeth S.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09, no. 2 (1999): 287–337.

30. Arneson, Richard J. "Equal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Philosophical Studies 56, no. 1 (1989): 77–93.
31. Parfit, Derek. "Equality and Priority." Ratio 10, no. 3 (1997): 202–221.
32. Scanlon, T. M.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 Frankfurt, Harry G. On Ineq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34. Miller, David. Principles of Social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Young, Iris Marion.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6. Okin, Susan Moller.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37. Fraser, Nancy,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Verso, 2003.
38. Honneth, Axel. Kampf um Anerkenn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中译：《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9. Kymlicka, Will.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译：《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

三、能力进路与发展经济学

1. Sen, Amartya.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1970.
2. Sen, Amartya.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3. Sen, Amartya. "Equality of What?"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 1, edited by Sterling M. McMurri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4. Sen, Amartya.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中译：《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
5. Sen, Amartya.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5.
6. Sen, Amartya. Inequality Reexamin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中译：《再论不平等》）〔待核〕
7. Sen, Amarty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1999.（中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 Sen, Amartya.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译：《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9. Nussbaum, Martha C., and Amarty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10. Nussbaum, Martha C.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Nussbaum, Martha C.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译：《正义的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待核〕
12. Nussbaum, Martha C.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译：《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田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待核〕
13. Elster, Jon.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适应性偏好的经典讨论）
14. ul Haq, Mahbub. Reflections on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 Stiglitz, Joseph E., Amartya Sen, and Jean-Paul Fitoussi.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0.
17. Robeyns, Ingrid. Wellbeing,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Re-Examined.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17.

四、马克思与劳动、剥削研究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待核〕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4.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恩格斯：《反杜林论》，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Cohen, G.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7. Elster, Jon.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 Roemer, John E.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9. Wood, Allen W. Karl Marx.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10.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中译：《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待核〕
11.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2.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中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3. Ollman, Bertell.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五、经济学：价格、福利、不平等测量

1. Dupuit, Jules. "De la mesure de l'utilité des travaux publics." Annales des ponts et chaussées, 1844.
2. Marshall, Alfred.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中译：《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4）
3. Pigou, A.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价格歧视三级分类的出处；中译：《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待核〕
4. Lorenz, M. O.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 no. 70 (1905): 209–219.
5. Gini, Corrado. Variabilità e mutabilità. Bologna: Tipografia di Paolo Cuppini, 1912.
6. Atkinson, Anthony B.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 no. 3 (1970): 244–263.
7. Atkinson, Anthony B. 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 Arrow, Kenneth J.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1.
9. Okun, Arthur M.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5.
10. 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no. 4 (1945): 519–530.
11. Hirschman, Albert 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 Tirole, Jea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13. Varian, Hal R.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1, edited by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Willi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9.
14. Shapiro, Carl, and Hal R. 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9.
15.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译：《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
16. Milanovic, Branko.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 Stiglitz, Joseph E.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2.
18.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Mauss, Marcel. "Essai sur le don." L'Année sociologique, n.s., 1 (1925).（中译：《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0. Titmuss, Richard M. 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0.
21. Helliwell, John, Richard Layard, and Jeffrey Sachs, ed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2. New York: The Earth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2012.

六、心理学、行为科学与幸福研究

1.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no. 2 (1979): 263–291.
2. Kahneman, Daniel, Jack L. Knetsch, and Richard H. Thaler. "Fairness as a Constraint on Profit Seeking: Entitlements in the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no. 4 (1986): 728–741.
3. Kahneman, Daniel, Ed Diener, and Norbert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4. Kahneman, Daniel.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中译：《思考，快与慢》，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中信出版社，2012）
5. Thaler, Richard H., and Cass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Güth, Werner, Rolf Schmittberger, and Bernd Schwarz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 no. 4 (1982): 367–388.
7. Fehr, Ernst, and Klaus M. Schmidt.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 no. 3 (1999): 817–868.
8. Brosnan, Sarah F., and Frans B. M. de Waal. "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 Nature 425 (2003): 297–299.
9. Adams, J. Stacy.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edited by Leonard Berkowitz, 267–29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5.
10. Homans, George C.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11. Lind, E. Allan, and Tom R. Tyl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8.
12. Brickman, Philip, and Donald T. Campbell.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 In Adaptation-Level Theory, edited by M. H. Appley, 287–30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1.〔待核〕
13. Easterlin, Richard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4. Diener, E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 no. 3 (1984): 542–575.
15. Layard, Richard.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London: Penguin, 2005.
16.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17. Deci, Edward L., and Richard M. Rya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18. Seligman, Martin E. P. Flourish. New York: Free Press, 2011.
19. Frankl, Viktor 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德文原版 1946；中译：《活出生命的意义》）〔待核〕
20.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七、教育、家庭与照料劳动

1. Dewey, Joh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6.（中译：《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待核〕
2. Freire, Paulo.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0.
3. Coleman, James S.,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4. Young, Michael.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1870–2033.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8.
5.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aris: Minuit, 1970.
6. Gardner, Howard.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7. Black, Paul, and Dylan Wiliam. "Assessment and Classroom Learning."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5, no. 1 (1998): 7–74.
8. Lareau, Annette.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9. Noddings, Nel.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0. Becker, Gary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with Anne Machung.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1989.
12. Federici, Silvia.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Bristol: Power of Women Collective and Falling Wall Press, 1975.
13. Tronto, Joan C.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4. Kittay, Eva Feder.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5. Folbre, Nancy. The Invisible Heart: Economics and Family Value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八、职场、组织与平台劳动

1. Taylor, Frederick Winslow.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11.
2.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3. Sennett, Richard.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4. Sennett, Richard. The Crafts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Goodhart, C. A. E. "Problems of Monetary Management: The U.K. Experience." In Papers in Monetary Economics, Vol. 1. Sydney: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1975.
6. Campbell, Donald T.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 no. 1 (1979): 67–90.
7. Muller, Jerry Z. The Tyranny of Metr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Pink, Daniel H. Driv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9.
9. Kalleberg, Arne L.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 to 200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1.
10. Weil, David. The Fissured Workplace: Why Work Became So Bad for So Many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Anderson, Elizabeth.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 Graeber, David.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8.
13. Srnicek, Nick.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14. Rosenblat, Alex. Uberland: How Algorithms Ar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Work.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15. Gray, Mary L., and Siddharth Suri.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9.
16. Zuboff, Shoshana.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9.
17. 孙萍：《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待核〕
18. Raymond, Eric S.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Sebastopol, CA: O'Reilly, 1999.

19. Stallman, Richard M. Free Software, Free Society: Selected Essays of Richard M. Stallman. Boston: GNU Press, 2002.
20. Benkler, Yochai.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 Lessig, Lawrence. Free Cultu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22. Eghbal, Nadia. Roads and Bridges: The Unseen Labor Behind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ew York: Ford Foundation, 2016.
23. Eghbal, Nadia. Working in Public: The Making and Maintenance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San Francisco: Stripe Press, 2020.

九、复杂性、自组织与涌现

1. Whitehead, Alfred North.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2. Bateson, Gregory.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72.
3. Anderson, P. W. "More Is Different." Science 177, no. 4047 (1972): 393–396.
4. Nicolis, Grégoire, and Ilya Prigogine. 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s. New York: Wiley, 1977.
5. Prigogine, Ilya, and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 New York: Bantam, 1984.（中译：《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 Haken, Hermann.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 Berlin: Springer, 1977.
7. Maturana, Humberto R., and Francisco J.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Reidel, 1980.
8. Simon, Herbert A.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9.
9. Schelling, Thomas C.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10. Axelrod, Robert.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11. Kauffman, Stuart A. The Origins of Order: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ection in 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Kauffman, Stuart A. At Home in the Unive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Holland, John H. Hidden Order: 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5.

14. Holland, John H. 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8.
15. Mitchell, Melanie. Complexity: A Guided T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 Deleuze, Gilles.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17. 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 Grenoble: Jérôme Millon, 2005.
18. Barad, Karen.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十、本系列相关专著

1. 王德生：《SDE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61 号。
2.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亚里士多德》，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19 号。
3.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罗尔斯》，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104 号。
4. 胡敏：《胡敏讲罗尔斯：普通人都能懂》，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147 号。
5.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马克思》，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143 号。
6. 王德生：《马克思不用资本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资本论〉发生学》，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58 号。
7.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孟子》，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15 号。
8. 陈晓艳：《陈晓艳讲孔子的教育智慧：普通人都能读懂》，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33 号。
9. 王德生：《经济学学派解构入门：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19 号。
10. 王德生：《政治学学派解构入门》，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60 号。
11. 王德生：《知识的谱系发生：从“我们的知识”到“我的知识”》，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37 号。
12. 王德生：《万灯：巨型组织蹲下来之后，文明的谱系发生》，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38 号。
13. 王德生：《新文明的诞生：从物的生产到思想的生产》，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401 号。
14. 王德生：《新文明诞生：同一性谱系化》，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402 号。
15. 王德生：《我的面条：AI时代新经济的猜想》，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47 号。
16. 王德生：《我经济：AI时代未来的热门行业：生产“我”》，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24 号。
17. 王德生：《关系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68 号。

18. 王德生：《科学发生的结构：超越库恩》，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42 号。
19. 王德生：《意义数学的诞生：从“我的数学”到“我们的数学”》，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44 号。
20. 王德生：《敌人发生学：三界之中，敌人是怎样发生的》，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70 号。
21. 王德生：《人-AI 如何走向复合体的精益求精？》，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68 号。
22. 《班级之美：同一性谱系发生学》，本系列写作中，尚未出版。

附 录

附录一　判词与承重命题速查卡

这一页是全书的骨架。读完正文想回头找主线，或者只想先知道这本书在说什么，看这一页就够了。

判词三句

1. 公平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2. 公平本身是一条流动的谱系，不是一杆静态的天平。
3. 谱系公平有一道铁门：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无论安排看起来多么"因人而异"。

四条承重命题

全书的分量压在下面四条上。哪一条倒了，压在它上面的那几章就跟着倒。

1. 公平的统一，不在输入相同，而在意义可达：每个人的 D1 三律都能走完全程。（主讲第 11、12 章）
2. 公平不是一个时刻的平衡，而是一串时刻的谱系：单看一刻可以偏，连起来要通。（主讲第 15–18 章）
3. 意义投入比（意义获得 ÷ 投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主尺；基尼系数降为一个横截面（与"天平降为横截面"同构）。看的是比值的分布与底部，不是要求人人比值相等——要求相等就退回了统一性。（主讲第 24、25 章）
4. 剥削＝劳动者的 D1 三律被截断在第一步，且劳动中发生的意义单向流向资本、不回流。（主讲第 23 章）

随身三问

碰到一件说是公平的事，不必全问，问一句也行：

- 这里统一的是输入，还是到达？
- 这是一刻的天平，还是一串的谱系？
- 谁的门还关着？

三个主比喻

- **天平**：正义女神手里那杆秤，两个盘子、一个时刻、一块蒙眼布，把公平切成一刻一刻去称；本书不砸它，只让它从公平的全部降为谱系上的一个横截面（第 1、17 章）。
- **谱系**：像结语里那根长绳，一顿饭是绳上的一个结，单拿出来看是歪的，放回绳子里是顺的；它随差异不断显露，前后接得上，每一代都在变，仍是同一条（第 11 章）。
- **一锅家味**：给爷爷炖烂、给豆豆剁碎、给小川多盛，一家人同坐一桌，碗里各不相同，人人都吃好了，这就是意义可达的统一性（导论、结语）。

附录二　D1 三律九步：可观察标志总表

意义不是心里的一团雾，是三条发生律（D1）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张表把第 12 章奶奶学画那张表、第 23 章劳动那张表、第 25 章列的可观察标志合在一起，统一了说法。"看得见的样子"是这一步走到了的时候，旁人和本人能看到什么；"卡住时的样子"是这一步走不出来、或者根本没有开头的时候，是什么情形。括号里是书中的例子，方便回查。

律	步	看得见的样子	卡住时的样子
创造律（特征律）	混沌	遇到没有现成答案的事，允许自己试、允许出错；一开始乱，不成形，试一次错一次（奶奶第一个月墨洇一片）	连乱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办"早被别人定死，只剩照做（十年拧同一颗螺丝）；或者怕废一张纸丢人，不敢乱试；或者人在门外，什么都没开头
	自组织	乱里自己长出门道和窍门，规律是自己摸出来的，别人认得出"这是他的做法"（蘸墨先刮碟边、竹节停一下笔）	一直在乱里打转，理不出头绪；刚理出一点门道就被调走、被收回（学盘点学了一星期又调回夜班），或者自己的做法不让用
	涌现	出现以前没有的东西；本人能再做一遍，旁人认得出是他做的，有人主动上门要（车间窗外的老槐树、平得放一碗水不晃的八仙桌）	活干得熟，却永远是同一件，长不出新东西；三年还在临第一年那几张范画；做成的东西被一句话废掉
自由律	纠缠	被卷进一群人、一套规矩、一套工具里，跟着走；和人、和规则、和工具连在一起（被拉进国画班，跟着范画临）	连纠缠都没有：一道台阶、一笔门票、一纸学历、一句"你这个年纪就别学了"，把人整个挡在外面（单元门口那三级台阶）
	选择	在这些连接里，有自己能定的事，而且定了算数（从"老师画什么我画什么"到"我要画那棵槐树"；木料、样式、工期和主顾商量着定）	纠缠只剩捆绑：路线由算法定，规则说改就改，人不在场也不能商量；能做的"选择"只有接或不接，而不接的代价担不起

律	步	看得见的样子	卡住时的样子
	激发	这个选择带出了下一步：更想把事做好，主动多走一步；别人愿意跟上、来请教（新来的老太太找奶奶学调墨）	选了也不算数，选完没有下文，也没人跟上；激发出来的那股劲，换来的是别人的下一步
幸福律	张力	有压力、有难处，心里绷着一根弦（头两个月的紧张、失眠、"我学这个干什么"）	连张力都没起来：这件事跟自己不相干，从没当回事；或者人在门外，什么都没发生
	转换	那股劲换了形状，从"怕做不好"变成"琢磨怎么做好"，落到了手上；有办法、有时间、有人帮着把难处化开（木头开裂，把裂的那块换到背板上）	压力一层压一层：今天的催促没落地，明天又来新的；转换的出口被堵住，周末也在等消息，夜里也在算账
	释放	事成之后能松下来，而且松得有着落；愿意再来一回，能把这段经历讲给别人听，能分给别人（"画坏了就再画一张呗"；交货那天回家睡了个好觉）	事情做成了，劲却落不了地，总悬着；或者刚松一点，就被下一轮指标收走

读这张表，要记住五句话。

第一，三条律不是三件分开的事。奶奶的混沌期正是她的纠缠期，也是她的张力期；一条断了，常常拖住另外两条。分成三行，是为了看得清，和 S·D·E 分开讲一样，只是理念界的假想性切割。

第二，看一串，不看一天。任何一份活、任何一个人，都会有某一阵只有第一列；新人头几个月常常这样，这不叫卡死。半年、三年、十年连起来，路一直不往第二列、第三列通，才叫截断（第 23 章）。

第三，"到达意义"是三行都能走到最后一列；"截断"是只有第一列，没有后两列。剥削的诊断还要再加一问：每一格发生出来的东西，落在谁身上，有没有流回来。

第四，三律走完全程，不等于做出了成绩。奶奶没拿奖，画也卖不了钱，三律照样走完；一张抄来的画卖了大钱，三律可能根本没走。

第五，**这张表不打分、不排名、不进任何考核**。　它不给哪一步定分数，不把人折成一个数，不拿来比谁走得多，更不拿来给人作心理或医学诊断。它只用来找"路在哪里堵了"，先交到本人手里，由本人来对、本人来说；不是用来判"这个人行不行"。

附录三　术语白话对照

本书的术语不多，每个都先有白话、再有名字。下表每条一句白话；"首见"是正文里头一次出现的地方，"主讲"是把它讲透的地方。

术语	一句白话	首见	主讲
S（显露谱系）	随着差异一个个冒出来，事情不停显出来的一串样子；它是"正在显露"，不是一副摆好的架子，也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构	导论	第 13 章
D（差异序列）	一个个差异、偏斜、变化连成的一串，比如牙松了、个子长了、谁病了、谁要考试了	导论	第 13 章
E（特征纠缠）	把人和事连成一个整体的那股劲，让人彼此牵挂、少了谁都不完整，一个家、一个班、一个社会都靠它	导论	第 13 章
统一性	人人一样：同价、同卷、同份，像齐唱；统一的是输入	导论	第 2、11 章
多样性	人人各取所需、各唱各的；差异都认了，整体却散了	导论	第 3、11 章
同一性	各不相同，又连成一体，像和声：每个声部的音不一样，却是同一首歌	导论	第 11 章
同一性谱系	本书给公平的定义：随差异不断显露、又彼此纠缠的一串形态，每一段都在变，仍是同一条	导论	第 11 章
意义可达	公平要统一的地方：路可以不同，到达必须相同；人人都有路走到意义，门开着，到不到、怎么到由人自己选	导论	第 12 章
D1 三律	意义的三条发生律：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三条都走完全程，叫"到达意义"	第 4 章	第 12 章
三原理	两维相争，推出第三维；矛盾是发生的发动机，统一与多样相争到阈值，统一性公平死去、同一性谱系发生	导论	第 14 章
六路径	S、D、E 谁先起头、谁中间接、谁收尾的六种次序（S→D→E、S→E→D、D→S→E、D→E→S、E→S→D、E→D→S），每种对应一类生活里的事	导论	第 14 章

术语	一句白话	首见	主讲
缺式	伪公平的第一式：三维少了一维，比如只看"工作一样、钱一样"，不看差异	第 14 章	第 14 章
偏路	伪公平的第二式：三维都有，次序走拧了，或者"照顾"每回都落到同一个人身上	第 14 章	第 14 章
断拍	伪公平的第三式：路走对了，走到一半停了，下一拍没人接；常听到"当初"两个字	第 14 章	第 14 章
假想性切割	为了讲清楚，在脑子里把连在一起的东西分开；分开看无妨，当了真、拿回生活里去执行，就成了天平	第 1 章	第 13 章
横截面	从一条谱系上切下来的一刻；天平和基尼系数都没被扔掉，只是从全部降为一个横截面	第 7 章	第 17 章
意义回流	消费或劳动之后发生的意义，有一部分流回创造者、劳动者身上，让他的三律能接着往下走	导论	第 19 章
可达底价	先保证谁都进得了门的价格，如学生价、公益价、软件免费版	第 19 章	第 19 章
同达	同工同酬之后还要问的那一句：每个人在劳动里，意义是不是都能走完全程	第 14 章	第 22 章
意义投入比	意义获得 ÷ 投入；意义看三律走没走完，投入看时间、体力、心力、金钱；只看分布与底部，不要人人相等	导论	第 25 章
意义贫困者	投入大、比值近零的人；钱多钱少，不改变这一点	第 23 章	第 25 章
三条检验	判断偏斜是真轮转还是托词：轮得到（会不会转到我身上）、看得见（我知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能回流（我吃亏时整体的意义有没有流回我身上）	第 2 章	第 18 章
铁门	判词第三句：谁在整串谱系里始终被关在意义门外，就是不公平	导论	第 18 章
阈值	矛盾积到撑不住的那个坎儿，像水烧到一百度；跨过去，旧的那一套就不再成立	第 4 章	第 4 章
三视角	对比、变化、分布三种看法；能让矛盾小一点，却只能调和，不能让旧公平观死去、新公平长出来	第 4 章	第 4 章
截断	三律只有第一步，后两步对这个人根本不开放；不是走得慢，是路没了	第 14 章	第 23 章

附录四　推翻条件、判负卡与本书自认最弱处

本书的证伪只按粗层级：不要求现在就知道用什么数据、看多少年，只要说得出"出现了什么大局面，命题就错"。下面五条是本书立下的推翻条件，第 26 章已逐条翻成大白话，这里再报一次账，并说清楚哪些情形不算推翻。

五条推翻条件

第一条　管价格（主场：第 19 章）

条件：推行可达底价＋意义回流之后，长期看到达意义的人更少、发生的意义更少，第 19 章错。

什么不算推翻：某个地方试了两年，创作没见多起来，不算，两年太短，谱系还没走完；某一位作者、某一个软件的收入一时少了，也不算，看的是整个场子长期发生的意义，不是一个人一时的账。

第二条　管新尺子（主场：第 24、25 章）

条件：意义投入比和基尼系数在各地几乎完全同向，找不出新的贫困人群，它就代替不了基尼，最多是补充。

什么不算推翻：少数几个地方两把尺子同向，不算，要"各地几乎完全同向"才算；眼下还没有成熟的统计办法、没法拿两把尺子去量，也不算，那是还没检验，不是检验过了不成立。反过来要说清：这一条一旦成立，收回的是"主尺"二字，意义投入比降为补充，判词第一句仍可另受检验。

第三条　管谱系（主场：第四编，第 15–18 章）

条件：一个家庭、班级或单位长期按"偏斜轮转"运行，成员的不公感反而高于按天平运行的同类，第四编错。

什么不算推翻：个别家庭轮着轮着闹翻了，不算，要看许多家、长期的大局面；三条检验过不了的"轮转"，也不拿来算，比如"以后补给你"永远不来、偏斜总落在同一个人身上。第 18 章事先说定：轮得到、看得见、能回流三条都通的，才算偏斜轮转，免得看了结果再改说法。

第四条　管统一性之死（主场：第 4 章）

条件：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可以被无限调和、永不跨过阈值，第 4 章错。

什么不算推翻：一家人吵了几年还没变，不算，阈值没到不等于没有阈值；某一次调和一时管用，也不算，第 4 章本来就说调和能缓解。要推翻它，得有人拿出一个长期的局面：矛盾一直调和下去，越调越和气，从来不会到非变不可的坎儿上。

第五条　管剥削（主场：第 23 章）

条件：三律走完全程的劳动者与三律被截断的劳动者，在倦怠、离职、不公感上看不出差别，第 23 章错。

什么不算推翻：一个人说"我干流水线十年，挺开心的"，不算，那是一个人一刻的话，不是两群人长期的局面；累不累、钱多钱少，本身也不是判据，本书的诊断本来就不看这些，看的是三律在谁身上走完、意义往哪里流。

判负卡：五条共用的规矩

- 看大局面，看长期，看一群人；不看一个人一时的说法。证伪和证实用同一个口径：都看一串，不看一刻。
- 故事只能讲明道理，不能拿来证明本书对，也不能拿来证明本书错。
- 查的时候照样守第 26 章的门规：只看分布与底部，不点名，不进考核。拿证伪当借口去监控人，是用对的理由做错的事。
- 任何一条成立，都不等于全书作废。第 19 章错了，第 23 章未必错。本书愿意一章一章地被检验，也一章一章地认账。

- 五条归根到底问同一件事：本书开出的办法，到头来有没有让被关在门外的人变少。要是没有，说得再好听，也该认错。

本书自认最弱的四处

一、意义计量还没有打分办法。　三律每一步怎么折成分数、三条律怎么合成、一小时体力和一千块钱谁重谁轻，本书都不给。作者已定只给定性框架和可观察标志，这是有意守的门，防的是读数变成新的天平；可代价也实在：意义投入比现在还不是一个能算出来的统计指标，第二条推翻条件眼下没法真正去查。

二、案例多为构想，不能当证据。　周家八口、老马、外婆，都是构想的人物；家宴、轮椅坡道、木匠与骑手，都是为讲道理设的场景。它们能让道理看得清，不能证明道理是对的。本书说的"大局面"，目前没有一项是拿调查数据摆出来的。

三、和现有指标的对照，还停在概念上。　第 25 章把基尼系数、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能力进路和意义投入比并排放了一张表，说的是各自量什么、不量什么。它们在实际人群里会不会照出不同的人、照出多少，书里没有实证，这正是第二条推翻条件要去回答的。

四、记录意义的风险，只有原则，没有保证。　第 26 章的守门原则写在纸上，真落到有权有钱的人手里谁来守，要靠制度、法律和社会一起看护，这些本书不讨论。本书只给了一个方向：记录朝本人回流。方向不是保证。

附录五　口述命题登记与裁定记录

口述命题（王德生原话，2026-10-24）

下面七条是作者口述的原话，正文照录，不改其意。"落章"是任务书安排的章；"原话照录处"是正文里一字不差引出原话的地方。K1 在正文里化成了判词第一句，故另注。

- **K1**　公平是什么呢？不是统一性，而是同一性谱系，实现意义可达的统一性。 落章：导论、第 3–4 章、第 11–12 章，贯穿全书。正文以判词第一句的样子出现：扉页、导论、第 4、11、12、20 章、结语。
- **K2**　一个商品的物价，现在都是市场统一价，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购买者完成这个消费后，实现的意义——创造、自由、幸福的获得不一样，造成了投入和收入的比例严重的不平等。 落章：第 2、19、24–25 章。原话照录处：第 2、19、25 章；第 24 章回指。
- **K3**　公平也应该是一个同一性谱系，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天平。　落章：第 1 章、第 15–18 章、结语。原话照录处：第 1、15、17 章；结语以判词第二句收束。
- **K4**　今天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不行，要用"意义获得和投入之比"来代替。落章：第 24–26 章。原话照录处：第 24、25 章。
- **K5**　这个公平理论真正解释了资本家的"剥削"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落章：第 8、23 章。原话照录处：第 8、23 章。
- **K6**　意义不是主观的，是 D1：特征律（创造律：混沌—自组织—涌现）、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　落章：第 12、13、23、25 章；凡讲"意义"处都以此为准。原话照录处：第 12、23、25 章；第 13、26 章按此口径复述。
- **K7**　剥削的新诊断单独成章。 落章：第 23 章。原话照录处：第 23 章章首。

裁定记录

成稿过程中有六项要作者定夺。2026-10-24 全部定下，裁定方式：作者令，按推荐项裁定。

序	事项	结果	日期	方式
1	副题	定为"从静态天平到同一性谱系"	2026-10-24	作者令：按推荐项裁定
2	第 14 章三原理读法	保留：统一性＝只守住一刻的显露 S；多样性＝只认 D、丢了 E；三原理三种走法 S×D→E、D×E→S、S×E→D；三个起点白话（S 起＝从已有的样子出发，D 起＝从一个不一样出发，E 起＝从"我们是一起的"出发）	2026-10-24	作者令：按推荐项裁定
3	第 26 章守门原则	六条全部保留：读数不进考核、本人掌握、可撤回、只看分布与底部、看标志不看分数、门不靠读数开	2026-10-24	作者令：按推荐项裁定
4	意义的计量	只给定性框架与可观察标志，不给打分公式	2026-10-24	作者令：按推荐项裁定
5	第二编人选	不增，维持亚里士多德、孔子与墨子、功利主义、罗尔斯、诺齐克、森与努斯鲍姆、马克思	2026-10-24	作者令：按推荐项裁定
6	书号、ISBN、定价	见出版信息页	2026-10-24	作者令：按推荐项裁定

附录六　引文核验总表

下面十五条涉及史实、出处或译文措辞，眼下仍是〔待核〕。正文都已用转述或留有余地的说法，没有编原话；成书前对照原书或原始资料逐条核实，核实后改标〔核〕。

章	待核内容	正文处理	状态
第 1 章	早期木刻中傻子为正义女神蒙眼、原带讽刺（一般指 1494 年布兰特《愚人船》插图）	只写"据说""早期的木刻"，不出书名年份	〔待核〕
第 1 章	杆秤十六颗秤星对应北斗、南斗与福禄寿	标明为民间传说	〔待核〕
第 6 章	《墨子》中"看别人的父亲像看自己的父亲"对应的原句	改为意述，不加引号	〔待核〕
第 6 章	《论语·季氏》"寡""贫"二字传抄互倒之说的提出者	不点名	〔待核〕
第 7 章	知情偏好（理想偏好）功利主义的提出者与表述	不点名、不引原话	〔待核〕
第 10 章	《哥达纲领批判》"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的中译措辞	按人民出版社通行译本逐字校	〔待核〕
第 10 章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马克思之前已流传于法国社会主义者（如路易·勃朗）	留余地表述	〔待核〕
第 19 章	自选价做法能否长期维持的概括	留余地表述	〔待核〕
第 19 章	"待用咖啡"源于那不勒斯	写作"一般认为"	〔待核〕
第 19 章	开源项目使用者多、付费者少的概括	留余地表述	〔待核〕
第 20 章	《班级之美：同一性谱系发生学》的作者署名	只写书名，不写作者	〔待核〕

章	待核内容	正文处理	状态
第 20 章	初二学"一次函数"的教材年级安排	只作场景背景	〔待核〕
第 23 章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的中译措辞与所在章节	改为不加引号的转述	〔待核〕
第 24 章	财富基尼往往高于收入基尼；有人用时薪衡量不平等	一般性说法，不给具体数字	〔待核〕
第 25 章	森"适应性偏好"的具体出处与页码	转述大意	〔待核〕